

神怪
警世
後
西遊記



長春囚城書坊出版



後西遊記

下卷

第二十一回 城中夜黑亂魔生 潭底日紅陰怪滅

詩曰

空中觀色見丹霞

色裏尋空悟月華

身外功名真小輩

眼前兒女實空花

陰陽賊性終無損

血肉成軀到底差

可奈世人看不破

偏從假處結冤家

話說黑孩兒太子。因知豬八戒是玉面娘娘冤家。要殺他報仇。恐怕留了孫小行者師徒。終成禍患。故算計要點些陰兵。連夜去害他。又恐怕小行者本事。輕易害他不到。只得稟知娘娘。悄悄將他父王的鬼兵符。偷了出來。親到營中挑選一隊魔兵。叫他前到刹女行宮。捉拿三個和尚。又叫他人盡銜枚。不可以天喝地。便國王得知。衆魔兵奉令遂一陣陰風。都擁到刹女行宮來。原來這魔兵。雖是一隊。却原有一個隊長作總領。管着衆魔。到了行宮。總領就吩咐衆魔道。我聞得內裏的和尚。雖只三個。却是東土來的。不可輕易去撩撥他。使他做了準備。因先叫出兩個精細魔來。吩咐道。你可悄悄進去。打探那三個和尚。如今在裏邊做些甚麼。精細魔得了令。就輕輕走到後樓。見無人在樓下。又輕輕走上樓來。到了樓上一張。只見琉璃燈下。端端正正坐着一個和尚。盤膝裏脚在那裏打坐哩。滿面佛光。映着琉璃燈火。照得滿樓雪亮。二魔不敢上前。躲在一旁偷看。那和尚雖端然不動。却隱隱有些可畏。看了半晌。不見那兩個。只得又走到東一間來尋看。只見一頭一個。都睡在那裏面。欲要上前。細細觀看。當不得他神氣充足。逼得人不敢近身。遠遠看見相貌古怪。有些害怕。只得悄悄走下樓來。報與總領道。果有三個和尚。一個打坐。兩個睡覺。

那打坐的雖有道行。十分可畏。却還生得慈眉善眼。那兩個睡覺的。形容生得古怪。只睡着了。遠遠望見。還令人害怕。若打醒他。動起粗來。便了不得。決不可惡取。只好弄法兒。迷亂他的真性。方可下手。總魔道。這說得是。便依你。先以美色戲弄他。次以怪異嚇嚇他。再以威武屈伏他。等他心神一散。便好捉拿了。遂吩咐衆魔。紮住在大殿上。却一起一起的依計而行。却說唐長老眼觀鼻。鼻觀心。正要到虛生靜。靜生慧之時。忽見二魔。漸漸素素在旁窺着他。就知有魔來了。倉發把心性拿定。不一時。見幾個美人。走到面前。十分標致。怎見得。但見。櫻桃口。楊柳腰。引將春色上眉梢。腮痕分淺杏。臉色似櫻桃。荳蔻芳容何足並。梨花淺淡不能描。看來遠比牡丹嬌。那幾個美婦人。笑嘻嘻。看着唐長老問道。老師父那寺裏來的。法號甚麼。這樣寒天不去睡。却冷清清獨坐在此處。我姊妹們到看不過意。唐長老低着頭。垂着眼。就像不曾聽見一般的。那美人又說道。這樓上空落落的。只管坐着做甚麼。我下面有的是煖通通的房兒。華麗麗的牀兒。香噴噴的被兒。軟溫溫的褥兒。長蕩蕩的枕兒。何不甜蜜蜜的睡他一覺兒。却痴痴的呆坐在此處。就立地成佛。也要算是吃虧了。何況從來做和尙的。一千個。到有九百九十九個。是落地獄的。你還是個解人兒。怎不回頭。唐長老任他好言巧語。只不開口答應。那美婦人你一言。我一語。說了半晌。見唐長老只當耳邊風。便腦羞變成怒。帶罵帶曬道。這和尚原來不承抬舉。不識好歹。我姊妹們這樣苦勸只是不理。只怕我們去後。你獨坐在此。還要惹出禍來哩。大家口裏喃喃的。賊禿長賊禿短。一路罵下樓去了。不一時。只聽見樓梯响。又走出幾個魔來。細看這幾個。却與前邊美婦人。大不相同。怎見得。但見。一個個形容怪惡。或高揚青臉。或亂列獠牙。又有幾個貌稀奇。或直冲赤髮。或倒捲黃鬚。銅鈴樣暴眼。睜起看人。寒凜凜鎚般拳頭。搭來相對。冷陰陰肚皮大臂膊。走來了一團暴戾。耳朵尖。鼻梁塌。望將去。滿面歪斜。攢着眉。如啼如哭。果然難看。閉着嘴。似噴似罵。其實怕人。指爲鬼怪。而中

怪不如斯之奇醜。認爲禽獸。而禽獸豈若是之多嘴。聞人傳說。未免吃驚。狹路相逢。定須嚇殺。這一般惡人。走到面前。便跳的跳。舞的舞。亂指亂吵道。好大膽的和尚。自古入國問禁。既到我國中。怎不朝王。却縱容徒弟誑騙飲食。你那長嘴大耳的徒弟。已被拿去。明日要殺。快站起來。我帶你去請罪。或者可救。唐長老坐着。心下明明聽見。却似泥塑木雕。全不動念。那一邊惡鬼。又指着罵道。好禿賊。你推聲裝啞。不言不語。難道就饒了你。快扯他起來。綁了去見小大王。衆人口裏惡言惡語。要拿要捉。跑來跑去。只是不敢近身。唐長老見此光景。一發正定了心性。毫不睬他。衆鬼亂了許久。沒法奈何。只得漸漸散去。忽又聽得樓梯邊。洶洶人聲。早擁擠了一樓的兵將。或刀或鎗。皆拿着利器。要砍要殺的。亂個不了。唐長老初猶正性却邪。聽見只做不聽見。看見只做不看見。後來性正了。竟實實不覩不聞。衆魔耀武揚威。纏了半夜。絕沒入頭處。看看天亮。總魔心慌。只得大叫一聲道。賊和尚。你倚着陽人。說我陰兵奈何你不得。待我稟過國王。差正兵來拿你去。叫你死無葬身之地。群魔見總魔怒叫。也就齊叫一聲助威。不期這一聲喊。却早把個小行者驚醒。一骨擗扒起來道。甚人吆喝。急走出房來。只見許多兵將。但見。人人仗劍。個個持刀。仗劍的咬牙切齒。持刀的怒目橫眉。這個叫快拿來碎屍萬段。那個叫綁將去灑血斬頭。你跑過東。無非做嚇嚇之勢。我跑過西。只要揚殺伐之威。指的指。掉的掉。何曾歇手。罵的罵。嚷的嚷。決不住聲。冷颼颼。寒凜凜。無非鬼國英雄。黑沉沉。烏慘慘。信是魔王世界。小行者看見許多兵將。不知是人是鬼。俱圍着唐長老作惡。心下大駭。急撒出金箍鐵棒。大叫一聲道。甚麼潑魔。敢恃衆倚強。侵犯吾師。不要走。且吃我一棒。衆魔急回頭。看見小行者鐵棒打來。勢頭甚猛。鬨的一聲。都往樓下跑個干淨。小行者忙看師父。却端坐無恙。衆魔跑散。便也不來追趕。沙彌聽見小行者聲喚。也連忙提禪杖。趕出房來。唐長老看見徒弟出來。因問道。徒弟呀。此乃是城廓之中。又非山野幽僻之處。爲何有此怪事。

小行者道。我正想不出。莫非老師父心邪。惹了出來的。唐半偈笑道。我若是心邪惹來。必爲邪惑。安能端坐無虞。沙彌道。這個真虧師父有手段。唐長老道。我有甚手段。不過以正却邪耳。師徒正說處。不覺窗外生白。唐長老看見。忙起身說道。天已明了。此處似非善地。我們趕早收拾去罷。小行者道。師父所見不差。沙彌。你收拾行李。我同師父先下樓去。叫起獸子來。沙彌纔應了小行者。就同師父下樓來。到了樓下。四處找尋豬一戒。只見壁邊。鋪着一地草。龍馬繫在廊下柱上。却不見豬一戒。心下猜疑道。定是外面出恭去了。尋了一歇。沙彌行李。已收拾下來。只不見豬一戒進來。遂走出行宮門外。各空地與糞坑找尋。那裏有個影兒。又等了半晌。絕不見人。小行者着急道。這又作怪。難道逃走了。沙彌道。逃走未必。多分是瞞着我們。去買嘴吃了。唐半偈忽想起來。着驚道。不好了。豬守拙果然被人拿去了。小行者道。師父怎麼得知。唐長老道。夜間那些魔鬼。曾說我縱容徒弟。誑騙飲食。被人拿去。明日要殺。我只認是魔鬼威嚇之言。今找尋不見。必是被人拿去了。小行者道。那個獸子。好不有蠻力。那個輕易捉得倒他。就是被人算計。捆縛了他。要吆喝幾聲。豈有悄悄與他拿去的道理。大家正疑疑惑惑。忽老道婆走出來說道。老爺們。怎起得這等早。唐半偈道。急於西行。因此起早。老道婆道。既是要去。待我再煮些粥兒。與老爺們吃了。好走路罷。就要撤回身。往廚下去。小行者攔住道。粥倒不消吃。我且問你。你這裏是個甚麼國度。國王却是何人。爲何夜間有邪魔迷人。老道婆聽了。微笑道。老爺。你們是過路師父。吃了粥快走。脫離此地便是了。國王風俗。問他做甚。小行者道。本也不問。因昨夜那長嘴大耳的師父。如今不見了。有人傳說。因買飲食。被人捉去。故此動問。老道婆聽了大驚道。佛爺呀。你們昨晚到來。我見你是中國活人。爲何走到此處。就有些替你們擔憂。如今果然弄出事來。却怎麼處。小行者道。有甚事。你不須大驚小怪。只對我們說明白。就不打緊。老道婆道。如今不得不說了。我這國叫做羅刹鬼國。國王

叫做大力鬼王。這一國的百姓雖做買做賣。穿衣吃飯。與世上一般。若以輪迴六道論來。却是靈不是人。老爺們從中國遠方來。自然是胎生殼長的聖人。怎麼與此輩看做一類。故老身昨夜。單煮些薄粥。供養佛爺們。因知那些鬼食。不是你們吃的。那位長嘴老爺。昨晚嫌薄粥。囓嚼嚼。想是吃不飽。又去吃鬼食。故被衆人暗算了。小行者道。這不消說。一定是如此了。我問你。我師父昨夜。不曾睡。在樓上打坐。忽有許多魔怪來侵犯欺侮。雖我老師父道高德重。侵犯不得去了。却是那裏來的。老道婆道。老爺。你不知我這國王。有一個黑孩兒太子。乃是國王愛妃所生。十分寵愛。這太子性好游蕩。每日帶着許多隨從。專一尋吵鬧。作戲耍。昨日老爺們入城。想是有人看見。傳報他得知。故夜裏遣魔兵來調戲。小行者道。你怎知定是太子遣來。老道婆道。這些魔怪。皆營中兵將。不奉主命。等閑不敢亂出。國王乃一國之主。豈有遣魔兵戲人之理。他人又遣不動。以此推想。故知是太子弄的虛頭。小行者道。這都是了。只是你在此居住。端的還是人是鬼。老道婆道。老身是人。小行者道。你既是人。那些兒貪戀。却住在此鬼國。老婆婆道。老爺問得不差。老身住此。寔寔有個緣故。此去東南千里。有個翠雲山。山中有個女仙。名叫羅利俗云一子出家。九子昇天。因羅利成仙。故他丈夫大力王。遂在此間開了個鬼國。做了個鬼王。這國因感羅利仙成全之德。故造這所刹女行宮。以報其德。羅利仙因嫌這些鬼人侍奉不恭。故特遣老身在此焚修。故老身不得不在此住。就是昨晚煮粥的糴米。都是翠雲山帶來的。小行者聽了道。原來有這些委曲。不打緊。沙弟可好生護持師父。等我去問國主要人。唐長老道。他雖爲鬼主。却也是一國之主。不可輕戲。小行者道。師父不必多慮。一個鬼王。也要放在心上。我去了就來。遂走出行宮。訪知國王的宮闕。在正北。因提了鑊棒。一徑尋將來。遠遠早望見宮殿巍峨。御街寬廠。重門朱戶。儼然帝闕規模。碧瓦黃牆。大有皇家氣象。漫言鬼國。却無馬面牛頭。雖是冥王。亦有龍驤虎衛。但曉色陰陰。仙掌乍開。苦無紅日照。

曙光隱隱。旌旗初動。不見彩雲生。御爐內非香煙。而氤氳不散。疑乎別是一天。丹墀下亦衣冠。而齊整如常。誰知其爲九地。小行者走到朝門。見許多官員。正在那裏早朝。他不管好歹。將鐵棒指定關門。高聲大叫道。好潑魔。黑夜裏盜拐了佛家弟子。却躲在這裏。稱孤道寡。早早出來納命。免得我孫老爺動手。那些早朝的鬼官。看見小行者形容甚怪。聲勢甚兇。都嚇得跌跌倒倒。東跑西散。只有黃門鬼。與鎮殿將軍。不敢逃躲。只得上前問道。你是何處野人。全不知禮法。這是國王宮闕。就有冤苦。也須細細說明。待我與你奏知大王。聽候發落。怎敢眩天喝地。自取罪戾。小行者道。既是國王。爲何遣魔兵半夜迷人。又乘機盜拐我師弟豬八戒。藏在何處。快早早送出來還我。還是造化。若稍遲延。我這鐵棒無情。叫你一國人死了又活。活了又死。黃門鬼聽了。嚇得魂胆俱無。只得叫鎮殿將軍。攔住宮門。自己慌忙。跑入丹墀。戰戰兢兢的奏道。大王。禍事。大力鬼王在寶座。見黃門官這般光景。因問道有甚禍事。可細細奏明。怎這等驚慌。黃門鬼定了神。方奏道。朝門外不知那裏來了一個長耳朵。尖嘴縮腮的惡和尚。說大王半夜裏。盜拐了他的師弟來了。手拿一條鐵棒。在那裡打着要人哩。大力王道。好胡說。我爲一國之主。出入皆有警蹕護衛。怎行半夜裡拐他一個和尚。莫非是走錯了。叫他別處去尋。黃門鬼領了王命。只得大着胆出來回道。大王乃一國之主。豈肯盜拐和尚。想是走錯了。叫你別處去尋。小行者想一。想道。是你國王也未必得知。只叫他去問黑孩兒太子。便自然曉得了。黃門鬼只得又稟知大力王。大力王聽了。沉吟想道。這或有之。遂大怒。傳旨立等宣犁辟太子上殿。去了半晌。太子不見來。早有兩個宮娥來奏道。娘娘在後殿。請大王議事。大王道。議何事。因起身到後殿來。纔走進殿。早見玉面娘娘。滿面如梨花帶雨。哭拜於地道。望大王與妾報仇。大力王大驚。又連忙攙起道。愛妃。與誰有仇。要我報復。可快快說明。我自當出力。娘娘道。不是別人。就是昔年害我性命的豬八戒。今日狹路相逢。被黑孩兒捉到。望大王與妾斷

骨剝心。以報前仇。斷不可聽信人言。放了他去。大力王道。愛妃莫非錯了。那豬八戒因求經有功。已證果爲淨壇侍者。每遇人家施食。我往往見他淨壇。豈有被孩兒捉住之理。娘娘道。雖不是豬八戒的正身。却也是他子孫。報他子孫就如報他一般。大力王道。愛妃何以知是他的子孫。娘娘道。雖不是豬八戒供稱。只那一張蓮蓬嘴。兩隻蒲扇耳。便是確據了。大力王道。若果是他子孫。自然不肯輕放。但他有個師兄。在宮門外囉哩要人。却如何回他。娘娘又哭奏道。當時大王分居。尙有威風。爲大王妃一柄扇子。與孫行者百般賭鬪。不肯借他。今已登王位。轉這等怕人。不肯與妾報此深仇。大王昔日威風。往那裡去了。大力王被玉面娘娘激了幾句。滿而通紅。只得說道。愛妃。不消着急。等我去回他就是。仍走出大殿。吩咐黃門鬼道。你快去回說和尙。只說我大王。再三細查。並無人拿你的師弟。你可到別處去找尋。黃門鬼又出來回復。小行者那裡肯信。因說道。要尋須先從你宮裡尋起。一面說。一面提着鐵棒。往裡就走。衆鎮殿將軍。一齊用兵器攔住道。和尙不要尋死。這是甚麼所在。敢如此撒野。小行者看了看道。我要打你們幾下。你們又禁不起。不比你。你們又不怕。也罷。且將個樣子與你看看。因舉棒在皇牆上。只一搗。早嘩喇一聲响。倒了半邊。慌得衆鬼官。都亂紛紛報上殿道。大王不好了。那野和尙。用鐵棒將皇牆都打塌了。大力王聽了。大怒道。欲要親自出來動手。却因身居王位。恐失了體。只得吩咐衆官。一面善言款住。一面飛發兵符。調合營兵將來捉拿和尙。衆鬼官領旨。齊出來。對小行者說道。老師父請息怒。少待。我國王又差人各處去查了。查着了。即刻送上。決不敢稽留。小行者道。快去查。不要耽擱工夫。誤了我們的路程。衆鬼道。不敢誤。不敢誤。等我們再去催。大家跑進跑出。延捱了半晌。早聽見金鼓喧天。各營的鬼兵鬼將。都鎗刀劍戟。一齊擁至闕下。將小行者圍住在當中。大聲叫罵道。好大胆的野和尙。偌大乾坤。那裡不去逃生。却來此處尋死。快早延頸納命。省得衆人動手。小行者看了笑道。多少天兵天將。見了

我這一根金箍鐵棒。都魂飛魄散。不敢抵擋。你這一般地獄陰魂。能有多大本領。敢說大話。莫非倚着你們是鬼不怕死。恐盪着鐵棒。又要做鬼中之鬼哩。衆鬼兵嘈嘈雜雜。那裡聽得明白。又無隊伍。又不成行列。俱亂滾滾捲將上來。小行者因又笑道。我老孫這兩日。想是月將不佳。時辰不利。怎麼一般小鬼欺人。因將那鐵棒丟開。左邊使個黃龍擺尾。右邊使個白虎翻身。一霎時。只聽得神號鬼哭。連金鼓都不聞了。此時黑孩兒太子。也在營裡。看見衆鬼兵。被小行者打得不像模樣。因吐一口氣。弄起一陣陰風來。刮刮雜雜。吹得沙灰瀾漫。頃刻天昏地黑。對面俱不見人。耳根頭只聞得叱喝連天。小行者在陣中。雖賴鐵棒周旋。並無刀劍加身。却黑沉沉不辨東西南北。沒處着力。欲要暫回行宮去。報知師父。又不見路徑。心下焦躁。他將身一縱。離地有百十丈高。方才重見天日。因想道。忽然昏暗。雖是鬼弄虛頭。無故翳光。未免太陽有弊。待我去問個明白。遂一筋斗雲。趕上昂星道。老星君乞暫住紅日。有事相商。那昂星回頭來。看見小行者。因說道。小星按度行天。不敢少歇。不知小聖有何事見教。小行者道。竊聞日無私照。世有同明。爲何羅刹國中。一時昏暗。有如長夜。莫非星君爲他藏暗。昂星道。小聖差矣。豈不聞日月雖明。不照覆盆之下。那羅刹乃幽冥鬼國。實太陽不明之處。小星縱有精光。何能透入鬼底。昏暗之事。須問之鬼王。小星陽神。何能得知。職事在身。不能奉陪。多得罪了。說罷。竟隨金烏向西飛奔去了。小行者呆想了半晌道。他雖推辭。却也說得是。這鬼國昏暗之事。我現放着閻羅天子。不去問他。却去問誰。因冥幽地府。是他的熟路。遂一筋斗。竟闖入酆都。慌得那些夜叉小鬼。飛報十王道。大王。大王。前番那個檢舉弊端的孫小聖。又來了。十王道。他來必有緣故。因一同迎出殿來。恰好小行者。已走到殿前。秦廣王讓進殿內坐定。因問道。聞知小聖已恭喜皈依釋教。又往西行。爲何得有閒工夫到此。小行者道。果然沒閒工夫。只因有事請教。故不得不來。秦廣王道。小聖學貫天人。愚蒙皆賴開豁。怎麼轉要下問。小行者

道。別事不敢奉瀆。只因前日渡河。一時不曾防備。忽然一陣黑風。吹入羅刹國中。不期這國中。有個黑孩兒太子。竟將我師弟豬八戒。迷倒盜去。我次日訪知。問他國王要人。那國王恃蠻。不但不還我人。又遣許多魔兵陰將。將我圍住廝殺。秦廣王笑道。那羅刹國的大力王。也是個豪傑出身。怎不知進退。那些魔兵陰將。可是小聖的對手。小行者道。果然殺我不過。我略將鐵棒展得一展。却已鬼哭神號。只得恨他被打急了。聚陰兵攬做一團。弄得陰風慘慘。黑霧漫漫。霎時間。竟對面不見一人。到叫我沒法。只得縱雲頭走了。因思那羅刹國的大力王。雖稱國王。終在鬼簿。畢竟屬列位賢王管轄。故特來相求一臂之力。秦廣王道。小聖吩咐。敢不領教。但那羅刹國大力王。雖名為鬼國。却不生不死已近半仙。小行者道。仙則仙。鬼則鬼怎麼相近。定有緣故。秦廣王道。說起來。只怕小聖也知道。那大力王。就是當初的牛魔王。與你老大聖結拜七弟兄。他在翠雲山中與妖作怪。也算一霸。只因火焰山。不借扇子。惱了老大聖。奏請哪吒太子。拿了他見佛。性命幾乎登鬼籙。幸虧其妻羅刹女。修成仙道。欲要拔他同昇。因他惡業甚重。決無登仙之理。欲要聽他墜落。又不見仙家之妙。故上帝仁慈。將他封為羅刹鬼王。不生不死。自開一國。與我這酆都。分毫不相涉。故不能相助。小行者道。列位賢王。不要這等推托的干淨。雖說不相涉。畢竟同一鬼字聲息相通。我來相求一番。縱不肯出力。有路也指引一條。秦廣王道。我輩冥王。識見淺薄。那能指路。除非請問幽冥教主。小行者道。正是。我到忘了。就煩列位賢王。領我去請教。正說不完。早有一個童子。捧了一張簡帖。是地藏王菩薩。送與孫小聖的。小行者接了。大驚道。好靈菩薩。怎麼就未卜先知。因展開一看。見上寫着四句頌子道。迷却自在心。黑風吹鬼國。念彼觀音經。黑風自消滅。小行者看了一遍。心下疑惑。因送與十王看道。鬼王作祟。怎麼叫我念起觀音經來。十王道。教主既示微文。定有妙義。小聖只須遵行。小行者方歡喜。叫童子致謝菩薩。遂別了十王。依舊縱身向羅刹國來。此時一

心已注念觀音經。早覺國中的黑氣。不甚障眼。因尋着剎女行宮。走進去。報與師父道。快念觀音經。此時唐長老正望不見小行者回來。在那裡暗想。前番火雲樓。虧了觀世音菩薩救苦救難。忽聽見小行者叫念觀音經。合着機會便高聲合掌道。南無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纔念至三五聲。只見一朵紅雲。直從半空中。落到女行宮頂上。照得羅剎國中雪亮。那些陰風黑氣。早已消散無餘。逼得許多魔王。東西逃竄。黑孩兒無處存身。只得逃回潛龍宮去躲藏。不期豬八戒被綁縛在柱上。忽一陣紅光繚繞。滿身的繩索。俱寸寸斷了。一時手腳輕鬆。滿心歡喜。抖抖衣服。強奪路往外而奔。正沒處尋門。忽見黑孩兒慌慌張張跑進來。撞個滿懷。他就順手一把拿住道。好小哥。捆綁我的好。恰好冤家路窄。一般也撞在我手裡。黑孩兒被捉。嚇得魂飛魄散。要走又掙不脫。只得大着膽。裝腔道。野和尚。休得無禮。我是國王的太子。豬八戒道。太子太子。打得你吃屎。因提將起來。要往御街上擯。黑孩兒慌了。極口的亂叫道。豬老爺饒命。豬八戒聽了大笑道。你方纔認得我豬老爺。既要饒命。快送我到行宮去。見師父。太子道。情願送去。只求豬老爺放了手我好走。豬八戒搖着頭說道。放不得。放了你。跑進去深宮內院。那裡尋你。因將斷繩子長的。檢了幾條接起來。將黑孩兒頸項拴了。用左手牽着。右手却在殿旁。將前番打他的木棒。拿了一條。趕着太子道。快走快走。太子沒法。只得領着他走出宮來。宮裡別有近侍。看見豬八戒勢頭兇惡。誰敢上前。此時小行者。知是菩薩顯靈。見陰氣散盡。正提着鐵棒。走出行宮。要問國王討人。恰遇豬八戒。牽着太子走來。又驚又喜。因問道。兄弟來了麼。師父着實牽掛哩。快去報知。這個小哥是誰。牽他來做甚。豬八戒聽見說師父牽掛他。不及答應。忙走入行宮。叫一聲師父。我來也。唐長老正在那裡對着紅光拜謝。忽見豬八戒滿心歡喜。因立起身。問豬八戒道。畢竟是誰陷你。豬八戒因牽過太子來道。就是這個壞人。唐長老道。他是甚人。豬八戒道。他是國王的太子。唐長老聽見說是太子。連忙走近前。扶住太子道。既

是國王的殿下。還不快些放了。豬八戒道。放不得。他雖是太子。却是我的仇人。唐長老道。有甚深仇。無非一時遊戲起的冤端。那豬八戒道。他孩子家。不知事。到也還可恕。只是他的娘。婦人心最毒。說我父親。曾將他打死。今日要殺我報仇。唐長老道。既有前仇。則報不爲過。況報又未成。如何又結後怨。冤家宜解不宜結。還不快放了。稍釋前愆。好打點走路。豬八戒拗師父不過。只得將繩索解了道。我老豬被你拿去。不知打了多少。我拿你來。便輕輕放了。好造化。好造化。黑孩兒感唐長老解放。再三拜謝不題。却說黑孩兒被豬八戒牽來。早有近侍報知玉面娘娘。嚇得魂不附體。忙啼啼哭哭。與大力王商議。要救太子。大力王道。他一個過路和尙。拿他來做甚。就是拿來。昨日他師兄來尋。還了他也可免禍。你們却苦苦要報甚麼舊仇。抵死不還。今日却惹出這等大禍來。皆是自取。怪不得他人。娘娘道。做過事。埋怨也無用。只是如今。怎生方救得他出來。大力王道。我當初爲妖魔的時節。好逞英雄撒潑。今日既爲一國之王。當存一國之體。況這幾個和尙。又大有來歷。遣兵與他廝殺。他本事高強。又殺他不過。弄陰靈迷他。他有紅光護衛。却又迷他不倒。並無他策。惟有伏罪軟求。或者尙可挽回。只是我爲國王。怎肯下氣。玉面娘娘又撒嬌撒痴大哭道。你不肯下氣。豈不害了我孩兒性命。大力王道。愛妃不必心焦。事已到此。也顧不得體面。隨吩咐備法駕。同娘娘二人。親自到刹女行宮來。見求解的和尙請罪。車駕將到行宮。只見黑孩兒早已放了出來。大力王與娘娘看見。細細問故。方知是唐半偈勸免。因不勝感激道。原來這唐長老。竟是活佛。因下了車轎。同步入行宮來拜謝。唐長老慌忙迎接。下拜。國王要請唐長老到朝裡去款待。唐長老西行心急。立刻叫豬八戒沙彌。牽馬挑擔起身。大力王知留不住。即命法駕親送出西城方回。他師徒們到了城外。見天色依舊陰陰晦晦。正不知去向。忽見那朵紅雲。又飛在前邊領路。師徒們跟定紅雲。倏忽之間。早已脫離鬼國。竟上西方之路。正是 收回菩提心 賴有觀音力 四衆此去。不知又何所遇。且聽下

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唐長老逢迂儒絕糧 小行者假韋馱獻供

詩曰 畢竟人心何所從

喜新厭舊亂烘烘

東天盡道西行者

及到西天又想東

洪福享回思淨土

枯禪坐盡望豐隆

誰知兩處俱無着

色色空空遞始終

話說唐半偈師徒。虧觀世音菩薩。遣紅孩兒領路。脫離鬼國。一時迷而得路。依舊井贍司心。歡歡喜喜。往西前進。喜得一路平安。又行了二三千。忽到一個鄉村。唐長老因喚小行者道。徒弟呀。行了半日。腹中覺得有些空虛。此處像個鄉村。你看有個好善人家。去化些齋來充飢。方可前行。小行者道。此處西方路上。家家好善。要化齋不打緊。師父請在這村口樹下略坐一坐。等我去化。若遇着一個大戶人家。只怕還要請去喫哩。豬一戒聽了道。哥呀。倘有好人家。連我也說在裏頭。等我也去吃些。小行者道。這不消說得。包管你一飽。說罷。拿了鉢盂就走。唐長老叫住道。化齋乃是以他人之齋糧。濟我之飢渴。自是道途。不得已之求。原非應該之事。他須喜捨。我須善求。萬萬不可鹵奔。壞我清淨教門。小行者領諾。竟走入村來。纔走不多路。忽撞見一個人。正要問他一聲。那人將他看一眼。便吐出一口唾沫。遠遠的走開了。心下疑惑道。想是連日天氣熱。我走路辛苦。不會洗浴。身上有些汗酸臭。再走幾步。撞見的人人如此。心下又疑惑道。這些人若是潔潔淨淨。便可嫌我汗穢。你看他騰騰膻膻。比我更加穢污。怎到嫌我。正思想不出。忽見路旁一個人家。因想道。莫管他。且進去化齋。幹我的正事情。因走將進去。叫一聲有人麼。過往僧人化齋。只見裏面走出一個後生來道。甚麼人叫喚。忽見小行者。是個和尚。因笑一笑罵着說道。裏走來這個禿貨。到要算個一件罕物。小行者聽見笑答道。沒頭髮的禿貨。天下也不少。若要連臘癩身

還多哩。便罕之有。小行者是整日躲在宅裡過日子。故是關不廣。那後生道。別處或者還有。我們這地方却未曾多見。請再去問問人。我不與你鬪口。小行者道。這都罷了。但我幾衆過路僧人。一時行路辛苦。復中飢了。化你一頓飽齋。結個善緣。那後生驚訝道。這又是奇聞了。小行者道。化齋怎麼奇聞。那後生道。化齋想是要飯吃了。飯乃糧米所爲。糧米乃耕種所出。耕種乃精力所成。一家老少。費盡精力。賴此養生。怎麼無緣無故。輕易齋人。豈不是奇聞。小行者道。我們從大唐國走到寶方。差不多有二萬里路。那一處不化。那一日不化。化的齊糧。只愁肚中吃不下。若依你這樣說。我師徒們餓死久矣。你小哥哥家。不知世事。快進去叫二個大人出來。說與他。他自然請我們飽餐了。那後生道。我家沒有大人。我小哥哥家。果不知事。請去別家化化。自然明白。說罷。竟走進去了。全然不睬。小行者要行兇。又恐怕違了師父之言。只得忍着氣。走了出來。又往前行。忽又見一個大戶人家。門前立着一個老院公。忙上前叫一聲老官兒。過往僧人。行路飢餓。要化一頓飽齋。那老院公抬頭看是個和尚。先吐了一口唾沫。道聲晦氣。方答道。我這地方。並不容留和尚。你們是那里來的。小行者道。我們是大唐國欽差。往西天雷音寺見如來佛。拜求真解的。那老院公道。我就說你是遠方來的。既敢遠來。必定也通些世務。古語說入國問禁。入鄉問俗。你問也不問一聲。爲何就大胆走到這裡來。小行者道。我們過路僧人。不過化一頓飯。吃了走路。又不在這裡過世。問你民風土俗做甚麼。那老院公道。問不問由你。只要你忍着飢走得過去。便是造化了。要吃齋是莫想。小行者道。一頓飯能值幾何。莫說我佛家子弟。占三教之尊。爲天下所重。就是一個求討吃兒也有人矜憐來助。怎麼說個莫想。老院公笑道。各鄉風俗不同。我故叫你問一聲。我這地方轉是乞兒有人收養。收養乞兒。叫做施仁。若是施捨了和尚一粒米。一寸布。便叫做干名犯義。傷風敗俗。就爲鄉人鄙賤。不許入正人之列。故有人驀地撞見和尚。就要算做瘟生晦氣。我老人家今日活遭瘟精晦氣。撞見你說了這

半日話。明日人知道。還不知怎樣輕薄我哩。求你快去了罷。免得貽害地方。小行者聽了驚訝道。一個和尚又不犯法。怎麼布施了。就干犯名義。怎麼撞見了。就遭瘟晦氣。我不信有這等事。還是老人家不肯齋僧。故造此妄言騙我。我只是不信。老院公道。你不信我。再去問問人就知道了。小行者因暗想道。方纔我入村來撞見人。皆吐唾沫走開。想就是這個緣故。可說個明白。老院公道。風俗如此。我們粗蠢之人。那裏曉得是甚緣故。要知明白。西去十里有一村。叫做弦歌村。村裡盡皆讀書君子。人人知禮。個個能文。你到那裡一問。便曉得是甚緣故。小行者道。去問也不打緊。只是我師父肚中飢餓了。等齋吃。可有法兒多少化些與我。老院公搖著頭。連連說道。這個沒法兒。這個沒法兒。小行者道。若是沒法。我師父要餓死了。老院公道。若要執迷往西。餓死是免不了。也到不如依我說回過頭。仍到東土。那邊人貪心痴重。往往以實博虛。以真易假。你們這教說些鬼話哄哄他。便有生機了。小行者道。我們是奉旨往西天去見佛祖。求真解的。怎好退回。老院公道。我說的到是真解。你不退回。請直走到天盡頭。妙妙妙。說了這一會。連我老人肚腹內也飢了。不得奉陪。舉舉手撤回身。往裏就走。小行者暗想道。這些閑話。且莫聽他。只是我在師父面前說得化齋容易。如今無齋回去。怎生見他。又想到。明化不如暗化。遂弄個隱身法兒。竟跟了老院公進去。老院公走到廚下。此時午飯。正煮熟在鍋裏。管廚人還在那裏整治下飯。老院公等不得。先揭開鍋。自盛了一大盃。拿到房裏去吃。因是寡飯。又撒身往廚下去尋小菜。小行者跟着看見。隨隱身進去。將他一大盃。倒在鉢盂內。恰恰有一鉢盂。正待走路。只見老院公又拿了一碗醬瓜醬茄小菜來。又一雙筷子。正打算進房吃飯。忽看見碗中飯已不見了。唬呆了半晌。因自嘆道。人說撞見和尚晦氣。我這今日撞見這和尚。真也作怪。纔明明盛在碗裏的飯。轉轉身就不見了。莫非是那個藏過耍我老人家。因走出房東西張望。小行者得便。又將瓜茄小菜倒在飯盂內。老院公走入房來。連小菜都沒了。一發慌張道。不好了。有

鬼了。廚下衆人聽見。俱跑來問他。小行者乘着亂。便托着鉢盂。一直走出村來。此時唐長老等得不耐煩。正在那裏要叫豬一戒來迎。豬一戒道。西方路上好善齋僧的人家多。那裏去迎他。況他猴頭猴腦。知道躲在那家受用。他不吃得撐腸掛肚。也不回來。却把師父餓在這裏。唐長老似信而不信的。也不開口。豬一戒還打算要說什麼。忽見小行者走到面前道。師父齋在此。請將就用些。前途再化罷。唐長老道。你怎生去這半日。小行者道。不期此地人不好善。不肯施捨。故此耽擱工夫。豬一戒道。你方纔說西路上家家均好善化齋容易。還許連我也是一飽。爲何這會又轉嘴說難化了。想是你自家吃得快活。替他遮瞞了。小行者道。獸子休胡說。我老孫豈是貪嘴之人。唐長老道。此方人既不肯施捨。這鉢盂飯又是那裏來的。小行者道。這鄉村人家。若說他惡。又立心本善。若說他善。他行事又近惡。故好好化他。斷然不肯。欲行兇化他。又怕違了師父之戒。萬不得已只得隱身進去。取了一鉢盂來。請師父權且充飢。到前途再作區處。唐長老聽了搖頭道。吾聞君子不飲盜泉之水。只齋隱身取來。又甚於盜泉矣。我佛家弟子。犯了盜戒。怎敢去見如來。寧可餓死。不敢吃此盜食。你還該拿去還他。小行者聽了。便不敢言語。豬一戒聽見師父說要還。他着了急說道。師父莫要固執。一盤飯又不是金錢財物。在我口邊。就是我的食祿。有甚麼盜不盜。若是這等推求起來。就是神仙餐霞吸露。也要算做盜竊了。我們一路來口渴時。溪水澗水。就不該吃了。唐長老道。雖也說得是。但天地自然之生。與人力造作所成。微有不同。我只是不吃。豬一戒道。師父既不吃。等我吃入肚子內。好與師兄消罪。一邊說。一邊早拿起來。三叭兩噎。都吃在肚裏。吃完收了鉢盂。挑起行李道。師父趕早上馬。趕到前村。等我化齋還你。唐長老無法。只得叫小行者扶他上馬而行。一路觀看風景。因說道。你看此地方風俗。也還不惡。爲甚就無一爲善者。小行者道。不是沒善人。是風俗怪我和尚。唐長老道。怪和尚定有緣故。也該問個明白。好勸他回頭。小行者道。我會問過這些村人。都不知道。

但指引我到前面弦歌村。那裡都是讀書人。到那去問方知詳細。正說不了。忽到一村。只見桃紅帶露。沿路呈佳人之貌。柳綠含烟。滿街垂美女之腰。未覩其人。先見高峻門牆。纔履其地。早識坦平道路。東一條清風拂拂。盡道是賢人里。西一帶淑氣溫溫。皆言是君子村。小橋流水。掩映着賣酒人家。曲徑斜陽。回照着讀書閭巷。歌韻悠揚。恍臨孔席。弦歌斷續。疑入杏壇。唐長老一行四衆走入村來。忽聞得四境都是讀書之聲。因喚小行者徒弟。你看此地甚是文雅。所說的弦歌村。想就是此處了。小行者道。不消說是了。一戒道。既是村落。師父請下馬來略坐坐。等我于化齋來還你。唐長老阻擋道。你去不得。現今傳說只地方惱和尚。你又粗粗惡惡。必定惹出禍來。小行者道。還是我去。唐長老道。你已去過一次。也有些不正道。莫若待我自去看光景。可化則化。不可化則已。說罷。遂跳下馬來。抖抖衣裳。拿了鉢盂。竟往人家稠處走來。到了一家。走將進去。只聽得書房中。有人在內抱膝長吟。唐長老不敢唐突。立在窗前竊聽。那人吟咏道。唐虞孝弟是真傳。周道之衰在力田。一自金人攔入夢。異端貽害已千年。焉能掃盡諸王佛。安得焚完三藏篇。幸喜文明逢聖主。重扶堯日到中天。唐長老在窗下聽得分明。知是要與和尚作對頭。不敢做一聲。因悄悄走了出來。只得遠行數步。又走進一家。只聽見那一家。也有人在內吟詩見志道。不耕而食是賊民。不織而衣是盜人。眼前君父既不認。陌路相逢誰肯親。滿口善言都是假。一心貪妄却爲真。幸然痛掃邪魔盡。快覩山河大地新。唐長老聽了。又暗自嗟嘆道。不對不對。沒奈何。復走了出來。又轉過一條巷去。走到一家門口。只聽得裏面琴聲正美。不覺一步走將進去。將走到客座前。裏面琴聲剛剛彈完。唐長老忍不住高叫一聲道。過往僧人化齋。原來此處乃是一個上學的學堂。內中一個老先生領着十餘個小學生在裏面教書。此時午後正功課已完。先生無事。彈琴作樂。忽聽見有人聲喚。因叫一個學生去看。那個學生跑出來看見唐長老。吃了一驚。慌忙跑了進去。先生問道。何人哉。學生道。非人也。先生道。既非人

毋乃鬼乎。學生道。人則人而有異乎人者。故不敢謂之人。先生道。何異乎。學生道。弟子奉先生之教。聞人頭之有髮猶山林之有草木也。而此人遠望之。口耳鼻舌。儼然丈夫。得不謂之人乎。及迫而視之。頭無寸毛。光光乎如日月之照頂。豈有人而若是哉。衣冠之謂何。弟子少而未見未聞。是以駭然而返。請先生教之。先生聽了。沉吟道。嘻嘻。異哉。以子之見。證吾所聞。無乃和尚乎。學生道。和尚人乎鬼乎。先生曰。人也。或亦謂鬼焉。學生曰。何謂也。先生曰。西方有教主。譽之者謂之佛。毀之者謂之鬼。和尚亦稟父母精血而受生。豈非人乎。乃捨其所以爲人。而禿其首以奉佛。佛不可見。而有類乎鬼。豈非有鬼道乎。自我天王之開文教也。斥此輩爲異端。屏去中國。不與同西土久矣。今日胡爲而至此哉。予將出視之。因拂琴而起。走將出來。看見唐長老立在階下。因嘆息道。禿哉禿哉。果和尚也。何世道之不幸也歟。唐長老不知就裏。因上前打一個問訊道。老居士。貧僧稽首了。先生忙搖手道。不消不消。吾聞道不同不相爲謀。無論稽首。即叩頭流血。予亦不受。唐長老道。人將禮樂爲先。貧僧稽首。是致禮於老居士。何老居士一味拒絕如此。先生笑道。何子言之不自揣耶。夫禮尙往來者。言乎平施也。予文士也。子異端也。以進賢之冠而與不毛之頂同垂。不亦辱朝廷而羞士子哉。非予拒絕。禮當拒絕。尊天王之教也。數語說得唐長老滿面通紅。立了半晌。因腹內飢餓。只得又說道。佛法深微。衆生愚蠢。一時實難分辨。只是貧僧奉大唐天子之命。往西天雷音寺。見我佛求真解。路過寶方。行路辛苦。一時腹餒。求老居士有便齋。布施一餐。足感仁慈之惠。先生又笑曰。子雖異端。亦有知者。豈不問食以報功。鷄司晨。犬司夜。驢馬司勞。故食之。子異域之人也。不耕不種。又遑遑求異域空文。何功於予士。而予竭養親資生之稻糧。以飽子無厭之腹。予不若是之愚也。子慎毋妄言。唐長老道。西方久稱佛國。貧僧一路西來。皆仰仗佛力。衆姓慈悲。雖食之有愧。却也幸免飢寒。不知老居士。何輕賤僧家如此。先生道。此有說焉。吾將語子。夫昔者天王之未開

此山也。萬姓均貪墮痴蠢。往往爲佛法所愚。妄以爲捨財布施。可獲來生之報。以致傷父母之遺體。破素守之產業。究竟廢滅人道。斬絕終嗣。總歸烏有。豈不哀哉。幸天王之憐念此土。忽開文明之教。掃掃異端。大彰聖教。故至今弦歌滿邑。而文物一新。無一不欣欣向化。以樂其生。雖撻之佞佛。而亦不自願矣。子誠聞言悔過。逃墨歸楊。予之上賓也。若執迷不悟。莫若速速遁去之爲安。但貪口腸而濡滯此土。予恐其不獲免耳。良言盡此。請熟思之。予不敢久立。以自取污辱也。說罷。竟躡了進去。唐長老見沒人。獸獸。只得走了出來。欲待再往一家。想來也不過如此。便不覺垂頭喪氣。復走回來。小行者與豬八戒迎着問道。看師父只般光景。多分不會化得齋到口。唐長老道。化齋不出。事情甚小。何足爲念。只可奈一個教書先生高榜斯文。滿口咬字嚙文。一味毀僧謗佛。幾將我佛面皮都要剝盡。却是奈何。小行者道。要他回心敬佛。齋僧甚不打緊。唐長老搖頭道。我看這般書獃。沉迷入骨。要喚回甚不容易。徒第呀。你怎說個不打緊。小行者道。實係不打緊。只怕做將來。師父又要怪我不正道。唐長老道。莫非你要動粗麼。小行者道。此輩不過是迂儒蠢漢。却非妖精魔怪。何消動粗。不過仰仗佛威。使之起敬耳。長老道。既不動粗。又能覺悟其愚。使之起敬。正佛法之妙。又何以樂而不爲。豬八戒道。師父莫聽師兄說謊。他起初說化齋容易。去了半日。也只得偷一鉢盂飯來。如今便怎能彀使他們回心。小行者道。獸兄弟。你不知道。起初師父不曉得這般光景。定嫌我弄鬼弄怪。如今這地方民風土俗。師父都已深知。故不妨顯些手段大家看看。一面說一面就走進村來。因在臂膀上拔下一把毫毛。放在口中嚼得粉碎。吐出來。叫聲變。遂變做百千萬億個章獸尊者。頭戴金盔。身穿金甲。手執降魔寶杵。每家分散一個。立在堂中。高聲大叫道。活佛過此。快備香花燈燭與素齋迎接。如若延遲。不誠心供奉。我將降魔杵一築。便叫你全家都成齏粉。嚇得衆百姓人家磕頭禮拜。滿口應承備齋。小行者却自已也變了一尊章獸。尋到學堂裡來。將先生一把捉住。提到當街心裡。

叫他跪下。又將降魔杵壓在頭上說道。妖魔怪小子。讀得幾句死書。不過坐井觀天。輒敢毀僧謗佛。當得何罪。且押到阿鼻地獄。先拔舌。後拔牙。叫你萬劫不得翻身。先生忽然被捉。嚇得魂不附體。連連叩頭道。天王欺予哉。非予之敢於謗毀也。乞尊神恕之。使吾舌幸存。而牙獲免。則我佛之慈悲有靈。不赫赫人心也哉。誓將移奉天王之誠以之奉佛。不識尊神肯容改悔否。小行者道。既能改悔。且饒你一次。可快去速備香花供養。迎接活佛。如不虔誠豐潔。二罪俱罰。說完將寶杵提起。先生得了性命。扒起身來。往館中飛跑。七八個學生。見先生提去。嚇得魂胆俱無。及見先生回來。慌忙接住問信道。自先生之被捉去。弟子以爲適足殺其軀而已矣。不意邀祖宗之靈。得保首領以歸。不知神聖寬恩釋放乎。亦先生有能得以自返乎。抑亦有別說乎。先生道。予不暇細談也。連速備齋以供養活佛。不然。則韋馱之杵。何可當也。學生聽說忙忙去備素齋不題。且說小行者見事已做妥。忙回到村口。又拔四根毫毛變做四大金剛。前面領路。又將數根變做許多童子。手執幢幡寶蓋。香花燈燭。鼓鈸音樂。兩邊分列引路。然後請師父上馬。自與豬八戒左右簇擁而行。一路上香烟繚繞。旌幡悠揚。鼓鈸喧天。經聲聒耳。纔行入村來。早有無數人民。老老小小。男男女女。皆手執香燈。并各種齋供拜佛。路旁求觀活佛。那先生也儒巾儒服。頭頂香爐。并一班學生。捧着齋供。雜在衆人之內。獸將上來。口稱活佛。祝禱不已。唐長老看見。甚不過意。連聲叫道。不消如此。衆百姓你饅首我蒸餅。這個湯。那個飯。精潔素食。猶如雨點一般。都擁至馬前。送到手裏。只求唐長老開口。唐長老吃一口。推辭一口。已不覺吃得飽不可言。無可奈何。只得叫豬八戒與沙彌替吃。豬八戒正中下懷。張開蓮蓬嘴。那管酸甜蜜辣。一齊吞下。爭奈來得多。連豬八戒也吃得撐腸摩肚。吃不下了。只把頭搖。小行者看見他師徒們吃得儘够了。再只管耽擱。恐生別事。因用手一指。將人衆禁住。方不能擠阻上來。然後請師父策馬加鞭。向西而去。豬八戒吃得快活。挑着行李飛跑。師徒三人直走

出村口。小行者然後將身一抖。收了法槌。衆百姓再欲趕時。已去的遠了。大家驚驚訝訝。或以爲佛法有靈。或以爲僧家幻術。紛紛議論不一。正是 尊儒儒不尊 滅佛佛不滅 到底佛與儒 妙義不可說 唐長老走到玉架山。不知道文明之難否。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文筆壓人 金錢捉將

語云 花花花。有根芽。種豆還得豆。種瓜不成麻。儒釋從來各一家。儒有儒之正。儒有儒之邪。釋有釋之得。釋有釋之差。大家各不掩瑜瑕。你也莫毀我。我也莫譽他。你認得你的娘。我認得我的爺。爲儒尊孔孟。爲僧奉釋迦。各人各血肉精華。我若學你龍作蛇。你若學我鳳成鴉。勸君須把舵牢拿。風光本地浩無涯。

話說唐長老虧小行者。弄神通顯示法相。驚醒萬民。皈依佛法。得以飽餐一頓。策馬前行。路上嘆息道。我佛慈悲清淨。自有感通的。何想今在道途中。不得已作此伎倆。實於心有愧。小行者道。金人入夢。便已開佛教之門。此不過一時顯示威靈。使愚蒙心信。雖近浮雲。實於虛空無礙。長老道。雖如此說。然可一而不可再。戒之戒之。師徒們在路上談些佛法。欣欣然向前而行。真是路上行人人口似碑。弦歌村裏。這番舉動。早轟傳到前村。說後面活佛來了。大家都要盡心供養。以祈平安。唐長老馬到時。未曾化齋。先有獻齋的在那裏伺候。未曾借宿。先已有人打點下處去了。一傳兩。兩傳三。早沸沸揚揚。傳到文明天王之耳。元來文明天王。本出生中國。生得方面大耳。甚有福相。當頭長一個金錠。渾身上下。金錢布滿。所到之處。時和年豐。所居之地。民安國泰。只因中國遭了劫運。不該太平。這文明天王。出非其時。故橫死於樵夫之手。他一靈不散。又托身到西土。他生得方面大耳。當頭金錠。滿身金錢。宛然如舊日。只手中多了一管

文筆。故生下來。即識字能文。又喜得這枝筆。是個文武器。要長就是一桿鎗。他又生得有些氣力。使開這桿鎗。真有萬夫不當之勇。又能將身上的金錢取下來。作金鎚打人。難自號文明天王。雄據這座玉架山。大興文明之教。這山前山後。山左山右。凡在千里之內者。皆服他的教化。這地方從來好佛。僧家最多。自文明天王到此。專與佛教作對頭。毀庵拆廟。不許容留一個和尚居住。所以數百年來。僧家絕跡。就間或有一兩個和尚到此。民風土俗。已淪入文明之化。並無一人猷昧。這日間忽聞人傳說。有四個和尚。在弦歌村。用四金剛開路。百千萬億章顯靈。引誘得這些文章禮樂的書生。與孝弟力田的百姓。依舊貪嗔好佛。氣得個文明天王。暴躁如雷道。那裏來的賊禿。怎敢逞能妖術。敗壞我文明之教。因分付石黑二將軍道。今有四個和尚西來。他一路上專以釋教欺壓儒教。你二人可把住要路。待他到時。與我捉來。碎尸萬段。以消我這口不平之氣。石黑二將軍領了天王之令。忙帶領許多兵將。把守在玉架山前。等候捉拿和尚。守了兩日。果然遠遠見四個和尚。一個挑擔。兩個前後擁護而來。石將軍道。來了來了。黑將軍慌忙將陣勢排開。手挺着方天畫戟。大聲吆喝道。妖僧下馬受縛。小行者看見。忙叫沙彌將長老的馬頭帶住。耳中取出金箍棒在手。迎將上來道。你是什麼人。真敢青天白日在此截路。黑將軍道。我乃文明天王駕前先鋒。黑將軍。奉大王命令。拿你和和尚去受死。怎說截路。小行者道。你做你的天王。我做我的和尚。我過路和和尚。又不犯你天王之法。爲何拿我去受死。黑將軍道。你既是路過的和尚。就該悄悄過去。爲甚逞邪術。弄金剛開路。章顯靈。哄騙愚民齋供。以亂文明之化。你還說不犯法無罪。小行者道。金剛章顯元是我佛門護法。怎爲邪術。齋供是衆善人喜捨。何爲哄騙。我大唐中華大國。歷代禮樂文章。尚不敢上希文治。還要仰仗我佛門庇佑。你大王不知那洞的妖精。學得幾句之乎者也。輒敢擅稱天王。自號文明。霸佔此山。鼓惑百姓。又毀謗我佛。我不與他計較。便是他造化了。他爲何轉來尋我。黑將軍聽說。默默無

言。石將軍在傍看見。忙叫道。莫要這聽妖僧胡說。只拿他去見天王。明正其罪。一面說着。一面挺着一柄月牙鏢。照小行者劈面鏢來。黑將軍見了。他也挺畫戟截來。小行者笑道。你若倚仗文明之教。從容講理。還可左支右吾。遲你數日之命。若要動武廝殺。只怕目下就要身亡了。說罷將金箍鐵棒逼開鏢戟。趁手相還。兩個惡將軍。一個狼和尚。在山前一場好殺。但見 鏢去棒來。棒來戟去。好似半輪明月遮玉柱。棒來戟去。猶如梨星雙角駕金虹。兩個惡將軍。前一鏢。後一戟。緊緊來攻狼和尚。一個狼和尚。左一棍。右一棍。輕輕抵住惡將軍。將軍口說文明。滿腔惡毒氣。未見文明。和尚言雖慈善。一片殺人心。何曾有慈善。攪着一個天昏地暗。喊成一片地動山搖。不知那世冤家。山前賭鬥。大都今生孽障。捨死相持。橫斜兩處。戰成三足香爐。粗細中間。殺出一條扁担。三個人殺了半晌。雖也未見輸贏。只覺金箍鐵棒重。鏢戟支架不來。石黑二將軍。漸漸有敗陣之意。早有跟來兵將。飛報與文明天王道。來的那個和尚。甚是利害。使一條金箍鐵棒。颼颼風响。石黑二將軍齊出夾攻。殺他不過。將要敗陣了。求天王發兵救應。天王聽了。嘆息道。釋教未嘗無人。只可惜走的路頭差了。待我拿來細細教訓他。因叫備馬。左右忙牽過一匹烏錐馬來。這馬本是楚霸王騎的。雖同楚霸王死在烏江。而精靈不散。仍成良馬。文明天王。自雄據此山。沒有乘坐。遣人天下求馬。雖有穆王的八駿。然止好備和鑾飾文明之像。却非英雄踰陣之物。故遂選了這匹烏錐乘坐。這日馬牽到。文明天王。先在架下取了那支文筆在手。然後飛身上馬。馬前打着一對龍旂。旂上寫着兩行金字道。大展文明以報聖人知我。痛除仙佛便知至教無他。又一對鳳旂。旂上也寫着兩行金字道。身困野中。隱顯呈天地之祥。名標閣上。生死絕春秋之筆。又帶着許多兵將。一齊湧出山前。此時石黑二將軍。已支持不住。漸漸退到山脚下。聽見天王自引兵。又重新耀武揚威。復殺過來。小行者看見。嘻嘻的笑起來道。你只兩個軟東西。纔戰得幾合。已是鼻涕一般。想是那里去搓了一陣。却怎

又硬將起來了。不要走。吃我一棒。看你還是硬。看你還是軟。舉棒劈頭就打。石黑二將軍。忙用鎗戟架住。這和尚不得無禮。我文明天王的御駕到了。你這幾個和尚的死期將近。還要說甚強嘴。小行者還打算答他。早見金鼓齊鳴。綉旂開處。文明天王一騎馬早已冲出陣前。石黑二將軍看見。就乘機從兩旁退去。小行者知是文明天王。固橫着鐵棒大叫道。那騎馬的我看你文縷縷。氣昂昂。裝模裝樣。莫非就是甚麼文明妖精麼。文明天王聽見大笑道。好野和尚。你既能弄金剛開路。韋馱顯靈。又能用只條哭喪棒。抵敵石黑二將軍。也要算做有用之才。爲何陷身異端。不知脫去。殊爲可惜。今既有幸。得遇我文明天王。便該棄邪歸正。因何不思追悔。尙敢逞強。叫我妖精。小行者道。野妖精。你既冒文明之名。也須知文明之實。當時堯舜稱文明者。身穿袈裟。頭戴冕旒。謂之衣冠。伯夷秩序。百夔治音。謂之禮樂。河出圖。洛出書。謂之文章。天下雍雍熙熙。謂之文明。方不有愧。你今躲在山凹裏。上無宮室。下無官僚。文明在那裏。因舉起鐵棒道。這條鐵棒。將邪魔打盡。獨標我佛的清淨。方是真文明。文明天王笑道。你拿着只根鐵棒子。便以爲英雄豪傑。不知這正是你取死之物也。我若用刀劍與你對敵。拿了你也不爲希罕。我只將手中這枝筆兒。與你鬪三合。你若鬪得我過。便饒你過去。尙或被我捉住。那時細細割切。你却莫要怨悔。小行者道。這個自當奉承。且看你手段如何。說了又舉棒當頭打來。文明天王。將手中筆扯長。做一條鎗。輕輕撥開。就照臉回一鎗來。小行者用鐵棒抵當。只鬥三合。文明天王就撥馬而回。小行者隨後追來。文明天王因在身上。取下一個金錢打來。扭轉身軀。照小行者劈頭就打。小行者眼明手快。用金鎗鐵棒一隔。恰恰打在金鎗鐵棒上。噹的一聲响。早已迸在地下。說不了又是一個打來。小行者又是一棒隔去。文明天王看見驚訝道。這和尚看他不出。到也有三分手脚。遂將渾身的金錢。如雨點一般打來。小行者將棒團團使開。就像一道寒光。在地下滾。並不見人。那金錢就像寒星一般。噹噹的迸了滿地。文明天王看見無數金

錢炮。並無一個打在小行者身上。到轉歡喜道。好個精細和尚。撥回馬頭問道。我且問你。你這和尚。叫甚名字。那里修行。幾時得道。可細細說來。小行者笑道。我的兒。你只道我孫老爺。是貪財的和尚。指望將這須金錢炮打倒我。怎知我徹底澄清。一絲不染。你枉用心機。有何用處。聽我說與你。東南有山名花果。天地靈苗石一朵。先天會產佛祖宗。後派兒孫又生我。幸喜家傳大道成。下地上天無不可。白虎拿來守石門。蒼龍捉住鎮山左。千山妖怪盡投降。十殿閻王沒處躲。瑤池宮裏醉蟠桃。玉帝門前落金鎖。孫家鐵棒久知名。履真小聖聲名掩。自從佛祖勸皈依。方把放心收拾妥。奉師西行見如來。拜求真解救。偏促。只道西天有善人。何期撞着你一夥。假以文明闢異端。實欲殺人并放火。惡人惡滿要消除。偏要招災與招禍。施我金錢不愛財。文筆如花空嫵娜。斬平邪教作慈悲。只要天王頭一顆。天王聽了。呵呵大笑。道你原來是東勝神洲。花果山。天產石猴孫行者的子孫。你那老猴子。當初大造化。值我未曾開教。被他僥倖成功去了。你這小猴子。今之日却悔氣。撞見我。萬萬不能僥倖了。若是有些須靈性。師徒們快去商量。棄去邪魔。逃歸正教。早早養起頭髮。做我的良民。尚可保全殘喘。以度餘生。倘執迷不悟。我也不用刀劍殺你。只將文筆書你作妖僧。寫你作外道帶個字兒。便壓得你萬世不能翻身。小行者笑道。說也沒有用。請試試壓看。且看壓得倒壓不倒。再作商量。文明天王道。我倒憐你是個有用之才。不輕易加害。你到自家尋死。既要我壓。有何難哉。隨將手中文筆往空中一擲。道一聲着那枝筆。早飛飛舞舞。向小行者頭上落來。小行者看見了。若用鐵棒去搗。未必就被他壓倒。因看見這小小筆兒。能有多重。轉將頭往上一迎。讓他落在頭上。又不歪斜。壁立的豎着。就像一枝文筆峰。雖是覺有千萬斤重。只因小行者有力量。頂在頭上。毫不氣力。便搖頭擺腦說道。一個禿和尚。弄成尖鑽了。到好耍子。文明天王看見壓不倒他。因大聲一叫道。至聖先師。道通天地。文昌帝土。才貫古今。豈可容異端作橫。不顯威靈。叫聲未罷。只見那

支筆在小行者頭上。就如泰山一般。壓將下來。小行者便覺支撐不住。再將鐵棒去撥時。就如生成。那裏撥得動他。不一時壓得力軟筋麻。坐倒在地。文明天王方大笑道。小猴子你的英雄何在。因喝一聲綁了。傍邊兵將遂一齊擁上。你繩我索。將他的手。腳的脚。都縛住了。豬八戒與沙彌初時看見。小行者戰敗石黑二將軍。又見文明天王的金錢炮。打他不倒。俱贊嘆道。大師兄果有法力。到此時忽被文筆壓到。衆精細縛。二人急了。只得一個掣出釘鈿。一個展開禪杖。也不顧師父行李。大叫道。妖精休得犯我師兄。我來也。遂兩路殺來。石將軍忙用鎗抵住豬八戒。黑將軍看見。忙用戟抵住沙彌。兩家而戰。有十餘合。文明天王看見沒輸贏。便取下兩個大金錢。照二人頭上打來。二人都不曾防備。恰好打在沙彌頭上。當不得一交跌到。早被黑將軍捉住。豬八戒閃得快。把頭躲過不料嘴長。撒不及。碰着金錢。連牙齒打去兩個。大叫一聲不好了。丟了釘鈿。悔着嘴只是哼。石將軍看見趕上前。一把掀翻。也叫兵將細了。唐長老在馬上看見三個徒弟。皆被細縛。自知不免。乃策馬上前。向文明天王道。從來三教並行。天王自興文教。貧僧自尊佛法。各不相礙。天王何故要滅善門。文明天王道。盤古開天未嘗有佛何況妖僧。快與我拿來。兵將得令。遂將唐長老橫拖倒曳。扯下馬來。也用索子綁了。文明天王一眼看見。這匹龍馬。大驚問道。你這和尚怎麼倒有這匹好馬。唐長老道。此馬果非凡馬。實乃昔年負河圖出孟津的那匹龍馬。因貧僧上西天無腳力。故大小徒問龍王借來。文明天王聽了。大喜道。我一向要尋一匹龍馬。此馬既負河圖。乃文明之馬。正合爲我文明之王。你這妖僧。強占乘坐。以異端而辱聖門。罪不容於死矣。說罷。遂下了烏錐跨上龍馬。十分得意。因命衆兵將細縛着四個和尚。并釘鈿禪杖行李。鳴鑼掌號打得勝鼓回山。元來這玉架山。天生成一間白石屋。文明天王又叫人錐鑿一番。竟成了一間石殿。文明天王回到殿上落坐。石黑二將。押過四個細縛的和尙。放在殿前。文明天王因捉了四個和尚。又得了一匹馬。心下快活。且不發落。

就叫擺宴來。一時大斟大嚼。滿樽滿飲。不一時吃得薰然大醉。就進後殿去睡。石黑二將軍忙稟道。四個和尚。尙未發落。文明天王道。且放在後面。待我明日細細審問定罪。二將軍又稟道。大王的文筆。尙在和尙頭上。恐怕後洞過夜損傷。文明天王道。那孫猴子捆得緊麼。二將軍道。捆得甚緊。文明天王道。既捆得緊。可再加上一條粗繩。將文筆取來還我。二將軍領命。又用一條粗繩。加在小行者身上。然時去取那支文筆。誰知那支小小文筆。就有萬斤之重。莫想拿得動。因復稟道。小將力薄。取那文筆不動。文明天王大笑道。你二人雖也會染濡墨水。止能親近文人。自却一竅不通。怎生拿得動。因走到殿前。輕輕的在小行者頭上。將文筆取將下來。又吩咐小心看守門戶。竟進後殿去睡了。石黑二將軍。領了天王之令。遂叫兵將四人抬入後洞最深之處。重又捆在柱上。方乃各自散去。却說唐長老見四人綁在一處。不覺嘆道。死生幻夢。固不足情。只可惜一場大願。未得完成。小行者道。師父的道心。真這等不堅固。纔小小折挫便要嘆息起來。唐長老道。不是嗟嘆。以你這等本事。還被他輕輕壓倒。文人之筆。真可畏也。小行者道。文人之筆。雖然可畏。也只一時。却也作准他不得。唐長老道。怎麼作准他不得。小行者道。像方纔壓在我頭上。挪移不動。便是鐵筆。幾幾將我壓殺。你看他這一會。爲貪杯酒。擅自移動。我又可以自由自在矣。唐長老道。徒弟呀。筆雖移去。你看只繩索大結。就有手也難解脫。怎說個自由自在。小行者道。師父不知道。一無大小。只要會解。不會解。千劫猶存。會解時。片言可脫。師父不要作急。到夜裏包管你解開走路。唐長老聽了。似信不信。便不言語。豬八戒亂喊道。你這話只好寬師父心罷了。你既捆着手。會解只些繩索。爲何散着手倒被一枝毛筆兒壓倒了。小行者道。兄弟有所不知。我雖憑目性中靈明。參通了天地的道理。做了一個真仙。然後從小不曾讀書。那些詩云子曰。筆頭舞文的買賣。實在弄不來。故一壓就被他竟壓倒了。如今筆既移去。這些繩索。不過吹灰之力。愁他怎的。豬八戒忽然想起道。師父說的雖是大話。

却也有些影子。沙彌問道。有甚影子。豬八戒道。前在鬼國被黑孩兒。綁得緊緊的。忽然一齊斷了。莫非就是只個道理。小行者道。那雖是念彼觀音力。却也是只個道理。兄弟你還做得和尚。有須悟着。大家正說着。早已天晚入夜。豬八戒性急道。捆了只半日。眼中散過花了。快須解結罷。小行者道。兄弟莫要言語。不要走了風。一面說。一面將身一扭。小行者已脫出繩來道。兄弟如何。豬八戒聽了。小行者散手散脚。在面前說話。忙叫道快救我。捆得緊。只會手脚都麻了。小行者道。莫要慌且解了師父看。摸到唐長老面前。在索上吹了一口仙氣。那須繩索就像刀割的一般。都散開了。解脫了。唐長老。再復回身來解豬八戒。不料洞中黑暗。轉先摸着沙彌。就順便解了沙彌。豬八戒聽見先解沙彌。急得亂嚷道。這猴子心也憊懶。我手脚捆麻了。叫你先解。到把我丟在後頭。真不是人。小行者道。求我解。轉要罵我。我不能解。看你怎樣。豬八戒聽見說不解他急了。忙叫道。好哥哥。我是個蠢人。不要與我一般見識。我罵你。正是求你。唐長老聽不過去。因叫道履真也與他解了罷。小行者道。造化了這蠢才。不是師父說。一千年也不解你。八戒吹了一口氣。把繩索脫去。那馱子手脚一時輕鬆。滿心歡喜道。哥哥呀。像你這裝腔作勢。勒指人真也可惱。若看起你這個解法來。實是虧你。就是用刀割。也要半日。唐長老道。解須解得好。只是黑洞洞。人生路不熟。怎生出去。小行者道。師父你們且莫動。待我去看明方向。尋個燈火照路。方好來領你。因悄悄走了出來。洞雖深。一路却無人看守。到了前殿。也空落落的。走到宮門一看。方見許多兵將。鳴鑼擊鼓的。在那裏巡守。燈火點得雪亮。小行者因屈身一變。變做一般兵將。即走到燈火多處。提了一盞就走。衆兵問道。你拿燈那裏去。小行者道。洞後無人把守。我拿去照照看。衆兵笑道。洞後無門。照他做甚。小行者道。洞後只知無門。大王臨睡。還分付我。洞後綁着四個和尚。好生看守。我拿燈去照照。差了甚麼。衆兵將道。小心須好。由你由你。小行者提着燈籠。往裏就走。走到殿上。這因天

王酒後要睡。

不曾發放釘鈿禪杖行李。還丟在殿傍。小行者看在那裏。又往後走。走到着後四下一看。果無後門。只有一帶山岡。略覺低些。可以扒過。小行者看定了。因暫回身到後洞。叫豬八戒與沙彌二人。悄悄走到前殿。將兵器行李收拾了。拿到後邊的山岡下。又走到洞裏。領了唐長老出來說道。你們三人在此地等我。待我尋了龍馬來。好走路。唐長老道。徒弟小心。切不可驚動了天王。小行者道。師父且放心。若要做好人。便緊難。只學做只撓摸賊兒。也還容易。提着燈火。找尋到廄中。只見龍馬與那匹烏錐。同拴在一槽。小行者走到廄中。輕將龍馬的繩索解開了。出來總牽到後面山岡邊。不料那烏錐馬見龍馬去了。失了伴兒。忽然間長嘶起來。不覺將文明天王驚起。忙問道。爲何半夜馬嘶。莫非今日得來的。那匹龍馬蹄跌烏錐。可快去看來。衆近侍慌忙扒起來。取燈去看看。看了報道。天王不好了。廄中止有烏錐馬嘶。那匹龍馬不見了。文明天王聽了。慌忙扒起來道。龍馬走了。這四個細縛的和尙。莫非逃脫。快傳令大眾去看。只因這一番有分教。儒自歸儒。釋還歸釋。不知唐長老師徒逃得脫逃不脫。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走漏出無心 救回因有主

語云 道道道。有真竅。窺其門委實妙。有欲也難通。無欲更奧。信手拈來無不肖。難將蠡測海。莫以管窺豹。下士從來這會笑。豈識個中顛與倒。荒唐荒。是真傳。游遊戲戲乃至教。自古真人不露形。所以取人不如豹。何不支言獵大名。何不文言收速效。已知富貴可不求。莫若從吾之所好。

却說小行者偷牽了龍馬。到後洞山岡邊。扶唐長老上馬。加一鞭跳出山岡。又撮了行李。到山岡外。叫豬八戒挑着。然後沙彌即縱身跳出。趕上唐長老。護持而行。纔走不上一里多路。後面文明天王。因尋不

着四個和尚。早點兵將。跨上烏錐馬。鑼鼓喧天。燈火耀日。如風一般趕將下來。小行者叫豬八戒沙彌。保護着師父前行。自家却轉身來。用鐵棒擋住道。潑妖精趕人不可趕上。我們昨日與你贏一陣。燥燥皮。今日又知趣悄悄迴避。你也算十分體面了。真是不知死活。又來趕我們做甚。文明天王趕得喘喘。大罵道。我把你這個壓不死的敗猴子。既被我拿住網縛。就是我的囚犯。怎敢用邪術割斷繩索。盜馬逃走。真是死有餘辜。快快自縛請罪。尚有可原。若待恃蠻不服。我只一支筆壓倒。叫你粉骨碎身。小行者道。我昨日是試試你手段。且讓你壓一遭兒。游戲游戲。就認真你看今日再能壓我麼。隨舉金箍鐵棒。劈頭打來。文明天王。以文筆鎗急架相還。這一場賭鬪。與昨日大不相同。怎見得一個要報壓身網縛之仇。恨不一棒將頭顱打成稀糜爛。一個欲正盜馬脫逃之罪。只願一鎗將胸脯穿個透心明。一個怪異端壞教。打點安放玉籠攜彩鳳。一個要真心拜佛。只思頓開金鎖走蛟龍。去的心忙。棒是飛雷留不住。捉的性急。鎗如驟雨撥難開。鎗到處熠熠輝輝。疑有文光飛萬丈。棒來時沉沉重重。果然佛力廣無邊。昨日狹路相逢。既難輕放。今朝騰雲趕上。豈肯容情。不見輸贏。正是棋逢對手。難分強弱。果然將遇良材。二人鬪了半日。不分勝負。文明天王暗想道。這潑猴棒法精純。難以取勝。莫若還是壓他爲妙。因虛幌一鎗。急摸身上發幾個金錢炮。哄得小行者用棒去隔炮。他却將鎗仍縮成一枝文筆。空空擲去。要照小行者當頭壓來。小行者原有心防他。一眼見文筆拋起。也不等他落下來。便先撥開金錢。一個筋斗早跳在半空之上。及文筆落下時。他已走了。文明天王看見。仍接住文筆。大笑道。好個賊猴子。任你走罷。我且拿住你三個。看你走到那裡去。因將烏錐馬一領如風的一般。從後趕來。豬八戒與沙彌。雖保護唐長老前行。却記挂小行者。不住回頭觀看。尚未走遠。忽見文明天王一騎馬趕來。因昨日金錢打怕。網縛難捱。先慌了手脚。也顧不得師父竟自駕雲走了。文明天王。趕上唐長老一手抓住。提過馬來。等後面兵將趕到。摔下馬來道綁了。又分付牽了龍馬。

我昨日因一時醉了。未曾審問定罪。怎敢擅自逃脫。我且問你是那里妖僧。叫甚名字。那走了的三個。又是何人。實實招供。免我動刑。唐長老道。貧僧法名大顛。道號半偈。乃南瞻部洲大唐國潮洲人氏。因奉大唐天子欽差。往西天雷音寺見我佛如來。拜求真解。昨日路過寶山。並無干犯。不知大王有何罪責。苦苦見擒。文明天王道。你不爲良民而爲妖僧。一罪也。逞弄幻術。詐騙飲食。二罪也。既被捉來。自應聽審問罪。怎擅自逃走。三罪也。怎說並無干犯。你且說那三個是你甚人。唐長老道。一個叫做孫履真。是我大徒弟。一個叫做豬八戒。是我二徒弟。一個叫做沙致和。是我三徒弟。文明天王道。他三個既是你徒弟。爲何不顧你。竟自走了。唐長老道。此不過暫避大王之鋒耳。豈有不顧之理。況他三人頗能變化。或者此時已變化了。暗暗在此保護。也未可知。文明天王道。甚麼變。不過是些邪術。我且問你。昨晚細縛甚牢。却用甚麼妖法得脫去。唐長老道。我那大徒弟。乃石中天產。心上家傳。有七十二般神靈。要解昨夜那樣綁細繩索。只消用吹灰之力。此乃佛法無邊。怎說妖僧邪術。文明天王笑道。既有只等本事。爲何被我昨日一支筆兒壓死。今日見我文筆影兒。又走的無形無踪。唐長老道。道足驅魔。魔亦有時而障道。魔雖害道。道終有力以除魔。大王得意於前。未必不失足於後。文明天王道。好硬嘴和尚。身已被擒。早晚受戮。還要爭口舌之利。此佛法所以亂天下也。我文明正教。也不與你鬥口。我昨日只道你四個和尚。身心安靜。故且將你縛束在此。誰知你們還是一群野馬。故被你弄虛頭逃走。我如今也不用繩索細縛。只將這支文筆放在你頭上。你師徒若有本事。再逃了去。我便信你佛法無邊。若是逃不去。那時領死再有何辭。因分付鬆綁衆兵將得令。遂將唐長老拉起來。將繩索解去。唐長老身體既鬆。便不復跪。竟扭轉身盤膝而坐。文明天王。恐怕他弄手腳。忙將文筆直豎在他頭頂上。唐長老雖是和尚。幼年間却曾讀過幾本儒書。今又參觀經典。故頂着那支文筆。尙不十分覺重。轉動得以自如。石黑二將軍看見。忙稟文明天王道。那

和尚頂着文筆。不見十分吃力。恐怕又弄虛頭。大王必須將他細縛起來。文明天王道。細縛昨既無用。今復何爲。若如過慮。莫如再加上一個金錢。因走下殿來。將文筆拿起。先把自己頭上的金錢取下來。放在唐長老頭頂當中。再用文筆押在金錢之上。就像砌寶塔一般。唐長老一時便覺有些轉動煩難。文明天王看了方鼓掌大笑道。像似這等處置。便是活佛。亦逃不去矣。因發放了衆兵將。自家走入內殿不題。却說小行者一時作急。跳在空中。後見師父復被拿去。就要落下來解救。又恐怕他被文筆壓倒。只得忍住。不一時豬八戒與沙彌。也尋將來會在一處。大家商量道。師父拿去定然捆綁。日間料難下手。還是夜裏穩便。小行者道。下手定要至夜間。但今日尙早。待我變化了。先去探聽個消息。打點停當。到臨時便好下手。省得夜裡黑魃魃去摸。沙彌道。有理有理。小行者因收了金箍鐵棒。按落雲頭。搖身一變。變做一個蜜蜂兒。飛入空中。飛到了。躲唐長老耳邊低低叫聲師父。唐長老認得聲音。知是小行者。因悄悄答道。徒弟快來救我。只文筆甚重。我實難頂戴。小行者道。日裏人多。須夜間可動手。你須忍耐。說罷仍飛了出來。現了原身。到空中報與二人道。師父到幸喜未曾細綁。只是頂着那支文筆。在頭上有須吃力。豬八戒道。我看他那支筆兒。也不見怎麼利害。昨日你竟被他壓倒。小行者道。不瞞賢弟說。若我這個頭兒上。就是泰山。也還頂得一兩座。只不知有甚緣故。那小小竹管。幾根根羊毛。到了頭上。就壓得骨軟筋酥。莫想支撐得起。連我也不明白。沙彌道。師兄連你昨日也頂不起。今加在師父頭上。這一日不要壓死了。須早些計較去救他。方妙。小行者躊躇道。正思量沒甚計較。豬八戒道。若是金錢炮打來。其寔難當。我不信。那些些筆兒。就會壓殺人。等到夜間我包管替師父拿去就是了。大家左思右想。不覺天晚入夜。沙彌道。此時好去了。大家弄神通。不從正門入去。就低一低雲頭。竟落在殿前細聽時。妖精沒一個。只聽得師父坐在下面。無聊無賴吟詩見志哩。吟詩道。自在佛性入空門。不向虛無挂一痕。萬劫皮毛惟認我。大千世界已忘言。

久知未造詩書學。何得牽纏文字冤。任爾鐵鋒摩頂踵。此等到底不留根。小行者聽了。暗暗贊美道。好和尚方做得佛家子弟。因上前叫一聲道。師父不須嗟嘆。我三人來了。唐長老道。來了固好。只是怎生樣救我。豬八戒道。不打緊。待我移開了筆就是了。唐長老道。徒弟呀莫要太看容易了。只筆想來有些難移。豬八戒道。狠殺不過是支筆。師父怎見得難移。唐長老道。若是董狐之筆。定不加在我大頭頭上。今既無故加我。定是管害人之筆。豈容輕移。豬八戒道。雖如此說。畢竟也有些公道。終不成單憑他一人拿起放倒。因摸到唐長老頭上。摸着了那支文筆。見長不過數寸。圓不過一指。便不放在心上。就隨手要拿他起來。誰想摸着就是生根一樣。莫想得一動。心下方才大驚道。這真作怪了。小行者道。馱子快放了手。再商量。不要生扭。扭得師父不自在。豬八戒因放了手道。這筆若在地下。便一釘釘打的粉碎。就不打碎。拿把小鋸子也鋸斷了。就不鋸斷了。點把火燒了。也燒光了。如今整在個師父頭上。打又打不得。鋸又鋸不得。燒又燒不得。真教人無法奈何。那唐長老聽了。愈加煩惱道。我平身痛掃言語文字。今日却將支文筆頂在頭上。莫說壓死。羞也要羞死了。沙彌道。師父莫急。待我也來摸一摸。看這支筆。還是在頭皮內。還是在頭皮外。只消大家一齊動手。將師父推倒。那支筆便自然一跌開交了。因用手在唐長老頭上一摸。却未曾摸着文筆。先摸着一個金錢。因驚道。這又是甚麼東西。唐長老答道。那文筆初上頭時。因我曾參經典。略可支持。大王見了。恐怕壓我不倒。又加上這個金錢。故一發轉動不得也。沙彌道。這大王真惡。既以文壓人。又以財壓人。一個不識字的窮和尚。如何當得起。師父一定要死了。再無別計較。只好細訪他誰人是至親密友。去討一封書來。求他筆下超生。小行者道。你們不要說胡話。好生看守。等我悄悄進去。打探消息來。因走入後殿。只見後殿中。還有燈火。文明天王。正吃得大醉。擁着幾個宮娥。在御床上酣寢。小行者見沒處入頭。就使個幻術。揭起睡魔。在他夢中。現出三千諸佛菩薩。將他圍住。又使韋馱尊者。將降魔

杵壓在他頭上道。你這潑魔。怎將佛筆壓我佛家弟子。若不快取快去。送他西行。我只一杵先斷送你的性命。文明天王。夢中恍恍惚惑。未及答應。那韋馱尊者。早又提起寶杵劈頭打來。嚇得文明天王魂不附體。不覺一聲大叫道。打殺我也。忽然驚醒。出了一身冷汗。衆宮娥慌忙抱住道。大王爲何驚跳。想是夢魘。文明天王。此時驚得酒已醒了。定一定神。因笑說道。只都是四個和尚弄的幻術。文明天王道。我方纔睡去。夢見三個和尚。叫韋馱將降魔杵來打我。故即將我嚇醒。我想這和尚。前日在弦歌村。弄韋馱顯靈。騙詐飲吃。也是此種伎倆。故曉得是他。宮娥道。這和尚既有這樣手段。也算做有本事了。大王拿着他。何不就地死了他。也完一件事。却將文筆與金錢壓着他。倘或他神通弄走了。豈不連文筆金錢都拐了去。這叫做無梁不成。反輸一帖。文明天王笑道。你那裡知道。我拿這四個和尚。原非與他有仇。定要害他性命。不過要與我文教。滅他釋教。若輕輕殺了他。誰人知曉。何處傳名。故我俱將文筆壓住他。使他用盡佛法。受盡苦處。不能脫去。方見儒家文筆之妙。宮娥道。大王算計雖好。只恐小小一支文筆。能有多少勦兩。況他的徒弟。都有蠻力。倘或一時拿動。却怎生區處。文明天王道。這個只管放心。從來文武不同途。他三個徒弟。縱有蠻力。只好使槍弄棒。只支文筆。奪天地之秀氣。吐山川之精華。他粗手笨腳。怎生拿得動。宮娥道。他雖拿不動。倘或去拜求一個有名的文人來拿。却將如何。文明天王道。文人越有名越做作。怎拿得動。宮娥道。以天下之大。難道無一個真正文人。文明天王道。就有也是孤寒之士。必非富家。我所以又將一個金錢壓住他。就拿得動文筆。也拿不動金錢。宮娥道。我聞他佛家有三藏真經。難道就算不得文章。文明天王道。佛家經典。雖說奧妙。文詞却次通而且拙笨。又雷同。又艱澁。只能算他的言語。怎算得文章。宮娥道。只等說起來。這支文筆除了天王。再無人拿了。文明天王道。若要拿此筆。除非天上星辰。若在人間除了我。就是走遍萬國九州。也不能覓。宮娥道。既是這等。大王高枕無憂。請安寢了罷。文明天王說了。

一會。依然酣睡去。小行者伏在殿外。聽了只些說話。滿心歡喜。慌忙出來。對唐長老道。師父不要愁。有門路了。唐長老忙問道。有甚門路。小行者道。他自供說。若要拿他文筆。除非天上星辰。我想文昌菩薩。梓潼帝君。是專管文章之事。我去求他。自然有個分曉。唐長老道。既有這條門路。須快去快來。小行者分付豬八戒沙彌伴着師父。他就縱雲頭直上九霄。竟至紫微垣外。北斗高頭。由下台中台。直走到上台。方尋着文昌帝君宮闕。只見五色飄緲。甚是輝煌。小行者也無心觀景。竟走至宮門高聲叫喚。早有天驛地啞出來問道。你是甚麼人。在此吆喝。小行者道。快去通報。說齊天小聖孫履真來拜。天驛地啞。將小行者看了又看道。我帝君乃文章司命。往來出入。皆文章之士。你這人尖嘴縮腮。頭上又禿。又稀稀沒有幾根短毛。不僧不俗。又非儒士。怎敢來拜我帝君。不便轉報。小行者道。你這兩個殘疾人。聾的聾。啞的啞。真不曉得王帝家裡。尚憑我直出直入。何況你家。再不通報。我就直走進去。天驛地啞。見他說大話。沒奈何。只得到帝君前稟道。外面有一個尖耳朵雷公嘴的和尚。自稱孫小聖。要拜帝君。不敢不稟。梓潼帝君說道。孫小聖想是孫大聖的子孫了。但他是釋教我是儒宗。兩不相干。來拜我做甚。莫非要我做首疏化緣麼。心下疑疑惑惑。只得教請進來。小行者見請。就走至殿前。即與帝君相見。見畢。分賓主坐下。帝君先問道。久聞小聖皈依佛教。身心清淨。不事語言文字。今不知有何事垂顧。小行者道。不瞞帝君說。學生做和尚。果是身心清淨。只是老帝君。既為文章司命。職掌天下文樞。自當片紙隻字不輕易假人。怎麼妄將文筆輕付匪人。以致顛倒是非。壓人至死。老帝君未免有漏失疎虞之罪也。帝君聽了驚訝道。小聖差矣。小星職司筆墨。所有文字。盡可稽查。現今奎璧皆存。璣璣不失。怎說妄將文筆輕付匪人。這文筆何在。匪人為誰。小聖既來說是非。畢竟要講個明白。小行者道。老帝君不必着忙。若沒有文筆匪人。我也不來了。老帝君可細細思量。曾將文筆與誰。便知道了。帝君道。小星從不會以文筆與人。沒處去想。小聖必須說

明。小行者道。定要我說。就說也不妨。玉架山文明天王。這支筆好不利害。若非老星君與他。再有何人。帝君道。小聖一發差了。我曉得甚麼玉架山。又我認得什麼文明天王。我家的朱衣筆。點額筆。硃筆。生花筆。天山筆。倚馬筆。即相如的題橋筆。張敞的畫眉筆。并蕭曹的刀筆。支支在此。我又有甚筆與人。小行者道。帝君不必着急。你既有簿記。可叫人細細再查。帝君道。這些筆日日用的。就查也沒有。小行者道。有與無再查查也無妨。帝君只得又叫天驛地啞去查。天驛地啞查了半晌。來回覆道。有是還有一支筆失落在外。帝君大驚道。還有何筆失落在外。天驛地啞道。還有支春秋筆。是帝君未管事之先。就被人竊去。因世情反覆一向用他不着。故因循下來。不會找尋。今日孫小聖所見的。想就是他了。小行者聽了笑說道。老帝君斬釘截鐵。說沒有。如何又有了。帝君甚是沒趣。因叫天驛地啞。可再查是何人竊去。天驛地啞。又去查來說道。這支筆是列國時大聖人。孔仲尼著春秋之筆。因著到魯昭公四年西狩時。忽生出一個麒麟來。以爲孔仲尼著書之瑞。不期樵夫不識。以爲怪物。竟將他打死了。孔仲尼看見大哭了一場。知道生不遇時。遂將這著春秋之筆。止寫了西狩獲麟之句。就投在地下不著了。故至今傳以爲孔子春秋之絕筆。不料這麒麟死後。一靈不散。托生爲文明天王。這支春秋筆。因孔子投在地下。無人收拾。他就竊取了去。在玉架山。大興文明之教。不知何故得罪孫小聖。今日來查。帝君向小行者致謝道。小星失於檢點。多有得罪。但其事在小星受職之前。尙有可原。乞小聖諒之。小行者道。這都罷了。只是他如今將只支筆壓在我師父頭上。不能移動。我想牽牛要牧童。只支文筆我們粗人與他不對。還要借重老帝君替我去拿。帝君道。只不打緊。因吩咐天驛地啞。到斗柄上。喚了魁星來。二人領令不多時。喚了魁星來。只見那魁星生得頭不冠亂堆着幾撮赤毛。腳不履直露出兩條精腿。藍面藍身。似從靛缸裡染過。黑筋黑骨。如在窰內燒成。走將來只是跳。全沒些斯文體面。見了人不作揖。何會有詩禮規模。兩隻空手。忽上忽下。好似打拳。一

張破斗。踢來踢去。宛如寶米。今儂倖列之天上。假名號威威風風。自矜日星。倘失意降到人間。看皮相醜醜陋陋。只好算鬼。那魁星跳到面前。也不拱手。也不作揖。也不言語。只睜着兩隻銅鈴大的眼睛看着。帝君因吩咐道。當時孔聖人有一支春秋筆。被麒麟妖竊去。在玉架山爲王。今將文筆在唐僧頭上。不能轉動。你可去與我取來。那麒麟雖然得罪小聖。但念他是人間瑞獸。曾爲大聖人呈祥。名著春秋。今在玉架山。也只興我文明之教。並未失本真。不可傷他性命。只收了文筆。叫他隱去。以待聖人之生。魁星領命。就跳着要去。小行者道。且慢。那支文筆。既有來歷。必要個有來歷之人。方纔拿得。我看此兄嘴臉形狀。也與小孫差不多。不像個文章之士。他若拿得動。我小孫早就拿去了。還是煩老帝君親走走罷。帝君笑道。凡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他乃天下第一文星。小聖不可輕視。小行者道。我前日打從中國來看見那些秀才們。一個個都是白面孔。尖尖手。長指甲。頭帶飄飄巾。身穿花花服。走路搖搖擺擺。自然是個文人。若說此兄是第一文星。我小孫也算第二了。帝君道。小聖有所不知。那些人外面斯文。內中其實沒有。魁星外面。雖奇奇怪怪。內裡實是滿腹文章。小聖快同去取了文筆。教你師父西行。不可就闍。誤了程期。小行者見帝君再三說明。方纔謝了。同魁星駕雲。到玉架山來。此時尙未天明。二人落到殿前。殿中原是黑暗。只因魁星一到。滿身精光燦爛。直照到殿中雪亮。早看見唐長老頭上頂着一支文筆。盤膝而坐。傍邊猜一戒沙彌守護。魁星想道。就是這支文筆了。因走到近前。再細細觀看。只見那支筆。尖如錐。硬如鐵。柔健齊圓不可說。入手似能言。落紙如有舌。不獨中書盡節臣。小而博得一時名。大而成就千秋業。點處冷冷彩色飛。揮時艷艷霞光掣。一字千鈞不可移。方知大聖春秋絕。魁星看了又看。點頭再四。知是一支文筆。滿心歡喜。他且不拿。先在殿中。東邊跳到西邊。又跳到東邊。直舞得文光從斗中射出。然後趁勢用手將文筆一把輕輕抓起。忽見文筆下面。又有一個金錢。他就順使用左手取起。在殿中跳舞個

不住。唐長老此時頭上就像去了泰山的一般。十分鬆快。忙抖抖衣服。扒起身來。對魁星合掌稱謝。那魁星只是跳舞。他的全然不睬。豬八戒與沙彌看見。忙走到後洞。尋了行李出來。又走入廡中。牽出龍馬。對小行者道。此時不走。更待何時。小行者道。爲人行止。必要明白。豈有個來不參去不辭之理。因取出鐵棒拿在手中。走到後殿門前。大叫一聲道。麒麟兒快起來。我們拿了文筆。取了金錢。要去了。文明天王在睡夢中。聽見有人叫麒麟。早唬得他魂不附體。只得一骨鹿扒起來。穿上衣服。開了門。跑到大殿。早看見魁星左手拿着金錢。右手拿着文筆。在殿上跳舞。因鎚胸踢脚的。指着小行者大罵道。好賊猴頭。我數百年的辛苦開山。被你一旦毀壞了。真可痛恨。小行者笑道。我的兒。且不要恨。若論起法律。你盜竊聖人春秋鐵筆。私立文明。就該死罪。因文昌帝君念你是瑞獸。不加刑具。叫你早早隱去。以待聖人之生。故此我饒了你。是你大造化。理該謝我。怎還要罵我。倘再不識好歹。我就一鐵棒。叫你再去投胎。數語說得文明天王閉口無言。果然退入後殿。收拾歸隱去了。小行者方謝別魁星。扶師父上馬。同豬八戒沙彌挑行李西行。魁星又跳舞一回。見唐僧師徒去了。方拿着筆錢。回見帝君繳旨。帝君將二物即賜與魁星。故魁星手中。至今尙持此二物。正是 非其所有終烏有。雖說虛無安得無。畢竟不知唐長老西行。還有災難否。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莽和尚受風流罪過 俏佳人弄花月機關

詩曰 漫言才與色知音 還是情痴道不深 清酒止能迷醉漢 黃金也只動貪心

塵埃野馬休持我 古廟香爐誰誨淫 不信請從空裏看 不沾不染到而今

話說唐長老虧小行者。請了魁星拿去文筆。得脫魔壓之苦。又復西行。一路上春風吹馬。曉月隨人。

歷盡辛苦。忽一日行到半山半水之處。山雖不甚高。却艷艷如笑。水雖不甚深。却溶溶生波。又看見疎疎的樹木。正遇着溫和的天氣。又行的是坦坦程途。師徒們甚是歡忻。放馬前行。又行了十數里。忽一陣風來。吹得滿鼻馨香。唐長老在馬上問道。怎這陣風這等馨香。小行者道。我記得詩上說。風從花裏過來。想是前邊有甚花草馨香。故吹得來風也馨香。唐長老道。這一說最近情着理。豬八戒道。師兄的時運好。說來的話。不論有理無理。師父就信。小行者道。好猷子。我說的那句話無理。是師父偏聽了。讓你講。豬八戒道。你方纔說這風香是花香。似乎有理。也要想想。此時春已深了。梅花開過。不過是桃花李花杏花梨花。那能香到如此濃艷。就是最香的幽蘭。也不能香到這個田地。小行者道。既不是花香。你就說是甚麼香。豬八戒道。據我想來。或者是人家做佛事燒檀香。小行者道。胡說。只荒郊野外。並沒個人家。誰作佛事。豬八戒道。若非燒檀香。就是麝香。唐長老在馬上聽了道。只一會的香味。一發濃了。豬守拙說這香是麝香。不爲無據。古人有詩。曾說麝過春山草木香。沙彌道。大家不須爭論。天色將晚。快走。一路去看去。便見明白了。小行者道。說得是。就將馬加上一鞭。大家相趕着。一路看來。那里見一朵花兒。莫說沒個人家的香。也不見一個香麝。只是那風吹來愈發香了。大家俱驚以爲奇。沙彌道。只些閑事且丟開。漸漸天晚。且尋個人家。借宿要緊。大家又緊行了幾里。忽望見正西上斜陽影裏。垂柳陰中。忽露出一帶畫樓。甚是精麗。小行者道。有宿處了。因忙忙趕入柳陰中。畫樓前來。到了樓前一看。只見垂柳深處一塊白石。上鋪作紅毡。毡上坐着一個美人。在那里焚香啜茗。賞玩春色。傍邊立着三個侍兒。一個穿紅。一個穿綠。一個穿黃。俱有風采。原來一路的香氣。都是那美人身上。一陣陣吹來。且看那美人生得 艷齒櫻唇白雪膚 春山黛綠晚雲烏 忽聞巧笑忽留盼 任是無情骨也蘇 唐長老師徒。正欲上前借宿。看見是絕色縹緲美婦人。却就縮住脚。不好開口。便思量另尋一家。爭奈此地。雖有幾家。却

四遠散住。不便又去。擺了一會。天色漸漸黑了。月色早明。唐長老不得已。只得叫道徒弟。你們那個去借宿。小行者不開口。沙彌也不做聲。豬八戒看見道。都是你們這等裝矜作嘔。難道叫師父在露天過夜。非我老豬不可。因放了行李。抖抖衣裳。走上前朝着那美人打個問訊道。女菩薩。和尚問訊了。那美人也不起身。也不還禮。叫侍兒問道。長老有甚話說。豬八戒道。家師大唐欽差。往西天拜佛求解的。今日正路過寶方。因見天色晚了。趕不上宿頭。欲求借尊處。權宿一宵。明早即行。望乞女菩薩慈悲。那美人聽了。方自說到。借宿到有房屋。只是我女流家。怎好留你們男僧在家歇宿。豬八戒道。雖然不便。只是天黑了。沒處去。事出無奈。求女菩薩從個權罷。況我師父乃是受戒高僧。我們三個徒弟。皆是蠢漢。又人物醜陋。女菩薩也信心得過。那美人道。既是這等說。只得從權了。可請過來相見。但是不可囉唆的。豬八戒見美人肯了。慌忙跑到唐長老面前請功道。那女流家不便。再三不肯留。虧我伶牙俐齒。方說肯了。快些過去相見。大家須要老實些。唐長老聽了。方走到石邊。深深問訊道。貧僧失路。多蒙女菩薩方便。功德無量。那美人道。借宿小事。何勞挂齒。因立起身。先纓纓婷婷。如花枝一般。走了進樓。然後叫侍兒請師徒們四衆入去。唐長老走到樓下一見。只見那座樓畫棟雕樑。十分華麗。怎見得金鋪文杏。玉裏香楠。房櫺外掩映着扶疎花木。幾案上堆着幽雅琴書。雕欄曲檻。左一轉。又一折。委宛留春。複道迴廊。東幾層。西幾面。透迤待月。奇峰怪石。軒軒補補。堆着假山。小沼流泉。鑿鑿穿穿。引成活水。帳底梅花。香一陣。冷一陣。清清伴我。簷前鸚鵡。高一聲。低一聲。悄悄呼人。明月來時。似曾相識。直親綉戶。春風到處。許多款款。護惜殘花。瑤階前葺葺細草。如有意襯帖閑行。妝台畔曲曲屏風。思無聊暫供倦倚。錦堂上坐一坐尙要銷魂。綉閣中躺一躺豈能逃死。那美人請了他師徒四衆。到堂中坐了。又從新入去。換了一套華麗衣服。妝束得如天仙一般。再到堂中。重與他師徒們見禮道。寒家女流。不敢輕易留人。適聞這位師父說。是往西天見活佛求真解的。定是高僧。故不

惜冒嫌相欸。但不知四位老師父大號。果是往西天去的麼。唐長老合掌答道。貧僧法號大顯。蒙唐天子又賜號半偈。實是往西天。見佛求解。怎敢打誑語。就指着他三人道。只是大小徒孫小行者。只是二小徒豬一戒。只是齋小徒沙彌。本不當攬造女菩薩潭府。只因天晚無處棲身。萬不得已。使小徒唐突。但求外廊廊下。草宿一夜足矣。怎敢深入華堂。如此鄭重。造福不淺矣。那美人道。既果是聖僧。禮當供養。又何嫌何疑。因命侍兒先備上茶來。不一時新奇果品。異樣點心。堆列滿案。侍兒又奉上香噴噴茶食。請他師徒四衆受用。美人雖不同喫。却也不進去。就坐傍邊相陪。唐長老見皆是貴重佳味。不敢多吃。小行者也只略略見意。沙彌還假斯文。惟那猷子嘗着滋味。便不管好歹。任意亂嚼。唐長老不住用眼看他。他只推不會看見。吃個盡淨。須臾茶罷收去。大家閑坐。等候用齋。此時堂中並不焚香。只覺異香滿室。唐長老因問道。請問女菩薩何方是何地名。尊府貴姓。還是夫主遠去。美人答道。妾家姓鹿。這地方叫做溫柔村。只因父母生妾之後。遠近皆聞有異香。出自妾家。故今改做生香村。不幸父母尚然未曾與妾擇壻。就亡故了。故今賤妾。原是孤女獨處。唐長老道。先令尊令堂。既已仙游。女菩薩得以自主。何不擇配高門。以廣宗祀。美人道。不瞞老師父說。只因賤妾不幸。骨中帶了只種香氣。往往貽禍於人。故不願嫁。唐長老道。香乃天地芳烈之氣。神佛皆享。爲何禍人。美人道。老師父有所不知。妾身這一種香氣。但係聞着的便要銷魂。更有奇處。消魂死後聞着的。又能返魂。唐長老道。既能銷。又能返。總是他情生情滅。自爲銷返。實於女菩薩無干。這也無妨。美人道。雖如此說。大都銷的多。返的少。故妾自誓。雖不敢削髮爲尼。却也是個在家出家人。今荷蒙四位聖僧降臨。故不避嫌疑。願求超度。正說不了。只見侍兒們已高燒銀燭。又備上齋來。說不了那齋之豐盛。怎見得。但見。鴛鴦鶴麗。先列香糖。方勝金錢。後堆茶食。野芹家菀。小盤高壓。大盤雪藕胡桃。乾果接連水果。圓饅首一層層高堆寶塔。長蒸捲一路路橫搭仙橋。春筍荐佳人之指。尖尖可食。紅櫻獻美女之

啓。的的堪餐。折葵作餉。遜謝清齋。採韭勸餐。尙慚微物。石上之花。旣香且脆。木頭之耳。雖瘦能肥。萹菜盡秋湖之美。蕨薇占首陽之高。薄又薄。白又白。認粉面捲成春餅。精又精。潔又潔。疑瓠犀煮作香梗。清淡沃心。似絕不經一毫烟火。鹹酸適口。不知費盡多少鹽梅。齋排完了。請唐長老上坐。小行者三人打橫。美人却自在下相陪。先叫侍兒送酒。唐長老因辭道。蒙女菩薩盛意。但酒乃僧家第一戒。貧僧素不能飲。決不敢領。美人道。妾久知佛家戒酒。焉敢妄獻。但此酒與凡酒不同。乃是仙露釀成。淡泊如水。絕無醇醪之味。求老師少飲一杯。聊表妾一片敬心。又叫侍兒送上。唐長老道。酒味雖或不同。酒名爲一。貧僧斷不敢飲。美人道。老師父西行。元欲拜求真解。妾聞真解者。寔際也。今怎不居實際。而畏虛名。還是吃一杯爲妙。又叫那侍兒奉上。唐長老道。非獨畏名。畏名中有實耳。求女菩薩原諒。美人道。老師父苦苦謹守。想尙未參明遊戲。若再相強。只道妾以邪亂正。老師父旣不飲。難道三位高徒。就無一個能具江海神通者。少飲一杯。爲妾遮羞。唐長老見美人發急。因說道。你三人那個吃得的。略吃一杯。以盡主人之意。美人道。只纔見老師父通融。因叫三侍兒。各奉一杯。穿紅者奉與小行者。穿綠的奉與豬一戒。穿黃的奉與沙彌。小行者道。不瞞娘子說。我小孫自從在王母娘娘宮裏。多吃了兩壺。醉後說了幾句戲話。惹出一場禍來。後來被老祖大聖替我戒了。故至今點滴不聞。沙彌就接說道。我是天性不飲。豬一戒不開口。美人道。豬長老不言。想必戒而不戒。這方是個解人。唐長老又說道。守拙你若未戒。權飲一杯罷。豬一戒道。怎麼不戒。戒是戒的。只是這位女菩薩一團盛意。備此盛齋。又進此美酒。師父師兄弟又不吃。我再不飲一杯。辜負只樣好心。也過意不去。元來那獸子見那美人說話。嬌嬌滴滴。就如柳內鶯聲。籠中鳥舌。已有些把持不定。又見酒在面前。氣味直鑽入鼻中。十分難忍。今見師父無語。就拿起杯來一豎。美人看見笑道。還是只位豬長老脫直。又親手斟了一大酒杯。叫侍兒送去。豬一戒見那個酒。又

香又甜。竟不推辭。又吃在肚裏。吃了又斟。斟了又吃。不覺一連就是數十杯。不期那酒上口香甜。在肚裏却大有氣力。一時發作起來。又搖頭擺腦。說也有。笑也有。只管涎着臉。看那穿綠的侍兒。偏又假假倚倚。在他面前賣弄風流。唐長老看見。不像模樣。忙說道。酒穀了。求飯罷。美人道。豬長老。量如滄海。請再用一杯如何。小行者道。我們這師弟有些獸氣。只管吃。吃醉了。明日有得罪處。却莫怪於我。美人道。既是這等。取飯來。不一時飯到。大家吃了。唐長老就起身致謝道。多蒙布施。但不知何處安禪。美人道。老師父有住處。不消着急。且請再用一杯清茶。須臾又是一壺佳茗。大家吃了。方叫侍兒們打兩對紅紗燈。送入後堂。唐長老是正中間一間上房。小行者三人。是三間偏房。內中俱是錦綉帳。鴛鴦牙牀。溫軟軟席兒。香噴噴被兒。十分富麗。美人親到上房。與唐長老道了安置。方纔退去。又叫三個侍兒。一人送一位長老到房。看了安寢。方纔出來。唐長老看見房中富麗。不敢安寢。因起來打坐。小行者與沙彌。也覺道和尚家睡在此床帳上。甚不相宜。只得連衣服半眠半坐。惟有豬一戒從出母胎。也不會見只樣所在。今日吃得醉燻燻。也不顧性命。竟將衣服脫得光光。鑽進被去。酣呼大睡。竟不知人事。小行者略睡一睡就醒了。因想道。只女子若說他是個妖精。却舉止動靜。全無妖氣。那菓品飲食。均非妖物。若說是人世間。那有只等精靈女子。畢竟還是久修靈獸。已成人道。要求師父的元陽。故如此殷勤。且等我去打探個消息。遂變了一個撲燈蛾兒。鑽出窻來。竟飛到前邊美人閣上。歇在窻格眼上探聽。只見美人正卸了濃粧。在那裏與侍兒說話道。我們的行藏。任他乖巧。也看不破。我們的圈套。任他伶俐。也跳不出。這和尚的元陽。定要被我採了。侍兒道。這到十拿九穩。只是聞得人傳說。溫柔國玉要膺香。合春葯。差了許多獵戶。張羅布網。到生香村來捉拿我們。若是確信。便不湊巧了。美人道。就是確信。未必明日就來。過了明日。成了婚。就有獵戶來。我們也好連他帶去躲避了。小行者聽了。心下明白。但不曾說出是甚圈套。

因想且看他怎生下手。再在區處。遂飛回原所。又存息不多一會。早已天明。忙開了房門。走到上房看師父。師父也起身小解了。遂同走到前堂。那美人早濃妝艷抹。收拾得齊齊整整。在堂前伺候。見唐長老與小行者出來。因迎着說道：「天色尙早。老師父再安寢安寢何妨。唐長老謝了昨夜盛齋。」方說道：「貧僧西行心急。安敢貪眠。只此就行。不敢又驚女菩薩。」美人道：「還有小齋。說不了。」沙彌也出來了。美人就邀入中堂。吃早齋。齋已齊了。只見豬八戒出來。美人因問道：「那位豬長老爲何不見。」唐長老尙未回答。沙彌說道：「想必昨夜多了幾杯。醉還未醒。」美人因叫侍兒去請。侍兒去了一會。復走來說道：「房門緊緊關了。不知何故。敲也不開。大家驚訝。遂同起身去看。走到房門前。果然裏面扣着不開。小行者走上前。用手一指。只聽呀的一聲。扣兒落地。衆人推進門去。忽見那穿綠的侍兒。雲鬢歪斜。披着衣服。從帳中突然走出。大家吃了一驚。不敢作聲。那侍兒對着美人大哭道：「主母害我。昨日叫我來看這和尚安置。不期和和尚竟貪淫無禮。即將婢子抱入懷中。剝衣同寢。若非打開了門。他尙扯住不放。這都是主母害我。說罷又哭。那美人聽了。登時變了面孔。大怒道：「我只道是拜佛聖僧。誠心供奉。誰知是一夥邪淫和尚。強奸幼女。敗壞門風。當得何罪。」唐長老看見。嚇得啞口無言。沙彌聽說。把臉紅了。惟小行者笑嘻嘻說道：「和尚打姦情。到好耍子。娘子不必着急。且等我提起只奸夫來。好同去問罪。因走倒床前揭開被。一把將獸子。即扯了起來。那獸子還夢夢銚銚說道：「酒尙未醒。不要頑耍。只軟軟被兒讓我再快活睡一會兒好走路。」小行者大罵道：「該死的劣貨。你犯了好情。快起來拿到官府衙門中去受罪。」那獸子聽了。慌忙一骨鹿爬起來。拿上衣服道：「我犯了什麼奸情。到那裡去受罪。」小行者指着侍兒與他看道：「昨夜來打發你睡。是主人一團好意。你怎麼將他拿到床上強奸。」豬八戒道：「那個冤我。」小行者道：「今日叫你不起。師父同衆人打開房門。都親眼看見這女子從你床上走下來。怎爲冤你。」豬八戒聽說。作了急。慌忙跪在地

上。連連朝天磕頭道。阿彌陀佛。我豬一戒若有此事。永墜阿鼻地獄。萬劫不得翻身。美人聽了。愈怒道。好鐵嘴和尚。明明人贓現獲。還要賴到那里去。因叫幾個粗婦人。將一條大紅綾的長汗巾。將豬一戒與侍兒雙雙拴了。扯到面前。定要去送官。唐長老初時見侍兒從床上下來。已信爲實。然後見豬一戒發誓。便就疑信屬半。因上前分辨道。事雖涉疑。其中或別有隱情。還望女菩薩慈悲細察。美人道。昨日席上他吃了幾杯酒。便左顧右盼。已露不端之狀。只此便是隱情。叫我也無處慈悲。小行者道。師父不必護短。捉奸捉雙。如今現成兩個。這事也難辨了。只是官司也須從長商量。就到府裡縣裡。奸情事不過是打一頓板子。枷號些時。却無死罪。若要打莫說幾十。就打一千。我這蠢貨。也不在他心上。若說枷又不痛。一發只當耍了。但恐官府不察情。連你家這位小娘子。也枷了出來。叫他姣滴滴的身子。如何禁得起。也與府上體面不好看。美人道。依你說這妮子。難道白白被他玷污了罷。到後來叫他怎生嫁人。小行者道。也不能就罷。聽憑娘子自家處治他一番。也是一樣。美人道。是你說的打他又不疼。罵他又不怒。叫我怎麼處治。小行者道。刑法不過示辱。但憑娘子如何發落。美人道。若依我的處治。我不獨處治他一個。連你三個。也都耍處治。小行者道。俗語說得好。一人有罪一人當。怎麼連我三個都要處治起來。美人道。你師父縱容徒弟奸騙幼女。該處治不該處治麼。你二人連房知情。不行舉首。該處治不該處治。小行者道。該處治。且說怎樣處治。美人說道此處。嘆一口氣道。若說處治。轉是造化你們。小行者道。處治不是打罰就是罵。怎見得是造化。美人道。我想只妮子。已被他奸騙了。門風已被你們玷辱了。就有黃河也洗不清了。如今只好將錯就錯。轉將只妮子嫁與他。尚可救得一半。但是我昨夜也會親到你師父房中。那兩個妮子。也會到你二人房裡。一人行此奸情之事。誰肯信我三房不爲此奸淫之事。今事已至此。不願羞恥。只得連我也嫁與你師父。一個妮子。也嫁與你二人。庶可遮人耳目。掩飾前非。你四人也莫想做和尚去求

解。我四個也不必做寡婦守貞。大家團圓過日子。豈不轉是造化。你們快去商量。若是依得便萬事干休。若是依不得。便告你們同夥強姦幼女。敗壞門風。不怕不問成死罪。唐長老聽了大怒道。若是只等說來。是以美人局反害我師徒們了。貧僧心如鐵石。寧甘一死。決不落人圈套。美人笑道。以賤妾姿容。若要以美人局騙人。難道天下就再無豪傑公子。俊俏郎君。去局騙他。却專專在此等你們四個路過化齋的和尙來局騙。況又無半絲紅線人物。一發不消說起。怎不自揣出此狂言。我此舉也是污穢難當。不得已之事。怎爲局騙。小行者笑道。若打官司。就是對頭。不妨口角。既要議婚。便是親家。只須好講。依我說且解放了你女婿。大家吃了早齋再處。美人道。撒手不爲好。齋是請吃。只是解放不得。小行者道。娘子十分老到。到是個慣家。便拴着吃也不妨。大家吃完了。美人道。齋已完了。還是怎麼講。小行者道。沒得講。我細想來。那有個既做了和尙。又重替人家做女婿道理。就曲拉着。即做成了。也要惹人笑話。你莫如另選高門。還讓我們拜佛求解去罷。美人聽了大怒道。好憊懶和尙。你敢說我以美人局騙你。尙未騙得分毫。你倒以和尙局騙我的齋吃。吃完了。却又說些無情無義之話。你想我是寡女家。好欺負。故而放刁撒賴。我且看你們去得去不得。因叫人將前後門關得鐵桶相似。又叫幾個粗婦人。將汗巾解開。放了侍兒。將他師徒四人。送在一間土庫樓下。封鎖起來道。你這些無情沒福的和尙。我也沒工夫出醜狼籍。與你打官司。只將你關閉在此。過幾日餓死了。出我只口惡氣罷。你若回心轉意。便另有商量。唐長老坐在裏面。聲也不做。美人見無人回答。又帶曬帶罵的亂了一回去了。唐長老默坐了半晌。見外面人去了。方埋怨豬八戒道。佛家弟子。怎做此污事。豬八戒又指天發誓道。我若有此事。天雷打殺。這都是那淫婦妖精。要嫁師父。故拿我做個出頭。唐長老道。就無此事。他却借此爲名。即將我們關閉在此。却怎生得能出去。豬八戒道。他不過是幾個女子。這門又不是鐵葉打成。銅汁封鎖。我們弟兄三個。一齊來動手。便輕輕打開門去了。算

做甚麼。唐長老道。只女子昨夜備那樣盛齋款待我們。又鋪設那樣床帳。請我們歇宿。你又頂着此污穢之名。他一時之氣。將我們關閉在此。也不爲過。你還要行兇打開了門去。如此設心。明日怎得到靈山。見得我佛。沙彌道。師父說得極是。只是又要不打門。又不就親。却怎生能够出去。小行者道。你們不要心急。且略坐坐等我弄個手腳。包管他自來開門。請我們走路。唐長老道。徒弟呀。任你作爲如何。只是不可傷人。小行者聽了點頭道。只方是慈悲。因將身一縱。遁了出去。跳到空中。拔下一把毫毛。在口中嚼碎。吐將出來。叫聲變就變成了一羣獵戶。二三百人。在生香村口。鳴鑼擊鼓。吶喊搖旗。聲張是奉國王之命。要捉拿麝鹿。割取膾香去合春藥。美人與衆侍兒。聞了此信。嚇得魂不附體。欲往後村去躲。又聽得衆獵夫圍得水泄不通。逃走不出。大家慌了手脚。只得聚在一處。相抱痛哭。小行者見他如此光景。因落下來。走到面前說道。娘子們。也不必悲傷。也不須着急。只事我小孫救得你。只要你開了門。放我師父出來。好好送他西行。那些圈套的閑說。再不必提起。美人聽了。忙率衆侍兒。一齊跪下道。若是孫老爺果有本事。救得我家只場大難。情願送老爺們西行。斷不敢再萌前念。小行者道。既已說明。快去開門。請出我師父師弟來。美人恐怕獵戶逼入村來。忙忙將土庫門開了道。唐老爺。豬老爺。沙老爺。快請出來。不可誤了西行。唐長老師徒三人。摸不着頭緒。也不敢回言。只得走了出來。小行者就叫豬一戒去挑行李。沙彌去牽馬。大家都走出門外。扶了師父上馬。就要走路。美人慌忙跪下道。孫老爺。允許救我們大難。萬萬不可失言。小行者將身一抖。把毫毛收上身來。因說道。我怎肯失言。那些獵戶。我已打發去了。你快些起來。仍照舊去安居樂業。美人猶沉吟不語。小行者道。你不信。叫人去打聽打聽。就知道。美人忙叫人四下打聽。俱回來說道。初時無數獵戶。搖旗擂鼓。如今一霎時影也不見了。美人與侍兒個個聽了。方大喜道。元來四位俱是活佛。一時妄想。罪過罪過。小行者道。你等久已修成。若再能悔

過。把那香氣收斂些。我保你永遠不逢此難。慎之慎之。美人與侍兒。再三拜謝而去。師徒們放馬西行。正是
戲將暮四朝三術。點破冤家歡喜心。唐長老此去。不知又何所遇。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歸并一心 掃除十惡

詩曰 提到人情總大差

盡皆厭真把香誇

誰知百畝田中糞

力勝三春園裏花

薰香固是老天生

薺草何非地長成

若是人心偏愛惡

斷然天地有私情

話說小行者用獵戶之計。驚起一羣鬪妖。扶唐長老上馬西行。長老滿心歡喜道。你怎知他怕獵戶。小行者就將前去竊聽。是他自說出圈套。豬一戒。并溫柔國王。要遣獵戶捉拿膻香之事。說了一遍。豬一戒道。阿彌陀佛。只會兒方纔明白。我豬一戒。是個坐懷不亂之高僧。大家說說笑笑。又行了無數程途。唐長老在馬上。忽聞得一陣臭氣。劈面沖來。忙用袖將鼻頭掩住道。徒弟呀。是那里來的。這等惡臭。豬一戒道。果然臭得難當。想是人家在那淘廁。小行者道。你們一心作主。只辨走路便好。怎容鼻頭。這等生事。前日爲愛聞香。惹出一場禍來。今日却又嫌臭。不知又要臭出甚麼事樣來哩。唐長老道。非是我們惹事。其寔是惡臭難聞。小行者道。既是難聞。就不去聞他罷了。唐長老道。誰去聞他。他自生聞耳。小行者道。生滅由他。何以謂之不聞不見。唐長老道。徒弟也說得是。既如此不消掩鼻。已要掩心了。小行者道。心掩便掩不住。莫若以不掩爲掩。大家閑論些佛法。又走了一程。當不得一陣陣來。只管臭。小行者道。怪不得師父。果然只種氣味甚惡。說不了。早望見一座黑沉沉。昏慘慘的兇山阻路。怎見得那山兇惡。但見峰如狼牙。石似鬼臉。狼牙峰密。雜雜高排。渾似白豹蛟龍張大口。鬼臉石亂叢叢堆列。猶如魍魎魑魅現真形。樹未嘗不蒼。木未嘗不翠。只覺蒼翠中間橫戾氣。日未嘗不溫。風未嘗不和。奈何溫和內裡帶陰

光。半山中亂踪跡。時突出一群怪獸。深林裡寒鷲。忽捲起幾陣狂風。濃霧漫天。烏雲罩地。望將來昏慘慘。真個怕人。險梯登空。危橋履間。行過去。滑塌塌真驚破胆。大一峰小一蠻。數一數足有萬山。遠百尋近百尺。量一量何止千里。大不容小。細細流泉。盡作江海奔騰之勢。惡能變善。嚶嚶小鳥。皆爲鴟梟兇惡之鳴。類地居人。盡道是虎狼窟穴。以強欺弱。竟做了妖怪窠巢。唐長老見山形兇惡。因叫道履真。你看前面那座山。張牙舞爪。像個鬼獸一般。此中決非佳境。入去須要小心。小行者道。只山果然可異。師父請下馬。路傍歇一歇。待我去打聽打聽看是如何。沙彌聽了。忙扶唐長老下馬。坐於道傍。小行者因走到山前。四下一望。並不見有一個人家。無處回信。因捏一個唵字訣。叫聲土地何住。叫猶未了。只見旁邊顯出一個白鬚老頭。跪在地下道。本山土地在。不知聖僧有何吩咐。小行者大喝道。好毛神。你既爲一方之神。我與唐聖僧入境。就該遠接。怎直待呼喚方來。該得何罪。土地道。此非小神之罪。聞知唐聖僧居心清淨。不喜役神。卽值日功曹卽與丁甲諸神。並不會差遣。故一路來。山神土地。恐驚動聖僧。不敢迎接。惟在暗中保護。有事呼喚。方敢現形。處處如此。小聖爲何獨責小神。小行者道。既然說得明白。不罪你了。只問你前面這座山。叫做甚山。怎麼形像只等兇惡。內中有多少妖精。妖精叫甚名字。有多大本事。還是久佔此山的。還是今日纔有的。須細細說來。若有一字差錯。取罪不便。土地道。這座山。稟天地陰陽之氣。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未嘗無功於天地。只因得氣粗浮。生得古怪希奇。弄成如此惡形。故取名的。只觀形不察理。就叫他做過惡山。山既負此惡名。仙佛善人。誰肯來往。故來住的。都是惡妖惡怪。起初時。止不過一兩個。如今以惡招惡。竟來了十個。故這山又添叫做十惡山。山中自有這十個惡妖怪。不是這個捉人來蒸。便是那個拿人來煮。故這十惡山。方圓數十里內。都弄得人烟斷絕。連小神的居住也無處。小聖保唐聖僧過去。也須仔細。行者道。止得十個妖精。就是惡殺。也有限。怎這等替他誇

張。土地道。他爲首妖精。雖止得十個。他收來的惡禽惡獸。幾幾乎天下之惡皆歸焉。何止一萬。小聖也不可看輕了。小行者道。不打緊。你且說他這十個惡妖精。叫甚名字。土地道。一個叫做篡惡大王。一個叫做逆惡大王。一個叫做反惡大王。一個叫做叛惡大王。一個叫做劫惡大王。一個叫做殺惡大王。一個叫做殘惡大王。一個叫做忍惡大王。一個叫做暴惡大王。一個叫作虐惡大王。小行者道。他這十惡。還是同在一處。還是各處住止。可有大小。土地道。這十惡並無大小。雖同在一山。却東西南北。前後左右。各佔洞窟。你不服我。我不服你。時常各自互相吞并。莫說他手段高強。只他每日在山中播揚只些惡臭。沖觸着的便要沖死。小行者聽完了。發放道。待我掃除十惡。還你土地受用。你且迴避。土地領命退去了。小行者方走回來。報與唐長老道。山中妖怪。雖十數個頭領。上萬個小妖。却都是烏合之衆。不知兵法。未經操練的。不打緊。師父教心。容易過去。唐長老乃大吃一驚道。妖怪一個也難當。怎十數個頭領。上萬個小妖。怎說不打緊。小行者道。他妖精雖多。却一妖一心。心多勢必亂。我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何況我們四個心。并做一條心。怕他怎的。師父快上馬隨我來。唐長老聽了。方歡喜道。賢徒果然論得妙。只是四心并一心。也要有個并法。一戒與沙彌。恐一時不解。也須與他說明。小行者道。也沒甚說。只要大家以心貼心。互相照顧些便是了。因取出耳中鐵棒。拿在手裏。扶師父上馬。竟進山來。正是 萬心何似一心堅

惡業應難敵善緣 好向此中間消息 流芳遺臭并千年 却說這十個惡妖。性兇心毒。殺人無厭。因殺得多了。竟殺得路絕人稀。沒得殺了。每日俱在山前林裡四處尋綽。若尋不着。便自相殘殺。殺死了便拖了去吃。只日東山口殺惡大王。領了些妖精。正在山頭觀望。忽然看見有四個和尚。遠遠走入山來。一個騎馬。一個挑行李。兩個俱是空走。殺惡滿心歡喜道。今日大家有一頓飽食了。忙帶了一羣妖怪。提着刀趕出山來。迎着他師徒四人。也不管好歹。竟一個個圍盤陣。將他四人圍在中間。衆妖且不說斫殺。先只曠

道。馬上的白淨細嫩好蒸了吃。那個說道。長嘴大耳的。肥胖有肉。用水煮了吃好。又一個指着沙彌道。只個黑皮黑骨。須醃一醃。方有味。又一個指着小行者道。這個人一條筋。一把骨。全沒肉采。只好剝碎了連筋帶骨炒起來下酒。小行者聽了。笑道。好妖精。你想要吃我們哩。吃到好吃。只怕有些扛牙。豬一戒聽了。滿心大怒。那裏還忍得住。放下了行李。掣出釘耙。先照着指着他說的那個妖精。當頭一築。就築了九個孔流膿。因說道。好妖精。你要煮我。到不好趁新鮮自去煮了吃罷。那惡殺大王看見。急得暴跳如雷。大聲喊叫道。好禿驢。我大王未忍傷汝。你轉傷我士卒。世界反了。不要走。吃我一刀。遂舉刀照豬一戒頂梁骨砍下來。豬一戒用釘耙架住道。你倚着你是個惡大王。只般狠麼。誰知你惡貫滿盈。却晦氣撞死在我手裏。那惡殺大王聽了。一發怒氣冲天。咬牙切齒道。我不拿你只說嘴的禿驢碎屍萬段。誓不在十惡山爲王。復舉刀又砍。豬一戒道。莫怪了。遂舉耙相還。兩個人搭上手。扭做一團。攪做一處。一來一往。就鬥有二十餘合。殺惡妖見殺了半晌。討不得便宜。便回過頭來一點。要招呼衆妖齊上。小行者恐怕衆妖上來。一戒有失。忙持鐵棒。轉到殺惡大王身後去。邀截羣妖。殺惡妖瞥見小行者在身後一影。只道去暗算他。忙回過身來照顧。不防豬一戒飛身一耙。就築一個從頭至脚。衆小妖要正往前幫助。忽見大王被一耙築倒。嚇得魂飛魄散。屁滾尿流。喊一聲。不好了。沒命的都往山裏奔去。因一時無主。便分跑到各惡大王名下。報說道。禍事了。山前來了一個使一條金箍鐵棒。一個使一柄九齒釘耙。十分利害。殺惡大王與他殺不得幾合。被他一釘耙。築得稀爛。那九個惡大王聽了。俱不肯信道。那有此事。衆小妖道。那四個和尚。均現在山前。大王不信。請去一着。便見明白。衆惡妖聽了。俱要來看。惟有劫惡大王與殘惡大王的巢穴。俱在山東南上。因爲近些。先帶領衆妖一齊俱到山前。早望見三個步行和尚。擁護着一個騎馬和尚。正興興頭頭。策馬進山。三妖大家思量道。只等四個和尚。能有多大本領。就把殺惡大王

築死。我想還是殺惡大王。一人欺敵。被他暗算了。如今我們三人須一齊去。不要與他打話。只是刀槍戟劍。一同齊上。包管他支持不來。落在我們手裏。大家分去受用。三妖算計停當。遂鳴鑼擊鼓。吶喊搖旂。一齊湧出山來。竟望着他師徒四人殺來。刼惡大王。是一桿長槍。惡狠狠照小行者當胸刺來。小行者看見。忙用鐵棒抵住。殘惡大王。是一柄宣花斧。急忙忙照豬八戒劈頭砍來。豬八戒看見。忙用釘耙相迎。忍惡大王。是兩把龍虎寶劍。雄糾糾向唐長老殺來。沙彌看見。只得放下行李。掣出降妖禪杖交鋒。一霎時三個惡妖魔。三個狠和尚。在山前賭鬥。真是一場好殺。但見

三對敵頭。六般兵器。三對敵頭。對對逞英雄豪傑。六般兵器。般般顯利刃強鋒。惡以惡爲強。將欲殺盡善人方遂志。善以善爲寶。誓言盡除惡黨始成功。故鐵棒當頭。釘耙劈面。禪杖攔腰。不曰殺人。而曰慈悲。寶劍交飛。鉞斧橫施。長槍直刺。不曰行兇而曰刼應。只道食人之肉。以生己肉。了不動心。誰知未殺人之身。先自殺其身。只在轉眼。戰不容情。當我鋒者。盡是冤家。殺難論理。血吾刃者。誰非屈鬼。不後不前。恰恰相逢狹路。或生或死。斷斷不肯開交。六人三對。捨死忘生。殺了半日。直殺得塵土蔽天。烟雲障日。並不見輸贏。又鬥了幾合。畢竟小行者手段高強鬥到妙處。忽賣個破綻。將身一撤。那刼惡妖不知是計。慌忙趕來一槍。不期小行者。扭轉身一讓。讓過槍頭。就趁勢當頭一捧。打個正着。只打得腦漿迸萬顆桃花。牙齒飛一堆碎玉。早已嗚呼。殘惡忍惡二大王一驚。手脚無措。只得虛幌一斧。假揮雙劍。敗下陣來。往山中逃走。逃到山中。二人商量。忍惡妖道。只三個和尚。力氣又大。兵器又兇。難以取勝。必須以計拿他方妙。殘惡妖道。有何妙計。忍惡妖道。我想山外拿他。空曠曠必須賭鬪。莫若掩旗息鼓。讓他進山。待他走入夾壁峰時。你一個在前。將石塊塞斷了他的前路。我一個在後。將石塊阻他的後路。使他前進無門。後退無路。不消數日。不怕不餓死在夾壁峰內。你道此計好麼。殘惡聽了。鼓掌大喜道。妙計妙計。遂一面令衆妖

俱躲在山裏。搬下石頭。伺候斷路不題。却說初時。豬八戒殺了殺惡大王。小行者今又打殺了劫惡大王。弟兄們志氣揚揚。即扶唐長老上馬。進入山來。唐長老對行者道。徒弟呀。你們有本事。打死了兩個妖精。固爲可喜。只怕山中妖怪還多。須要小心提防。小行者道。但恐這些妖怪。聽見我們的鐵棒釘釘利害。只怕也不敢出來了。師父只管放胆前行。唐長老見小行者。說得容易。便也欣然策馬而行。不一時進了山口。初時在山外遠望。還只覺山形有些惡怪。及至走入山來。不但山形惡怪。還覺得陰風惡氣。吹得人肌骨慘慄。起初在山外。雖聞臭惡之氣。却是一陣陣。及至走到山中。便如入了鮑魚之肆。竟連身體都薰臭了。唐長老無法奈何。只得忍耐而行。却喜得走了二三里。並無一個妖精。心下暗想道。小行者之言不虛。又行走不到半里。忽見兩邊峭壁峰立。就似夾成的一條長巷。因勒住馬道。此中岩崖陡峻。谿徑全無。莫非不是路。小行者道。師父只管信步前行。自有去程。是路不是路。無非是路。問他怎的。因將馬加上一鞭。早已師徒四人。趕着奔入夾壁峰來。纔走不上一箭多路。忽聞得後面喊聲如雷。急回頭看時。只見無數妖精挑泥運石。一霎時已將後路斷塞了。唐長老吃了一驚道。我就說只路有些古怪。今果然中了妖怪之計。竟將後路塞斷。却怎麼處。小行者道。我們又不生退心回去。任他塞斷。與我何干。我們好歹。只努力前行。包管有出頭日子。唐長老沒法奈何。只得策馬又行了七八里路。到了夾壁峰出口所在。早已亂石堆砌得水泄不通。豬八戒道。師兄只管叫走。如今走了個盡頭路了。却如何處。小行者道。行到水窮。自然雲起。賢弟不消慌得。唐長老道。徒弟莫怪他慌。只夾壁中。前後塞斷。莫說無處栖身。就餓也要餓死。沙彌道。餓是餓不死。若要栖身。也還容易。一路來看見。只夾壁中。樹木廣有。野菜甚多。砍些樹木。搭個蓬兒。就可栖身。挑些野菜。煮做羹羹。便可充飢。愁他怎的。唐長老說道。大家在困苦中。須商量正事。怎在此油談。豬八戒道。正路俱已塞斷。就搬開石塊。定也有路。莫若開個門。轉出去罷。小

行者道。一走了傍門。便非大道。豬八戒道。傍門走不得。不如大家用力在地下。挖個狗洞鑽出去罷。小行者道。和尚鑽狗洞。一發使不得。豬八戒道。傍門又走不得。狗洞又鑽不得。除非借一張上天梯子。扒了出去才好。小行者道。好到好。只是世間那有上天梯。豬八戒道。這不好。那不好。依你却怎麼。小行者道。吾按以善攻惡。不如以惡攻惡。依我算計。請師父寬心坐坐。以逸待勞。等我掉三寸不爛之舌。游說各妖。使他自行吞併。殺得一個是一個。殺得兩個是一雙。倘能殺盡走了。搬開石塊省許多力氣。唐長老道。這些妖精。定是同惡相濟。如何肯自相摧殘。小行者道。師父有所不知。凡惡不作。便求相濟。只些妖精。惡已盈了。必妬忌相吞。唐長老點頭道。我的徒弟呀。你雖說得有理。只是此去。你以一身而入衆妖之穴。我未免挂懷。須要仔細。小行者道。不打緊。師父只管放心。又吩咐豬八戒沙彌道。倘師父餓了。可將帶的乾糧取出。澗水充飢我去去就來。因將身一躍。跳出夾壁峰頭。向前一望。只見殘惡大王。領着一羣小妖。正在夾壁峰口。密密雜雜。圍得鐵桶相似。只等裏面餓死。方好下手。小行者看得分明。便不驚動他。只望臭氣濃處而走。知是妖精巢穴。便落到穴前叫道。裏面有人麼。早跑出四五百個小妖來。看見小行者。是個和尚。便你扯我拽道。你是和尚。怎敢在我大王洞府門前。大呼小叫。小行者道。你們不要扯掉。我是來獻美食與你大王享受的。快去通報。你若報遲了。我就到別洞去獻。那小妖將小行者扯一扯道。我看你尖嘴縮腮。猴頭猴腦。皮肉也粗糙。又瘦怯怯的。也只好隨常將就吃罷了。怎叫做美食。敢來獻於大王。小行者道。怎的這樣兒吃不得的。還有絕美的。未曾獻來。小妖道。這就是了。因忙忙進去報知反惡大王道。外面有一和尚。來獻甚麼美食。反惡大王道。方纔有人來報說。有四個和尚入山。先用釘耙架死了殺惡大王。後又用鐵棒打殺了劫惡大王。說得十分兇惡。我正想去拿他。爲何又有和尚獻美食。快叫他進來。待我細問。小妖慌忙出來叫了小行者入去。反惡大王一見小行者。就問道。你是那里來的和

尙。獻甚美食。小行者假作個驚慌道。小和尚有個師父。叫做唐大顛。他是中國人。生得又肥又白。又細又軟。人傳他是佛祖轉世。大有根氣。吃他一點血。延生萬載。吃他一塊肉。壽享千年。如今奉唐天子之命。差他往西天拜佛求解。路過寶山。倚着他徒弟豬八戒沙彌。有些本事。過山時。竟敢兇打殺了兩個大王。只說打死了兩個。無人報仇。就好快活過山。不期山中大王甚多。又惱了一個殘惡大王。一個忍惡大王。商量一條計。將我的師父。并豬八戒沙彌三衆。都引入夾壁峰中。却用石塊將前後路俱皆塞斷。弄得個釜中之魚。砧上之肉。眼見是殘惡忍惡二位大王口中之食了。只二位大王。既得了唐僧這樣美食到來也殺了。却又貪心不足。還將我們作徒弟的都吃盡。故小和尚不服。因扒山越嶺逃走出來。報與大王。大王既與殘惡忍惡二大王。同爲此山之主。豈可讓他二人獨享。也該去求他分些。延年益壽。只要大王饒了小和尚之命。反惡大王聽了大怒道。好潑猴。既有美食到山。就該大家分吃。你二人有甚本事。就思量困倒只和尚。瞞着我獨吃。就要領兵去與他廝殺。小行者道。若領兵與他廝殺。便要費力。莫若帶幾個心腹。走去只說帮他圍了。求他分些餘惠。他自然不疑。大王取便。將他一刀殺了。豈不省許多事。反惡大王聽了大喜道。你只和尙。到也中用。有些算計。待我殺了他二人。就留你貼身伏侍我。小者行道。多謝大王。反惡大王說罷。就手提了一把短刀。帶了十數個的心腹小妖。竟往夾壁峰而來。闖入營中。看見了殘惡大王。笑說道。好同山朋友。有此美食。怎不通知衆人一聲。殘惡大王道。方纔困住。尙未捉到。捉到自然相請。反惡道。不消請。特來相幫去捉。捉到了。方好分食。殘惡大王不防他有心。任他走近面前。不期走到面前。就順手一刀。早已連肩帶臂。砍倒在地。衆小妖。嚇得魂胆全消。跪在地下。只是磕頭求饒。反惡大王道。與你們無干。我不殺你們。只要你們圍好夾壁峰口。不許亂傳。衆小妖領命。緊緊圍着。反惡大王喜道。只美食眼是我與忍惡大王分吃了。小行者道。此時忍惡大王。尙未知道。何不也將他結果了。便是。

大王獨享。反惡大王大喜道。有理。忙又轉到夾壁峰山後來。哄忍惡大王道。適蒙殘惡大王相招。說困倒了和尚。來請我同拿。又恐怕在前邊捉急了。往後路突出。故又挽我來相助。忍惡妖道。突是突不出。幫也不消幫。但你自知風來了。多寡也要分些你吃。斷無空還之理。若要一樣同享。却無此理。反惡大王道。誰望與你同分。但恐怕山中諸王聞知。都要來分。忍惡大王道。他們如何得知。反惡妖用手一指道。你看那邊來的。豈不是他們。哄得忍惡妖回頭看時。反惡妖就乘勢一刀。也將忍惡結果了。因號令衆妖道。有不服者。以忍惡大王爲例。衆妖只是磕頭。誰敢不服。反惡大王滿心歡喜。因對小行者道。虧你有算計。只夾壁峰的美食該讓我獨享了。小行者說道。是便是了。却是還有三分不穩。反惡大王道。怎生不穩。小行者道。只夾壁峰中的和尚。要等他餓死了。快殺也要兩三日。這兩三日中。倘或山中大王得知了風聲。都走了來爭。縱不完全與他。多寡也要分些去。大王怎指望獨吃。我所以說個不穩。反惡妖聽了。躊躇道。只如何處治。還有一個甚麼好算計。小行者道。算計是有。只怕大王名雖爲惡。還是虛名。未必有那第一種毒的心。最兇殘的辣手。反惡大王笑道。像我只等吃人不皺眉。殺人不斬眼。也要算惟我獨尊了。小行者道。既是獨尊。爲何這山不叫獨惡山。却叫做十惡山。只山中爲何不是大王一人獨霸。却瓜分與十個大王。反惡大王聽了。羞得滿面通紅道。只等看起來。我一生爲惡。尙未出人頭地。真要羞死。小行者道。大王不要羞。這不是大王沒有那惡心惡力。只是大王惡算計差些去。反惡大王道。你有甚好算計。扶持我作了第一個惡大王。我便封你做個助惡大功臣。食半山之俸。標名在凌烟閣上。小行者道。俸是不指望。我這小和尚。只圖個惡名兒。遺臭萬年罷了。大王若依我算計。趁此時衆大王尙未知此消息。可遣能事小妖。分頭去請衆大王。只說困倒了南來求解聖僧。在夾壁峰。請衆大王去同享。衆大王聞知。必歡喜而來。等他來一個。大王就殺一個。來兩個大王就殺兩個。殺完了只五個。大王不但此美食。是大王獨自用享。連此山

也是大王巍然獨佔了。豈不快哉。反惡妖聽了。只是喜得亂跳。叫道好和尚。好和尚。我反惡大王。做了半生惡妖精。也不似你善和尚。這等惡的盡情。就依你吧。隨叫了五個能事小妖。分頭去請。小行者臨行時。又分付道。你可說這聖僧是罕物。只說自享不得。分散衆人。叫少帶人來。小妖會意去請。原來只山周圍。足有千里。衆惡妖你東我西。各據一方。有近有遠。雖同時去請。却不能一時同來。也有聽見說吃聖僧肉延壽的。恐怕遲了。隨着請的人就來。也有聽說和尚。因在夾壁峰。未曾捉到恐怕早去了要等。因裝腔慢慢來的。惟叛惡大王與反惡住的最近。故請不多時。就早早來了。剛剛走到面前。話未曾說得一句。早被反惡妖一刀斷送了性命。跟來的小妖。均已拿下。捆入洞口。一面將個死尸移開。正收拾得完。恰好暴惡大王也來了。反惡妖此時。已連殺三惡。手兒滑了。看得殺人甚是容易。迎得暴惡大王入來。讓他先走。就身後趕上一刀。那個暴惡妖。惡了一世。到此跳也不會跳得一跳。早已被人暗算了。反惡妖一面又叫人照前收什過。不多時。虐惡妖來到。也是一樣結果了。反惡妖一連除了五個妖精。心下甚是歡喜。對小行者說道。你只和尚。真好算計。七個已除了五個。止剩得兩個。不過吹灰之力了。正說不完。忽報篡惡大王與逆惡大王兩個。會齊一同來了。反惡妖聽了。大驚道。一同來。如何下手。小行者道。不打緊。大王只消先叫人報說。和尚在後山築石要走。哄開了一個。這一個便好下手。反惡妖大喜道。有理有理。不多時。篡惡逆惡二妖到了。反惡妖接住。逆惡妖先說道。大王費心。捉了和尚。我們無功。怎好能同享。反惡妖道。若是等閑凡人。也不敢相邀。只因這和尚。是聖僧轉世。肉能延壽。不敢獨吃。正說未完。見幾個小妖來報說。夾壁峰的和尙已死了一個。那兩個走了。曉得前山有人把守。後山無人。如今在那裏用杖鉗鐵棒築石塊哩。求大王去拿他。反惡妖假慌張道。前山要緊。我要在此守護。却怎生是好。篡惡大王道。正愧無功。不好受祿。待我去看看。也助一臂之力。反惡妖假喜道。妙是妙極。只是怎好勞客。逆惡

妖道。待我去效勞罷。篡惡妖道。你在此相幫。也是一般。說罷。就抽身去了。反惡妖見篡惡妖去了。趁逆惡妖一個眼錯。就攔腰一刀。斬做兩斷。恐怕人多泄漏。連忙提刀赶上篡惡大王叫道。衆大王俱來了。前山有人照管。後山路遠。還是我去罷。篡惡道。便同去走走何妨。反惡妖道。即同去等我同去。篡惡妖不知是計。更不回頭只立住腳等。不期反惡妖趕到背後。照頸項一刀。早已人頭落地。反惡妖既除了衆惡。滿心快活。一路哈哈大笑回來。對小行者道。只些算計。實實是你的功勞。我不負你。我如今既爲一山之王。就封你爲黨兇助逆萬惡大和尚。好麼。快快謝恩。小行者道。謝恩且慢。還有話說。反惡妖道。還有甚話要說。小行者道。我想只許多惡大王。被哄騙殺了。自然要到陰世閻王處告理。大王雖不怕他。他們纏纏擾擾。終不能安。若莫趁他初死。待我小和尚與你們懺悔。出脫他們的罪過。使他們死而無怨。大王也得安享了。反惡妖聽了大笑道。你這和尚。真有些妙處。又會叫我殺人。又會替我懺悔。但不知懺悔是怎樣。小行者道。大王只朝天跪下了。待我懺悔與你聽。反惡妖道。我一個大王。怎肯下跪。小行者道。莫說是大王。就是皇帝郊天。也要跪的。反惡妖道既是該跪。我就跪。且看你怎生懺悔。趁老老實實跪下。小行者却取出金箍鐵棒。指天祝讚道。篡惡不忠該殺。大王殺的是無罪。逆惡不孝該殺。大王殺的無罪。暴惡虐惡不仁該殺。大王殺的是無罪。殘惡忍惡不慈該殺。大王殺的是無罪。叛惡不義該殺。大王殺的是無罪。反惡與叛惡同罪該殺。求上天赦了罷。上天有旨。十惡不赦。着孫履真打殺罷。反惡妖聽見着孫履真打殺。慌忙跳起來要走。早被小行者。提起金箍鐵棒。照頭頂一下打成肉醬。衆小妖看見。嚇得四散要跑。小行者攔住道。我不打你們。只快快開路。衆小妖無法。只得上前搬去石塊。豬八戒與沙彌。聽見外面石塊響。也就從裏面出來。不一時內外夾攻。依舊現出一條大路。大家相見。小行者就將前事。細說了一遍。唐長老贊羨不已。打算上馬走路。忽山傍現出土地來拜道。只等十惡。非孫大聖萬萬不能掃除。小行者

道。我雖已掃除。你須隨時斬殺。不可使惡念復萌。土地領命。他師徒們方策馬出山向西而行。正是——
心來向道 惡惡自消除 不知唐長老此去。又是如何。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唐長老真屈真情 野狐精假遭假騙

詩曰 秦州牛吃草 益州馬腹脹 天下覓醫人 灸在豬嘴上

續曰 啞人偏會說 聾人偏會聽 何必不聾啞 幾時得清淨

又曰 農夫獨耕田 天下人吃飯 民立久已忘 帝力又何憾

唐長老與小行者豬八戒沙彌四人。歸并了一心。遂掃除了十惡。一時功業幾同於上天之無臭。大家歡歡喜喜。依舊西行。一路上檢點程途。早已行過了一半。十分得意。便不覺有餐風宿水之辛苦。又行了月餘。忽望見一座城池。唐長老道。前面城池高大。想是帝王都會。比不得山野之處。進去須小心謹慎。先要問他國名禁約。好去倒換關文。大家應諾。不一時到了城下。細細訪問。這國叫做上善國。雖在西土。實乃衣冠人物之邦。况又君明臣賢。治得國泰民安。十分豐庶。唐長老聽得歡喜。遂策馬入城。尋問着館驛。就入去借宿。驛官出來迎接。看見唐長老模樣。便大驚道。老佛爺何來。唐長老道。貧僧由東土大唐國來。奉旨往西天拜活佛求真解。今到貴國。不敢逕過。要見國王。倒換關文。敢借貴驛少宿。驛官聽了。又將唐長老細細看道。老佛從東土來的麼。只怕還在西方久住的。唐長老道。現有關文。明早要入朝倒換關文。怎敢妄言。驛官道。既是遠來。請館後素齋。一面遂邀唐長老。并小行者豬八戒沙彌四人入去。一面說道。請四位安坐。就備素齋來。小官有些薄事。不能奉陪。萬望恕罪。唐長老道。你既有公務。但請尊便。我自坐不妨。說罷。驛官就出去了。不多時。見有許多的青衣走來。只說驛官要討夫馬。又將唐長

老細相了一面。去了不多時。又有一位官長走進來。望着唐長老拱手道。老師從何處來。唐長老忙起身問訊道。貧僧東土來。那官長又將唐長老看了兩眼。因搖搖頭道。爲何轉從東土來。未必未必。說完又去了。小行者道。只些來人。都將師父估計。定有緣故。豬八戒道。有甚緣故。不過認認真真。好請吃齋。小行者道。不像個請吃齋。只怕兇多吉少。沙彌道。這又不是田野中。恐怕有甚妖精。此乃帝王輦轂之下。法度森嚴。我們又不是歹人盜賊。有甚兇事。弟兄們正說不完。忽聽得館驛外。金鼓喧天。人聲洶洶。早有兩個文官。兩個武將。領着四十個錦衣花帽的校尉。一齊擁將進來。也不問緣由。竟將唐長老捉下。用粗繩緊緊綁了。唐長老忙問道。貧僧初到貴國。又不曾犯法。爲何綁我。那兩個文官道。好活佛。你做的事。你難道不知。還要辨假的甚麼。唐長老道。貧僧乃東土往西天過路的人。纔到此寶方。曾做何事。寔乃冤屈。那武將道。明明是你這妖僧。怎爲冤屈。唐長老道。天下僧人頗多。何以見得就是貧僧。那文官又道。你道沒有證據麼。因叫人役。取過一幅圖像來。上面畫着一個和尚。就與唐長老一般模樣。因指着與唐長老看道。你且自看。是你不是你。還要賴到那裏去。唐長老看見。唬得嚔口無言。只得點頭嘆息道。冤家呀。冤家。真屈殺貧僧也。小行者見圖畫相同。因上前說道。既有圖畫相同。師父辨也無用了。只請問四位大人如何綁縛家師到那裏去審。文武四個官齊道。好小事情。那個衙門敢審。只要帶你到御前萬歲爺爺親問哩。小行者道。師父既是入朝見駕。我們少不得倒換關文。順便去走一遭也罷。唐長老道。入朝見駕。是免不得的。但不知是甚冤屈事。恐難分辨。小行者道。虛則虛。實即實。有什麼難辨。等我隨師父同去就是了。唐長老無法。只得從衆校尉綁縛了。簇推着入朝。原來上善國王。是個少年太子。纔十八歲。爲人至孝。又有英名。只因皇太后好佛。在後宮造了一座佛樓。叫待度樓。供養着三世諸佛。日日在內。香花燈燭。念經拜佛。以爲必要成佛。如此數年。一日白晝現出一尊佛來。自稱古佛。因鑒太后虔修心誠。

故來度他。自此以後。時時現形。隨人瞻仰。有時說些禮福。又甚靈驗。有時顯些神通。又甚可異。哄得太后信以爲真。每日痴々迷々。只指望上天。上善國王心知其非。每每泣諫太后。只是不聽。忽又一日。古佛到了樓上。命太后竟斥退了衆宮人。閉上樓門。親自說法。上善國王。聞知急急走來看時。忽下了一場花雨。又起了一陣香風。上善國王。急急趕入樓中。已不知太后被那古佛。攝到那裏去了。因急命有司與兵將畫影圖形。四境搜訪。並無踪跡。上善國王。思想母后。連朝也不上。每日在待度樓中。痛哭已將一月。這日忽近臣來報說道。那假作活佛的。是個妖僧。已被文武緝事人等捉獲着了。上善國王問道。現如今在那裏。內臣道。現在朝外候駕。萬歲親去審理。那上善國王。又驚又疑。立時親至便殿。命將妖僧解了進來。此時大小臣僚。皆來隨駕。不一時二十四個花帽校尉。將唐長老綁縛了。直帶到了丹墀之上。國王忙睜睛一看。即連連點頭道。正是他。正是他。因問道。你這妖僧。實係何名。怎敢擅變古佛。鼓惑太后。今又將太后攝藏何處。實實招來。免動刑法。唐長老說道。貧僧法名大顛。乃是南瞻部州大唐國潮州府人氏。自幼爲僧。素持正教。今奉大唐天子勅命前往西天。大天竺國雷音寺。拜求活佛真解。路過寶方。正有關文通牒。要見陛下倒換了。以便西行。行李方纔到得館驛。坐尙未暖。飯尙未吃。曉得甚麼古佛。甚麼太后。却被只些人役。不由分說。竟綁縛來見陛下。陛下乃明鑒萬里。貧僧實係無辜。懇求詳察。國王笑道。朕在待度樓親見你說法談禪。又非他人指稱。還要詳察些甚麼。唐長老道。外貌雖同。其中實異。這是非異同。不加詳察。何以得明。國王道。要加察就先察你。你若果係妖僧。變幻佛爺鼓惑太后。這太后自然要在你身上送還。你若果係東土大唐僧人。偶以面貌相似。誤投羅網。朕聞大唐與我上善國相距有五六萬里程途。一路上妖精魔怪不少。若非有德行。有手段的高僧。焉能至此。你若果是有德行。有手段的高僧。只要替我查出太后消息下落。你的心跡。不難自明了。今你與他面貌既已相同。他適去。你適來時候。剛

剛湊巧。若只以口舌鳴冤。誰肯信你。唐長老未及回答。小行者因上前一步。接說道。陛下果是個英明之主。說的十分有理。只是陛下既要我們替你找尋太后。湏要將那妖來踪去跡。說個明白。便好去拿來。與陛下下罪。國王正與唐長老問說。忽見小行者鑽出來對答。又見他生得雷公嘴長耳朵猴子一般。不覺吃了一惊道。朕審問妖僧。你是甚人。敢出來多嘴。小行者道。小和尚叫做孫小行者。就是他的徒弟。因陛下問及德行。寔不瞞陛下說。家師寔有些德行。小和尚頗有些手段。若不多嘴。陛下何以得知。國王大喜道。原來你有只手段。小行者道。先已說明。若沒有些本領。拿不得妖精。也不能得到此處了。國王聽了喜道。你雖會拿妖精。只是妖精。也有幾等。你却怎生去拿。小行者道。只要陛下說明影响。若是鬼妖。去問閻王去拿。若是仙妖。去問老君拿。若是佛妖。去問如來拿。若是上界星神妖。去問玉帝拿。國王見他說話荒唐。因沈吟道。你只和尚。莫非有些瘋病麼。小行者道。小和尚從來不曉得害病。國王道。既非瘋病。爲何說此瘋話。小行者道。是。瘋話不瘋話。且莫管。陛下。只說那妖精怎生騙太后。說個始末緣由。等我去拿他來。便曉得了。國王半信半疑。因將太后好佛造樓。併妖怪變佛現形。又下花雨。將太后攝去的事情。細細說了一遍。小行者聽了道。只也不知甚麼鬼妖。仙妖。佛妖。神妖。星妖。却是太后妄想成佛。動了貪心。起了邪念。故近山中妖獸聞知。假變佛形。來蠱惑攝去。皆小小幻術耳。不足爲奇。等我去拿他來。與陛下細審看是也不是。國王道。你若果有手段拿到妖精。救回太后。朕當傾國重謝。決不食言。小行者道。我們和尚家要甚麼謝。只要陛下鬆了師父綁。請他吃些齋飯就彀了。國王道。莫說是吃齋飯。便是御宴。也容易。只是鬆了綁。恐他一時又下起花雨來走了。却如何處。小行者笑道。陛下只道一條繩子。綁着我師父。便似牢固監守。不知此皆我師父有德行尊賢王的法度。甘心受苦。若果要走去。有何難哉。因用手將唐長老身上一指。道聲斷。那些橫捆緊縛的麻繩。早已像刀割的一般。皆寸寸脫了。

來。即二十四個校尉。皆見。恐怕走了。忙要上前捉拿。小行者又將手一指道。慢來二十四個校尉。就像泥
豎的。呆呆立住。動也動不得一動。國王看見。方大驚道。元來賢師徒。果係神聖之僧。愧朕肉眼不能早
識。多有唐突。因命近侍扶唐聖僧上殿來。重新朝拜。拜畢。國王命取錦墩賜座。因問道。孫高徒既具此
神通廣大。老羅漢定有無邊法力。萬望大發慈悲。使我母子團圓。勝與靈山拜佛。唐長老道。貧僧惟有一
心。併無寸善。至於找太后。只好小徒効力。小行者道。陛下既要我小孫找尋去。閑話不要說了。快差人
到館驛裏去。喚我兩個師弟來保護師父。我好去行事了。國王大喜道。聖僧果肯慈悲。且請用過飯。再商
量去。一面傳旨光祿寺備齋。一面再遣內臣去館驛裏。請二位聖僧。同入朝吃齋。不一時豬八戒沙彌已都
來了。看師父坐在殿中錦墩上。暗笑道。這國王也是虎頭蛇尾。起先那樣綁縛起來。好不兇惡。不知聽見
師父搗了些甚麼鬼。如今却又錦墩賜座。內臣忙引他二人丹階中立着。因回奏道。奉旨請的二位聖僧見
駕。因回頭叫他行禮。那馱子與沙彌。只朝上作一個揖道。豬八戒沙彌朝見陛下。國王看見二人。比小行
者人物又醜又惡。不覺神色有異。唐長老忙上前啓奏道。小徒皆是山中粗蠢之人。只曉得担負馳驅。並不
識朝廷禮度。望陛下赦之。國王道。不知禮法。朕不罪他。但唐聖僧法容怎般慈善。三位高徒。爲何又出
又奇。唐長老道。三個小徒。貌雖醜陋。性實真誠。正說不完。光祿寺報融泄殿。齋已備齊了。國王就親
起身。同到殿中去吃齋。不一時吃完。國王就說道。方纔已蒙孫聖僧許朕拿妖。但今無踪影。不知是甚
麼拿法。小行者道。拿法甚多。一時已說不了。只問陛下。只國中左右前後。有甚出名的高山大川。國王
因宣宰相來問。宰相奏道。國門之外。左右前後。雖有愛日山。忘憂山。萱草岩。許多名勝。然俱是一邱
一壑。只好供游人四時玩賞。並無深邃之地。可以隱藏。惟此去西南一百餘里。有一座九尾山。甚是奇
怪。只座山元從九嶷山發源。一路透迤蜿蜒而來。到此結了九條龍脈。因不見頭。故稱爲九尾山。這山上

有美人峰。妝鏡峰。畫眉峰。點唇峰。拆腰峰。併肩峰。又有羅漢峰。仙人峰。古佛峰。羅刹峰。又有鴛鴦交頸石。龍女合歡松。奇奇怪怪。不一而足。若除此處。再無出名之山了。小行者聽了道。不消說。是此處了。因對唐長老道。師父請放心。在此坐坐。等我去找尋個消息。一面說。一筋斗。早已跳在空中。不知去向。國王看見。又惊又喜道。元來孫聖僧會騰雲。豬八戒道。孫聖僧會騰雲。那一個不會騰雲。陛下正所謂坐井觀天了。國王大喜道。這等說來。連三位也是騰雲駕霧的神聖了。唐長老忙回道。三個小徒。寔能在空中來往。似貧僧步步寔地。還慮難行。國王聽了。一發起敬。因留在融泄殿閑談不提。再說小行者駕雲向西南一路而來。早已望了一帶高山。十分奇特。怎見得。但見。虎踞半天。吞吐低昂。識其面而莫測其背。龍來萬里。迢遙起伏。見其尾而不見其頭。自卑升高。一峰上又一峰。峰峰現奇峭之形。從遠至近。前一嶺。後一嶺。嶺嶺作紆細之勢。長松老幹。蟠結成天矯之虬。喬木縱橫。搖擺作飛騰之鳳。雷响山中。瀑布雲生。陰洞雨噴石上。流泉秀氣。所鍾遍地。靈芝瑞草。靈光不散。滿山異獸珍禽。雲霞縹緲。日照晴空。模糊望去。但見一座高山。岩岫分明。仔細看來。寔是九條龍尾。小行者到得山上。見那山形。盤一條。拖一條。曲一條。直一條。橫一條。豎一條。倒一條。順一條。交一條。宛然九個。知是此山。因前前後後。各處找尋。怎奈山身寬大。洞穴甚多。並無踪影。只得跳在空中。細細觀看。忽聞得一個山坳裡。內隱隱有鐘鼓之音。及落下來察聽。又不見一些形跡。因沾着一帶溪水。信步走來。忽遠望見前面溪口。有座大亭子。亭子還有幾個婦女。在那裏說話。欲要走進前問他。又恐怕惊走了。遂搖身一變。變做個螞蟪兒。一翅飛到面前。只見那幾個婦女。雖剃得光光頭兒。像佛家弟子。卻又一身綾錦宮妝打扮。都在那裏。洗滌素菜哩。因飛到一個年老的頭上釘住。聽他說道。明日佛爺。與佛母成了大歡喜緣。你們只些小歡喜。只怕要變做煩惱哩。一個少年的答道。我們倒未必煩惱。只怕太后不肯做佛母。佛爺還

要大煩惱哩。又有一個道。我看太后的光景。像個斷不肯的。又一個道。既已落人圈套。肯不肯怎由得他。又一個道。我們不要替他們擔憂。且等百日道場完了。肯不肯便知端的。裡面好吃午飯了。我們摘洗了素菜。快去罷。大家遂將各色素菜。一種種放在籃內提着。一闕去了。小行者因要探他的洞穴。便釘在頭上也不動。跟了他去。元來只個洞口。却又最是深遠。只在中。走了三個迴九曲。方看見洞門。洞門上提着小小的八個古篆字。是九尾仙山。千變佛洞。初走進洞。黑魆魆。竟摸不着路徑。左一灣。右一灣。足有三五箭路。方纔明亮。又走了一里多地方。纔看見廳堂樓閣。雖舉目不見天日。却有一竅日光由中射來。就與看見天日的一般。幾個婦女。竟往香積厨中去了。小行者方一翅飛下來。竟到大殿上來看。只看殿上供養着過去未來現在。三尊大佛。下面是二十四個和尚。在那裏念經拜懺。滿殿幢幡寶蓋。香花燈燭。鐘鼓音樂。十分莊嚴富麗。左半邊另設一張法座。坐着一個白白淨淨的和尚。面貌果與唐長老相似。頭垂纓絡。身挂珠衣。面前也列着幢幡寶蓋。香花燈燭。儼然也像一尊古佛。右半邊也設一張佛座。面前也設着幢幡寶蓋。香花燈燭。只座上却無人坐。小行者暗暗想道。只裝佛的和尚。定是妖精了。只一座定是設與太后坐的。只太后不肯出來同坐。想是還有些烈性。且看他後半截如何。便釘在佛頭上不動。不多時衆僧經懺念完。要午齋獻供。那妖精便叫十二宮妝佛女。去請太后佛母來同獻供。佛女領命。就到後邊去請。小行者又飛一翅。跟了進去。只見太后坐在後殿上。正凝思垂淚。小行者看那個太后年紀。只好三十五六。果然生得齊整。正是金嫩珠香白璧溫。盤龍寶鬢膩烟痕。雖然百種風流態。鳳眼鸞眉體自尊。再說那十二個宮妝佛女。看着太后一齊跪奏道。佛爺在大殿上。請佛母娘娘同去獻供。太后聽了。大怒道。甚麼佛爺。誰是佛母。快快送我回去。還有商量。若逼我至死。我上善國王。訪得消息。安肯與你干休。衆佛女又奏道。這道場乃是大歡喜緣。佛生佛滅。皆不外此。佛母娘娘。既來之。則安之。何必發怒。太

后心知落套。悔恨無及。又聽只些閑話散語。不勝憤怒。也不回言。竟起身往殿後房中去了。衆佛女不敢苦請。只得出去回覆佛爺。小行者即便飛下來。隨着太后入去。太后只得到房中。搥胸痛哭道。癡心好佛却成魔。應是前身孽障多。花雨落成平地獄。香風吹入奈如何。九重望母愁如海。三窟思兒淚似波。嚙血寫成生死信。倩誰傳達鳳鸞波。小行者聽得忍不住。輕輕飛到他耳邊說道。太后娘娘。不要悲傷。你若聽我小孫。與你傳去就是了。太后又不見人。忽聞話驚汗直流。滿身抖戰道。我是一個國后。怎時運不好。既已逢魔。却又遇鬼。小行者道。我不是鬼。是你上善國王。請來找尋救太后的。太后聽見說是國王請來救他。便顧不得害怕。大着胆子問道。你既是請來救我。爲何不現真形。小行者道。我若現形。已被人看見。便不好行事。太后隨起身將房門關上道。我只房中無人。你自現形不妨。小行者遂飛離了太后耳邊現出原形。太后忽然看見尖嘴縮腮。心中十分害怕。然困在急難中。急得無可奈何。只得問道。你是甚人。國王怎生請你。小行者道。我姓孫。俗號小行者。乃是東土大唐來的。因奉到師父至西天見佛求解。路過你國。你國王因失了太后。四下找尋。忽見我師父面貌。與妖怪相同。因遣校尉。拿我師父。是我與你國王講明白。又見我有些手段。故求我來找尋。乃是你的造化。虧我一尋就尋着了。太后聽了又惊又喜。又愁道。既蒙聖僧來救我。只是這妖怪變化多端。又黨羽甚衆。你只一人。却怎生敵得他過。小行者道。妖怪黨羽甚多。變化都不打緊。只是這洞中。又灣又曲。又深又遠。一時難得出去。須設個法兒。哄出洞外便好。太后道。他將我緊緊藏在洞中。還怕人泄瀉。怎得哄他出去。小行者道。有個法兒。太后道。有甚法兒。小行者道。他若再着人來請你去同獻供。你便慨然出去。太后道。出去便怎麼。小行者道。他上面供養着三尊泥佛。他若偪你結歡喜緣。只要問你三尊佛。說該結便結。說不該結。便死也不從。他若果然問時。我自有的處置。說不完。只見那十二個佛女。又在房門外叫喚。小行者忙又變做個蒼蠅

兒。釘在頭上。太后因得小行者言語。便開門說道。你們又來做甚麼。十二佛女齊道。佛爺分付奏上娘娘。只道場非同小可。不是人間私事。乃是大歡喜緣。昇天成佛。皆從此出。畢竟請佛母娘娘。與佛爺同去獻供。太后說道。既如此我就去。自有話說。衆佛女聽見太后肯去。俱各歡喜。忙在前面引路。後面跟隨。簇擁到大殿上來。那佛妖看見。忙起身笑迎說道。娘娘肯來一同獻供。真是歡喜有緣。眼看得同成佛道。不難矣。太后道。供獻與誰。佛妖因用手一指。着三尊佛說。獻供與此三尊佛。太后道。你既成佛。三尊止不過也是佛。爲何獻供與佛。佛妖笑道。他是已成之佛。我與你待成之佛。今日我們以歡喜成佛。獻供與他。異日又有以歡喜成佛的。少不得也要獻供與你我。太后道。這三尊佛。既過來之佛。我只問道。他若說果然如此。我便凡事依你。他要答應。你却休怪休想。佛妖作惊道。只便使不得他雖具佛形。却無佛舌。怎會答話。太后道。若果歡喜有緣。他答應也不可知。待我問與你看。因走到三尊佛前。即打個問訊道。弟子須是女流。然虔心奉佛多年。只因一念貪嗔。生出許多魔障。若果前生冤債。今世當償。乞我佛明示。便不敢愛此皮囊。復深罪戾。倘兩無緣業。妄起隨心。理應墮落。何得傷人。亦望我佛慈悲。消災消障。佛妖暗想道。泥土佛怎會說話。到被他使乖了。正想不了。忽聽見那中間。那尊如來佛開口說道。上善太后。你不必苦辭。只段歡喜姻緣。皆你們前世有宗公案。太后又道。請問前世何公案。如來道。你前世乃是一個開堂講經的和尙。胸中全不知清淨真宗。只以口舌便利。講得天花亂墜。地湧金蓮。迷惑的世人。顛倒倒。故今世罰你變做女身。仍以佛法自迷。應該墮入他野狐之禪。自當歡喜領受。元來佛妖正是一個九尾狐狸。因修煉多年。巧能變化。故做佛容。來哄騙太后。就是設此佛像。皆是借假飾真。不期泥佛忽然說起話來。赫得心惊肉跳。只道果是活佛臨壇。又聽說野狐二字。到着自家。心肝心胆。不覺俱碎。身子立不住。忽然撲通的跪倒來。如來又說道。九尾兒不消着忙。只也不干你事。都是他罪業所招。但你也

有一段公案。你前生原是一隻猛虎。因吃的狐狸多。故今世狐狸變虎。虎變狐狸。填還前業。幸你信心向佛修煉成功。又有此一段歡喜大緣。故我佛三世大發慈悲。已命山神。將猛虎爪牙拔去。使他有報冤之名。而無報冤之實。方見上天與我們佛們報應之不爽。這兩重公案。既已說明。這道場也不必完了。明早但聽洞門口隱隱雷聲。便是你填業之時。你可悄悄到結果峰前。斷根樹下。看有一隻沒牙齒懺懺待斃的猛虎。便是你的冤家。你須現了原形。挨入虎口。與他略啖一啖。應過你的前愆。然後仍幻成假像。迎入洞中。共結大歡喜緣。以完上善太后的罪案。此後再能精修。自能共成佛道。若不依言行事。或推脫。或強爲。便是違天逆佛。永不輪迴。佛妖聽了。連連磕頭道。活佛爺。活佛爺。佛爺所說。一一聽從。太后心下明白。轉眼恨一聲道。誰知前生冤業。罷罷拚了此孽障。說罷。竟自回後殿房中去了。小行者仍變蒼蠅飛入去了。在太后耳邊道。事已說妥。我且回去。報與你國王知道。明日好備法駕來迎。太后道。我身落陷阱之中。如坐針尖。千萬望聖僧救我。倘能回國。說與國王知道。決不敢忘大恩。小行者道。娘娘放心。明日准來說罷。飛了出來到大殿。只見那佛妖尚在那里。對佛磕頭禱祝呢。小行者不去探他。竟飛出洞外。縱雲頭飛到國中融泄殿上。只見國王正與唐長老閒談。忽見小行者從空落下。國王忙起身謝道。多累聖僧找尋的消息如何。小行者就將怎生遇見。怎生入洞。怎生尋見太后。怎生假做佛言之事。細細說了一遍。喜得個國王如死去回生。却也不顧帝王體統。忙倒身下拜道。聖僧之功。真同再造矣。小行者用手扶起道。陛下不必如此。觀瞻不雅。且快去打點明日之事。國王因起來問道。明日要打點何事。小行者道。若是他人。我小孫一駕雲頭。就帶回來了。夫太后乃一國之母。雲中往來。未免輕襲。須用法駕迎回。方成體統。陛下可速命有司。早備鸞車鳳輦。連夜到九尾山伺候。國王聽了。又拱手作謝道。聖僧做事。真如此周到。真大恩人也。因勅有司速備法駕。又勅太監宮女。連夜去同迎不題。不多時光。祿寺供上筵。國

王親陪吃了。就留他四衆在殿中宿了。到次早小行者起來。叫豬八戒道。連日你吃國王飽飯。可也噎了。無功而受祿。可幫我去拿那妖精來。豬八戒道。做和尚的吃盃閑飯。也不爲過。哥哥怎妬忌起來。你既開口不依你。你定要尋事怪我。因提着釘耙道。便依你同去走走罷了。唐長老聽見歡喜道。守拙你同相幫甚好。省得獨叫你師兄出力。小行者又分付沙彌保護師父。遂同豬八戒。駕雲往九尾山來。到了山上。因叫豬八戒。將釘耙藏在草裡。變做沒牙齒一隻病虎。沒氣沒力。睡在樹下。只等妖精出來。現了原形。到你口中。你須一口咬住。不可放他。豬八戒道。這個不消分付。食在口頭。那有輕放之理。小行者分付停當。便起在空中。向天吞了一口氣。然後落下來。朝着大門一吐。那洞中原是灣灣曲曲的。受了只口氣。一霎時空谷傳聲。就似雷鳴一般。佛妖聽見。又惊慌。又歡喜。惊慌怕入虎口。恐有差池。歡喜是姻緣將到終身受用。因思活佛決不誤人。只得大着膽。獨自走上山來。到了結果峰前。斷根樹下。果見有一伶伶俐俐病虎。睡在那裡。七分要死。因上前用脚一踢。那虎動也不動。只把眼睛。再看一看。果然只口裡。不見牙齒。深信我佛有靈。便不害怕。將身一搖。竟現出九尾原形。挨進虎口。豬八戒看見便呼的一聲。一口一住。果沒牙齒咬的不痛。狐妖一發放心。任他嚼嚼了半晌。毫不能傷。他心中着急。自想我虎口。雖無齒。釘耙有齒。因將狐妖脚到藏釘耙草邊。急急現了原形。取出釘耙。那狐妖看見。不是虎是人唬得心驚膽戰。忙要變化走時。早已被豬八戒一耙築個九孔透明。小行者趕來。豬八戒築死狐妖。滿心歡喜。方走至山前。招呼那些女太監。乃變興先到洞口。迎請出太後來。上了變興先行。然後同豬八戒復到洞中來掃除。此時群妖聞信。已是走的乾乾淨淨。豬八戒又放了一把火。索性宮殿燒光。方纔提着死狐狸駕雲回來。到了殿中。豬八戒先將死狐狸。擗在階下道。只不是擗太后的古佛。怎冤我師父。國王看見連連謝罪。只等到晚。太后方纔駕到。國王迎入殿中。母子抱頭大哭。哭畢。方纔倒身拜謝。他四個師徒。太

后深悔好佛之罪。請唐長老到待度樓上懺悔。唐長老道。不須懺悔要懺悔。只須懺悔。此待度之心。佛即是心。心即是佛。要待度誰一等度。先失本來。而野狐竄入矣。這待度樓貧僧與你改做自度樓。便立地成佛矣。太后聞言感悟。拜謝不已。國王太后。遂將出許多金銀珠寶相送。唐長老分毫不受。又苦留多住些時。唐長老堅執要行到次日。國王無奈。只得倒換關文。備法駕與太后親送上西行大路。正是 早知心是佛 那有野狐纏 唐長老此去。不知又何所遇。且再看下回如何分解。

第二十八回 鑿通二氣無寒暑 陷入陰陽有死生

詩曰 閑從萬化想天工 玄奧深微不可窮 頑石無端能出火 虛空何事忽生風

大奇日月來還去 最妙冬春始復終 誰贊誰參都是妄 陰陽二氣有全功

再說小行者爲上善國王打死狐狸。迎了太后方辨明了。唐長老不白之冤。倒換關文辭了國王。太后。依舊西行。唐長老在馬上歡喜道。只一場是非。我雖受些苦楚。却喜迎回太后。成此大功。到結了莫大的善緣。履真實是虧亦有此辨才。小行者笑道。甚麼辨才。不過他以假佛弄太后。我即以假佛弄他。儒者謂之出乎爾者反乎爾。佛家謂之自作自受耳。大家說說笑笑。又走了許多程途。忽一日遠遠望見。有山阻路。唐長老屢在山受累。未免有些惊恐。因問小行者等。徒弟呀。你看前面。又有山了。未知夷險如何。小行者道。這條路徑。雖也會走過。却是雲中往來。實不會留心細看。是夷是險。連我也不知道。只好走到前面。尋個人問。方知端的。唐長老點頭道。是。因又策馬前進。又走過一帶小崗。看見山四裏。一個樵子。在那里砍柴。唐長老勒住馬。因叫小行者上前去問。小行者因走近前。只見那樵子。扁担沉沉斧不停。須臾砍破滿山青 若非賴此傳薪去 人世將無絕火形 小行者看見。是果樵子。因高聲叫道。老樵問路。那

樵子回頭來。看見小行者形容可怪。因答道。你是甚麼人。要問往那里去的路。小行者道。我是東西南北人。要問你西行的路。平也不平。那樵子隨口答道。你要問西行。西行路兒。也平也不平。我們容易走。我看你們有些路兒去不成。却說小行者聽了笑道。你只樵子說話好糊塗。總是一條路。平就平。不平就不平。你們既容易走。我們怎生去不成。那樵子道。你去走走。自然知道。小行者道。若待去過方知。不消問你了。樵子見小行者問話兜搭。便不搭應。將斧插在腰間。挑起柴來。就要走。小行者也不扯他。只將手一指。那担柴重有千觔。直將樵子壓跌了一交。樵子扒起來。再要挑時。莫想挑得起。因睜眼直看着小行者。小行者笑道。看我怎麼。你說你們容易走。怎不走了去。那樵子道。看只和尚不出。到會使戲法兒。捉弄人。不要取笑。快放我回去。小行者道。你只說明了路。怎生就平。怎生就不平。他人怎生容易走。我們怎生就去不成。說得老老實實。我就放你去了。你若不說。又說得糊塗。便莫想挑只担柴了。那樵子沒法。只得說道。前面有座山。東邊叫做陽山。西邊叫做陰山。合將來。總名叫做陰陽二氣山。陽山上有個陽大王。爲人甚是春風和氣。陰山上有個陰大王。爲人最是冷落無情。他二人每合一處。在天地間遊行。若遇着喜時。便能生人。撞着他怒時。便能殺人。我只本地人民。知他的性。百事依順。故路平容易走。我看你們形容古怪。情性攪攪。定要與他違拗。故說個路不平。去不成。小行者道。這等說來。也還懶得過。樵子道。既懶得過。放我去罷。小行者道。還要問你只陰陽二大王。有甚麼本事。樵子道。他的本事大哩。陽大王說。天是他一家。陰大王說。地是他一家。萬物皆是他生的子孫。小行者道。我又不與他攀親。誰問他的家族子孫。只問他有多大的力氣。用甚兵器。樵子道。若說他們的力氣。一發怕人。他能鑽天入地。攪海翻江。又能使紅輪不敢暫住。白月不敢常圓。陽大王使一條三刃大尖鎗。刺將來。莽匝匝如一團烈火。陰大王使一條白雪梨花鎗。舞開去冷森森。似萬丈寒冰。那個當得起。你們

要過此山。除非以禮拜求。隨時順去。若要依強恃頑。與他違拗。便萬萬不能過去。只此便是實話。放我去罷。小行者聽了。點點頭道。雖贊他說些大話。也只是你只裏人膽小。不怪你去罷。又將手一指。那樵子便輕輕挑去了。小行者走來。對唐長老說道。山中妖怪是有兩個。說起來也是平常。不要怕他。我們只走我們的路。唐長老見小行者如此說。便也放心前進。原來此山甚闊。東西兩條路。都走得。此時正是八月時節。唐長老就策馬往東路而行。行不上數里。只覺有些炎熱。又走得半里多路。那炎熱之氣。一發難當。唐長老道。一路來黃花滿地。白雲滿天。像是個深秋光景。怎麼只山前如此熱炎。雖酷暑天。亦不至此。又走得幾步。豬八戒與沙彌。挑着行李。走得滿身臭汗如雨。懼歇下担子。解開懷。只是喘喘了半响。因亂嚷道。去不成。去不成。再走幾步。就要熱死哩。唐長老勒住馬說道。果然煩燥難行。小行者心下疑惑。因向西一看。只見那邊天上。有些陰雲。因將唐長老馬牽轉來道。我們那邊去走。豬八戒又嚷道。總是一般的。還禁得轉來轉去多走哩。只座在地下不動身。沙彌見唐長老的馬。已牽過西路。只得挑起行李。也跟將過去。不期到了西路。清風颯颯。吹得心骨皆涼。忙招手叫豬八戒道。只邊不熱。快來快來。豬八戒聽了。只認要他也不答應。被沙彌叫不過。方慢慢走來。纔走到。早已偏體深涼。十分快活。因往前趕到。果然涼爽好走。放下行李。我來挑。跑不上幾步。漸漸冷氣直冲。因將衣帶結好。又走不上幾步。一陣陰風。直吹得毛骨聳然。再要上前。不覺渾身抖起來。沒奈何。只得立住脚看時。只見沙彌已歇下担子。小行者見着唐長老的馬。已急急奔回來了。奔到面前看時。唐長老面上凍得白了的。沒得些神色大家走退回五七里。方纔定了。唐長老因驚說道。怎麼一座山。東半邊只樣熱。西半邊只樣冷。真害怕人不知是何緣故。小行者道。我方纔問來這座山。元叫陰陽二氣山。東邊屬陽故熱。西半邊還屬陰故冷。唐長老道。熱又走不得。冷又走不得。卻如之奈何。小行者道。師父不必心焦。我想一山冷熱不齊。定是山

澤不能通氣之故。我們只消在山腰裏通他一個竅兒。包管冷熱就齊了。唐長老道。論理須是如此。只是這等的一座大山。豈容易通將過去。小行者道。師父只不要護短。叫豬八戒幫我去通。包管通將過去。豬八戒聽了道。師兄說的話。連氣神也沒些。只山是天地生成的。那裡個人。得能通過去的。小行者道。獸兄弟。豈不聞昔時五丁開山。今你的釘耙九個齒釘。比他還多四個。怎到通不得一個竅兒。豬八戒笑的。打跌道。師兄元來是假斯文。五丁是五力士。怎比起釘耙之丁來。好教書先生。也不怕人。聽見害羞。小行者笑道。獸子你曉得甚麼。既是五個力士。怎麼又叫做個五丁。焉知那五個力士開山。不用釘耙。豬八戒道。賴是讓你賴。只是文理欠通。這也罷了。只是這等一座大山。從東頭直築到西頭。萬無築通的道理。莫說就是築得通。你我兩個人。一條棒。一柄耙。連夜不歇工。從小通到白頭。還不知通得一半哩。師父到何日。方能過去。莫聽他說鬼話。唐長老聽了。沉吟半晌道。守拙之言。似乎有理。小行者道。我原叫師父。不要護短。今手還不會動。就先護起短來。怎做得事來。唐長老道。履真呀。我不是護短。但如此大山。要鑿通。我想來。其實費力。小行者道。師父有所不知。凡山川。外雖具重濁之形實內包天地精明之氣。那有不生靈竅之理。只消鑿一線形。尋着他的竅脈。一築便通了。何須苦費氣力。唐長老聽了。連連點頭。豬八戒方不敢再言。掣出釘耙。敲敲這等。快去快去。小行者又尋一個穩便處。叫沙彌保護。唐長老坐着。方與豬八戒算計道。我們一要照舊走去。又恐觸他冷熱之氣。莫若跳在空中。看見他的竅脈。再下去動手。豬八戒道。有理有理。二人因跳在空中。山頭頂上。細細觀看。只見那山周圍旋轉。就像一幅太極圖兒。左邊一帶白。直從右邊勾入中心。右邊一帶黑。直從左邊勾入腹內。小行者看得分明。因對豬八戒說道。你看此山兩邊黑白交鎖。我想他的竅脈。不在當中。就在東西兩傍。豬八戒道。只山東邊熱。西邊冷。想是東邊氣通不到西邊西邊的氣通不到東邊。若要東西相通。你與我還須挖兩邊纜好。小行者道。兄弟

說得是。就先從東邊挖挖看。二人隨落下東邊。細細觀看。見正東中間。一團土色。紅蕩蕩與別處土色不同。因叫豬八戒道。你看此處有些古怪。豬八戒也看了看道。果然有些古怪。等我試試看。因用釘耙照着紅土築去。築了半晌。築去有三五尺深。再看時。果然是個真石竅。築下的土。都蒸有蒸熱氣。小行者看了道。一發是了。遂叫豬八戒停了耙。却自將鐵棒伸入竅中去搗。搗鬆了的土。又叫豬八戒用釘耙扒出。扒完又搗。搗不多時。早搗了一個空。再用棒進去一攪。却空落落的竟沒土了。豬八戒見了大喜道。果然有個竅脈。想是通了。待我鑽進去看看。正說不完。只見裏面一股熱氣。就是火一般。衝將出來。十分利害。豬八戒忙閃開身子。吐舌道。幸是不會鑽進去。一時退不及。豈不被他燒死了。小行者道。一味熱。還是純陽。這氣還未曾通。想西頭塞緊了。豬八戒道。我們就到西頭去築。二人又跳在空中。轉到西邊落下來觀看。果然正西中間。也有一團兒烏黑土地。豬八戒看見。知道是了。便也不問。竟提起釘耙去築。也築有三五尺深。就叫小行者。用棒去搗。搗進去。果也是個石竅。石竅中巴出來的土。都冷陰陰。就是冰鐵。小行者用棒往竅中攪了多時。忽一陣冷氣沖出來。沖的人毛髮直豎。豬八戒道。竅已挖開。元來東邊熱。西邊冷。照舊氣不相通。却也沒法。小行者道。想是正當中。還有些阻隔。我與你再去看。二人復跳在空中。落到山頂。細細再看。只見正當中黑白交結之處。直立着一石碑。碑上寫着四句道。左山右澤於焉閉塞。億萬千年。陰陽各得。小行者看了。因對豬八戒說道。你看見麼。此下是了。還不動手。豬八戒道。這樣大石碑。怎生弄得他動。小行者道。只消將半邊土築鬆了。他自然會倒。誰要你去動。豬八戒聽了歡喜道。既是只等不打緊。因用釘耙將碑下土築去半邊。那碑脚下早半邊虛了。小行者却將金箍棒。在石碑頂上。用力一推。那碑因脚下虛。早已豁喇一聲。撲倒在地。忙叫豬八戒。用釘耙將碑下的土泥。一頓撥開。忽露出一大洞來。二人在洞口向下張望。不見動靜。小行者正要打帳。變化了下去審察。

忽一聲响亮。先煖烘烘冲出一股熱氣來。熱氣正未散。忽又一聲。後又寒森森冲出一股。冷氣來。二氣交在一處。忽氤氳氳散有一天靈雨。雨過後便不冷不熱。竟成一種溫和氣象。豬八戒看見。滿心歡喜。哥哥。我想只樣大山。便有靈竅。何止萬萬千千。怎我們只通得一個。便陰陽二氣已透。小行者道。你豈不聞一竅通時萬竅通。二人大喜。因分路一個從東。一個從西。走了回來。便不覺十分大熱。大冷。因報與唐長老知道。唐長老大喜。依舊上馬進山而來。正是 天心久自人心出 二氣原從一氣分 早向寰中留混沌 聲無可聽臭無聞 却說這二氣山的陽大王。雖然好動。却爲人慈善。陰大王雖爲慘刻。却喜好靜。每日在洞中。只運神功。爲化爲育。忽陽大王。只覺滿身冷氣冲來。陰大王也覺滿身熱氣冲來俱各大異。因同到山頭來察訪。忽見鎮山碑。推倒在地。盡吃一惊道。甚麼人有此力量。擅通我山澤之氣。因吩咐羣妖四處去查訪。忽有一個報道。四山俱無影响。只有東南山脚下。有四個和尚。生得古古怪怪。一個白面的騎馬。一個長嘴大耳。挑行李一個尖嘴縮腮的。一個悔氣面的。前面簇擁而行。如今漸漸進山來了。陰王道。只四個和尚。既生得古怪。不消說。一定是他了。陽王道。若果是他。須要我來問明。就打帳分付人去拿。那幾個報事的小妖。又稟道。小的見那個尖嘴縮腮的和尚手裏。拿了一條棍棒。又長又大。口中咄咄喝喝。像是個不服善的強遭瘟。衆人恐拿他不來。挫了銳氣。還須二位大王。自行爲妙。陰陽二大王。尙未答應。傍邊早惱了孤陰獨陽。兩個小將出來道。三四個和尚。打甚麼緊。待末將前去擒拿就是了。怎要二位大王費力。陰陽二大王歡喜道。快快擒來。算你一功。二將得令。孤陰忙提刀。獨陽忙掉鎗。趕出山前。恰恰望見四個和尚。遠遠而來。同趕上前一步。攔住。大叫道。你是那裡來的。大胆和尚。怎敢私自推倒鎮山碑。擅通山澤之氣。以致陰陽混雜。該得何罪。快快下馬。受死免我老爺們動手。小行者看見。忙叫豬八戒沙彌。保住唐長老。却自迎上前道。你們二人。想是陰陽山差來的。迎唐佛爺過山的了。怎麼

不知以禮跪接。却這等大呼小叫。孤陰獨陽。聽了大怒道。好大胆的和尙。我奉二位大王命來。還恐怕錯殺了你。你既不知死活。敢說此大話。只推碑通氣。一定是無疑了。小行者笑道。人生天地間。宜一團和氣。豈容你一竅不通。胆敢擅作此炎涼之態。你二人早早回去。速速叫他改過自新。尙可原情輕恕。倘恃頑不改。豈但推碑通氣。連這座山都要掀翻。叫他無處栖身。孤陰獨陽。聽了氣得暴跳如雷。便不管好歹。刀劍一齊上。小行者用棒架道。你二人就要死。也不須如此作急。且說你這是甚麼人。倘是無名小子。不要污了我的金箍鐵棒。孤陰道。我諗來。你不要害怕。我乃孤陰將軍。他乃獨陽將軍。今日陰陽夾攻。你只和尙怕也不怕。小行者道。我問孤陰不生。獨陽不長。留你只兩種賊氣在天地間。也無用。到不如待我掃除了罷。因舉棍打來。二人一刀一鎗。急架相還。三人在山脚下。一場好殺。但見孤陰專殺不辜。刀刃欲加和尙頸。獨陽存心最毒。鎗尖要刺惡催胸。惡僧果惡。隔過鎗尖還鐵棒。和尙不和。撥開刀刃。搭金箍。妖怪占便宜。兩個同心扛一個。僧家真大胆。一人獨力戰雙人。三般兵器你破我。我破你。只聞得錚錚鐵响。雙半能人。你奔來。我跳去。當看見莽莽雲飛。和尙以慈善勸人。偏遇着很妖精。專欺慈善。妖精以陰陽害道。恰相逢。真和尙不信陰陽。會弄神。會弄鬼。妖精逞二氣良能。不怕天。不怕地。和尙持一心爲主。妖精兩個。只道和尙是善門好欺負。故誇嘴不期撞見。小行者這惡和尙。兩個殺一個。殺了半日。直殺得滿口生烟。渾身似雨。尙招架不住。心下暗暗惱悔道。早知做和尙的只等惡。不來惹他也罷了。甚難支架。當不得小行者。那條金箍棒。就似飛龍一般。只在兩人頭盤旋。妖精撐持不住。只得一個拖刀。一個拽鎗。敗下陣來。小行者笑道。只樣貨也要到西方路上來做妖怪。饒你去。快快叫陰陽山王來迎接。偷運了不恭。連你這山都搗成齏粉。孤陰獨陽。慌慌張張。跑回山報與陰陽二大王道。果有四個和尙。那三個不會交手。只有一個雷公嘴猴子腮的。與他殺了半日。他使一條金箍棒。也不知有幾萬觔重。十分利

害。二將實是擋他不住。陰大王聽了大怒道。兩個人那一個和尚。也拿不來。還要替他說大話。長他人威風。快推出去斬了。陽大王止住道。且問他推碑的通氣。可是只和尚。孤陰道。正是這和尚。他還說不但推碑。還要叫二位大王去迎接。若迎接不恭。連山都要掀翻哩。陽大王想了想。因與陰大王說道。和尚既能推碑。又能戰敗。二將。自然也是麼牙的主子。只可智取。不可力求。陰大王道。怎生智取。陽王道。陰陽二氣。已被他并通了。料熱他不死。凍他不懷。莫若將陰陽將士。就山形排成八卦。引他陷入坎中捉住。豈不省許多戰鬥。陰大王聽了大喜道。此計甚妙。就依計而行。因號令合山大小兵將。照乾坎巽震艮坤離兌。分做八隊。以應八卦之數。七處俱依山。帶領虛設旌旂。使他疑畏。惟西南方死門挖下一個大陷坑。上面鋪得平平。像條大路。西邊埋伏兵將準備捉人。陰陽二大王。却自領些老弱兵將。擁出山來。迎着他師徒四人道。來者是何處僧人。快通姓名。小行者忙上前答應道。吾師乃東土大唐國往西天雷音寺見活佛求真解的。唐半偈佛師。我乃他大徒弟孫小聖。挑擔的是二徒弟。豬八戒。那牽馬的是三徒弟。沙彌。我們一路來仗佛力。專要降妖伏怪。與地方除害。你二人想就是陰陽山的魔頭了。今日來見我。還是逞強尋死。還是要改過自新。快說明白了。我好與你處分。陰陽二王道。像你只野和尚。不知高低。犯上。又擅自推倒鎮山碑。又唐突我將士。就該拿你去處死。但僧來看佛面。你既是佛家子弟。我也不與你一般見識。饒他過去罷。說完就領衆妖。一齊退入山中去了。豬八戒見羣妖退去。挑起行李就走。沙彌道。二師兄且慢。我看只妖精說話。未免老實。莫非弄下了甚麼圈套。哄我們入去。唐長老便勒住馬。問小行者道。致和說話。殊覺有理。你怎麼講。小行者道。我也是這等想。但是任他有甚圈套。却沒個站着不走之理。我們只須分做三隊。叫豬八戒在前開路做前隊。沙彌挑行李。跟定師父的馬。緩緩而行。做後隊。倘妖精有甚動靜。我們首尾相顧。便不怕他了。大家說道。只個有理。豬八戒就放下行李。掣出

釘鈿。一路吆喝。先去開路。沙彌就挑起擔子。跟定師父的馬。緩緩而行。作中隊。小行者自恃金箍棒。在後頭斷路。一齊奔入山來。豬八戒提扎釘鈿在前。也不知甚麼卦不卦。只檢大路就走。幸喜造化。竟撞入巽方生門。本該一直走出兌方驚門。却看見這方排列着許多旂幟。路又狹小不平。疑他有人把守。又看見西南上一條大路。甚是寬坦。遂不管好歹。竟望坤方死門而來。沙彌看見豬八戒在前。只得趕着唐長老馬。隨後跟來。正走得興興頭頭。忽聽得前面一聲響亮。原來是豬八戒走的忙。踏斷了陷坑板。跌入陷坑去了。左右撓鈎套索。一齊綁上。沙彌看見吃了一驚。忙要帶轉唐長老的馬頭。忽邊傍鑽出了陰陽二大王。一條雪白梨花鎗。一條三叉火尖鎗。兩下刺來。沙彌急放下行李。掣出禪杖抵擋。唐長老已被一夥妖精。橫拖拽扯下馬來。拿去了。沙彌急要上前去救。又被那陰陽二妖。兩條鎗緊緊阻住。只得苦死把杖支撐正難擺佈。幸得小行者後隊已到。看見沙彌被二妖圍住。忙提棒上前。大叫道。沙師弟勿慌。我來也。陰陽二妖看見。各分頭迎敵。此時衆妖。已將唐長老豬八戒行李馬匹。拿入洞中。網綁好了。曉得二大王厮杀一陣。都來相幫。小行者與沙彌戰了半晌。看見窄狹。不好施展。妖精人多。恐怕失利。因虛幌一棒。大家走了。正是一心自恃可通神。不料陰陽會轉輪。漫道圓虛不如實。有時假處勝於真。陰陽二大王。看見小行者與沙彌。敗陣走了。也不敢追趕。竟自回洞。坐在二氣府大殿上叫綁過。唐長老與豬八戒前來跪在當面。陽大王。先問道。你們既是大唐差往西天去的過路僧人。自當走你的路。爲何私自推倒鎮山碑。擅通山澤之氣。唐長老道。只爲大王陰陽不肯和同。以致亢陰與亢陽。東西兩路作災。阻住貧僧不能前進。故小徒一時慈悲。推倒鎮山碑。使陰陽相和。不獨爲地方萬世之利。亦於二位大王有補助之功。不知二位大王何故。反設陷阱害人。陽大王聽了笑道。陰陽二氣。乃我二人生殺之權。都似這等被你穿通和合有生無殺。豈不叫我二人皆做無用之物了。唐長老道。無用正乃二位大王之大用。若必以有用顯能。則不爲正氣。

而爲妖氣。竊爲大王不取。陰大王聽了大怒道。好大胆的和尙。不說他擅通山澤。罪該萬死。反花言巧語。譏刺我們。只樣妖精。留他何用。快將這兩個和尙拿去殺了罷。衆妖聽了。吶一聲喊就來動手。正是漫道允修心似佛。誰知到此命如鷄。不知陰陽二大王。要殺唐長老與豬八戒。怎生結果。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顛倒陰陽 深窮造化

詩曰 陰陽雖有幹旋才

不得其平便作災

龍遇亢時多有悔

道當消處自成乖

天平地正何年見

暴風狂雨終日來

大抵天心人意順

方能無盛亦無衰

話說陰陽二大王。將唐長老與豬八戒。拿到洞中審問。因唐半偈出言不遜。一時惱了。叫衆妖推出去殺。衆妖。聽見吶一聲喊。就來動手。有幾個去捉唐長老。有幾個來拖豬八戒。豬八戒見來拖他去殺。着了急。便大叫道。妖怪不得無禮。誰敢殺我。陰大王聽見問道。你這厮已是無禮如此。怎麼不敢殺你。豬八戒道。你曉得我師徒。有幾個。陰大王道。是四個。豬八戒道。你如今設陷坑拿着幾個。陰大王道。兩個豬八戒道。那兩個爲何不拿來。陰大王道。正要拿他被他乖覺。走了。豬八戒道。他們兩個走了。就是你們晦氣到了。陰大王道。怎生晦氣到了。八戒道。你曉得兩個。叫甚名字。陰大王道。他自稱一個。孫小行者。一個是沙彌。豬八戒道。你既知他的名字。可知他爲人。陰大王道。他不過是個遊方和尙。會些鎗棒罷了。豬八戒道。你認他是遊方和尙。我說你們晦氣。就在此了。陰大王道。他不是遊方和尙。却是甚人。豬八戒道。他乃當年大鬧天宮。太乙天仙。後因取經有功證果。鬪戰勝佛。孫大聖的後人。孫小聖。他得了祖傳的道法。手持一條。金箍鐵棒。有七十二般。變化。能降東海之龍。善伏西山之虎。又曾闖入天門。在王母瑤池殿上。涼坐素酒食。玉帝遣三界五行諸神。拿他。俱被他打得心惊胆戰。東逃西竄。玉帝

沒法。再三央他孫大聖老祖勸善。今方入於佛門。從師西行。求解。一路來出類拔萃的妖精。也不知打死多少。豈在你只兩變化無奇的小妖。趕早送出師父去。求他免死。還是你的大造化。若遲疑不決。不但此山坐不穩。連性命多分活不成了。還敢胡言亂語。要殺我哩。陰陽二大王聽了他言。便你看我。我看你。半晌不敢做聲。豬八戒見他二人不言語。知道被他唬倒了。便一發說大話道。且莫說我大師兄本事。就是我三師弟本事。他也非同小可。乃是金身羅漢的侍者。他一條降魔禪杖。使起來。鬼哭神號。就是我豬八戒。今雖落你陷阱。我雖不是無名小姓之人。我父親乃是天蓬大元帥。會掌天河十萬兵。因求經證果。爲淨壇侍者。遺與我一柄九齒釘耙。重五萬四千斤。築一耙九孔流血。築兩耙十八孔冒膿。你莫倚着暗設陷阱。我偶然不曾防備。被你綁縛在此。就以爲十大功勞。不知我看你這些繩索。只如草。要他斷不費吹灰之力。只是我奉師父之教。故不敢輕舉妄動。少不得我勞師兄。三師弟。只在片刻時。就來取你首級了。陰大王道。胡說。我這山中把守的鐵桶相似。他就有本事。也不敢進來。豬八戒道。他會變蒼蠅蝴蝶兒。蠅蟲兒飛了進來。你如何得知。陽大王道。你師兄未必有此本事。皆是你過爲謠張。豬八戒道。若沒本事。怎走進來就能推碑通氣。陽大王聽了。只管出神。陰大王看見道。大王不須深慮。我看這和尚一張長嘴。多分會說大話。不要信他。只是拿去殺了罷。陽大王道。這和尚雖說的都是大話。未免有些因由。此時殺他。只道被人暗算。是屈死了。莫若且寬他。明日等我們拿了那兩個。一齊同殺。使他死而無怨。豬八戒道。只到像句說話。陰大王道。遲他半日死。這到也罷了。只是他說脫此縛索。不消吹灰之力。倘然縛他在此一時照管不到。被他走了。豈不又添一敵。豬八戒道。我們做好漢的決不走。陽大王道。這不難。只消將他二人解到造化山去。鎖在圈子裏。他便插翅也不能飛。陰大王道。此計甚妙。不可遲了。遂差數隊妖兵。將唐長老與豬八戒二人。并白馬行李。押解倒造化山去。不提。却說小行者與沙彌。因山中妖精多。

一時救不得唐長老。脫身走了。走到山外。沙彌道。又是我們分作三隊。若是一齊走。同跌入陷坑。豈不都被他捉了。小行者道。我二人雖未被捉。却沒頭沒腦。不知師父的下落。怎生去救。沙彌道。且尋到門前。再與他戰一陣。便自有下落。小行者道。與他見陣。到不如我變化進去了。探一聽消息。再廝殺不遲。若探得個消息更妙。小行者因把鐵棒收了。遂搖身一變。即變做個黃蝴蝶兒。直接飛入山中四下去尋。元來只山雖有陰陽二處。各自居住。正當中却有一座二氣府。是二大王公同相會的所在。這日因捉了唐長老。豬八戒大家歡喜。就同在二氣府飲酒作樂。小行者找尋着了。化一翅飛了入來。在酒席間。忽東忽西。聽他二人說話。陰大王忽抬頭看見。驚訝道。我只府中又無花草。只黃蝴蝶兒。待何處而來。莫非是孫小行者變的麼。陽大王看見道。只蝴蝶兒。果然有些古怪。因分付衆小妖怪捉了。衆妖得令。便七腳八手。東邊跑到西邊。西邊跑到東邊。亂撲。小行者見衆妖精動疑。因又搖身一變。變做個秋蒼蠅。風來飛去。衆妖不見了。那個黃蝴蝶。一發大驚。小怪道。方纔在此。怎就不見了。只管仰着頭東張西望。忽看見蒼蠅飛。因亂嚷道。怎麼黃蝴蝶不見了。却有個蒼蠅飛。兩個大王見了。一發生氣。正狐疑不決。那蒼蠅兒偏作怪。照着陰大王臉上一連幾撞。就像鐵彈子一般。撞得臉上生痛。快放下酒盃。變着臉。大叫道。不好了。這定是小行者來取首級了。隨立起身來道。我們散了罷。莫要着他的手。陽大王笑道。大王怎這樣胆小。這黃蝴蝶兒蒼蠅兒。突然而來。雖然可疑論理此時深秋。只二物乘我陰陽之氣所生。原是有。何足爲怪。倘若是蜈蚣蚊子毒物之類。不當有而有而可怪了。我們須與盡飲酒。不要理他。陰大王聽說。也就坐下。小行者見妖怪生變害怕。因他說蜈蚣。就隨機變做一條七寸長。有翅的蜈蚣。劈面飛來。兩個妖精。忽然看見。唬得魂不附體。因大叫道。只飛蜈蚣不消說。是孫小行者無疑了。快拿快拿。拿着的算上了功賞你。衆妖得令。一時齊上。也有用刀砍的。也有用棒打的。也有用鞭刷的。大家亂做一團。當不得那蜈蚣就像

游龍一般。往來疾溜。萬莫想犯着分毫。陰大王見衆妖捉不住。着了忙。急自起身。提了一把劍。向空亂砍。小行者恐怕決撒了。又弄一個手段。乘着衆妖亂滾滾。一個眼錯。仍變個蒼蠅兒。叮在中梁上不動。衆妖俱睜着眼。一時看不見。都吃驚打怪道。方纔明明在面前飛。怎就不見了。陰陽二妖看見。唬得啞口無言。只是跌脚。呆了半晌。陰大王抖抖的說道。罷了罷了。你我二人的首級多分要送在這和尚手裏。陽大王道。事雖做的不妙得很。却也未必至此。大王還要拿出些剛氣來。不要只管自軟。陰大王道。不是我害怕自軟。若是硬好漢兩家在山前對敵。你一刀。我一槍。便好施逞英雄。如今只和尙只變東變西。似鬼一般。悄悄進來。不與人看見。却叫人怎生防範。日間還好處。倘夜間睡着了。被他暗算。豈不白白的送了性命。不由你不害怕。陽大王道。即依你只樣說來。真有些可憂。但我想變化一道。雖忽天忽地。疑神疑鬼。總是虛景。未必便能殺人。爲今之計。只須防守嚴緊。也就是了。也不必十分過慮。陰大王道。承你見教極是。只是我素性多疑。終有些放心不下。陽大王道。既是大王要還宮。且別過明日再商議罷。陰陽二大王。遂一東一西。各自還宮。小行者因聽見陰大王多疑。便輕輕飛來。先跟了他回去。陰大王回到宮中。便將合山的羣妖。點了都回去。先點了五十名精細能幹的小妖。去山前守護。打探得如有動靜。速來報知。然後每門加添一倍。輪班提鈴喝號。撤夜守護。如有一名不到。不當心守護。俱要重責。寢宮門外。更要嚴緊。陰大王再三吩咐了。方入宮去安寢。小行者打探明白。又飛到東半邊陽大王處去打聽。陽大王也是添兵一般防守。只不知師父與豬八戒消息。飛了出來。尋見沙彌。將從前變化之事。說了一遍。沙彌道。既是妖怪生疑害怕。師父與二師兄的性命。自然無妨。只是也要訪明下落。早早救出方妙。小行者道。我想陰陽怕懵懂。等我再去與他鬼混一場。弄得他顛顛倒倒。懵懂了。不怕他不還我師父。沙彌道。他防護妖多。你一身黑夜進去。也須仔細。小行者道。不打緊。因仍變做蒼蠅兒。先飛入陰大王寢宮裏來。不期

寢宮關得緊緊。就與鐵桶相似。要個針大的縫兒都沒有。小行者沒法。只得緊貼着檐瓦。扒開些土兒。鑽了進去。只見陰大王正叫人抬了一個大石匣。在那裏算計。躲入去睡哩。小行者看得分明。便依舊從瓦隙裏。爬了出來。又一翅飛到陽大王寢宮裏。來探聽。只見陽大王已高臥帳中。鼾鼾熟睡。小行者就弄個神通。拔下兩根毫毛。一根變了一把寶劍。一根變做一條絲繩。將寶劍挂在床前面正當中。弄完了手脚。依舊飛了出來。覘到山中。看見那五十名守護妖精。俱敲着搖鈴。走來走去的巡綽。却不知爲頭的叫甚名字。因心生一計。將身也變做妖精。手中也拿着一桿令字旂。飛風一般。跑來大叫道。巡山衆軍。大王有令。叫你們用心巡綽。不許一人偷安。天明若平安無事。俱重重有賞。衆妖聽見。都一齊跑來答應道。我們五十名俱在此。誰敢偷安。行者道。既不偷安。爲首的可快報名來。內裏鑽出一個來道。是小的寒透骨爲首。小行者道。既是你爲首。衆人就委你點排罷。大王立等回信。我沒工夫。說罷。撒轉身飛跑去。了。只裏衆妖依舊巡綽不題。小行者跑了數步。又搖身一變。就變作寒透骨模樣一般。又飛走到宮門擊鼓忙道。報巡山頭目。寒透骨巡山有警即報知大王。衆妖聽見。巡山有警。誰敢延遲。登時一門門傳進去。直傳到寢宮門首。報知陰大王。此時陰大王已躲在石匣中安寢。忽聽見巡山有警。吃了大驚。忙爬了起來。傳令叫寒透骨入來。守寢宮門的妖怪。忙出來將假寒透骨。帶到宮門外。稟道。巡山寒透骨。已帶到。陰大王在宮內隔着門問道。你巡山有甚麼大警。竟敢擊鼓聒我。假寒透骨說道。小的巡綽東山。忽見一個火眼金睛雷公嘴的和尙。與一個晦氣臉的和尙。在那裏商議。說二位大王爺陷害他師父唐長老師弟猪一戒。要算計殺二位大王爺。替他報仇。又恐怕一時動了惡念。傷了他佛門戒行。故陽大王處。止在床前挂了一口寶劍。使他悔悟。送出他師徒來。便保全他的性命。若逞強不送。再殺他不難。陰大王着惊道。可曾說我甚麼。假寒透骨道。他說大王比陽大王更是狡猾。這斷饒恕不得。初時已將寶劍來取大王的首級。說大王躲

在石匣中。劍不能傷。如今回去。取他的金箍鐵棒來。要連石匣都搗碎哩。小的伏在山下。細細聽見他說的凶險。故敢大胆來報知。乞大王詳察防備。陰大王聽見說。躲在石匣之中。唬得他魂不附體。身不搖而自戰。暗想道。我躲在石匣中。連鬼神也不知。他怎生曉得了。真也作怪。莫非這和尚未卜先知。他的陰陽比我們更準。連忙分付假寒透骨道。你快去再打聽着。那和尚如今又怎麼了。假寒透骨答應一聲。就出宮去了。走到宮外無人之處。仍搖身一變。變做個蒼蠅。飛入陰大王寢宮打聽。只見陰大王慌做一團。忙叫人到陽大王處問。床前有劍無劍。不多時問信的人去了來。回復道。陽大王一覺睡醒。忽見床前面挂着一口風快的寶劍。磨得雪亮。陽大王說得汗如雨下。正沒理會。適見小的去問。他到轉要問大王。怎生得知。陰大王聽見說。果然有劍挂在床前。愈加作慌。忙穿上衣服。叫人掌燈。復走到二氣府來。請陽大王議事。恰好陽大王要問緣故。也掌燈走了來。二王會在一處。陽大王先問道。我床前突然挂着一口利劍。連我也不知道。你却怎生便曉得。先叫人來問我。陰大王就將巡山小妖寒透骨。報信之事。細細說了一遍。陽大王聽了道。天地間有如此能人。要我們這陰陽何用。陰大王道。陰陽有用無用。且勿論。但只說眼前他去取金箍鐵棒。就要來搗石匣。怎生迴避。陽大王道。他事事前知。實難迴避。到不如換到天明。點起兵來。與他大戰一場。殺敗了他。不消說了。倘或失利。惟有躲到造化山去。求小主公解危。陰大王道。想來並無別策。只得如此。二大王商議定了。又叫取酒在大殿上同吃。單等天明點兵廝殺。小行者打探的確。因飛回現了形。與沙彌說知前事道。他說殺輸了。就要逃走到造化山去。求他小主公解危。你想二人既有主公。一定是人家奴才了。沙彌道。我聽人說。文武百官。俱稱皇帝是主公。難道文武百官。都是奴才。又聽見人說。巧者拙之奴。我想天地間惟陰陽最巧。就叫他做奴才。也不爲過。小行者笑道。他又不是你的親。你到會替他解說。沙彌道。親不親。解不解。都沒要緊。只是師父畢竟沒個下落。却如何

處。小行者道。且待明早殺他一個害伯。師父便自有一個下落。又搵一會了。只見紅輪隱隱。天色微明。早聽見山中砲聲振地。金鼓喧天。陰陽二大王已領合山兵將。湧出山前。排成陣勢索戰了。你看陽大王。怎生打扮。但見 頭上紅雲包裹。腰間錦帶斜拖。絳袍金甲艷生波。三刃尖刀出火。烈烈威風難犯。蒸蒸熱氣誰何。生人不少殺人多。生殺之權惟我。你看陰大王打扮。但見 鎗擺梨花白雪。身凝冷鐵寒冰。烏雲鎧甲送金星。領下虬髯挺硬。吞噬心同餓虎。刁搜眼類飢鷹。青天白日現幽冥。撞着斷根絕命。陰陽二大王齊到陣前。大聲高叫道。東來的和尚。你果有本事。要在西方路上逞英雄。就該硬着光頭。領受我二大王兩鎗。也算是個好漢。怎只私自推碑。暗暗通氣。又半夜三更裝神弄鬼。攪亂我們的安寢。該得何罪。快快出來受死。小行者聽了。挺身出山前答應道。我把你這大胆無知的賊害氣。你既曉得說此假大道的話兒。就不該暗設陷坑。捉我師父與豬一戒去了。你若果陰陽有准。禍福無差。就該知道我孫老爺。是你活潑潑正脈主人公。怎不安心聽命。到去別人家做奴才。陰陽二大王聽了。勃然大怒道。誰是奴才。你只賊和尚。縱有些靈竅。不過一點點小孩兒。也虧你二大王培養之功。怎就忘本。不要走。你且吃我一槍說罷。二大王雙槍並舉。小行者笑嘻嘻。全不畏懼。忙將鐵棒相還。山前這一場大戰。與衆不同。但見 兩桿長鎗。一條鐵棒。兩桿長鎗。一條熱。一條冷。刺得白雪光中飛烈火。一條鐵棒半條風半條雨。打得黑烟堆裏滾黃龍。一個逞心上經綸。兩個弄陰陽作用。心上經綸正正奇奇行不盡。陰陽作用。翻翻覆覆妙無窮。你道我擅推碑通氣。屠腸剖腹。殺匪無辜。我道你設陷阱害人。灑血斬頭。罪在不赦。一個望心肝。一個思五臟。俱惡狠狠不懷好意。一個追性命。一個想頭顱。鬧烘烘謀逞雄心。雖與你無恨無冤。白刃相交。不肯放鬆半點。便說是有恩有義。青鋒緊對。何曾饒分厘。三人苦戰多時。不分勝敗。沙彌在傍看得分明。見小行者一條棒敵住兩條鎗。雖不吃力。却也不能取勝。因掣出降妖寶杖趕上前來。大叫一聲道。潑

妖精。你死在眼前。還要延捱些甚麼。一發等我沙老爺來斷送了你。早早死了罷。那條禪杖。早已從空中劈將下來。陰陽二大王兩條鎗抵小行者一鐵棒。也只好殺過對平手。怎禁得戰了半日。忽又加上一條禪杖。如何支持得來。因虛幌兩鎗弄陣風。竟往西南敗去了。小行者與沙彌道。莫去追他。且到山中去尋師父。尋到這二氣府大殿上。衆妖精強壯的已逃跑空了。止有幾個老病的走不及。被小行者捉將來問道。只說兩個妖精。將我唐老師拿了藏在何處。被捉的老妖說道。二位大王。恐怕孫老爺會變化進來偷去了。就是捉來的那日。已差人送到造化山去圈禁了。小行者道。那造化山是甚麼妖精。老妖道。那造化山不是妖精。小行者道。不是妖精。都是甚麼人。老妖道。他這人說起來。自有天地。他就出世了。也不知有多少年紀。外貌看來。却像個十三四歲的小孩子。一向傳聞說他的乳名。叫做造化小兒。近因陰陽二大主要偷竊他的本事去弄人。故奉承他。叫他做小主公。小行者道。這小兒有些甚麼本事。就這樣奉承他。老妖道。說起來他的本事甚大。真與玉皇大帝一般哩。他比玉皇大帝性子憊懶的更大。又會弄人。天下人不怕玉帝只怕他。故陰陽二大王。倚着在他門下出入。故冷一陣。熱一陣。也要弄起人來。就是設陷坑拿唐長老。也是只個根由。小行者聽了道。原來有只些委曲。再問你那小主與人廝殺。用甚麼器械。老妖道。他從不與人殺。並不用甚麼器械。小行者道。他既無器械。又不廝殺。怎生服人。老妖道。他只有無數的圈兒。隨身丟下一個來。將人圈住。任你有潑天本事。却也跳他不出。除非信心求他。方能得脫。小行者道。造化山往那一方去。離此多遠。老妖道。在西南方上。離此止有千餘里路。小行者道。是實話麼。老妖道。要求孫老爺饒命。怎敢說謊。小行者道。既不說謊。饒你去罷。老妖得脫身。也忙忙躲去了。小行者與沙彌商量道。聽老妖之言。師父與一戒。藏在造化山無疑了。沙彌道。師父既在造化山。兩個妖精。又敗向西南。一定也到造化山去了。事不宜遲。我們速速趕去爲妙。若遲了。恐他停留長智。小行者道。師弟說得是。我們就

去。因走出山前。跳在空中。略縱縱雲頭。早已看見一座大山。千巒萬岫。十分峻秀。怎見得。正是翠散千尋。活潑潑與大海同波。青浮萬丈。莽蒼蒼與長天共色。一層層。一片片。儼天工之造就。幾曲曲。幾灣灣。信鬼斧之鑿成。青紅赤白黑。五色石似從天而落來。東西南北中。四圍山宛破地而湧出。明霞終日。昭天上之祥，靈雨及時。降人間之福。走獸是麒麟犀象。飛禽乃孔雀鳳凰。山中瀑布。直接天河。石上靈芝。實通地脈。五嶽雖尊。功業用此峯之獨占。一時特立。造化遍天下而難齊。東扶桑西陽谷。莫道小兒通日月。上碧落下黃泉。果然天地立乾坤。小行者細看山景。不獨高峻非常。殊覺精靈迥異。因與沙彌說道。此處自然是造化山了。但不知這小兒的居住何處。欲要問人。却又沒人往來。因在山前山後。細細找尋了半晌。並無踪影。小行者尋急了。因捏着訣狠的一聲道。山神何在。竟不見山神出來。一連叫了三聲。方見一個山神。慌慌張張閃出來。跪在地上道。小神迎接遲了。望小聖恕罪。小行者大怒道。好大胆的毛神。不叫你們迎接。是我寬恩。這也罷了。怎有事問你。直等呼喚三遍。方纔出來那有只等規矩。快伸出孤拐來打二十棍再講話。山神道。小神迎接來遲。固該有罪。但實有苦情。不是大胆。小聖明同日月。還求詳察。小行者道。你且說有甚苦情。山神道。小聖可知此山。叫甚名字。小行者道。一定是造化山了。山神道。小聖既知是造化山。可知造化山。是誰為主。小行者道。無非造化小兒了。山神道。小聖謹言。此山既屬小天公為主。則小神職守本山。例該在小天公處。時刻伺候。適小聖呼喚。因要稟明。故此來遲。望小聖憐憫有此苦情。乞賜饒恕。小行者道。既是這等話兒。姑且免打。只問你。他一個小兒。能有多大本事。你們這樣害怕他。山神道。小兒雖沒甚本事。只是他動一動念頭。要你死就死。要你生就生。要你富就富。要你窮就窮。任你是蓋世英雄。也不能拗他一拗。小行者道。一個人死生窮富。都是生來的修來的。他怎會做得主。我不信有此說。這都不要管他。只問他的大門開在那裏。怎尋不見。山神道。

沒有大門。小行者道。胡說。沒有大門。怎生出入。山神道。小天公專管着天下的禍福。他說禍福無門。惟人自召。若先設一門。便有私了。小行者笑道。禍福造於一心。那裏管有門無門。此真小兒之語也。我自會尋他。你去罷。正是 造化誰主張 人心誰肯聽 不聽猶自可 轉要弄精靈 山神退去。不知小行者怎生尋造化小兒。救出唐長老。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造化弄人 平心脫套

詩曰 漫道天操人事權

人心誰肯便安然

卑田乞食還謀祿

卑籙登名尙望仙

不到烏江誇蓋世

未思黃犬肆薰天

雖言都是貪嗔妄

又道心堅石也穿

話說小行者與沙彌尋到造化山。要救師父。聞山神說出造化小兒的許多利害。又說無門。小行者不信他。因退了山神自想道。他說禍福無門。惟人自召。我與他無一毫相干。他怎將我師父師弟藏在山中。便是他自開禍門了。我去尋到。却怪我不得。因提着金箍鐵棒。同沙彌滿山尋門。尋不着門。遇見大石攔路。便乒乓一棒打得粉碎。東打一塊。西打一塊。直打得石火如寒星。滿山亂迸。石塊如驟雨亂滾。石聲如春雷。滿山亂响。唬得守此山的山神土地。心慌胆戰。亂紛紛都來報與小天公知道。却說只個造化小兒。自陰陽二妖解送了唐長老與豬八戒來。他已知他師徒四人。是佛門正果之人。害他不得。不過要他苦歷多魔。以堅道念。因將唐長老與豬八戒。送在一個魔難圈裡住下。每日仍然好好供給。不過一兩日。忽陰陽二妖敗陣逃來。因哭訴於造化小兒。求他幫助道。我二人雖不才。也忝居二氣。參贊小主公化育。就是有時以寒熱加人。也是理之當然。怎麼只孫小行者。倚着他有神通變化。竟將我鎮山碑推倒。山澤鑿通。致使二氣。混爲一氣。寒不成寒。熱不成熟。叫我二人陰陽無準。禍福皆差。怎生爲人。就是前日設陷阱捉

他師徒二人。亦不過要他回心復善。爭奈只和尚十分憊懶。到半夜三更變了替身。入洞來要害我二人性命。若不是我二人細心提防。此時首級已被他取去了。今又被他趕殺到此。此恨深如大海。求小主公大展元功。將那孫小行者圍住。以報此仇。則主公之恩同再造矣。造化小兒道。只些事我已盡知。但這四個和尚與衆不同。那個唐下偈。他雖無前因。却一心清淨。寔係佛教正宗。怎好將他魔弄。那個孫小行者。他乃天生石猴。又得了祖傳大法。精神無敵。變化多端。又不貪不淫。無挂無礙。又且動靜隨心。出入自得。你二人雖能生人生物。却是依樣葫蘆。縱能代禪四時也不過照常行事。怎能敵得他過。就是我有百般圈套。慣會弄人。也只好愚噴貪痴。怎能圈得他住。陰陽二妖道。據小主公說來。則是天地間。惟有這和尚獨尊了。造化陰陽。俱屬無用了。造化小兒道。不是造化陰陽無用。而造化陰陽用於不當之處。則爲無用矣。這不是和尚獨尊。只和尚寔是稟造化陰陽至精至靈之氣而生。故獨尊耳。陰陽二妖道。雖如此說。爲人也要體面。難道被他凌辱一場。就輕輕罷了不成。造化小兒道。等他來時。待我將圈兒奈何他一番。使我不敢輕薄你。然後我做個人情。放了他去。方可保全兩家體面。正說不了。只見山神土地。紛紛來報道。孫大聖的後人。孫小行者在外面要求見小天公。因一時尋不着門路。不得入來。着了急。動了氣。將金箍鐵棒。滿山亂打。將那奇峰怪石。都打得粉碎。再打半日。連山都要崩哩。求小天公早早處治。造化小兒。尙未開口。陰陽二妖早聳說道。這和尚恣也大胆。怎麼主公門前。也如此放肆。若不處他。成個甚麼模樣。造化小兒道。你們不必着急。待我出去。奈何他一番。與你們出出氣罷。若要滅他。他乃後天靈竅之種。如何滅得。因將身在山石嵯峨之中。往上一縱。那些石就像虛空無形一般。絲毫無礙。這一縱到一個最高的峰頂上。盤膝坐下。因叫道。孫小猴兒。快快來見我。我在這裏。小行者正在山中。乒乒乒。打得燥皮。忽聽見有人叫孫小猴兒。因大怒道。誰人敢胆大無禮。叫我孫老爺名字。因停住鐵棒。四下觀

看。却不見有人。正然疑惑。忽又聽得當頂上。又叫一聲孫小石猴兒快來。急抬頭看時。只見隱隱的有個人。坐在萬丈高的尖峰上叫喚。心中暗暗想道。只定是造化小兒。賣弄手段。裝只賊腔。要驚嚇我。我若立在地下。仰面與他說話。不像模樣。就是跳在空中。站在雲上。也不爲奇。因將金箍鐵棒扯的與他尖峰一般長。却壁立豎在山前。即將身一縱。直縱到鐵棒梢頭。與他對面坐下。再看。果然是個小兒。論年紀只好十三五歲。因問道。你這小哥。想你就是造化小兒了。你小小年紀。只該請先生書堂裡去上學。怎敢連結陰陽二妖。逞兇恃惡。將我唐師父與豬八戒。陷害藏在洞中。我孫老爺尋將來問罪。就該大開洞門。請我進去。負荆請罪。怎閉門不納。叫我在這空山裏。敲石覓火。打草驚蛇。你怕打崩了這坐山。却又弄虛頭坐在只峰尖上。叫姓叫名的犯上。總是娃子家的性識。我也不計較你。只要你知機識竅。快快送出師父來。還我們西行。我還叫師父替你念轉長壽經。保佑你快長快大。造化小兒聽了。嘻嘻笑道。小猴兒不要油嘴。莫說你纔從石頭裡鑽出來。嘴邊上土星氣尙還未退。就是你老猴子。如今成了佛。也算不得我的孫子的孫子哩。孫小行者。忍不住大笑道。天下人說大話。不是你。我且問你有多少年紀了。這造化小兒道。若問年紀。却與天相生。與地同長。久遠無稽查的。這話說來。你也不信。只就眼前人所共知者。我在周文王時。已曾撞見了孔夫子。與他論日遠近。被我三言兩語難倒了。他如今也有二三千岁了。你這小孩子。不知在那世裏。做畜生哩。小行者道。你小兒家信口荒唐。總聽不得。我也不耐煩。盤駁你了。只問你如今還是斯斯文文。送出我師父來。還是要我動粗。造化小兒道。你要斯文就斯文。要動粗就動粗。小行者道。斯文便怎樣。要動粗却又是怎樣。造化小兒道。斯文以禮相求。若叫你五拜三叩頭。君臣之禮。諒你只山野小猴兒。怎生曉得。只要你跪在山前。求我小天公。廣好生之德。請了罷。我就叫陰陽二大王。消消氣。放出你師父來還你。你若不知好歹。倚着有些蠻力氣。拿得動只條哭喪棒。又倚着心靈性巧。會變

幾個戲法兒。哄騙愚人。便要動粗。我也沒有鎗刀殺你。只有一個小小圈兒。將你套住。叫人牽了到城市中去跳。到也是一樁好生意。若要你師父前往西天。這却莫想。小行者道。我說你是小哥哥家。終說的是娃娃話。我老孫見玉帝。只唱的一個喏。怎倒來詭你。我老師父從大唐到此。上等妖魔也見了幾個。縱能作魔作梗。並不能阻他西行。你只小兒。不過靠着命好。時運利。有些造化。糊糊塗塗。在黑漆桶子裏。暗暗弄人。我老師父。心即天。性即佛。怎說個西行莫想。若說要跳到好處。且不知你只圈兒。是方的。是圓的。是長的。是短的。是大的。是小的。造化小兒道。你這小猴兒。真是狡世爲人。一箇圈兒。自然是圓的。那有方的。長的。各樣的。小行者道。我的兒。你小哥哥家。曉得些甚麼。我說與你方的。叫做四圍圖。圓的叫做太極圖。長的叫做兩頭日月圖。短的叫做當中方寸圖。大的叫做無外圈。小的叫做針眼圈。太極圖。是乾坤跳的。四圍圖。是東西南北跳的。無外圈。是須彌山跳的。針眼圈。是芥子跳的。就是圓圈內。還有雙圈。叫做鼻孔圈。還有套圈。叫做連環圈。還有交圈。叫做黃道赤道圈。許多名色。怎只一個圓圈便了。造化小兒道。圈名雖有許多。合來總是一個。但我的圈兒。又與你說的話不同。小行者道。你的圈兒。又怎麼。造化小兒道。我的圈兒。雖一個。分開了。也有名色。叫做名圈。利圈。富圈。貴圈。貧圈。嗔圈。癡圈。愛圈。酒圈。色圈。財圈。氣圈。還有妄想圈。驕傲圈。好勝圈。昧心圈。種種圈兒。一時也說不了。小行者道。你這些圈兒。都是些小節目。有甚大關係。造化小兒道。你說的圈兒。關係雖大。要跳却容易。我說圈兒。節目雖小。却一時跳不出。小行者道。要跳不出。除非與你一般。也是個小兒。若是個頂天立地的漢子。那裏圈得住。造化小兒道。據你只等誇口。也要算做一個頂天立地的漢子了。敢與我打一個賭賽場。小行者道。怎生樣打賭賽。造化小兒道。你師父現已捉到我山中。我雖念他是一個和尚。不忍加害。却也沒個輕輕放去之理。今與你打一個賭賽。因從袖中取出一個圈兒。拿在手中道。你若有一

本事跳出。我這個圈子。我情願與你聯盟結成契友。送你師父西行。若是你沒手段。跳不出我圈兒。莫說你師父莫想西行。連你這小猴兒。真真要帶去做買賣了。小行者道。就打一個賭賽要要也罷了。只是沒個見證。你小兒家輸了。要放手撒賴。却怎處。造化小兒道。你不要多疑。好人口裏說的話。那裏有賴之理。小行者道。不是我多疑。只因你的名聲壞了。那個不說造化是個無賴小兒。也罷。我老孫也不怕你賴了。就與你賭一賭。造化小兒道。我到不賴。只怕你耍賴也賴不得。因將手中一個名圈。照小行者劈頭攆來。那圈兒在造化小兒手中。不過數寸大小。及拋在空中。便像房子大的鷄籠一般。從頭上罩將下來。小行者抬頭一看。只纔知那圈兒。果然有些妙處。怎見得。但見 團團如一輪月鏡。剖作虛離。灣灣似兩座虹橋。合爲太極。非金打就。光艷艷儼然一道金箍。豈竹編成。細鱗鱗宛似千層竹網。不密不稀。圈轉來疎而不漏。又寬又窄。鑽入去綽乎能容。當頭罩下。受悶氣不香蒸籠。失足其中。被物纏渾如鐵桶。非千仞高牆。孰敢踰而走出。僅一層薄壁。誰能鑿而偷光。雖木不囊此。只見上天無路。縱線非戒足。也如畫地爲牢。千古牢籠。不離此道。終身輪轉。未有他途。小行者看見圈兒。劈頭罩來。欲待飛身走了。不入他圈兒。却又說個賭門。只得跳去。身立在空中。順手將鐵棒帶起往上一迎那圈兒。早套在身上。套便套在身上。那上下兩頭是空的。又遠遠的不能近體。小行者暗暗想道。這樣東西怎生弄人。莫非造化有甚微妙之處。因將身往上一縱。直跳到半空。再看時。圈兒已不在身上。急急落將下來。此時造化小兒。已不在峰尖。竟到山前一塊大石上坐着。小行者看見。因走到面前。笑說道。你真是個小兒。這樣東西。也要我孫老爺費力。造化小兒道。我見你會說嘴。只道你有些名望。因將這個名圈兒。與你受用。誰知你是個石猴兒。內無親黨之譽。外無鄉曲之名。故閻閻無聞。做了遊方和尚。這名圈兒如何有你的分。原是我差了。小行者道。小哥哥那裏曉得名者寔之寔也。我老孫有其寔。所以無其名。這些閒話。都不要說。既已賭輸。快去請我師父出來。

西行就是了。這造化小兒道。去是與你去。只是此時還早些。你這小猴兒既不爲名。必然是個利徒。我有个利套兒。你敢再去耍耍麼。小行者道。一個與百個同。怎麼不敢進去。造化小兒聽見小行者不推辭。便取出利圈兒。照小行者當頭攆來。小行者任他套來。毫不介意。等得套了。從從容容。跳將出去。無挂無碍。造化小兒見了。因笑說道。到看你這小猴子不出。竟造到名利兩空了。也罷也罷。有心結識你。一發試一試。因將酒色財氣四個圈兒。一齊攆出。那小行者看見。也不慌不忙。來一個。跳一個。來兩個。跳一双。就像蛟龍入水。鸞鳳離巢。一霎時三四個圈兒。都被跳出跳入。弄做個傳舍。就跳完了。因大叫道。小兒小兒。我問你一聲。造化高。今日撞見了我老孫。只怕要造化低了哩。造化小兒。並不答應。又取出來貪嗔痴愛四個圈兒。一連攆來了。小行者跳到得意之時。因說道。來得好。來得好。也是我跳一場。因側着身軀。歪着肩膀。東頭跳到西頭。西頭又跳到東頭。又像玉女穿梭一般。造化小兒看見。暗暗的喝采道。好個石猴兒果然天也不虛生。人心着不得假。因想道。這猴子雖酒色財氣尤侵。貪嗔痴愛不染。你看他跳來跳去。十分快活。定是個好勝之人。只消一個好勝圈兒。自然攆住。因忙取出。對小行者說道。只這一個圈兒。若是你再能跳出。便真算是個好漢子。只得放你師父西行。孫小行者笑道。許多既已領教過。何在這一個。請速速套來。莫要誤了。我老師父的前程。話還未曾說完。造化小兒拋來。套在小行者身上。小行者正說得興興頭頭。不期這個圈兒到了身上。便覺有些手忙脚亂。不像前邊從容自在。怎見得那圈兒利害。但見 緊則緊絕不靈拘攣之迹。鬆則鬆。宛然如束縛之神。有時圍頂。湊生兩道金箍。忽爾攔腰。又繫一條玉帶。百般佈羅。東到東。西到西。擺佈不開。千計遁逃。左則左。右則右。遁逃莫脫。不知與我何親。同行同止。如恩愛之難分。又不知與我何仇。從旁相隨。似冤家之不離。縱然套人。非我之願。雖天巧設之陷阱。誠思好勝是誰之心。寔人自投之羅網矣。小行者被圈兒套住。欲往上跳。不

期那圈兒就跟着他往上去。欲往下鑽。不期那圈兒就跟着他往下。欲將身子變大。那圈兒就隨着他的身子也大了。即欲將身子變小。那圈兒隨着他的身子也就小了。周圍雖稀稀透亮。及要變化去鑽。却又沒絲毫縫兒。欲要使金箍鐵棒打開。却又地方窄狹。施展不開。欲要用拳頭去打。却又軟膿膿無處用力。急得他就是雀鳥一般。只在圈內團團跳轉。造化小兒看見大笑道。小猴兒怎不跳了出來。你的英雄那裏去了。小行者聽見。氣得暴跳如雷。狠的一聲道。就連天也撞通了。因搭着鐵棒。儘力往上一跳。這一跳帶圈兒就是弩箭一般。往空中直射。不期恰遇着李老君。帶了兩個小道童兒在空裏經過。不會提防。忽被小行者套着個圈兒。持着鐵棒。兜褲襠裏。往上一撞。直撞着李老君的卵胞。老君一時痛的難禁。呀的一聲。一個倒栽葱。跌倒在地。虧得兩個童兒在空扶住。李老君扒起來。忙叫捉住道。甚麼潑神。敢大胆無禮。撞我一跌。再看時。却是孫小行者。套着一個圈子。在空中亂跳哩。因罵道。賊猴頭你要幹那討飯的營生。也須看看地方。敲敲鑼鼓。叫人走開。好讓你跳。李三娘挑水。或是關雲長獨行千里。怎麼聲也不做。硬着頭往人褲襠裏直撞。幸是我的卵袋碰着你的頭。倘碰了你那條哭喪棒。豈不連我性命都傷了。小行者看見李老君跌了一交。自知理短。因連連陪罪道。老官兒莫怪。是我被人暗算。一時上來急了。冲撞你老人家。李老君道。你這賊猴頭。一生要討人便宜。怎今日也被人暗算。你且說被那個暗算。弄成這等一個模樣。小行者道。不要說起。說起也要羞人。因奉我師父唐長老西天求解。路過陽陰二氣山。陰山太冷。陽山太熱。我師父走不過去。我因用手段。將陰陽鑿通。使冷熱均平。陰陽二妖惱了。就暗設陷坑。將我師父與豬八戒捉去。是我尋他取討。他鬥我不過。又將師父與豬八戒。送在造化山。造化小兒處藏了。找尋到造化山。那小兒甚是憊懶。不與我廝殺。只將這圈子。與我打賭鬥。叫我跳出他的圈子。就送我師父西行。初時是將那名利圈兒。我已跳出。次後又是酒色財氣四個圈兒。我也跳出。後又是貪嗔痴愛四個圈兒。我又跳

出。臨後他急了。遂將他娘的這個圈子。套在我老孫頭上。叫我跳進跳出。跳得滿身似水。他只不肯放我。我沒奈何。只得硬着頭皮。往上亂撞。指望撞得出頭。脫離苦海。不期做和尚的命苦。又撞到你老官兒的褲襠裏來了。也是一緣一會。千萬顯個神通。救我出圈子來。定感深情。李老君笑道。你這個賊頑皮。天不怕。地不怕。今日一般也弄倒了。那造化小兒。乃天地間第一最精細的。最刁鑽之人。你却上門去惹他。自討苦吃。小行者道。那個去尋他。只因師父被他陷害了。不得不尋他。別的事不要你多管。只要你替我將這圈兒除去就好了。李老君道。別的事到還容易哩。要去只個圈兒。却是不能。小行者聽了。喫惊道。前面許多圈兒。都被我輕輕跳出。這個圈兒。就是難些。畢竟有個脫法。怎說不能。李老君道。若論你這賊猴。自家弄聰明。逞本事。就叫你糊糊塗塗。在這圈子裏。坐一世纔好。只怕你誤了你師父求解善緣。與你說明白了罷。造化小兒。那有甚麼圈兒套你。都是你自家圈兒自套自。小行者道。這圈兒分明是他套在我身上。怎反說是我自套自。李老君道。圈兒雖是他的。被套的却不是他。他把名利圈套你。你不是名利之人。自然套你不住。他把酒色財氣圈兒套你。你無酒色財氣之累。自然輕輕跳出。他把貪嗔痴愛之圈套你。你無貪嗔痴愛之心。所以一跳即出。如今這個圈兒。我仔細看來。却是個好勝圈兒。你這潑猴子。拿着條鐵棍。上不知有天。下不知有地。自道是個人物。一味好勝。如今套入這個好勝圈兒。真是如膠似漆。莫說你會跳。就跳遍了三十天。也不能跳出。不是自套。却是那個套你。小行者聽了。嚇得啞口無言。李老君道。你也不必着惊。好勝不過一念耳。小行者聞之大悟。因嘆說道。我只道好勝人。方能勝於人。轉受此好勝之累。如今竟未勝於人。罷罷罷。如今世道。只好呆着臉皮。讓人一分過日子。因把鐵棒變小了。收在耳中。就要別老君下到造化山去。老君道。你下去做甚麼。小行者道。有甚麼。不過見造化小兒。下個禮求他除去圈兒。放我師父出來。老君道。你既轉了個好勝之念。又何必求他

你今再跳跳這個圈兒看。小行者真個又跳一跳。早已跳出圈兒之外。喜得他抓耳揉腮。滿心快活道。原來無邊解脫。只在一念。那些威風氣力。都用不着。多謝老官兒指教。今日且別過。改日還府奉謝罷。老君笑道。謝到不消。只是你倆的我那卵泡。還有些疼。須替我呵兩口纜好。小行者道。呵到不難。也只怕呵腫了。弄成個大氣泡。夾着難走路。莫若回去。坐在丹房裏。自家揉揉罷。李老君笑着帶領兩個童兒去了。正是 人事無非跳 乾坤都是圈 縱教圈滿世 不跳也徒然 小行者別了老君。提着好勝圈兒。落下雲頭。仍到山前。只見造化小兒。早已盡知其情。先迎着說道。這都是老聃這賊道多嘴。雖是他多嘴。也虧你心靈性巧。轉念的快。既已悔過。可跟我來迎你師父去罷。小行者還打算瞞着他。說自家跳出的大話。不期他事皆皆知。便不敢說謊。只說道。你既肯放我西行求解。閒話多不必提了。圈兒還你罷。因用手將圈兒還了造化小兒。往頭上攢來。造化小兒。就一手往山後一指。只見山前現出一座洞府。重門朱戶。碧瓦黃牆。宛然天宮帝闕。小行者看了。笑道。原來有這個好所在在裏面。却叫我在門外與木石爲伍。人都叫你做小天公。以我看來甚不公。造化小兒道。我怎不公。一座宮闕。明明在此。但你初來一團驕傲。沒有造化。故尋不見。如今你換過心來。造化到了。故得看見。此皆你心有偏私。怎能怨我不公道。因帶了小行者沙彌入去。早有許多天吏職司兩邊伺候。造化小兒。到了大殿上。升了寶座。陰陽二大王。俱來朝見。造化小兒因說道。我與你明燮乾坤。乃是一大天。唐大顛與孫履真。潛修性命。乃是一小天。名雖有大小之分。道理却是一般。豈可自相殘害。他雖擅自推碑鑿通山澤。他們也不過急於西行。不爲大過。縱有逞強。今已悔心。講明不必再論。你二人原回山去修道業罷。陰陽二大王。已見造化的圈兒。俱套他不到。料爭鬪也無用。又見小主公這等分說。只得唯唯聽命回去了。造化小兒叫取出唐長老師徒二人。並行李馬匹。來說道你師徒四人。精心奉佛。我代天施化。本不敢圈留在此。從來道念必經魔難而後堅固。圈留者正堅

你道念耳。唐長老聞言。合掌頂禮。再三致謝。小行者還打算出些戲言。因見他體尊位嚴。便忍住了。造化小兒。又叫備齋。請他師徒飽食一頓。然後送他出山西行。正是 乾坤雖阻絕 不碍一心行 不知唐長老師徒。此去有何所遇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掃清六賊 殺盡三屍

詞曰 試問誰扶性命。全憑氣血相調。明中剝削暗中消。皮骨如何不老。況有腐腸之藥。又加伐性之刀。莫言漫數莫能逃。多是自家送了。 右調西江月。

話說唐長老蒙造化小兒解放西行。十分感激。小行者一路上細說賭賽跳圈。遇着老君指點之事。大家歡喜不盡。不覺又行了數千程途。一日行到了一處。因天寒日短。趕不到大鄉大村。只望見曠野中有些草舍人家。師徒們沒法。只得趕到人家去借宿。此時天色昏暗。剛走到門前。小行者正待敲門。忽聽得裏面哭聲甚哀。忙停住了手。欲待不敲。却又天晚了。沒別處借宿。只得輕輕敲了幾下。因內中哭得正苦。沒人聽見。只得又敲了幾下。裏邊方纔走出個老蒼頭來。問道。這時候甚人敲門打戶。小行者忙應道。是路過僧人借宿。老者點頭道。這又不是大路。那有過路僧人到此。莫非是歹人。因將門開了。忽看見小行者雷公嘴。尖耳朵。三分不像人。先嚇了一跳。再看看門外。又見豬一戒沙彌。十分醜惡。因亂嚷道。真是福無雙降。禍不單行。折轉身往裏就走。小行者一把拉住道。老官兒不要慌。我們不是歹人。寔是大唐國來的。奉旨往西天拜活佛求真解的高僧。因天晚趕不上宿頭。故來借潭府暫住一宵。明日絕早就行。老蒼頭見說不是歹人。方立住脚。再看道。老爺呀。既是高僧。怎這般嘴臉。小行者道。這是面惡人善。老蒼頭道。你既是遠方高僧。本該留宿。只是我家主母。今日遭到了橫事。正在哀苦之時。不能留得。要借宿別家去

罷。孫小行者道。借宿之事小。且問你家主母。今日遭了甚麼大事。這等悲哀。不訪細細對我說了。我可以救他。老蒼頭連連搖頭道。救不得。救不得。小行者道。你且說說看。包管你救得。莫說遭了橫事。就是死了人。我有本事問閻王討了魂來還你。老蒼頭道。又看着說道。老爺呀。不要來哄我。小行者道。我們乃遠方高僧。不打誑語。怎肯哄你。老蒼頭道。既是這等。且請少待。等我進去稟過主母。再來相請。小行者道。快去快去。老蒼頭真個跑入中堂。報與主母道。奶奶。外面有三四個遠方來的和尚。生得形容古怪。一來因天晚要借宿住。聽見奶奶悲哀。他說有甚苦事。告訴他。他有本事救得。那奶奶正哭得昏暈。忽然聽得說有人救得。因此住了哭聲道。我那親兒被他盜去。此時已不知死活存亡。那裏還救得轉來。他不過借此為名。要借宿是實。老蒼頭道。奶奶不必疑惑。就是騙我們。借住了不過費得一頓晚齋。倘或這遠來的高僧。有些手段。便是萬千的喜事。奶奶見蒼頭說得有理。便道。快請進來。老蒼頭見主母允了。便走到門前。對着唐長老師徒道。列位老爺請進裏面來。唐長老方敢緩步入去。又吩咐豬八戒與沙彌道。他既有苦切之事。我們須要小心。不可囉唆。大家走到堂中。只見那主母青鬢間着幾根白髮。已是半老佳人。看見他師徒到堂。忙起身含泪相迎。唐長老合掌問訊道。貧僧乃是大唐欽差往西天拜我活佛如來求真解的。路過寶方。因天晚無處棲身。故不得已擅造潭府。又適值潭府有事。多有唐突。望女菩薩恕之。奶奶道。列位聖僧。既是遠來沒有住歇之處。素齋草榻。請自尊便。老身家門不幸。苦不堪言。說罷。又哀哀哭了起來。小行者道。女菩薩哭也無用。有甚事故快與我說了。我與你商議。奶奶哭着說道。老身趙氏。先夫劉種德不幸早亡。止存下三歲一個孤兒。老身忍死孀居。撫了一十五年。吃盡辛苦。今年一十八歲。纔得成人。起名叫做劉仁。指望他嗣續先夫一脈。不期蒼天不仁。家門不幸。好端端的遭了慘禍。小行者道。莫不是暴病死了。奶奶道。若是暴病死了。留得屍首埋葬。雖痛心也還不慘。小行者道這等想來。想是山中

行走。被虎狼吃了。奶奶道。老身薄薄也還有些家資。我那姣兒。日日抱在懷中還恐怕傷了。怎容他到山中遇見虎狼。小行者道。這不是。那不是。却是爲何。奶奶想到傷心處。捶着胸。跌着脚。只管是哭。老蒼頭在旁代說道。我們這地方。叫做震村。離我這震村西去五百里。有一座山。只因山形包包裏裏。像個皮囊。故俗名叫做皮囊山。這山上近日出了三個三屍大王。一個叫做行屍大王。一個叫做立屍大王。一個叫做眠屍大王。這三個三屍大王。慘虐異常。專喜吃人的血肉。有人不知在他山前走過。不論老少。拿去吃了。是不消說的。手下又養着六個妖賊。一個叫做看得明。一個叫做聽得細。一個叫做嗅得清。一個叫做吮得出。一個叫做想得到。一個叫做立得住。這六個妖賊專管替他在這山前山後。數百里內外探訪人家生得清秀姣嫩的少年子弟。便悄悄乘人家不防備。往往偷盜了。獻與這三屍大王去受用。我家小主人。昨夜好好睡了。今早門不開。戶不開。竟不見了。各處找尋。並無踪影。午間前有人來報說。在五十里長村地方。方撞見六個妖賊。用繩索綁了三兩個少年後生。往西去。親眼看見小主人。也在其內。這一去。定獻與三屍大王吃了。豈不是慘禍。小行者道。既有人看見來報。怎麼不叫人趕上去。追了轉來。老蒼頭說。那六個妖賊。皆是有手段的惡人。若去趕他。只好送與他湊數。誰有本事奪得他轉來。小行者道。既是午間有人看見。在五十里上。此時不過走了百十里罷了。此處離着皮囊山五百里。料想未曾獻與三屍大王吃哩。等我替你奪了轉來如何。那奶奶聽見。說替他奪了轉來。便不顧好歹。跪在地下。只是磕頭道。老爺果能奪得回來。便是萬代陰功。我老身情願賣盡田園。以報大德。小行者笑道。這些小事。誰要你謝。老蒼頭道。老爺果能肯去趕。家裏驢子。恐怕走的慢。等我到前村張大戶家借一匹馬來。與老爺騎了去。還快些。小行者笑道。騎馬極快也要走一夜。豈不悞事。不消不消。我自會走。唐長老聽了。歡喜道。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履真你可能救得。須要連夜去方好。孫小行者道。不打緊。我就去。奶奶道。老爺

要去。也須用一頓飽齋。因連連催齋。小行者道。不消催齋。你且收拾下。我去了回來吃罷。一面說着。將身一縱。早不知去多遠了。那奶奶與老蒼頭看見。是飛昇的活佛。又惊又喜。只是磕頭不提。却說小行者略跳一跳。早已去了百里有餘。在半空中睜開火眼金睛。一路找尋。並不見個踪影。原來那六個妖賊。雖會東西打探。却只好自家一身。來來去去。今牽着許多人那裏有手攝他們去。因衆人走不動。就在八十里上。一個古廟中歇下。將衆人都藏在廟中。他六人却攔廟門坐下。不期小行者尋找來了。找尋到廟門口。看那六個妖賊。詫詫異異。因取出金鑷鐵棒。大叫一聲道。好六妖賊。怎自家的色香臭味都不去管。却來盜人家的血肉。去奉承死屍。不要走。吃我一棒。六妖賊無意中。忽然看見。大家都唬得一跳。又因久在鄉村。偷盜幾個愚婦愚夫。沒人與他相抗。故不曾帶得兵器。一時手腳無措。只影得一影。各自逃命。小行者再撒棍欲打時。六妖賊早逃得無影無踪。小行者見六妖賊走了。因推開廟門。往裏找尋。只見長繩短索鎖繫着二三十個少年。都在一堆啼哭。因叫道。那個是劉種德的兒子劉仁。只見內中一個少年。連聲答應道。我是劉仁。老爺是誰。爲何問我。小行者道。我是唐朝聖僧。是你母親趙氏。請我來救你的。衆妖賊已被我打走了。你可快跟我回去。劉仁道。繩索縛得牢牢的。如何走得動。小行者道。不打緊。因用手一指。身上的繩索。俱已盡斷。劉仁身子鬆了。忙跟着小行者就走。衆少年看見。都一齊喊叫起來道。活羅漢老爺。望一視同仁。都救救罷。小行者道。不要叫。我來救你們。又用手一指。衆人的繩索俱一時斷脫在地。衆少年得了性命。都圍着小行者。只是磕頭。小行者道。不要拜。且跟我來帶你們回去。遂大家一齊湧出廟外。小行者叫衆少年。都閉了眼。因往巽地上。呼了一口氣。吹作一陣狂風。他就將衆少年撮起。不消一刻工夫。早已到了劉家堂前天井內。二三十人。都一齊落下來。擠了一階。慌的趙氏不知頭腦。劉仁早走上前扯着趙氏大哭道。母親。孩兒得了性命回來了。趙氏看見這一喜。真是燈前乍見猶疑夢。膝下牽衣始釋憂。

母子二人。哭一回。笑一回。又重新下跪向着小行者。只是磕頭。衆少年跪在地下。磕頭如搗蒜。小行者道。不消拜了。且問你衆人。俱是那裏人。衆少年道。都是近村人。小行者道。可認得回家的路。衆少年道。都認得。小行者道。既認得。都去罷。早早回家。免得親人記挂。又磕了許多頭。方一闕散去。正是 牽去愁如入肆羊 放來喜過閉籠雀。衆少年散去。劉家齋方纔完備。擺上來。請他師徒受用。趙氏因說道。方纔老爺們。說去了來吃齋。我想來往一二百里路。只認作取笑之言。不期果然真是活佛菩薩。豬八戒道。我這師兄。原是替玉皇大帝。當捕兵出身。莫說一二百里。就一二千里。一萬二萬里他這消只會工夫就殺了。小行者聽了道。馱子莫胡說。快吃了齋去睡。明日好早走。趙氏母子喜之不盡。須臾齋罷。就請他師徒四人。到上房裏去安歇不題。却說那六個妖賊。被小行者忽然打散。都東藏西躲。不能出頭。只等小行者去了半晌。方才一個個鑽出了頭。大家商量道。我們費了無數氣力。方盜這些血食。指望獻與三屍大王去請功。不知那裏忽然間走出這個和尚來奪了回去。甚覺可恨。看得明道。我看這和尚尖嘴縮腮。手裏拿着金箍鐵棒。有些認得他。却一時想不起。想得到道。我細細想來。莫非就是昔年我們剪徑時。被他打死的。那個孫行者麼。看得明道。有些像他。聽得細道。若果是他。却惹他不得。立得住道。是不是。我們也到震村去訪訪。若果訪真是他。我們雖不去惹他。也必須報與三屍大王知道。等他去尋他。我們只消坐觀成敗。又可見我們請功之意。大家齊說道。這個有理。遂乘着夜裏無人。悄悄的一陣風都來到震村打探。他們這六個是慣打聽的。不消半個時辰。都打聽得明明白白。又一陣風。直趕到皮囊山來見三屍大王。這三屍大王。是時常受這六賊供獻慣的。今忽聽見這六賊要見。只道又有甚麼供獻來了。忙叫喚他進來。六賊走到面前。行屍大王。就開口問道。你們這時候。忙急急來做甚麼。六賊齊稟道。小的感三位大王收錄門下。無以報德。連日在鄉村採取二三十個血食。上獻三位大王。不期行到半路。忽被一個和尚倚強。都被他搶奪了回

去。故特來報知。三位大王。俱咬牙切齒。大怒道。甚麼和尚。敢胆大擅奪我們口裏的血食。你們可曾打聽這和尚。如今在那裏。叫甚名字。好叫我們去拿來。碎尸萬斷。以報此仇。六賊又稟道。小的們俱細細訪知。這和尚是當年跟唐三藏往西天求經。孫行者的後人。他如今又兜攬了一個唐僧。往西天去求解的。因天晚在劉家借宿。知道劉家的兒子。是我們盜了。他倚着有些本事。就出頭來趕到半路。將我六人一頓鐵棍打走了。把衆人都搶奪回去了。如今現在劉家以爲有功。與他飲食吃齋哩。三屍大王聽了大怒道。這和尚如此可恨。定要拿來報仇。眠屍王道。不但拿他來報仇。還有妙處。行屍大王問道。還有甚妙處。眠屍大王道。我聞當年孫行者。跟隨求經的唐三藏。乃十世修行得道的高僧。吃他一塊肉。可以延壽一紀。今日孫小行者跟隨求解的唐僧。雖不修行幾世。諒來一定也是一個高僧。吃他一塊肉。也能延壽。我去一併拿來受用。豈不妙似吃他那些俗人。行屍大王與立屍大王。俱歡喜道。此算甚妙。我們就去到劉家拿人。六賊聽見說。要到劉家去拿人。因又稟說道。大王不消去。我才聽得他有三個徒弟。除了孫小行者以外。還有一個豬一戒。一個沙彌。都也有些手段。若到劉家去。與他們賭鬥。未必盡能拿得住。況且這四個和尚。西行求解。少不得要往山前經過。三位大王。只消坐在山中。設個計策。以逸待勞。管教他們都是三位大王口中之食。三屍大王聽了大喜道。他既然有三個徒弟。我們三個大王。一個調一個。都調開了。與他廝殺。你們六人。却乘空兒。將他的師父。拿到洞中來。等我們回來。趁新鮮受用。豈不美哉。因算定行屍大王。做頭一陣。去敵孫小行者。立屍大王。做第二陣。去敵豬一戒。眠屍大王。做第三陣。去敵沙彌。六賊潛伏山谷中。單等捉唐長老。算計已定。各各收拾不題。却說唐長老師徒。在劉家安寢了一夜。次日早來。就要走路。爭奈劉家母子。苦苦留住備盛齋相請。不多時。衆少年婦女的親戚。都來叩謝。這家請。那家邀。唐長老苦苦推辭。也纏了三

口。方得出門。又走了三四日。方到山前。小行者因與豬八戒沙彌道。前日遇見那幾個毛賊。雖被我一陣棍。打得無影無踪。却未曾打除根去。從來做壞人的。直要壞到底。決不肯改過日新。他見我放走了他的人。必然要結連這皮囊山的。三屍妖怪來報仇。我們今日過山。也須防備。豬八戒慌張道。怎生防備。小行者道。我們三個怕甚麼。只要防備師父。莫要着了他的手。沙彌道。你二人專管殺妖精。我一人單管保師父就是了。小行者道。有理有理。大家算計已定。遂趕着唐長老的馬。竟進山來。此時三屍大王。已打聽得明白。等他師徒入山。走到半路。那行屍大王手執鋼刀。忽然從山脈中跳出來。大罵道。賊禿驢你有本事。救他人之死。今日自家死在頭上。却教誰救你。你不要走。吃吾一刀。舉刀照小行者。當頭砍來。小行者忙用鐵棒架住道。你這妖精。想是甚麼三屍了。行屍大王道。你既聞我大名。何不早早受死。小行者道。別個妖精。不關利害。還不饒恕你。這三屍乃道家之賊。斷斷饒恕不得。我的死未必在你頭上。只怕你的死。到在眼前了。舉鐵棒劈過來。一場好殺。怎見得。但見。一個是寶刀。一個是棒棍。寶刀閃閃。現臥月青龍。鐵棒展一展。吐鑽天黑蟒。黑蟒飛來。不問是妖是怪。一例消除。青龍落去。任他爲佛爲僧。也都殺害。這和尚衛道心堅。誓把三屍痛戮。那妖魔吃人念切。要將五體生吞。生吞不着。空墮饞口之涎。痛戮何曾。枉費熱心之火。那妖怪與小行者。戰不上十餘合。那立屍大王忽又從山頭跳下來。直撲唐僧。豬八戒看見。忙舉釘耙迎住。罵道。瞎妖精。要尋死。不到豬老爺這裡來。却思量到那裡。立屍大王。也不回言。舉起鐵斧劈胸砍來。這一場廝殺。却也不善。怎見得。但見。一個是。宣花鐵斧。一個是。九齒釘耙。鐵斧幌一幌。迸萬點星光。釘耙築一築。吐九條霞彩。霞彩九條。莫說三屍。就是千屍。也築做肉泥。星光萬點。休言一戒。便是百戒。也砍成血醬。你道我狠。我道你狠。兩下裏無半點善心。你思量要捉我。我思量要拿你。霎時間千條詭計。萬斧千釘。苦貪賭鬥。半斤八兩。未見輸贏。豬八戒與立屍

大王。又戰不上十餘合。忽山嘴裏。又跳出個眠屍大王來。手挺長槍。直奔唐長老刺來。沙彌看見小行者與豬八戒都有對手廝殺。只得也掣出禪杖來。將長槍撥開。回手就打。眠屍大王笑道。我看你這和尚。滿臉都是晦氣。快快的逃了。還得便宜。莫要勉強支持。只怕你真真晦氣上了臉。沙彌道。你這潑妖怪。那裏知道我沙老爺。從來是降晦氣的祖師。任是英雄好漢。撞見我就晦氣到了。你不信。試試看。復舉杖照頭劈來。眠屍大王急撒槍相迎。這一殺便覺利害。怎見得。但見。一個是長槍。一個是禪杖。長槍雖丈八。刺將來不離方寸心窩。禪杖只一條。打下去專照着三屍頭上。緊一槍。慢一槍。惟我善於推鋒。虛一杖實一杖。叫人不能躲避。打不倒妖精。未可便言惟我精神。捉不住和尚。到底不知是誰晦氣。沙彌雖與眠屍大王賭鬥。却一心只記挂着師父。任眠屍妖引誘他。只不走遠。鬪不到十數合。隱隱聽得後面人聲嘈雜。忙回頭一看。却有人暗算長老。吃了一驚。遂虛幌一禪杖。撒了眠屍妖。跑回唐長老面前。大叫一聲道。妖精休得無禮。我來了。六賊看見唐長老獨自一個。便從山谷中跳出。只望下手。不期沙彌復跑回來護持。因一鬪又走了。眠屍大王見沙彌逃回。那裏肯放。一直趕來。豬八戒見沙彌吆喝。知道是妖精暗算師父。也撒了立屍大王。撤回身來救應。却看見眠屍大王。望着沙彌。只顧向前趕他。就暗算道。如不趁此時下手。更待何時。便悄悄駕雲趕到眠屍妖背後。眠屍妖一心只想捉沙彌。不及提防背後有人。沙彌對面到看見了。轉笑嘻嘻引導道。趕人不可趕上。再趕你便有人要殺你哩。眠屍妖大罵道。誰敢殺我。豬八戒早從背後應聲道。我敢殺你。當背心一釘釘。眠屍早已七孔流血。跌倒在地。立屍妖因豬八戒跑回。只認着敗了。便隨後趕來。七八趕上。忽看築殺眠屍大王。唬得心肝胆碎。荒了手脚。折轉身來跑。不期小行者聽見背後人亂。恐怕唐長老有失。也撒了行屍大王回來救應。恰好立屍妖撞個滿懷。立屍妖正驚得痴呆。又撞見小行者越發慌張。亂了手脚。小行者看見。因隨手一棒。結果了性命。行屍隨後趕來。遠遠望見。不是勢頭。遂駕

雲化風向東走了。小行者趕到面前。見唐長老無恙。豬八戒已打殺了眠屍妖精。大家歡喜。豬八戒說道。這三個妖怪。已然殺了兩個。那六賊又無影無踪。料無阻碍。我們趁此時保護師父過山去罷。沙彌就收拾行李。小行者道。且慢。豬八戒道。師兄且慢。想是要等妖精來報仇哩。小行者道。我們結了仇。不等他報了去。却叫他尋別人去報。豈是個菩薩心腸。唐長老問道。怎麼尋別人去報仇。小行者道。他拿了劉家兒子。我們救了出來。又打死兩個妖精。我們又一道煙去了。他沒處出氣。自然要尋到劉家。起初只得一個兒受害。如今恐怕一家都要吃苦哩。唐長老聽了着驚道。徒弟是呀。若如此論。不是救人轉是害人了。如今却如何區處。小行者道。不打緊。俗語說得好。斬草要除根。只將只三屍殺盡。自然大道可期。唐長老道。三屍已殺去二屍。那一屍知他躲在何處。怎生去尋他。小行者道。他化風往東逃走。定然到劉家去了。豬八戒道。他若果然到劉家。我們三人同去。一個守前門。一個守後門。一個進去拿他殺了。便完帳。小行者道。我們同去拿他。倘或他知道。走來將師父拿去。豈不反輸一帖。莫若你二人埋伏在師父左右。等我去趕了他來。他看見師父獨守在此。自然要下來拿他。你們從旁出其不意。一鈇一杖打殺。豈不省力。沙彌道。有理有理。遂請唐長老下了馬。到山腰懸崖中。一塊大石上坐下。豬八戒與沙彌。潛身躲在兩旁。小行者便提着鐵棒。一筋斗駕雲到劉家。果然見行屍大王代領那些六賊。將劉家母子。并合家大小。都捉住。網綁起來。說他請了和尚。傷了兩個大王。要償他一家性命。劉宅合家痛叫震天。小行者看了大怒。因而落下雲頭。大喝道。好屍靈自家死在頭上。尙然不知。要來陷害良善。不要走。吃我一棒斷了根罷。行屍妖看見。心上着忙。也不回手。依舊化風走了。六賊正要逃走。被小行者用棒。偪住走不得。只得跪在地下求饒。小行者道。毛賊不足辱我棒。我不打你。快解了劉家母子。六賊連忙解放。解放完。小行者就將解下的繩子。即將六賊縛了道。我說不打你。只要尋還我行屍妖。就放你。六賊道。行屍失利。定回洞中去。

了。小行者又分付劉家母子道。你們只管放心。我定與你將三屍殺盡。決不留後根。劉家母子。拜謝不已。小行者因帶了六賊。復到皮囊山來。到得山上。行屍妖果見唐長老獨坐。便下來捉拿。不期豬八戒與沙彌左右突出。登時打死。已先同師父坐在山頂上。大家歡喜。小行者因帶過六賊來。請師父發放。豬八戒道。這三屍之禍。皆六賊起的。也該打死消除。唐長老道。三屍易殺。而六賊難除。因分付六賊道。我們佛法慈悲。也不殺你。只要你自知悔過。從今以後。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便非六賊而亦五官矣。六賊聞言。感悟拜伏於地道。蒙聖僧開示。自當洗心。一遵教誨。唐長老聽了大喜道。既能改悟。何必苛求。去罷。六賊拜謝而去。小行者方叫豬八戒挑行李。沙彌扶唐長老上馬西行。正是 遺禍莫歸人。回頭須放手。唐長老師徒此去。又不知有何所遇。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小行者金箍棒聞名 豬八戒玉火鉗被夾

詞曰 海大何嘗自滿。天高從不多言。檐鈴角鐸鬧喧喧。只是此中編淺。漫說筋能成棒。安知慾可爲鉗。闔開大小豈徒然。敢請世人着眼。

話說唐半偈同小行者掃除六賊。殺盡三屍。救了劉家一門性命。絕了皮囊山一境禍根。歡歡喜喜。又復西行。行了月餘。並無阻滯。唐半偈更加歡喜。因說道這些時。一路來甚是太平。想必漸漸西天相近了。小行者笑道。西天近是近了。路上太平不太平。却與西天又甚相干。唐半偈道。在西天佛地。佛法清淨。故道路太平。怎不相干。小行者說。依師父說。要成佛清淨。只須搬在西天居住。也不用苦修了。唐半偈道。雖說清淨。在心不在境。然畢竟山爲佛居。便成靈山。雲爲佛駕。便名慈雲。雨爲佛施。便爲法雨。豈可人近西天。不叨佛庇。若不如此。何以這些時獨獨太平。小行者道。這就那虛理模稜揣度。似乎近是。

若據我實實看來。這些時路上太平。還是師父心上太平。你看今日。動了這個輕心重佛的念頭。只怕又要不太平了。正證不多時。忽見道旁閃出一個和尚來。將唐長老小行者師徒四人。看了幾眼。也不做聲。竟飛跑去。唐半偈看見。未免生疑。因說道徒弟呀。你看這和尚行徑。有些詭異。莫不又有甚麼不太平。要應應真的口哩。小行者道。師父怕應我的口。只須自定了師父的心。豬八戒道。師父不要理他。師兄這張口。是終日亂嚼慣的。又不是斷禍福決生死的朱雀口。又不是說一句驗一句的鹽醬口。又不是只報憂不報喜的烏鴉口。說來的口頭話。只好一半當做耳根邊吹過去的秋風。一半當做屎孔裏放出來的臭屁。師父聽他做甚麼。小行者笑道。好兄弟。讓你討些便宜罷。但願不要應我的口方好。師徒們一面說。一面走到一個村莊上。正要打算下馬。進去化齋問路。村裏早走出一個老和尚來。攔住馬頭問道。東來的四位師父。請問一聲。可是要往西天去的麼。小行者看見。忙上前答應道。正是要往西天去的。那老和尚又問道。既是往西天去的。內中可有使金箍棒的孫師父麼。小行者聽了。暗驚道。他怎知我的名兒。因答道。有是有一個。你問他做甚。那老和尚聽見說有一個。便歡喜道。一般也訪着了。四位老師父。要知問他的緣故。且請到小庵中去。坐了好講。小行者便應道。就去。唐半偈遲疑道。知他是好意歹意。去做甚麼。不如我們只走我們的路罷。那個老和尚說道。小僧與老師父同在佛會下。豈有歹意。若是有使金箍棒的孫師父在內。便要走走不過去。就是悄悄的走過去。得知了也要捉轉來。豬八戒聽了道。師父不好了。一定是這猴子幼年間。不學好。不是賣弄手段去做賊。就是倚着這條棒。有氣力打死人。今被人告發。行了廣捕文書。來捉人了。這是他自作的。等他去自受。與我們不相干。我們去做甚麼。倘被同捉了去。撞着糊塗的官府。不分青紅皂白。認做一夥。却怎生分辯。老和尚聽了。說這位長嘴師父。怎這樣多心。就是要各自走路。此時日已過午。也須到小庵吃些便齋好行。豬八戒聽見吃齋。並不言語。老和尚因叫兩三個小和尚。在前

引路。自家又再三拱請。唐半偈方下了馬。引着衆人。同了老和尚。步入村來。走不上兩箭路。便到庵前。那庵兒雖有數間。却濼濼草草。只能僅蔽風雨。大家到了庵中。又見了禮坐下。老和尚就分付收拾便齋。小行者忍不住。便說道。老師父齋吃不飽。沒要緊。且問問你有甚麼緣故。問這使金箍棒姓孫的師父。老和尚說道。這話說來甚長。我們這地方。按陰數六十里一站。西去六站。六六三百六十里。有一座山叫做大剎山。山上有個老婆婆。也不知他有多少年紀。遠看見滿頭白髮。若細看時。却是肌膚潤如美玉。顏色艷似桃花。自稱是長顏姐姐。不老婆婆。人看見。只道他有年紀。必定老成。誰知他風風耍耍。還是少年心性。小行者道。據你說來。這婆婆果有些詭異。但不知還是個仙人。還是個妖怪。老和尚道。我們那里看得他出。小行者道。要看出他也不難。他若道家裝束。清淨梵修。便是個仙人。他若裝威做勢。殺生害命。便是個妖怪。老和尚道。他雖道家裝束。我却不見他清淨梵修。他雖威勢炎炎。我也不見他殺生害命。他在山中。一毫閒事都不管。每年每月每日。只是差人到天下去。訪那有本事的英雄。同他對敵取樂。小行者道。對敵取樂。莫不是幹那閨閣中沒有廉恥的勾當麼。老和尚搖頭道。却不是那樣勾當。小行者道。既不是那樣勾當。却怎麼叫做對敵取樂。老和尚道。他有一把玉火鉗。說是女媧氏煉五色石補天時。火爐中用的。後來天補完了。因這鉗火氣尚未消。就放在山腰背陽處涼冷。因忘記收拾。遂失落在陰山洞裏。不知幾時。被他找尋著了。取回來終日運精修煉。竟煉成一件貼身的至寶。若遇見一個會使槍棒的好漢。與他對敵一番。便覺香汗津津。滿身鬆快。故這婆婆。每日。只想尋人對敵取樂。小行者道。他既有的取樂。又問這使鐵棒姓孫的做甚麼。老和尚道。只因他這玉火鉗。是天生神物。能開能合。十分利害。任是天下有名的兵器。盪着他的鉗口。便能軟了。莫說人間的凡器。就是天上韋馱降魔杵。倘被他這玉火鉗一夾。也要夾出水來。故這婆婆從來與人對敵取樂。再不能够遂心。因到處訪求。止聞得當年天生石猴孫悟空。有條金箍鐵棒。乃大禹

王定海的神針鐵。能大能小。方是件寶貝。曾在西方經過。却又不湊巧。不會撞着他。與他對敵取樂一場。故至抱恨。近聞得這孫悟空。雖成了佛。他舊居的傲來國花果山。又受靈氣。又生了一個小石猴。鐵棒復興。要到靈山取經。路必由此經過。故命他心腹人。押着老僧。日夜在此打聽。今日果遇着四位老師父。真可謂有緣千里。但不知那一位是會使鐵棒的孫老師父。小行者聽了大笑道。只我便是。我只道是冤家對頭。尋我討命。却原來是要我耍棒取樂。棒到耍耍也好。但只是我如今皈依了正教。做了和尚。自當恪守佛門規矩。怎好去與老婆婆耍棒。對敵取樂。況我這條棒。頗有些筋兩。盪一邊就要送了性命。未必有什麼樂處。老師父到不如瞞了他。不去報知。讓我們悄悄過去了。留他只條狗命。多吃兩年飯。也是老師父的陰陽。老和尚道。這個使不得。方纔小徒在路上。看見四位老師父。一面報了貧僧。他心腹人。一面就飛報不老婆婆了。他們走路極快。俱會駕雲。此時只怕已知了信。如何敢瞞。小行者道。你不瞞他也由你。只是我不同他要棒。却也由你麼。老和尚道。這婆婆注意師父。已非一日一夕。今日由你不得。小行者道。不由我。難道就由他。老和尚說。這却難說。只怕要由他哩。豬八戒聽說。就嚷起來道。這師兄到也好笑的。這老師父原說請我們吃了齋走路。今齋不見面。只見斷生斷死的。說這些閒話做甚麼。老和尚笑說道。正是因貪說話。忘記了老師父們飢了。遂起身到廚房去。不一時。催了飯來。師徒吃完。大家遂收拾走路。老和尚說道。列位師父。若往別處去。我貧僧遂不敢放了。既是西行。留與不留。總是一般。只是貧僧也要隨行。一來交個明白。方見貧僧不是說謊。二來前面還有一個小庵。可備師父們過夜。小行者道。是說謊不是說謊。且不打緊。再看見有庵。過夜到是要緊的。因扶唐長老上馬。大家相扶着西行。正是。東有東王公。西有西王婆。無處不有道。無處不有魔。師徒們又行了數十里路。天色晚了。老和尚果又有一個庵兒。留他師徒們過了夜。到次早正打算收拾走路。忽見兩個中年婦人。仙家裝扮走來。手中捧著一封戰書。

尋著老和尚。叫他下與姓孫的師父。小行者接了手來。拆開一看。只見上面寫著。大剝山長顏姐姐。不老婆婆。致戰書於傲來國花果山天生聖人孫臍下。切聞天毓英雄。未嘗無對。人生宇宙。豈可孤行。風嘯雲吟。世不乏龍爭虎鬪。花香柳綠。自相應鳳倒鸞顛。不逢敵手。安知誰弱誰強。必遇同心。方見或高或下。愚自愧不能。竊至精之陰氣而生。幸叨最秀之坤靈以立。不須大藥。能駐朱顏。懶煉還丹。從他白髮。平生薄技。無擅開合之大權。終日交鋒。不過著感通之妙理。所賴入肉雙鉗。透心一夾。任古今聖人。未有不生於此而死於此者。故禿戟鏑槍。望風遠遁。鉛鎗朽杵。見影先奔。使予獨往來而無聊。自咨嗟而有恨。從未有知己之逢。如鉅鹿之戰。以快一時者。久聞孫老師父。久具石骨石心。已成鐵腦鐵頭。况棒出神針。堅硬剛強有金箍之號。且用通仙法。短長大小有隨意之稱。可稱靈戰精兵。沖鋒利器。尙縱之擊搏。定有可觀。是以前未得相親。當形夢想。今逢當面。可謂有緣。因肅此陳情。上希電鑒。倘名不虛傳。果稱善戰。請仗開壁壘。以爲殺伐之歡。苟兵爲假托。不敢交綬。可自縛山前。以雪迴情之命。戰書到。乞孫大師父鑒裁批示。小行者看完了。哈哈大笑道。這老婆婆。甚不知恥。怎要與人廝殺的戰書。却撒狡撒痴。寫做偷漢的情書一般。本不該打死他。玷辱了我的鐵棒。但他苦苦將頭就棒。若不超度他一鐵棒。只道我和尙家不慈悲。也罷也罷。就向老和尚討了筆硯。在戰書後。大批兩筆道。即老婆婆尋死。可於過山時納命。批完戰書。就將遞與老和尚。叫他發與來人帶回。那兩婦人得了回批。歡歡喜喜去了。這邊小行者。方叫猪八戒挑行李。沙彌牽馬。扶持唐長老西行。老和尚還不放心。猶或前或後。跟隨他師徒們。又行了一日。方遠遠望見大剝山。在前攔住。果然好一座山。十分秀美。有詩爲證。山山奇怪突還妍。獨有磁山麗且華。眉岫淡描才子墨。鬢峰高插美人花。明霞嶺拖紅袖。青靄千巖列翠紗。漫道五陰終日剝。一陽不盡玉無瑕。師徒們到了山邊。也無心看景。只準備與婆婆廝殺。却又不見出來。欲要竟進山去。又恐怕內有埋伏。

只得緩緩而行。正狐疑間。只聽得山中隱隱有金鼓之聲。唐半偈聽得。因說道。徒弟呀。我看這個老婆婆。先下戰書。又不突然輕出。山中却又金鼓喧天。舉動大合兵法。你們須要仔細。不可輕敵。小行者道。我也是這等想。師父說的最有理。因看着豬八戒沙彌道。那個老婆婆出來。你二人代我先去沖他一陣。待我在旁邊。看他有什麼本領。便好接應。二人同說道。不打緊。待我們去。正說不了。只見金旗招展。金鼓齊鳴。山中先湧出一陣男兵。排成陣勢。然後湧出一陣女兵。俱是仙家裝束。女兵陣中。方簇擁一位老婆婆。手提一柄白玉的火鉗。直臨陣前。一見唐半偈師徒四人對面而來。因高叫道。來的四位師父。不知道那一位是會使鐵棒的孫師父。請上前答話。沙彌聽見。忙提降魔禪杖上前。怒罵道。那來的老乞婆。偌大年紀。毛都白了。還不知事。只問孫老爺的鐵棒。難道我沙老爺的禪杖。打你不死麼。老婆婆笑道。金剛波的好漢。也不在我心上。何況你一個沙泥和尚。那裏問得到你。且我不問你。便是你天大的造化。若是有些靈性。便該悄悄躲去偷生。怎反求來我不問。想是你倚着有這條禪杖。自以爲希奇。不知這樣兵器。只好將去捍麵。怎敢與我玉鉗作對。沙彌道。我也不知什麼玉鉗。我也不知什麼作對。只一頓禪杖。打死了你。這老怪物。便是我上西天一段功勞。一面說。一面舞起禪杖。照婆婆夾頭夾腦打來。那婆婆果是忙家不會。會家不忙。見沙彌杖來。他不就還鉗。先將身一閃。輕輕躲過。沙彌見一杖不着。又復一杖打來。婆婆又一閃躲過。躲過了三次。婆婆見禪杖來得滯慢。然後將玉鉗望空中一舉。就似一條白龍。直奔沙彌。沙彌初看。只是一條。將到面前。忽變成兩片。似一張大口。照着頭上直直吞來。沙彌看見。慌了手脚。只得掣回禪杖來抵當。不期剛剛直抵入他鉗中。被他合攏鉗這一夾。幾做兩段。沙彌急要掣回。那里得動分毫。婆婆笑道。若是別樣兵器。不夾化做鐵針。也要夾扁作鐵錘。你這條杖兒。也算有些來歷的。夾在鉗中。尚不扁不化。若要還你。你又要倚仗他去生事。不如留下。與丫環們廚房中撥火去罷。因將鉗一提。那

條禪杖。早已在沙彌手中搖擺。死命。摺住不捨。不期婆婆力大。再一提。那條禪杖。早已提將去了。因提去的急。竟將沙彌帶了一跌。爬起來。赤手空拳。只得跑了回來道。好利害貨。豬八戒看着笑道。甚麼利害。還是你太不濟。怎麼自家的兵器。都被你鉗了去。待我替你討回來罷。因跑到山前叫道。老婆婆。好硬鉗口。看你不出。到會夾人。想你是個螃蟹變的。但他們的傢伙。又光又圓又滑。所以被你夾去。因掣出釘鉗在手。使兩路與婆婆看。你看我這釘鉗。牙排九齒。你也能來夾麼。婆婆笑道。莫說釘鉗這列齒。你這和尚就偏身排牙。也夾你個不活。你這些無名的野和尚。不中用的兵器。打人又不痛。抓人又不癢。只管苦苦來纏些甚麼。趁早躲回去。叫你那姓孫的出來。會我一會。看他是真是假。豬八戒笑道。你這老婆婆。好沒廉恥。老也老了。還要想人。這姓孫的你便想他。他却不想你。不如權且將我姓豬的。且應應急罷。不老婆婆聽了大怒道。好不知死活的野和尚。我到饒你性命。你轉到油嘴滑舌的。來戲笑我老娘。且拿你來敲掉了牙。割去耳朵。做個光滑滑的人彘。看你應得急。應不得急。就舉起玉鉗劈面夾來。豬八戒因看見禪杖打入鉗中。被他夾去。便將釘鉗在鉗外架隔。架開便乘空築來。且架且築。狠戰了八九回合。當不得婆婆玉鉗飛上飛下。就似游龍一般。那里招架得許多來。只殺得渾身臭汗。欲要敗下陣來。又不好意思的。一心裏只望着小行者來策應。不住的回頭張望。不料小行者全然不睬。急得他沒法。又強支持了三五合。一發心慌。忽見他玉鉗照頭來夾。因將頭一擺。不期這一擺。一隻耳朵擺在玉鉗內。被他一鉗夾住。夾得痛不可當。慌忙丟去釘鉗。雙手抱住玉鉗。亂哼道。夾殺夾殺。不老婆婆微微笑道。你這大胆的和尙。你自情願出來應急的。怎又這等怕痛叫喊。因將玉鉗輕輕提回。豬八戒雙手抱住玉鉗。竟連人都提到面前。因道你這和尚。端的是什麼人。還是自己強出來與我作對的。却是誰叫你出來搗塞我的。你們這個姓孫的和尙。還是虛名。還是真有些本事。爲何躲着不敢出來。須快快實說。我便饒你性命。若有一字

涉虛哄我。我只消將手緊一緊。將你這耳朵夾下來炒一炒。賞與衆軍士下酒。然後再夾住你的頭。夾得扁扁的。恰叫你做不成和尚。却莫要怪我。豬八戒被夾慌了。忙滿口哀求道。婆婆請息怒。我實是僱來挑担沒用的和尚。怎敢同婆婆相抗。實是被那姓孫的賊猴頭耍了。他雖有些本事。只好欺負平常的妖怪。昨日見婆婆下了戰書。曉得婆婆是久修得道的仙人。手段高強。不敢輕易出來對敵。故捉弄我二人出來打頭陣。他却躲在後面看風色。我二人若是贏了。他就出來建功。今見我二人輸了。只怕要逃走。也未可知。婆婆若果要見他。可快快放了我。趁他未走。待我去扯了他出來。不老婆婆道。聞他有一條金鑰鐵棒。能大能小。十分利害。可是有的。豬八戒道。有是有的。却也只好與我們禪杖釘耙差不多的。也算不得十分利害。不老婆婆道。你這些話。果是真麼。莫非說謊哄我。豬八戒道。我老豬是天生的。一個老誠人。我從來不曉得說謊。况又承婆婆高情。這等耳提面命。就是昔日有些虛謊。如今也要改過了。怎敢哄騙婆婆。以犯逆天之罪。不老婆婆微笑道。你既不是哄騙我。就放你去。也罷。你且說你怎生扯得出來。豬八戒道。只說婆婆是個有情有義的好人。要見你一見。止不過是聞你的名兒。並非惡意。若躲了不出去。豈不喪了一生名節。還要連累師父。過不得山去。那猴子是個好勝的人。自然要出來相見。等他出來時。聽憑婆婆玉鉗。將他的頭夾住。就夾出他的腦漿來。我不管你們的閑帳。婆婆道。若果是真話。可對天賭個大咒。我就放你。豬八戒聽見說肯放他。慌忙跪倒在地。指着天賭咒道。我一戒若有半句虛言。嘴下就生個碗大的疔瘡。婆婆一聽。大笑道。既賭了咒。且放你去。要拿你也不難。因將鉗一鬆。獸子的耳朵。早脫了出來。獸子得脫了身。也不顧耳朵疼痛。忙在地下拾起釘耙。說道我去也。就叫他來。也不等婆婆發放。就一陣風飛也似的回來。看見小行者站立在唐長老馬前。就像一些不知的。因亂喊道。好猴頭。原來是個不存好心的憊懶人。你騙了我二人先去當頭陣。說是你就在後策應。怎麼看見我被他夾去。不來救我。若不是我會說話。

哄騙了出來。此時我已死了。你這樣賊心狗肚腸。還要你在師父名下做弟兄哩。到不如各人自奔前程。還有個出頭的日子。小行者道。可笑你猷兄弟不要性急。不是我不來救護。豈不聞兵法上說得好。朝氣勝暮氣衰。這婆子初出來指名等我。一股銳氣正盛。若我挺身出去。縱不怕他。畢竟決難取勝。故叫你二人出去試他一試。他如今連勝了你二人兩陣。定然心驕意滿。看人不在眼裏。又等了我半日。一團銳氣衰了。他那玉火鉗的夾法。我又看得明明白白。我如今走了出去。一頓金箍鐵棒。不怕不打的他魂飛魄散。讓我們走路。豬八戒道。你便論什麼兵法。怎知我被他夾得沒法。說便是這等說。你也不要看容易了。那個婆婆的夾法。真也怕人。他張開了兩片鉗。沒頭沒臉的夾過來。倘一失手。落到其中。任你好漢。也拔不出來。小行者笑道。猷子。不說自家沒用。轉誇張別人的本事。你看他夾得我住麼。你二人好生保護師父。待我丟來。因空着手。搖搖擺擺。走出山前。厲聲大叫道。東勝神州傲來國花果山天生聖人孫小聖在此。來的婆子。既聞我大名。要識我金面。何不快快上來參拜。那老婆婆聽了。果然走出陣前。將小行者上下估計了半晌。方說道。我嘗聽得人說。聞名不如見面。見面不如聞名之至。人人久傳你孫大聖的名頭。我只道你是他嫡派子孫。又傳了金箍鐵棒的道法。定然是個三頭六臂的好漢。却怎生是那般尖嘴縮腮猴子般的模樣。莫非是假名托姓的麼。但別人手中可假。我老婆婆手中。却是假不得的。快實實說來。免得動手時出醜。小行者笑道。你這婆子既有本事。偷了這玉火鉗。又知訪天下豪傑比試。也像個有心之人。怎只生得兩隻耳朵。却不會生得眼睛。不老婆婆笑道。我雙眸炯炯。仰能觀天。俯能觀地。中能知人。你豈不看見。怎說不會生眼。小行者笑道。眼雖是生的。却不識人。只好揀選那些擦眉畫眼假風流的滯貨做女妖。怎認得真正英雄豪傑。所以說個未生。不老婆婆大笑道。這等說起來。古今的真正英雄豪傑。都是尖嘴縮腮的了。小行者道。古今的英雄豪傑。雖不盡是尖嘴縮腮。却也定有些三分奇奇怪怪。出人頭的一步。不是

尋常肥胖可比。不老婆婆道。怎見胖肥不如奇怪。小行者道。你這婆子一味皮相。曉得些什麼。須知肥胖背肉。奇怪老筋骨。你想幹天下的大事。還是肉好還是筋骨好。不老婆婆道。這也罷了。且問你。聞你家傳一條金箍鐵棒。是件寶貝。還是有無。小行者道。鐵棒是有一條。止不過將他護護身子。遇巧兒打幾個害道的惡魔。陷人的妖怪。怎能算是寶貝。惟不貪不淫。不墮入邪障。方是我僧家的至寶。我看你這婆子。雖白髮垂垂。却顏如少女。一定盜竊了天地間幾分陰精。故特裝妓做媚。止望剝我真陽。那知道我這真陽。乃天地之根。萬古剝之不盡。豈容你這老婆子妄想。到不如安心自保。雖不能純全坤體。留些餘地。還可長保生機。若一味進而不退。只怕你上面山地剝之不盡。下面的地雷。又來消你了。不老婆婆聽了。滿心大喜道。好猴兒。果然名不虛傳。是個見家。既說明白。我決不害你性命。但聞名久矣。今既相逢。豈有空過之理。快取出你的金箍鐵棒來。同我的玉火鉗一比高下。好放了你去。小行者道。你要同我要棒不難。只要你拚得三死。我便同你要一耍。不老婆婆笑道。要我一死好難哩。你且說是那三死。小行者道。我說與你聽。正是。欲求生快活。須下死工夫。不知是那三死。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冷雪方能洗慾火 情絲繫不住心猿

詩曰 天生萬物物生情

慧慧痴痴各自成

一念往來誰惜死

兩家過處只聞名

迷中老蚌還貪合

定後靈猿擾不驚

鐵棒玉鉗參得破

西天東土任橫行

却說孫小行者。被不老婆婆。攔住在大剎山前。定要同他使棒耍耍。小行者道。耍耍棒。你須拚得三死。不老婆婆。問他是那三死。小行者說道。第一我這條金箍鐵棒。乃太禹王定海神針鐵。重十萬八千觔。打將下來。比泰山還重。我看你那玉火鉗。雖說也是女媧氏遺下的神物。在當時不過止為爐中燒火之

用物。脆薄薄的兩片。怎架得住我的鐵棒。多分要打死。你拚得拚不得。你想。那不老婆婆笑道。我這玉火鉗雖脆薄。只怕你那鐵棒到我鉗中。雖不夾斷也要夾扁。若要打死我。想來還早。這個拚得。小行者道。第二件。我這鐵棒。是天生神物。能大能小。可久可速。又名如意金箍鐵棒。你那玉火鉗。若是果有些本事。同我對得幾合。盡得我的力量。我便直搗龍潭。探探虎穴。叫你痛入骨髓。癢透心窩。定要樂死。你拚得拚不得。不老婆婆笑道。這一發不消說了。自然拚得。但恐你沒有這樣手段。你說第三件來。我帥徒率旨西行。是路過之人。一刻也停留不得。你今縱聞我鐵棒之名。却兩下水米本無交。莫若悄悄任我過去。只當未曾識面。猶可保全性命。倘你不聽好言。必欲苦苦相纏。嘗著我鐵棒滋味。那時放又放下不得。留又留不住。只怕要想死哩。你拚得拚不得。不老婆婆。聽了大笑道。總是胡言亂語。有甚拚不得。快快取出鐵棒。試試我的仙鉗。小行者道。與你明說。你不自揣。苦苦要尋死路。却是與我無干。我只得要破戒了。因在耳中取出綉花針來。迎風一幌。變成一條金箍鐵棒。約有丈餘長短。碗口粗細。拿在手中。指定不老婆婆道。這就是如意金箍鐵棒。請細細看了。也還用得過麼。不老婆婆果定睛一看。只見那棒。既堅且硬瘦還長。知是陰陽久鍊鋼。直立不撓渾玉柱。橫擔有力宛金梁。搗通虎穴鋒徧利。探入龍窩勢莫當。任有千魔兼百怪。聞聲見影也應降。不老婆婆。看見鐵棒。挺然突出。滿心歡喜道。看起來果然一條好鐵棒。但恐中看不中喫。且等我試他一試。因展開玉火鉗。望鐵棒夾來。小行者因豬一戒沙彌賭鬪時。玉火鉗的出沒。他在旁已看得分明。今見夾來。遂將鐵棒虛虛一迎。待婆婆認真夾來。他却早已閃身掣回。使婆婆夾一個空。婆婆見夾不着。只得收回鉗去。小行者。却乘他收回。劈頭打來。不老婆婆。即用鉗往上架時。小行者棒。又不在頭上。復向腰間直搗。不老婆婆。剛閃開柳腰。那棒又着地一掃。若不是婆婆跳得快時。將一雙金蓮。幾乎打折。小行者見上中下三處。都被他躲過。又用棒就兩肋裏打來。那婆婆果是會家。東

一搖搖。西王擺擺。開脫得快。不容鐵棒近身。小行者見婆婆手脚滑溜。也自歡喜道。虧你虧你。率性奉承你幾棒。因將鐵棒拈住緊了。隨凝一凝。先點心窩。次攪骨髓。直撥得那老婆婆意亂心迷。提着玉火鉗。如狂蜂覓蕊。浪蝶尋花。直隨了鐵棒上下亂滾。小行者初時用鐵棒。只恐怕落入玉鉗套中。被他們夾了去。但遠遠的侵掠。使到後來。情生興發。壯起精神。越使本領。將一條鐵棒。就如蜻蜓點水。燕子穿簾一般。掃在他玉鉗口邊。忽起忽落。乍來乍去。引得玉火鉗不敢不吞。不能不吐。不老婆婆。戰了二十餘合。只覺鐵棒與玉鉗相對。眼也瞬不到一瞬。手也停不得一停。細膽精心。照應着儘可支持。那裏敢一毫怠慢。又殺了幾合。只殺得老婆婆香汗如雨。喘息有聲。小行者見這光景。知道婆婆又樂又苦。樂是樂鐵棒要得得意。苦是苦棒來得利害。恐傷性命。因想道。這婆婆神色已蕩。不趁此時。與他對個辣手。更待何時。復將鐵棒使圓。直搗入他玉鉗口內。一陣亂擾口。只攪得他玉鉗開時散漫。合處軟鬆。酸一陣。麻一陣。木一陣。不復知是性命相搏。然後照頭上劈面打下來。大叫道。老婆婆。這一棒拚得拚不得。老婆婆只殺到昏昏沉沉。忽見鐵棒出其不意打來。嚇得魂不附體。急忙用鉗死命招架。已被鐵棒在玉火鉗邊子上打了一下。直打得玉火鉗火星迸裂。連虎口都振開了。欲要再支持。怎當鐵棒如雨點打得來。那里承當得起。只得拖着玉鉗敗下去。回頭說道。果然好條鐵棒。正是我的對手。今日天晚。身子倦怠了。暫且停止。明日再同你賭鬪罷。小行者隨後趕來道。老婆婆往那裏走。既是這等沒用。就該避在山中藏拙。怎大言不慚。又苦苦訪問我老孫做什麼。不老婆婆。聽見只作不聽見。忙忙奔入陣中。分付衆兵將用強弓硬弩。射住陣脚。然後自回山中去。歇息了一會。精神稍復。因想道。這條鐵棒。體既硬強。這猴子又使得進退有法。真是遂我生平之樂。但他求解念急。拜佛心專。怎肯爲我流連。這一夜翻來覆去。睡不着。因想道。我聞他西行。是奉師而行。我如今只將他師父唐半偈拿來。藏在大剎洞中。他失了師父。自去不成。他若尋師。

。自然要同我賭鬪。且同鉗棒盤桓二日。看光景再作區處。但他師父有三個徒弟。緊緊保護。却怎生拿得他來。又想道。這賊猴子。同我戰了一日。雖被他占了這上風。然他已費了許多力氣。自然倦怠。也要歇息。莫若趁他黑夜不提防。暗暗一鉗。將他的師父夾來。叫他失却本身。無所依附。那時不怕他不安心向我。重尋門戶。算計已定。便也不通知衆將。竟悄悄取了玉火鉗。使一個私奔之法。遁將出來。却說小行者。殺敗了不老婆婆。欲要趁勢就趕過去。因見天色晚了。只得回來見師父。豬八戒同沙彌迎著道。哥哥今日方顯你的手段。果是高强。婆婆的玉鉗。夾我們時。何等利害。怎被你鐵棒一頓搥。一頓攪。開了就合不攏了。這是何故。小行者道。用兵之道。利鈍而已矣。起先你二人同他戰時。你們的釘鈹禪杖。去的滯劣。他的玉鉗。便自然開合得如意。要夾你的禪杖。就是禪杖。要夾你的耳朵。就是耳朵了。你鈍他利故耳。後來我同他戰時。我一條鐵棒。就似飛龍一般。往來莫測出入無端。先在上下左右擦撥一番。先使他救應的手荒足亂。然後再到那玉鉗上搥一陣。擾一陣。他已精神恍惚。氣力不加。那里還有真本事來夾我。乘他夾我不得。待我復到他上下左右。忽擊忽刺。他自然招架不來。大敗走了。我利他鈍。故也。唐半偈道。他雖敗去。我們要過山。天又晚了。却在何處過這一夜。小行者道。要尋人家借宿。此時來不及了。幸喜天色清明。只好就在這山岩邊松樹下。權住一夜。明日便好過山。唐半偈道。天高地厚。露宿我到不難。只恐你們戰鬪辛苦。不得安眠。小行者道。我們一發不打緊。因有一株大松樹。叫沙彌取出蒲團。與長老打坐。他三人就在草坡上席地而眠。三人果然戰鬪辛苦。放倒頭就睡着了。正是 此外何嘗遜此中。形全可見顯神通。漫言心去身疑幻。一覺華胥心也空。却說不老婆婆。悄悄遁出山前。四下打探。果然見他師父唐半偈。在山岩邊松樹下打坐。小行者三人。却橫一個。豎一個。在草坡上鼾鼾睡著。滿心歡喜道。果然不出我之所料。但須早早下手。莫待這猴子醒了。便要費力了。因取出玉火鉗。轉到唐半偈身後。攔住腰經

輕一夾。也不待他開口吆喝。竟乘風回到山洞中。叫衆女妖。點起燈火。自坐在上面。將鉗一鬆。把唐半偈放下。又叫衆女妖。用繩索綁了。跪在當面。因問道。性命中自有樂地。你怎不知受用。却爲他人求經求解。奔波道路。這樣吃盡苦楚。我看你的意思。不過要傳個度人度世之名。你想從古到今。不知經過了許多佛菩薩。究竟度得人在那里。度得世在那里。何況你一個才入道的和尚。到不如掃除了這些好善的虛名。打吊了這些成佛的妄想。實尋本來的樂處。在這大剝山中。造個庵兒居住。叫你孫徒弟。日夕同我使棒作樂。豈不美哉。唐半偈聽了。連連歎息道。蒙老菩薩以性命之樂見誨。深感慈悲。但性非一境。樂亦多端。何必以一而論。譬如糞內蛆蟲。未嘗不融融得意。倘欲強人入而享之。人必掩鼻嘔吐不顧。貧僧想人世凡情。戀之者自誇美滿。若落在菩薩眼中。未嘗不作如是觀耳。貧僧之求經求解。雖不敢妄希度世度人之名。而性中一點本來。只覺不效此區區。不能自安。實非爲傳虛名。望老菩薩諒之。放貧僧西行。功德無量。不老婆婆笑道。我本好意勸你。你倒將蛆蟲比我。我也不計較你。但你既樂於西行。受魔難之苦。我不魔難魔難你。只道我不敬重三寶。因分付小妖道。可將這和尚押到大剝洞中收藏好了。唐半偈忙說道。老菩薩。拿我貧僧來。不知是個什麼意思。若說是好意。敬重我佛法。不該押我到洞中去藏了。若說是歹意。要害我性命。性命却不在此。在此者却不過一血肉之體。值些甚麼。不老婆婆又笑道。我也沒甚好意。沒甚歹意。但要與你孫徒弟耍棒作樂。恐他要去。留你做個當頭。衆女妖早已推的推。扯的扯。押到大剝洞中去藏了。正是。道在身與心。須臾不可離。漫言不繫身。今日爲心繫。唐半偈被衆女妖。押到大剝洞中藏了不提。却說小行者。雖因戰鬥辛苦。也就睡了。却因在山中露宿。終有些不放心。一覺醒來。就爬起到松樹下看看。只見一個蒲團。尚在地下。却不見他師父。初時還疑是出恭。等了一霎。竟不見來。只得左近找尋。並無踪影。然後追悔道。只略略大意些。就被這老鉗婆做了手脚。因走到草坡。

邊。叫他二人道。師父不見了。還虧你們睡得着。二人在夢中驚醒道。師父好端端打坐。怎生得不見。莫要騙我。因爬起來看時。果然不見師父。只見蒲團。二人方作慌道。這空山中。更無別人。一定還是這老婆子。用鉗夾去。小行者道。這何消說。這婆子沒廉恥。被我一頓棒。弄得他死不死。活不活。欲要留我。又知道留我不住。故乘空將師父攝去。挾制我與他要棒。沙彌道。他若果有此心。必將師父藏起。却怎生區處。豬八戒道。我到有一個算計。小行者道。你有什麼算計。豬八戒道。這老婆子。所倚的是玉火鉗夾人。師兄又會變化。何不變化進去。偷了他的玉火鉗出來。使他不得夾人。自然放我們去了。小行者忙搖頭道。別樣好偷。我看這玉火鉗。已被老婆子煉成一氣。生死不離。如何肯與人偷來。若要狠心一頓棒。將他打死。奈他又稟了天地間一種生人生物的氣質。又是絕滅不得的。依我算計。莫若只哄了師父過山。便了。別的閒事。不要管了。豬八戒道。哄得過去就好哩。只是師父又不見面。他又死命要留你要棒。怎生哄他。小行者道。哄他雖不打緊。却要在你身上。豬八戒聽了著忙道。那婆子好不利害。我被他一火鉗夾了去。幾乎傷殘性命。幸賴我口兒甜。哄了出來。已是虎口殘生。怎敢又去哄他。小行者道。正爲你會被他夾去。口兒甜。哄得他動。故要你去。豬八戒道。哄騙人。只好僥倖一遭罷了。怎麼看做泛常。只管去。倘被他看破了。不是兒戲的。小行者道。前番你原許他扯我出去。我已出去了。你並不會說謊。有什麼被他看破。豬八戒道。我只是不去。小行者道。你不去。伸出頭來。打一棒着怎樣。豬八戒聽見說打。便慌了。說道。莫打莫打。你既要派我去。我也沒奈何。只得拚性命去走一遭。但那婆子。好不老到。既將師父藏過。怎肯輕易放出來。叫我如何去騙他。小行者道。不打緊。你只說我們商量停當。情願留下孫師兄。與你要棒。只要你放出師父來。還了師弟沙彌的禪杖。等我二人保護了師父西去求解。便兩下乾淨。他必然歡喜聽從。若果肯放師父過山。我等脫身便不難了。豬八戒聽了點頭道。這說也通。但恐這老婆子滑賊。不肯相信。做

我不著。去說說看。因抖抖衣。竟進山去。早有把守山寨的兵將。擋住道。你這長嘴和尚。是昨日陣前被夾饒命去的。今日大清晨。又來做什麼。想是你昨日不會死得。今日又來納命。豬八戒道。昨日同他對敵。是他的仇人。故被他夾了一下。今日與他講和。是他的恩人。他還要謝我哩。怎說是納命。還不快引我進去相見。衆兵將見他的說話大樣。只得叫人押到山中。來見不老婆婆。此時不老婆婆。正結束了。打點要出山尋小行者耍棒。忽聽豬八戒來見。心下想道。定是來找尋師父了。因叫帶進來。豬八戒走進山洞中。看見不老婆婆。走到上面。因向上面唱個大喏道。天生老實豬八戒參見婆婆。謝昨日不殺之恩。擊今日不說謊之功。不老婆婆道。你師兄果真是你扯來。同我對敵麼。豬八戒道。那猴子好不賊滑。若不是我再三扯他。怎肯出來。不老婆婆道。你師兄若果真是你扯出來的。便要算你老實了。但不知你師兄。昨日同我要了這一日棒。還是苦惱。還是快活。豬八戒道。那猴子初時倚着自家的鐵棒英雄。指望要打倒婆婆。奉師西行。後被婆婆玉火鉗。夾得那猴子死也不死。活也不活。正在難分之際。不知婆婆何故反走了。就回來。讓那猴子說寡嘴了。轉道老婆婆敵他不住。不老婆婆道。你那師兄棒法。果然名不虛傳。有些利害。我到甚是愛他。但不知他見我玉火鉗。果有流連之意。豬八戒道。那猴子最狡滑。我看他心裡十分貪戀。表面礙着師父却說不出。不老婆婆道。你怎見得如此。豬八戒道。他往日與人廝殺。就是七日八夜。也不見他倦怠。昨日與婆婆戰不得半晌。早已骨軟筋麻。神疲力倦。就沉沉在山前睡了一夜。連師父不見了。他還不知道。不老婆婆道。你師父不見了。你們果會思量是誰偷去。豬八戒道。這不消思量。自然是婆婆偷去。不老婆婆大笑道。好胡說的和尚。你師父在那裏。我在這裏。他不見了。怎生冤我。豬八戒道。婆婆不消賴了。寔說了。我們倒有個好商量。不老婆婆道。有甚好商量。你且說來。豬八戒道。這猴子滿心要與你耍棒。礙着師父不見了。却要同我們二人在此找尋師父。一日找尋不出。他一日耍棒不出。婆婆何

不說明了。放我與沙彌保護師父。去求解。師父被羈得放。自然歡喜而去。便沒這猴子也罷了。這猴子貪著與婆婆耍棒。自然要假脫手。放我們去後。任你們一早一晚。安心耍棒。豈不快活了。不老婆婆道。依你說。但只是猴子渾溜得緊。倘或你們去後。他有甚不像意。但不知走了。却叫我那里去找他。豬八戒道。婆婆不須多慮。那猴子被婆婆的玉火鉗。夾的他快心樂意。莫說逃走就是趕他。也未必肯去。婆婆若是疑心。只消講過。叫他將鐵棒。交與婆婆收管。他沒了鐵棒。經著空身體。他却往那里去。不老婆婆道。收鐵棒固也好。但鐵棒時常要同他要的。如何收得。豬八戒道。鐵棒既收不得。終不如拿一條鐵索。將他鎖來。不老婆婆道。鐵索也不消。我有一根柔絲兒。只須拿去繫在頸上。便任他有上天入地的本事。也逃不去。豬八戒道。既是這等一發妙。是根什麼絲兒。可取出來。與我看一看。不老婆婆。就在口中吐出一條絲來。將絲兒遞與豬八戒道。這不是。你可細看。豬八戒用手去接時。那里看見有甚絲。捏又捏不著。看又看不見。只得睜開眼睛。再三細看。方隱隱見一秒秒青絲兒。比頭髮還細。心中暗笑道。這婆子老猷子了。便用鐵索也鎖那猴子不住。這丟丟絲。一口氣吹也吹斷了。怎縛得住。因說道。婆婆。這絲兒細軟的有趣得很。定是婆婆的寶貝了。是那里出的呢。不老婆婆說道。你這個村和尚。那里曉得什麼。待我說與你聽聽罷。我的這絲兒呀。看不見。摸不著。粗如繩。緊如索。可短復可長。能厚又能薄。今古有情人。誰不遭其綁。雖非蠶口出。纏綿蠶不若。雖非藕心生。比藕絲牽連。千里不爲遠。萬里不爲闊。一縈方寸中。要死不要活。洵爲多慾媒。寔是有情藥。鐵漢同木人。諒也難擺脫。請今細繫你師兄。這怕光頭也要落。豬八戒聽了。笑嘻嘻說道。這絲兒既這樣利害。我就拿去。拴在那猴子身上。但師父同禪杖。也須放出。大家好到山前交割。不老婆婆道。這不打緊。豬八戒說定了。就忙忙拿著絲頭。走出山洞。回到山前。小行者迎著問道。事情如何了。豬八戒道。事情到俱說妥了。只是有根細絲兒。把你拴在此處。與他要棒。不知

你心下如何。小行者道。甚麼絲兒拴得我住。豬八戒道。這絲兒據他說起來。甚是利害。只怕你還有些手段。可以脫去。小行者道。在那里可拿與我看看。豬八戒因將絲兒。遞與小行者。小行者接在手中。仔細觀看道。我這道是織女的機絲。潘郎的鬢髮絲。與五月五日長命絲。誰知俱不是。却是這老婆子痴心妄想。結成情絲。這絲兒雖然利害。却只縛束那些心慌意亂的少年。如何拴得我住。只你管應承他。哄了師父遠遠的先去。我自脫身之計。豬八戒聽了歡喜。因將絲頭兒理齊了。拴在小行者頸上。叫沙彌牽着。又自挑了行李。拉了馬匹。同到山前。叫衆兵將報於不老婆婆。叫他放出師父。與禪杖來兌換罷。婆婆聞報。又叫一班女將。親到山前點名。這一根情絲。果拴在小行者頸下。然後滿心歡喜。叫人到大剎洞中。取出唐長老來。又叫人拿了禪杖。同到山前。八戒看見。忙跑上前。就要請回。不老婆婆擋住道且慢。待我將你的師兄。扯扯看看。他果受約束。便將絲頭兒一收。小行者看見婆子收絲。假裝將身東一搖。西一擺。與他扯曳。却不拿出真慧力來掙斷。扯曳半晌。方被不老婆婆扯到面前。因大喜道。孫師兄已爲情絲縛束。幸安心耍棒。慎無重生他想。小行者假不答應。豬八戒道。師兄既爲情絲縛束。已是婆婆人了。又問怎的。快打發我們去。不老婆婆道。既是這等說。你二人領了師父去罷了。豬八戒遂扶唐半偈上馬。沙彌忙收了禪杖。挑起行李就走。唐半偈不知就裡。見小行者被一根絲兒縛束。還打帳要細問。豬八戒忙將龍馬。加上一鞭道。師父各奔前程罷。不消問了。又回頭對小行者道。我們去了。你可放心。在此受用。我們去取解回時。再來看你。小行者也不答應。豬八戒又走到婆婆面前。悄悄分付道。這猴子手脚溷溜。須把絲頭兒拿牢。莫要放鬆。被他走了。却埋怨我不老實。不老婆婆微笑道。既縛了情絲。任他溷溜。也脫不去。只管放心。豬八戒道。是要婆婆拿得穩些。請了。因大踏步。赶上唐長老的馬。相逐過山去了。正是 身去心猶繫 如何得道成 不知心所繫 都是路旁情 不老婆婆見豬八戒沙彌。已奉著唐半偈往西去了。小行

者又被情絲縛束。料不能脫。滿心歡喜。因將情絲緊緊收攏。對小行者笑說道。仙兒。你師父既已棄你去了。便當安心在此。同我要棒。不必更作求解體態。小行者笑道。那個師父棄我去。那個同我要棒。你這老婆子瞎說。不老婆婆道。唐長老已領了豬一戒沙彌去了。不是棄你。却是棄誰。你被情絲拴在此處。不同我要棒。却與誰要。想你被那姓豬的長嘴和尚騙了。小行者笑道。我到不被他騙。只怕你這老婆子。到他騙了。不老婆婆道。他怎生騙我。小行者道。他說這山圓方闊廣。知你將師父藏在何處。欲待打死你。又怕傷生。欲要拿住你。又怕費工夫氣力。又見你貪我要棒。故隨機應變。假說留我與你要棒。哄騙了師父。與禪杖出來。安然西去。料你這老婆子。怎生留得我住。豈不被他騙了麼。不老婆婆道。既是騙我。你怎麼不去了。却拴繫在此做甚。小行者道。要去何難。但不忍辜負你一番仰慕之心。故假意留此。奉承你一棒。以當作別。不老婆婆笑道。乖猴子不要油嘴。你若有本事。擺脫得我的情絲。也不知去了多時。還肯在此留連。快快的捐起這些客話。與我同心合意的耍棒。也見得玉火鉗金箍棒。天生神物。原自有對。小行者笑道。痴婆子。不要痴了。你那情絲。只好縛束凡人。我是太上無情的。怎一例相看。因取出金箍棒。便照頭打來。道。你看這條棒。不知打斷了多少邪淫。豈是件有情之物。不老婆婆看見。急用玉火鉗招架。那時一根情絲。早已扯得寸寸俱斷下來。心中著忙道。原來情絲。真繫他不住。果被豬和尚騙了。怎麼了。一時沒法。只得將玉火鉗來夾。爭奈心裡愈慌。手脚愈亂。小行者看得分明。徧將鐵棒或上或下。或前或後。只在他身上亂滾。不老婆婆。此時情昏意亂。招架不住。滿口只叫孫師爺。棒下請容情。小行者笑道。說你如今才認得孫師父。若不棒下留情。你這條老狗命。不知斷送了幾時。因停住鐵棒。又說道。論你這一個無恥敗壞山規。本該一頓棒打死。但念你修鍊辛苦。趁早改邪歸正。不可再沒廉恥。我一種天地真陽。豈肯爲敗陰所剝。饒你性命。我去也。因撥開玉火鉗。倒拖著金箍棒。大踏步。竟過了山去。不老婆婆因

這番鐵棒利害。幾傷性命。巴不得把他拋手去。及見他去。鐵棒倒拖。淫心又起。因趕上前來。乘小行者不提防。一玉火鉗緊緊將鐵棒夾住。死命不放。小行者回過頭來。看見。因大笑道。好痴婆子。這樣貪淫。真可謂除死方休。但我說過不傷你性命。豈可失言。因將鐵棒往後一提。那婆子死命不放。連婆子都提近了幾步。然後儘力擺了兩擺。往前一送。那玉火鉗夾不牢。連老婆子送了一交。直跌去有二三丈遠。小行者看見。也不管他死活。竟笑嘻嘻的過山去。趕師父去了。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惡妖精口中設城府 莽和尚腹內動干戈

詩曰 千重雲水萬重山

南北東西道路寬

形骸攝去偏無影

精爽通來若有形

浪跡淨蹤何處覓

心頭痛癢自相關

漫道昭昭還寂寂

須知赫赫在冥冥

話說不老婆婆。被小行者推跌了一交。急急扒起來。看時。小行者已提了鐵棒過山去了。欲要趕去。又因被小行者鐵棒。攪得情昏意亂。玉火鉗的口散漫。就趕上也夾他不住。欲待任他去了。却又割捨不得。因長嘆一聲道。我不老婆婆。既得了此玉火鉗。這孫小行者。又家傳了此金箍棒。自稱是天生一對。就應該伴著朝夕取樂。方不虛生。奈何彼此異心。各不相顧。他既有了金箍鐵棒。遠上靈山。皈依佛法。却叫我這玉火鉗何處生活。若要別找枝葉料無敵手。也終不免熬煎。因又長嘆一聲道。罷罷罷。自言有情不如無情。多慾不如無慾。惺惺抱恨。不如漠漠無知。若使孤身不樂。要此長顏何用。不老何爲。莫若將此靈明。仍還了天地。到得個乾淨。因大叫一聲。提起玉火鉗。照著山石上。摔得粉碎道。玉火玉火。我不老婆婆。爲你一生累了。今日消除了恨煞。因又大叫一聲道。罷罷罷。天地間萬無剝而不復之理。損了不老婆婆。填還了理數罷。因照著大剝山一頭觸去。噼喇一聲响亮。幾乎像共工一般。連天柱都觸倒了。小行者提着

鐵棒。正往前走。忽聽得後面响聲震天。急回頭睜開火眼金睛一看。只見不老婆婆。撞倒在山崖之下。不知是何緣故。因復急急回來細看。腦漿迸裂。一頭白髮。爲血直染成了紅髮。但見得無氣無聲。魄散雲霄。魂遊地府。正是『萬戶淫心飛白雪。一頭熱血濺桃花。』小行者看得分明。方知是不老婆婆。摔碎玉火鉗。自觸死在山崖之下。心下好生不忍。正打算叫衆兵將。與他收尸埋葬。不料衆兵將看見不老婆婆觸死。小行者又來。大家無主。一霎時跑個精光。小行者沒法。又將進去叫人。纔要進去。只見山中老老小小。跑出無數女子來。走到不老婆婆身旁。也不問婆婆死活。大家將摔碎的玉火鉗。每人收了兩片。各各四散逃走了。那小行者看了。嘆息道。『不老婆婆雖死。這把玉火鉗。被衆女子們分拾盜去。只怕遺害後世無窮了。』因見山中又無一人。只得口中念咒。喚出山神。將不老婆婆屍首埋了完畢。孫小行者。然後縱上雲端。來趕師父。正是『道中還有道。情外不無情。』小行者來趕師父。只見唐半偈。正勒馬回頭觀望。忽見小行者趕到。滿心歡喜。因問徒弟。你來了麼。虧你怎生脫得他的情絲。小行者笑道。他的情絲。如何縛得我住。豬八戒道。就其情絲縛你不住。玉火鉗也要將你夾住。豈肯就將你輕易放走了出來。莫非你弄法。不乾不淨。不明不白。逃走來了。惹他趕將來。又要連累師父哩。小行者笑道。是那樣的劣貨。被他將耳朵夾住。沒奈何跪著賭咒。方能與他講得乾乾淨淨。明明白白。不須逃走了。我雖是逃走來的。却不消跪著人前賭咒。八戒羞得閉着嘴。不敢開口。唐半偈道。履真呀。你不要理他。且說你怎生脫來。小行者因將婆婆留他不住。自愧自惱。因將玉火鉗摔破。自家撞死山崖之事。細說了一遍。唐半偈聽了。嘆息道。人身難得。何貪欲薰心。迷而不悟。遂至於死。真可憐也。小行者道。此人自作自受。不必憐他。但摔碎的玉火鉗。又被衆女子拾去。散往了四方。恐傳流後世。又要造無窮的孽障。真可憐也。師徒們又嘆息了一回。方放馬往西而行。正是『世情偏不悟。佛眼甚分明。不到身成佛。焉知世溺情。』唐半偈又平平安安。

行到千里路途。忽一日行了一層高嶺之上。向前一望。只見遠遠的有無數人家。也有城池。也有樓閣。也有樹木。也有寶塔。十分繁盛。唐半偈因問道。遙望裡面人家衆多。莫非與靈山相近。小行者道。靈山佛地。祥雲縹緲。瑞靄霏微。不是這等陰陰晦晦。多分還不是。沙彌道。就不是靈山。你看樓臺偏地。塔影凌空。必定是個有名的地方兒。豬八戒道。一路來。都是山林僻路。並無大戶人家。這幾日腹中半飢半飽。委實難支。前面如此熱鬧。就不是靈山。也是大叢林。且去吃他幾頓飽齋。再處。師徒們一面說。一面走。下嶺來。又行七八里路。轉看不見人家。唐長老疑惑道。分明看見若大城池。怎又不見。沙彌道。方纔在嶺上高。故此看見。如今下了嶺下。故看不見。再走幾里。自然到了。師徒們又趕行七八里。也只不見。唐長老心上狐疑得很。小行者道。師父不必狐疑。待我跳到空中。看一看來回你。唐半偈道。你去看一看。最妙。有人家。沒有人家。我們好放心前行。小行者得了命。因將身一縱。跳到半空。睜開火眼金睛。往前一望。只見茫茫一片。卻是曠野。那裏有甚麼城池人家。心中詫異呀道。這地方。又是作怪的了。正低著頭想。忽當面地上。吐出一股白氣來。一霎時就布有百里遠近。白氣中。又忽然現出一座城池。無數人家。市井街道。宛然一座大都會。小行者看見。大驚道。這光景不祥。定是那妖怪弄的玄虛。他三人莫要落他的圈套。不好。即忙落在原處看時。唐長老與豬八戒沙彌三人。并龍馬行李。俱不見踪跡。連連頓足道。就怕落他的圈套。今果被他騙去。卻如何區處。欲想也撞將進去。奈他是個虛氣結成的。怎生著腳。欲待不進去。又無處打聽消息。只得又跳到空中。繞著那城池樓閣。查著踪跡。却又人烟湊集。與世間無異。正忍不住。打算落下去看看時。不期那城池樓閣。忽然漸漸消滅。仍是一片白地。要尋個人問。卻又遠近並無人家。只得念一聲唵字真言。叫道山神土地何在。叫畢。竟不見有神出來。心下焦燥。因取出金箍鐵棒來。攢在手中。大喝道。什麼大膽的毛神。怎敢不聽我的使喚。喝聲未了。只見西南角上。

一箇白髮矮老兒。扶著一條拐杖。飛著腳一般跑將來。朝著小行者跪下道。小神不知小聖到此。迎接來遲。萬望恕罪。小行者大怒道。好毛神。你仗着那個妖怪的勢力。不伏我使。今爲何連呼兩次方來。土地道。小神雖然職小。管理一方土地事情。無論各路上仙。呼喚無不服從。小行者道。既服從使令。一喚該就來。爲甚等至連呼兩次。土地道。這地方廣闊。一望無涯。又沒有人家田舍。小神直住在西南上。離此甚遠。故此來遲。小行者道。你既路遠趕來。其罪也還可恕。怎麼山神。並不見影。土地道。這地方周圍數十里。一片平陽。並無尺寸之山。從來沒有山神。故無人迎接。小行者道。自從乾坤定位。便高者爲山。深者爲淵。那有沒山神之理。土地道。小聖有所不知。這地方原不是天地自然生的。都是人心造出來的。一重孽海。是非冤業。終日播弄波濤。世人誤墮其中。便覺沉淪不出。後來我佛過此。憐念人生墮落。大發慈悲。遂將恆河沙填平了。故俱是一片平陽。沒有高山的。小行者道。自古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財。既孽海填成平地。自當有人民居住。田地耕種。爲何竟作一片荒郊曠野。土地道。當年土地初平時。人民田地。原也十分興盛。只因我佛填河。沙中。誤帶了許多雉種在內。不意年深日久。那雉種受了孽海的餘戾。竟化成一片蜃氣。那些雉種年深日久。成了精怪。竟將些人民田舍。都吞吸在肚中吃了。故此只存了一片平地了。小行者道。那蜃氣怎生樣吞吸人。土地道。那蜃氣有時結成城池市鎮。人物草木。與世間無二。人不知道。走了進去。便一口氣。吸入肚中去充飢了。小行者聽了大驚道。據你這等說起來。我師父豬沙二弟。行李白馬。定是被他吞喫了。土地道。唐聖僧既有小聖護持。爲何容他吞喫。小行者道。我因初來。不知地方深淺。跳在空中觀看去。見他吐氣甚凶。急切下來報知。他師徒三人。不知去向。豈不是被他吞喫。這是死了。土地道。若是這等想來。吞喫有所不免。死還未必。小行者道。既吞喫了。怎麼不死。土地道。這蜃氣喉嚨肚腹。寬大得很。吃在肚裡的東西。常整個月頭。還是活的。小聖須要急切去救。定也

不妨。小行者道。他起初現出城郭市井。雖是虛氣。也還就他虛氣揣度。那裏是口。那裏是腹。也好設法去救他。如今一片平陽。連虛氣也沒了。叫我從那裏下手去。畢竟還是你土地在此。爲一方之神。知道他的來踪去影。快快說來。免我動手。土地道。小聖差矣。土地土地。只管地方上的事情。他若有巢穴。在我地方之上。將唐聖僧窩藏。我做土地的不報。便是應當受責。受罰。如今這蜃妖。也是有影無形的精怪。何況他灣灣曲曲的肚腸。知他放你師父。同你二位師弟。在何處哩。怎生責罰小神起來。小行者想道。既與你無干。饒你去罷。那土地聽說得放。就一閃不見了。小行者手中就舉著金箍鐵棒。在那一片白地上。東邊找到西邊。南頭跑到北頭。雖遠遠的看去。像有一團黑氣。及趕到那面前。那一團黑氣。又遠遠的往別處去了。並無一毫踪跡兒。小行者只得自家孤孤悽悽。一時間苦上心來。因痛哭道。正是 一自從師西土來 如形隨影未分開 何期半路遭奇禍 不料中途受妄災 實實虛虛何處見 生生死死費疑猜 痛思聚散須臾事 怎不教人淚滿腮 小行者哭泣尋思不提。且說唐半偈正在路中。打發小行者縱在空中去觀望。忽然現出一座城池。市井街道。果然一個繁華郡縣。猪八戒笑道。好師父。我們真眼花了。這等一個熱鬧去處。又叫孫師兄去看甚麼的。他看了來。又要誇作十大功勞。莫若我們先進去。尋個大叢林歇下。叫他收拾起齋來。待他來同吃。也顯得我們大家有用。不單單倚他一人。唐長老道。我看這城中。十分熱鬧。倘我們進去坐叢林裡面。他來錯了路。尋不着。豈不費力。不如待他同去的好麼。猪八戒道。今日過午不多時。若是吃齋快些。還有三五十里路走。倘呆呆的等他那猴子。有要緊的。知他幾時才來。這好在這地方宿了。唐半偈西行性急。聽說吃了齋。還有三五十里路走。便就開口道。吃了齋再趕些程途行行固好。只怕你師兄回來。找我們錯了路。猪八戒道。老師父忒過慮。我們進城去。只在大街上找個叢林去。却叫沙彌站著寺門口。牽著馬等他。那猴子好不賊滑。怎生會錯。唐半偈道。既是這等說。我們就先進去罷。

因把馬一領。師徒三人相趕著。竟入城來。進到城門。先是一座長橋。才看見城圈。師徒們到了城圈邊。往內一張。只見內中黑洞洞的。也不知有多許深遠的。唐半偈心下著忙道。徒弟呀。這個城門。怎這等黑暗。與別處不同。莫不是有甚利害。不如還等了。你師兄來。一同進去罷。豬八戒道。各處風俗不同。我們來了幾萬里路。怎能般都是一般。這城池高大。故城圈深遠。有甚利害。就等了師兄來。這是西行的要路。也少不得要進去。師父若怕黑暗。等我牽了馬。慢慢走。叫沙彌挑行李。緊緊貼著師父的身子同走。怕些什麼。這甕城就深遠。也不過半箭一箭遠近。難道裡面大街。都是這等昏暗。唐半偈的馬。已到城圈邊。無可奈何。只得聽豬八戒牽了進去。不期才走進去。不三五步。忽颼颼的一股腥氣。就似三十三天上的罡風一般。往內一吸。將他師徒三人。并龍馬竟吸了去。一霎時。身不由己。就吸去有數十里之遙。因撞着一間房屋。方才擋住。幸得師徒三人。牽連在一處。還未曾失散。雖一路來跌跌倒倒。却喜撞著的牆壁。還都柔軟。並未損傷。此時師徒們都嚇呆了。定了半晌神。唐半偈方才醒來。問道徒弟呀。我們還是死了。還是做夢。他們師兄弟二人。只是戰。那里答得出來。沙彌勉強應道。我們進了只座城來。活是莫想活了。但此時尚有氣說話。還像未曾死去的。唐半偈道。既未曾死。你可細細訪問。這是什麼所在。沙彌道。大家跌得昏天黑地。叫我那里去訪問。唐半偈道。豬八戒爲何不作聲。沙彌道。他要趕進城去吃齋。想是齋多吃了。就說不出話來。豬八戒睡在地下。聽見沙彌說他。沒奈何哼唧唧的說道。兄弟莫要取笑我了。我也是好意思。要赶路。誰知造化低。忽被一陣風吹到此處。睜著眼看不見天。莫非來的。乃是一個羅刹鬼國。沙彌道。若是鬼國。也須有些人物。怎這所在摸了去。齷齪齷齪不成個世界。莫非走到地獄來了。大家猜疑了許久。沙彌忽然看見豬八戒。閉著眼揉腿哩。忙踢了一脚道。二哥快開眼。你看有些亮影。豬八戒聽了急睜開眼看。果然看見師父盤膝坐著。白馬立在旁邊。遂滿心大喜道。造化造化。想是那個善人積陰騭。

開過天窗了。唐半偈想了想道。不是開天窗。還是你我元氣充足。坐久了發的慧光。古人謂虛空生白。即此意也。既有亮光。可細細看這是什麼所在。豬八戒聽見。忙扒將起來。東張西望。方看見擋住他的那間房屋子。却不是房屋。乃是一座小廟兒。心下大喜道。既有廟宇。就不是僧家。也是道家。且進去告訴他一番失路的苦楚。求他化些齋。大家吃了。也可遮飾前言。免得沙彌笑我。因走到廟前一看。只見廟門上橫著一個匾額。一時亮光模糊。看不明白。心裏想道。多分是個土地廟兒。若不是土地廟。定是個火神廟兒。因又走近一步。定睛一看。方看見廟匾上寫的。是五臟之神。四個金字。再揉一揉眼。更看得分明。方著忙道。我聽見人說。肚裡方有五臟廟兒。難道我們師徒三人。這等命苦。吃到人肚裡來了。忍不住大哭起來道。師父不好了。我們已被人當魚肉。喫在肚裡做鬼了。唐半偈道。你怎麼知道。豬八戒道。這靠著的正是五臟廟兒。若不是喫在人肚裡。如何有五臟廟兒。唐半偈想了想道。你說的不差。我們果被妖精喫了。沙彌道。二師兄的話。也還是揣摩。怎麼師父就信了真。唐半偈道。不是我輕易信真。細細將情揣度。其實一毫不差。沙彌道。怎見得。唐半偈道。我們在山嶺。就望見城池。及走了一二十里。反又不見。及叫孫履真去探望。忽又現出城池。或有或無。自然是妖精變化迷人的了。後來我們進城。先過了一條長橋。豈非妖精舌頭。後到城圈邊。黑洞洞一望無際。豈非妖精之喉。纔入城圈。又被一口氣。直吸到這里。這里又有五臟廟。豈不是明明在妖精肚裡。再有何疑。豬八戒聽見。一發大哭起來道。罷了罷了。我們師徒三人。前生前世。不知作了什麼孽障。今世受此冤報。唐半偈道。死生夢幻。哭之何益。豬八戒哭道。我們今日還眼巴巴。是三個講經說法的和尚。再過幾日。就要變作妖精的臭糞了。叫我如何不哭。沙彌道。二哥不要這等膿包。我三人雖被妖精吃在肚中。却又不死。倘有大師兄在外面。他若曉得了。自然要到來救護。豬八戒道。救是來救。只是這遭。有好些難救哩。沙彌道。這遭為何難救。豬八戒道。往

常聞師父被陷。或是藏在山中。或是困在水裡。皆有得窩巢。可以訪問。如今被妖精吃在肚中。叫那猴子那裡去打聽得知。我們被妖精喫了。只道我們死了。一發不想救護了。怎不煩難。沙彌聽了。也著驚道。是呀。却怎麼處。除非央人寄個信兒與他才好。豬八戒道。你說話一發好笑。一個妖精肚裡。有誰人來往寄信。唐半偈沉吟道。要寄信也不難。只是要叫履真受些痛苦。我心不忍。沙彌道。師父呀。我們如今在九死一生之時。若有人寄信。便叫大帥兄受些痛苦。也顧他不得。豬八戒道。師父原會說謊。他在那里。我們在這里誰人寄信。唐半偈道。我到不是說謊。當初他尋到我處來。皈依的時節。他住在傲來國花果山。隔著兩大部洲。毫無因緣。多感唐玄奘佛。授了我一篇定心真言。叫我三時嘿念。但念時你大帥兄便頭痛欲裂。所以情願來皈依。做了我的徒弟。豬八戒道。師父既有這等靈咒。怎不時常念念。弄這猴子頭痛要子。唐半偈道。他一路辛苦不淺。百依百順。怎忍再念。今在死生斷絕之時。也是沒法。只得硬著心兒。念了兩遍。使他知我性命尚存。好設法來救護。沙彌道。師父既具此感通的妙理。須快快的念咒。不可遲延。唐半偈不得已。只得盤膝而坐。默默念起來。正是 鑿中菩薩能跌坐 蛤裡觀音善誦經 莫道傳聞都是謊 須彌芥子具精神 唐半偈在妖精肚裡。默默念定真言不提。却說小行者。在一片白地上。找尋不著他們踪跡。只道師父被妖精吃在肚裏死了。正悽悽惶惶。沒處做道理。忽微微頭痛起來。因大驚道。我的頭從來無故再不曉得疼痛哩。這時候忽然痛將起來。方大喜道。這頭痛莫非師父還未曾死。念咒了。我正思量躊躇。頭痛忽又止了。心下無限狐疑。過了半晌。忽又疼痛起來。方大喜道。這頭忽痛忽止。定是師父未死。通信與我。叫我救他。但你陷在妖精肚內。比不得平常有個巢穴可尋。況此時連妖精的形影俱無。却叫我那裏去用力。正尋思無計。見白地上又現出一座城池來。與前一樣。小行者看見。知道城門是妖精的口齒。不敢進去。忙跳到空中。取出金箍棒。叫聲變。變得有數丈長。把腰一躬。也變做金剛一般。遂低

下雲頭。照著城池樓閣打來。只聽東邊响噠一聲。倒了城牆。西邊啞喇一聲。塌了寺壁寶塔一層。霎時傾倒了七八萬居民室。頃刻間掃蕩了千家。原來這座城池。果是一個蜃妖吐氣結成的。這蜃妖結此城池。吞吃人物。是他的常事。原未嘗有意要吃唐長老的肉。不料唐長老晦氣。却巧送入他的口中來。連那蜃妖吞在肚裡。也不知道。今忽被小行者鐵棒一頓亂打。只打得落花流水。幸城池大半是虛氣結成的。妖精本身不會損傷。止打落了幾個牙齒。急得他暴躁如雷。全身一擺。將一腔墨黑的毒氣。都吐了出來。霎時烏雲昏暗。腥臭難聞。直沖得小行者立身不住。只得收了法身。跳在空中。再往下看。見明明一片白地。忽變成一重黑海。心下想道。這妖精現了真形。便三頭六臂。也可以力拿他。如今好像烏龜一樣。不知將頭縮在那裏。但以此毒氣加人。就像方纔打他一頓棒。他似有如無。料不致傷殘性命。况師父已吃在肚中。倘救遲了。有些不測。却如何區處。我想蜃妖。原係海中之物。龍王爲水族之長。自然有個制他之法。莫若去請龍王來。要他驅除。不怕他不爲我出力。打算已定。遂一筋斗雲。就近便到西海而來。到了海中。巡海夜叉看見。認得是孫小行者。忙去報與龍王知道。龍王慌忙出來。迎接進去。分賓主坐下。龍王問道。近聞小聖。奉唐聖僧已近西天。功行將滿。不知有何事故。又蒙垂顧。小行者道。西天功行將滿。也差不多。不期行到一處。遇著一個蜃妖作怪。吐毒。幻作城池市鎮。將師父師弟三人。并龍馬行李哄入去。都吞在肚中。我要同他廝殺。他又有影無形。沒處用武。我聞蜃乃海中之物。原屬賢王管轄。爲何去到平地上陷害人。故特來請問。龍王聽了。忙分辨道。小聖莫非訪錯了。蜃雖雉鳥所化。不是魚龍之屬。却畢竟以水爲主。非大海不有。如何平地上。得有蜃妖爲害之理。小行者道。賢王辨的亦自有理。但據那方土地說起來。此地原是一重孽海。因我佛慈悲。以恒河沙填平海中。誤帶雉種。故釀成此物。雖非賢王故縱。然畢竟賢王管下族屬。今也不同你講那些閒話。只要賢王用些神通。捉住了他。救出師父。便大家就全了情

面。龍王道。原來有這些委曲。小龍何能得知。要拿他也不難。小龍只消將金肺珠。將他毒氣斂盡。小聖自會捉他了。小行者說道。如此甚妙。便求龍王速行。恐怕遲了悞事。龍王不敢遲留。忙入宮中。取了金肺珠。帶在身中。遂同小行者。走出水晶宮。上了海岸。駕雲前來。不一時。到了孽海舊地。只見蜃妖吐氣。黑霧沉沉密密。此時還未曾消息。龍王大怒道。孽畜。就是海中蜃魚。幻化樓閣樹木。不過吞喫些鳥雀充飢。怎這個孽畜。竟吐些無邊黑氣。將此千里居民。都吞喫盡了。真罪不容於死。因即取出金肺珠。托在掌中。低下雲頭。在黑氣上面團團轉了一遭。真是理有相生相尅。物有能制能從。不一時。那些黑氣。猶如雪消冰解的一般。頃刻間散個乾淨。忽然露出一個不像龍。不像魚。又不像龜。又不像蠃的。一個怪物來。在地下游行。龍王看見。忙叫孫小行者道。小聖此時不下手。更待何時。小行者因取出金箍棒。迎風一幌。有碗樣粗大。忙趕上前照着怪物。劈頭就打道。好妖精。你的城池。那里去了。你的市鎮人家。那里去了。你還能吐氣喫人麼。那蜃妖雖已成精靈。却是不能言語。見小行者鐵棒打來。料當他不起。只得沒命的往闊處奔去。小行者那裡肯放。因大踏步隨後趕來。立即趕上。那蜃妖見了。急忙回過頭來。張開城門大的一張大口。要吞小行者。小行者恐怕遭他毒口。急忙退回數步。正打算跳到空中。要用棒打下。忽見那怪物陡然躍起。山搖地動的。喊了一聲。便跌倒在地。動也不動了。小行者突然看見。猶恐有詐。雖那妖怪不動。反不敢上前。誰知豬八戒與沙彌在肚裡。被那妖怪奔來奔去。顛播得跌跌倒倒。又聽見外面吆喝之聲不絕。知是小行者在外面同他爭鬪。沙彌忽然醒悟道。我們好獸。師兄既在外面廝殺。我們何不內外夾攻。豬八戒被沙彌點醒。滿心大喜。因啐了一口道。真獸子。因提起釘耙。先將他的左腿廟兒一釘耙扒倒。沙彌便竖起禪杖。乘勢往上。他將脊梁骨一搗。不期用力太猛。不但將脊梁骨搗斷。連皮都搗通了。那蜃妖忍痛不過。就跌倒在地死了。豬八戒見脊梁上搗通。透進來光來。滿心大喜。忙叫道。師父。造化了。

妖精脊梁上。開了個不二法門了。沙彌道。師父不要聽他。妖精脊梁怎稱得法門。只好就重做個方便門罷。唐半偈此時跌得顛顛倒倒。正閉著眼睛。在昏暗之中。忽聽得兩個徒弟歡喜說話。因閉眼一看。忽看見旁邊一個窟窿。透進光亮。看見天日。也自歡喜。因說道。既有門。就該出去了。豬八戒忙到透光處。伸出頭來一張。叫聲慚愧。只見小行者手拿著金箍棒。正在那里審看妖精。豬八戒因大叫道。大哥不要疑惑看妖精了。已被我們打斷脊梁骨。斷送了他的五臟六腑了。小行者猛然看見。滿心歡喜。因問道。師父怎麼了。豬八戒道。師父好好的。只是洞門小些。妖精皮裹了頭。却出來不得。小行者道。這不打緊。因將金箍棒。迎風一幌。變做一口風快的屠刀。照著妖精的脊骨。豁喇一聲。劃做兩片。沙彌用禪杖撐開。一霎時他師徒四人。連同白馬。依舊在光天化日之下。豬八戒忙攙唐長老。沙彌挑了行李。歡歡喜喜。走了出來。唐半偈問起緣由。方知虧西海龍王。收了他的毒氣。才能成功的。因向空再三拜謝了龍王回去。然後打點行程。忽西南上蜂擁來了百十餘人。趕來圍繞著他師徒四人拜謝。說虧了你們。除了地方大害。小行者道。妖精打死。你們借遠。怎生得知。衆百姓道。是土地公公顯靈。先報我們得知。定要請了回去過夜。唐長老却不過衆人的好意。只得隨著衆百姓去安歇。宿了一夜。次日早起。方纔動身西行。正是 最輕者死 生生惟一身 功行在萬姓 最重者功行 不知唐長老此去。又有何所見遇。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唐半偈清淨無掛礙 豬八戒貪嗔有牽纏

詩云 善自善。惡自惡。善惡分途難假託。爭奈人心雕鑿深。故令世眼多舛錯。持齋便認是菩提。誦經便道是活佛。誰知盡是貪嗔痴。種出衆生毛與角。須知我佛清淨心。色色空空都不著。一念天空已上登。但思地獄便墮落。縱有靈明大辨才。轉念如圓費揣度。我願真修自證盟。莫向他

人覓衣鉢。

話說唐僧師徒四人。脫了蜃腹之苦。辭了衆百姓。歡歡喜喜。又復西行。又行了月餘程途。忽遠遠望見一座高山。攔住去路。唐僧因問道。徒弟。你看前面又有高山攔路。不知是凶是吉。須要仔細。小行者先已看見。因師父問他。又細細看望了一回說道。師父。靈山這條道路我雖不常常來走。却因竅脈有相通之處。也曾來過幾回。還依稀記得。此去與靈山不遠。除了靈鷲。別無高峰。爲何又忽有陡峻之山。唐半偈道。既是往常沒有。莫非又是蜃氣化的。你們更要小心。豬八戒聽見。說是蜃氣化的。恐怕又被他吃到肚裏去。便放下行李。立住脚不敢走。小行者笑道。好猷子。怎這樣膽小。就是蜃氣化的。也須走到他口邊。方才吞吃下去。怎離著許多路。便害怕起來。豬八戒道。哥哥呀。前日還是大造化。撞見那蜃氣妖怪沒牙齒。留得命。若遇了有齒的妖。嚼碎了吞下去。此時也不知變了糞。澆在那塊土上了。沙彌笑道。二哥若是這等小心害怕。除非叫鐵匠打烏龜像的一個鐵鉤。與你套在身上。方敢大胆的走路了。豬八戒道。我說的是正經話。你却當取笑。只得挑起行李來鼓著嘴。往前就走。又走到山脚下。大家一看。只見那座山。兩旁密層層都是松林。惟正當中一條嶺路。却又十分陡峻。要上嶺去。必須仰面而行。唐半偈看見光景異常。就要上去。却有幾分胆寒。因勒住馬。與小行者商量。小行者道。師父心下既有些狐疑。且住在山脚下。我個人問問路再走不遲。因帶轉唐半偈的馬。纔轉山腳下去找人家。正沒找處。忽在松林旁裡一聲響。大家歡喜。說道有人問路了。因沿著那條路徑。找尋到松樹林中來。果見一個小小庵兒。十分幽雅。庵門上提著猛省庵三字。庵門半開半掩。唐半偈分付小行者三人立住脚。却自向門內輕輕走了進去。乃走到佛堂上。只見一個老和尚。正燒完午香。忽然看見唐半偈立在佛堂外。慌忙走出來迎接道。老師父從何處來。請佛堂內坐。唐半偈進了堂中。先拜了佛。然後同老和尚行禮答話道。貧僧乃大唐國奉欽命。差往西天

雷音寺。見我佛如來。拜求真解。路過寶方。因見前面山嶺高峻。不知是甚麼地方。又不知嶺上果好行走。未敢輕易過去。尋至寶庵。求老師父指教。那和尚說道。從東土來到西域。也極不容易。怎麼老師一人獨行。唐半偈道。貧僧還有三個小徒在外面。恐怕驚動禪棲。故未敢擅叫他進來。老和尚道。既要問過嶺的話。說起來話長。如今高徒立在外面等著。須請裡面來同坐好講。唐半偈因立起身。到庵門前叫了小行者弟兄三人。入裡面同坐。老和尚看見三人像貌醜惡。因說道。師父同道不同貌。爲何。小行者道。你曉得甚麼。貌若相同。道就不廣了。只問你這條嶺。可是一向有的。閒事不要你管。老和尚聽見小行者說話蹊蹺。因驚問道。這位師父。像是西天曾走過一兩回的。小行者道。你怎生曉得。老和尚道。若不是走過一兩回。爲何開口問這條嶺。原有原無。小行者道。走是走過幾次。因是雲來雲去。記得不真。細細想來。恰像沒有這條嶺。故此問你。老和尚聽了。連忙點頭道。果是真話。不是說謊。唐半偈因問道。自開天闢地。便有山川。況這條嶺參天插地。又不是一邱一壑。人力能培。爲何說個一向沒有。老和尚道。老師父有所不知。我這西方佛地。從來平坦。不立關防。不設機械。莫說賢愚貴賤。老少男女。洗心滌慮。盡可皈依。便是沙場戰卒。市井屠兒。一念真誠。亦不妨立地攔入。故西天成極樂之國。我佛著萬善之名。從後漢到如今。就是孔仲尼儒教聖人。李老聃道教之祖。也莫敢與我佛並尊。不期後來佛教日衰。爲性命真修者少。而貪善名假托者多。往往掛榜求賢。招謠爲善。念兩卷經文。便道是莫大慧根。吃幾日素齋。便以爲無邊善果。燒一炷香。便希望暗中保佑。捨一碗飯。便思量暗裡填還。甚至借修橋補路。苛索民財。假賽會迎神。貪圖利己。這還是無知的百姓。還有一等不肖的和尚。滿口胡言。充做高僧。登壇說法。哄騙愚夫愚婦。金錢供獻。奔走如狂。還有一等癡心和尙。一竅不通。寸善未立。妄想成佛作祖。躲到深山窮谷中。自說苦修。不知修的什麼。因將父母之遺體凍餓。至死不悟。還有那些獸頂焚指。沿街繞巷。敲磬

擊鉢者。要求佈施。一時也說他不盡。總之貪嗔痴慾。奸盜詐僞。無所不有。遂將我佛清淨法門。慈悲願力。弄做個是非口舌之場。萬惡逋逃之藪。故我佛如來。深悔將道法流傳到中國。誤了衆生。是以一字一言。不許妄傳。又恐怕還有不知恥的僧人。又來纏擾。故將靈鷲後巖中分了一支。移於此地。叫做中分嶺。以爲界限。隔絕東南的這些孽氣。故說個沒有。一向這位師父。果是看的不差。唐半偈道。世尊既移此嶺。隔絕東南。爲何又留此嶺路。與人往來。老和尚道。嶺路雖存。嶺頭上就造了一座中分寺。請了一位大辨才菩薩。住在裡面。終是我佛慈悲。慧燈不滅。恐有真正佛器皈依。不忍一概謝絕。故留此嶺路。凡有過嶺善信者。都要請大辨才菩薩。照驗一切。如真善信者。大辨才菩薩容過去。此等善信人。便即輕輕過去了。若是大辨才不容過去。你便是神仙。也飛不過去的。唐僧聽了。忙立起身來稱謝道。多蒙老師指教。我們須早早上嶺去。請大辨才菩薩照驗。豬八戒聽了。就去牽馬。沙彌就去挑担。小行者就打算扶師父出門。老和尚看了看。忍不住。對唐半偈道。老師父自家上嶺照驗。也還使得。這三位師父。到不如在小庵住住。不消上去了。小行者道。我三人爲何不消上去。老和尚道。你方才進庵來。果會看見庵門上。菩薩提的親筆三個字。小行者道。是猛省庵三個字。怎不看見。老和尚說。既有這三個字。是菩薩提的。這三個字的深意。就該知道了。小行者道。也無甚深意。不過是叫人。把自家身心善惡。檢點檢點。老和尚道。恰原來你三位師父的身心善惡。可會檢點檢點。小行者道。這些小小事情。才出世的時節。就檢點過了。還要等到今日。老和尚聽了。忙搖頭道。你這些遊方的大話。只好哄騙了我老僧。你若見了大辨才菩薩。他目如皎日。舌似青蓮。須哄騙不得。小行者又笑道。你這老和尚。坐井觀天。也只認得個辨才菩薩罷了。只怕你那辨才菩薩。還是我本來靈明中曲曲灣灣。生出來的學問。老和尚說得沒的說。只得勉強道。既是這等說。請上去。只不要又走了下來。就沒趣了。小行者道。我大唐到靈山。是十萬八千里。今

走到差不多路了。却喜得我們從不曾走回頭。但請放心。不必替吾人就憂。說罷。就要扶唐長老上馬。唐長老見小行者言語唐突。恐怕那老和尚有些沒趣。因從中周旋說道。小徒頑蠢胡談。老師父不要介意。又向他拱拱手作別。方才上馬。簇擁着望嶺頭而來。正是 青天轟霹靂 了不礙閒雲 饒盡老僧舌 定心如不聞 唐半偈師徒四人。相逐著走上嶺來。約走了千層萬級。方才到嶺頭一看。果然有一座大寺。匾額上題的是中分寺三個大字。十分莊嚴清潔。却靜悄悄無一人往來出入。唐長老只得下了馬。叫沙彌牽著。又吩咐小行者同豬八戒。在寺外等候。不許囉囉。自却整一整袈裟僧帽。端端正正。走了進來。直走到二山門裡。方看見一個小和尚。在一株優婆樹下。閒立着看白鶴理翅。因上前打一個問訊道。貧僧稽首了。那小沙彌看見。忙答禮問道。老師父是那裡來的。唐半偈答道。我弟子乃東土大唐國欽差。往西天雷音寺。見我佛如來。拜求真解的。路過寶刹。自恐善根淺薄。道念不深。無緣見佛。不敢經過。聞知大辨才菩薩慈悲接引。故特俯伏蓮座之前。敢求垂恩照驗。倘有片念可矜。開放西行。庶不負遠來善果。小沙彌聽了道。老師父既是要照驗過關的。請少待。待我稟報菩薩。唐半偈作禮道。多感多感。說罷。小沙彌就進去了。去不多時。就出來道。回覆老師父。菩薩說的。你若是要見佛去求解的。不必照驗。去不得了。請回罷。唐半偈著驚聽了道。怎麼求解的就去不得。小沙彌道。菩薩說。昔年有一個陳玄奘。是世尊的徒弟。也來此。因一念慈悲。就將三藏真經。慨然付給於他。自取了經去。至今二三百。不但未曾度得一人。轉借著經文。敗壞我教。世尊至今尙時常追悔。你求解與求經一般。如何肯再蹈前轍。故說不照驗。去不得了。唐半偈道。菩薩金論。固自不差。但弟子此來求解。若論形迹。實與昔年陳玄奘佛師求經一般。但我西去。若論求解的本意。却與求經有天淵之別。小沙彌道。這是爲何。唐半偈道。我佛慈悲。造作真經。原望度人。何心誤世。所以誤世者。皆東土的愚僧。不得真解。卷卷差誤。漸至墜入邪魔。有負如來至意。今弟

子願獨頂踵。不惜勤勞。遠詣靈山。拜求真解。正欲救求經之失。慰造經之心。所以有說天淵之隔的。小沙彌道。既是這等說。待我再代你稟知菩薩。但此時菩薩。正跌坐禪定。你且退出寺外。聽候法旨。不可妄動。說罷。依舊走進去了。唐長老不敢違小沙彌之言。只得退出寺門。小行者三人。迎着就問道。菩薩照驗的如何了。唐長老道。菩薩尙未見面。怎生照驗。小行者道。菩薩因甚不見面。唐半偈就將從前言語。細細說了一遍。小行者道。小沙彌既應承再稟菩薩。自然就出來照驗。我們略等等。過嶺還不晚哩。大家東張西望。等了半晌。並不見一個人影兒。豬一戒等得心焦。因說道。我們師徒四人。原來都是馱子。小行者道。怎麼是馱子。豬一戒道。這嶺上明明一條大路。又無關隘阻隔。又無兵將攔擋。又無繩索綁縛。爲什麼聽信那老禿驢的胡說。要照驗。我們又不伏他管。又無符節。照驗些什麼。怎只管痴痴的在此瞎問。沙彌道。那老和尚還不像個說謊的。或者有這樣事。也未可知。豬一戒道。你一發馱得可憐。倘或我們方才不找到他庵裏去問路。不曉得什麼照驗不照驗。此時也不知走到那裏去了。這就叫做問著醫生便有藥。問著師娘便有鬼。依我說。不如大家走他娘的路罷。小行者聽了。便也心活起來道。這馱子倒也說得有三分中聽。因問唐長老道。師父你的心上。還是要等。還是要走。唐半偈道。徒弟呀。怎你也說此話。方才若不問路。不知菩薩的規矩。糊糊塗塗。走了過去。便撫心無罪。今老和尚既已說明。小沙彌又入裏去稟知菩薩。豈有個不俟命就走之理。豬守拙是個野人。不知禮法。你們切不可聽他胡說。小行者聽了。連忙點頭道。畢竟還是師父。說的是大道理。連我幾乎被這馱子惑了。師徒們正議論不了。忽聽清磬數聲。大辨才菩薩。已登堂升座。着待者出來。喚他師父進去照驗。唐半偈忙帶了三個徒弟。理衣而入。到了堂中。合掌頂禮道。弟子大顛。奉大唐國天子欽命。往西天拜求我佛真解。雖求解有類求經。深犯我佛追悔求經之戒。然求真解以解真經。實大慰如來。無負造經之心。伏乞菩薩慈悲。垂鑒弟子崇正清淨真

修之誠。憫憐弟子歷受山水魔難之苦。由賜照驗放行。則慈恩無量矣。大辨才菩薩道。求解只段因緣。原是旃檀請命。我已盡知。再無不成全之禮。只是照驗是奉如來佛旨。也要應故事。唐半偈聞命。又合掌頂禮道。弟子大顛。身心性命。俱投誠蓮座之下。伏乞菩薩照驗。菩薩道。你的道念真誠。慧根清淨。我已照驗明白了。准放西行。但你隨行幾人。也要報名上來照驗。唐半偈道。弟子隨行。共有三人。一個是大徒弟孫履真。一個是二徒弟豬守拙。一個是三徒弟沙致和。而此外止有馬匹行李。並無別物。說罷。回頭叫了小行者三人道。徒弟。你們快過來拜見。求菩薩照驗放行。他三人見師父叫。只得忙走了進來。唐半偈恐怕他三人不拜。惱了菩薩。因先跪下稟知道。弟子三個徒弟。皆山野頑蠢之人。不知禮節。求菩薩寬宥。他三人見師父。先跪下在地。沒奈何。他三人只得扒在地下。磕了一個頭。就站起身來。菩薩道。禮節我可不求。但不知身心果然乾淨。因問道。那個是孫履真。小行者忙上前一步。答應道。小僧便是。菩薩道。看你這個形。尖嘴縮腮。不像人種。你可自供出是那裏來。何人後嗣。有何功行。好待我照驗罷。小行者聽了菩薩言語。急忙說道。菩薩請豎起耳朵來。待我供與你聽。花果山 是故土 水簾洞 是舊府 鬪戰佛是我先天祖 山前石是我的後天母 陰陽靈氣在心胸 日月精華充臟腑 自信家傳道德成 不用坎離與龍虎 手持鐵棒撞天門 身坐瑤池索酒脯 只因強極大招愆 罪我為僧立功補 若問西行立甚功 打死妖精不可數 菩薩跟前不可誇 只此便是我家譜 辦才菩薩聽了道。據你這等供稱。原來果不是人種。就是孫鬪戰佛石中的遺胤。雖前面有些罪過。既後面肯改悔立功。也可消除。只當照驗過了。可站在旁邊。伺候開關。放你過去。小行者走過一旁。菩薩因又問道。那一個是豬守拙。豬一戒聽見。只推不聽見。不就答應。菩薩又問道。豬守拙為何不答應。豬一戒方才走出來道。菩薩你叫我麼。我就是豬守拙。菩薩道。你既是豬守拙。你若是方才竟過去了。不要求我照驗，我到也罷了。你如今你既求我照驗。須自

供是那裏出身。何人後嗣。平生有何功行。我好照驗。豬一戒道。我二人總是師父的徒弟。大師兄已供了就是了。我們何必瑣瑣碎碎又供。菩薩笑道。好胡言。一人有一人的立身行己的功勞修爲。怎麼將他人的家世。襲在你的身上。還不快快實說出來。更待何時。豬一戒沒奈何。此時只得縮頭怕醜的自供道。高老莊是故土。雲棧洞。是舊府。豬天蓬是我嫡親父。高翠蘭是我生身母。陰陽濁氣結成胎。耳大嘴長大粗又肉。幸喜道福不待修。生來有力大於虎。手握釘耙到處行。拿着野人當酒脯。只因強橫大招愆。罪我爲僧立功補。若問西來立甚功。奔走程途不可數。菩薩跟前不敢瞞。只此便是我的苦。菩薩聽了道。原來你也是淨壇的遺胤自供出來。到也還算老實。且站在一旁。待我照驗。豬一戒走開。菩薩又問說道。沙致和是那一個。沙彌答應一聲。說道。小和尚就是沙致和。菩薩道。你既要我照驗。也須自供那裏出身。何人後嗣。平生有何功行。沙彌說道。小和尚出身。尚還記得一二分。委實比不得我兩個師兄。因羞慙滿面。慢慢的供道。流沙河。是故土。出身微。沒舊府。父母雙亡總不知。金身羅漢是我祖。生身雖也賴陰陽。骨硬皮糙氣如蠱。雖然愚蠢不足觀。却會拿龍並捉虎。手持禪杖但降妖。不吃人間酒與脯。只因老實懶修行。罪我爲僧立功補。若問西來立甚功。挑擔跟着馬屁股。只此便是我真供。伏望菩薩慈悲照驗。放我西行莫攔阻。菩薩聽了道。原來也是沙羅漢弟子。都有些來歷。我也不好留難那一個。都一概開關放行。但你們也要有些緣法。過的去便好。若是善根淺。孽障深。掛礙過不去。却莫要怪我。因起來走下蓮臺。說你們都跟我來去開關。合堂侍者。聽菩薩吩咐。便一齊簇擁着出來。唐半偈師徒四人。也跟在他後面。豬一戒偷偷說道。這位菩薩。也會拉闊精空的。一條嶺路在那裏。小行者道。莫做聲。跟他去看便知。大家走出寺門。不知菩薩走在前面。弄些甚麼法力。忽嶺頭西邊。突然現出一座關來。十分高峻雄壯。豬一戒看見驚呆了。暗暗同小行者說道。我們方才立在此多時。並未見什麼關隘。怎會轉身就有了。就是魯班蓋

造。亦無此神速。莫非又是蜃氣結成。小行者道。一個菩薩。怎說蜃氣。還是方才我們不曾留心看得。正說末了。只見菩薩。又將唐半偈叫到面前。分付道。這關外雖有條捷徑路兒。轉得去。却不是上西天的大路。你還要關內行。關外行。唐半偈忙作禮道。弟子已蒙菩薩慈悲照驗。既許放行。怎行不由大道。還望菩薩開關。菩薩道。非我不開關。但我開關甚是容易。但你們過關。却有些繁難。唐半偈道。不知有甚繁難。菩薩道。你要知過關繁難。可抬起頭來。看這關上三個字的。唐半偈忙抬頭一看。却是掛礙關三個字。因說道。弟子萬念皆空。有甚麼掛礙。望菩薩開關放行。菩薩點頭道。唐半偈可稱佛器。因又叫小行者三人。到面前分付道。你三人還是關內走。關外走。小行者道。菩薩這一問。是多問的。師父那裏走。我們自然跟着師父那裏走。豈有師徒分路之理。菩薩道。據你說來。似乎有理。只怕走到中間。有些掛礙。那時師父顧你不得。豬八戒對着小行者道。大哥你不要任性。菩薩說的好話。大家也要商量。不然。等我們在關外轉罷。小行者喝道。獸狗才。不要沒志氣。菩薩道。既是你們主意定了。我也難強。因叫侍者去揭去封皮。將關門豁然洞開道。你們去吧。唐半偈又作禮拜謝。然後叫小行者扶他上馬。沙彌挑行李。豬八戒跟隨。大家歡歡喜喜。竟出關西行。誰知他師徒。才出得關來。菩薩已叫人將關門緊閉。正是 進修道力須當猛 接引婆心莫憚煩 不猛前程何日到 不婆妙義幾時宜 唐半偈師徒四人。出得關來。只道是坦平大路。清淨風光。不期關門外沙塵滾滾。雪霰霏霏。一條路高低曲折。兩旁邊蔓草纏綿。十分崎嶇難走。却喜唐長老久歷艱辛之人。一心只想前進。並不問險阻傾危。竟策馬向前。全不在意中。那小行者。見師父馬去了。也跟着就走。沙彌挑着重沉沉擔子。低頭只往前走。並無心看長看短。惟豬八戒看見道路歪斜。樹木叢雜。又加了滿天雲霧。遍地沙塵。心下拗悔道。起初上嶺來。何曾見有關門哩。依我徑走。也不知去到那裏。老師父假至誠信人胡言。偏要菩薩照驗起來。照驗得好。如今却照驗出一座關來了。他就是有關。

依菩薩說。關外轉去。平平路兒。這等沙塵雪霰。劈頭劈臉吹來。地下又是高低不平。樹枝又抓手抓腳。叫人怎生行走。急抬頭看時。只見唐長老小行者沙彌三人。在前面。其去如飛。心雖怨恨。却恐怕遲了失羣。只得放走趕來。不期雪霰下的路上石滑如油。走不到三五十步。早撲通滑跌了一交。跌得手腳生疼。坐着揉了一會。即急急爬起來。纔要走。不料衣裳又被道旁荆棘刺。抓得緊緊的。扯也扯不開。忙忙挑開了上面。下面又抓成一片。即理了左邊的。而右邊又攪做一團。焦躁得他性子起。因儘力一掙。雖然掙脫。不但衣裳扯破。臉都擦傷。因掙得力猛。又撞在一塊尖石上。將頭上鮮紅的血。都撞的出來。心下愈加惱恨道。這都是老師父。同賊猴子害我。怎麼他們到平平安安的走去。因再抬頭來看一看。只見唐長老師徒三人。還在面前走。要趕又趕不上。只得大叫道。師父慢走。等等我。叫了數聲。並不見有人答應。因轉過山口。要往前望。忽一陣風來吹起沙灰。又把眼睛迷了。開看不得。因立住脚。揉了半晌。漸漸可開。方才又走。便是走。眼睛終是半開半閉。不提防一條老樹根當路。將他又絆了一跌。只一跌。跌重了。跌得頭昏眼花。又見天色傍晚。不敢停留。沒奈何。只得一步一步一跌的趕來。又不料下的雪霰。一縷縷就如粉絲。撲頭撲面吹來。霎時。就掛了一身。方在頭上揆去了幾條。那兩個大耳朵。一張長嘴。又都掛滿了。初時覺輕。輕後却漸漸加重起來。初尚軟弱。至後却漸硬起來。身就如繩索縛上一般。走路好不費力。不料唐長老馬走如飛。全不知豬八戒落在後面受苦。一心只往前進。行了多半晌。忽又看見前面一條大嶺。嶺上一座大寺。因問小行者道。面前又有嶺寺。不知又是何處。小行者道。師父不消問得。走到自知。唐長老因奔嶺上來。到了寺門下馬。定睛一看。只見寺匾上。又是中分寺三字。吃了一驚道。爲何又有一座中分寺。再細看時。却與先前的門徑一樣。只是嶺頭西面。不見了一座掛礙關。心下正狐疑不決。只見嶺下的那個老和尚。忽從寺裏走出來。看見唐長老師徒三人立着。因笑道。你們說的定不走向回頭路。

爲何去了。又來作甚麼。一面說。一面笑。下嶺去了。唐長老一發狐疑。不多時。又見了那個小沙彌。忽也走出來。看着唐長老道。老師父已照驗放行。怎不西行。却又轉來了。則甚。唐半偈聽了。方悟這座寺。就是從先的那座中分寺。知是菩薩顯靈。因朝着山門大拜道。弟子大顛。想是存心怠惰。故去來反覆。尚望小師父。引弟子面見菩薩。一心求爲懺悔。小行者道。老師父請起。不必又再見菩薩了。我菩薩已有法旨在此。小沙彌因自袖中取出一個柬帖兒。遞與唐長老閱看。唐長老接來一看。只見上寫的是八句頌子詩。寫得分明道。寺後寺前同一寺。關無關有總非關。真修不掛何會礙。慧性常明可恕頑。獨有野心貪狡甚。故生荆棘道途難。須教煎洗從前意。一體靈山拜佛顏。唐半偈領菩薩法旨。再拜稱謝。方知豬八戒掛礙在後面。尙未走來。復向小沙彌求道。豬八戒雖貪嗔未盡。也是弟子一手一足。萬里隨從。乞望轉達菩薩。赦其前尤。容後改過。小沙彌道。師父不必求了。菩薩已恕其罪。容他趕來了。快領衆西行。我要回繳法旨。說罷。竟進寺去了。唐半偈轉折身。方看見豬八戒。滿身沙灰雪霰。頭破血出。跌跌倒倒奔來。口裏只抱怨路不好走。又怪大家不等。口內只顧嘔喘不了。唐半偈喝道。蠢才。不悔自家貪嗔。生出許多掛礙。反怨道路難行。爲何我們平平安安。走了過來。道路何曾難行。因將菩薩的頌子詩。遞與他看。豬八戒兩手接來一看。方知菩薩顯聖。再看時。見得依舊走到寺前來。嚇得閉口無言。只是朝着寺門叩頭道。弟子從此以後。只隨佛爺吩咐。再不敢欺心抱怨了。唐半偈看了這個光景道。既知改悔。快起來好走路。唐半偈師徒四人。收拾行李。依舊西行。不知後來又有何所遇見。處何境況。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蓮花村思食得食 從東寺避魔逢魔

詩曰 佛佛佛 非異物 原是人心人性出 弗同人處是慈悲 人弗同他因他沒

靈根慧性雖本來

清淨無爲實道法

大千世界只此中

莫認靈山在西域

自成白度須自修

莫望慈航與寶筏

嫡親骨肉本分明

一體看成休鶴突

若教走得路兒差

差之毫厘千里失

話說唐半偈師徒四人。過了掛礙關。又復西行。一路上難也有高山大水。只見山光秀美。水色澄清。全無險惡之氣。師徒們歡心樂意而行。忽一日行到一個地方。唐半偈在馬上。遠遠望見前面有人家。因說道：徒弟呀。行了多少路。肚中飢餓。見前面有善信人家。須去化一頓飽齋。吃了。再行方好。豬八戒道：阿彌陀佛。師父一般也說餓了。我要說餓。你們又要道是饑牢。小行者道：餓原不同。師父的餓。是三餐飲食之常。你的餓是饑心涎口。貪饕無厭之求。怎麼比得。豬八戒道：偏我要吃。就是貪饕。師父不消講。只是過一會化了齋。你不要吃。我就信你不是貪饕。小行者笑道：既有齋。怎的不吃。但吃不吃。却不像你身心性命。都專注在吃上。弟兄們俱說個不了。不多一時。唐半偈師徒四人。早已到了一個村口上。唐半偈同徒弟三人。抬頭一看。只見那個村整齊。風俗樸茂。恰正是街坊潔淨。道路修齊。寂寂門牆。全無傾險之象。鱗鱗瓦屋。殊多安輯之風。村落分明。却不見牛羊雞豕出入。宛然由野。實全無禾苗菽麥生成。四境不聞誦讀聲。孰是求名之客。百達了無奔走跡。誰爲覓利之人。衣冠古撲。不披剃而子不異於高僧。視履端祥。縱蠢愚而亦知其爲善士。家家清淨。登其堂疑入叢林。處處清閒。履其跡儼然佛國。靜忽聞香。任鼻端受用。却不見人焚。空常現色。使眼界光明。始知乃天設。觀草木而祇樹成林。優婆侍坐。都人間所未有。問山水而降懸靈鷲。波滴曹溪。悟佛道之至精。故進而觀境。總是無塵。虛以問心。大都不染。唐半偈在馬上。看見這村莊風光清淨。氣象興盛。驚訝不已。因跳下馬來。向小行者道：履真呀。這是甚麼去處。怎這樣吉祥如意。定有大聖賢在內。須細細訪問。不可輕易造次。小行者道：佛法微

妙洪深。這地方雖是清淨。却無造就。止不過得些皮毛。師父看見。怎便這等大驚小怪了。唐半偈道。徒弟呀。不是我大驚小怪。你看這地方不沾不染。其實難得。小者行道。這都因師父在中國。看厭了那些邪魔外道。故才到此地便生歡喜。其實佛法莊嚴。無所不有也。不是一味枯寂。老師父見過我佛。自然知道。且說着。只見一個人家。開了兩扇板門。走出一個老者來。鬚眉皓然。手持過頭一根竹杖。仰着鼻孔向空聞嗅道。今日蓮花這等香得極。莫非又有法侶化來。小行者看見。忙上前叫一聲老官兒。我們師徒是齋化的。那老者誤聽了。只當做他說是化來的。急回頭一看。見小行者尖嘴縮腮。形容古怪。著了一驚。再一看時。又見豬一戒長嘴大耳。沙彌晦氣顏色。一派醜陋。愈加驚慌道。怎今日這香骨香胎。却化出許多惡種來。不覺連打兩個寒噤道。詫異詫異。行者道。化齋是常事。有甚麼詫異。老者聽行者一說。便道我這地方化來。雖是常事。却從不見有此異種。莫非不是紅蓮白蓮。只恐怕來的性急。錯投了胎。還是蓮葉下龜蛇化的哩。怎好到我村里來。同去共居住。小行者聽了半晌。全不知他說些什麼。因說道。老官兒。不必牢牢叨叨。我們乃過路僧人。肚中飢了。只化你一頓飽齋。吃了就走。那個與你同居共住。那老者方聽明白。是化齋的。因微笑道。是我老拙聽差了。既是過往師父要化齋。請到寒舍去供養。豬一戒聽見老者叫請。就報與唐半偈道。老師父。那施主請我們去吃齋哩。師父快過去相見。唐半偈忙上前走。打一個問訊道。多蒙老菩薩佈施了。那老者看見唐半偈一表人物。因笑嘻嘻的說道。這老師父法容。怎般端偉。却與三個高徒徑絕。唐半偈道。外雖徑絕。內却相去不遠。老者連點頭道。老師父見教的是。一面說。一面就邀他師徒四人入去。到得客堂。尙未曾施禮遜坐。早看見堂上當中。設著一桌盛齋。湯飯素菜。點心饅頭。無所不有。俱熱氣騰騰。就是才整完備的。老者一見。行了一禮。就請他師徒們。坐下受用。唐半偈與小行者。心下驚惶疑惑道。大家一齊同進門來。又不曾見他分付人整治。就是現成有的。

叫人搬出來。也須一刻工夫。怎這等安排停當的。莫非老官兒。未卜先知。豬八戒看見米麵精美。素菜新鮮。又烹調適口。冷熱快心。便不問三七廿一。放開肚皮。只是吃得風捲雲殘。落花流水。却又作怪。吃了一碗。轉眼又是一碗。滿桌上的飲食。任你飽餐。再吃不了。豬八戒只得計窮力竭。無所奈何。放下碗筷。抹抹嘴坐著。唐長老看見豬八戒住手。才起身向老者作禮道。多謝老菩薩佈施。老者道。佛天衣食。各人的緣法。怎麼謝起我來。唐半偈聽老者說話蹊蹺。心下一發狐疑。因忍不住問道。貧僧偶然化齋。雖承老菩薩慨然見惠。就是一茶一飯。也須炊爨而後有。怎才一登堂。便羅列滿桌。况滋味如甘露醍醐。絕不似人間煙火。此中必有妙義。望老菩薩剖示。老者道。老師父想是遠方來的。還不知做村之事。我這做村。叫做蓮花村。街坊雖小。也不止有上萬人家。人家居民老少不同。面龐各別。却不是父母精血交感生成。乃是四方善信積功累行。投托蓮花。化生而來者。生既不假父母精血。則飲食自不取人間煙火。故我這地方。從來不知耕種。人間并無井灶。唐半偈道。既不耕種。又無井灶。方才這些齋供。那裡來的。老者道。多感佛天保佑。但一動念。便隨念而集。方才老師父一說化齋。自然備具。故我這地方。從無貪求爭奪之事。唐半偈聽了。大聲歡喜道。常聞西方佛地。思衣得衣。思食得食。愚莽之人。多不深信。今日身經目見。方知一字不虛。因又回頭攢著眉。對小行者道。西方佛地。果然是極樂世界。只可憐東土沉淪苦海。不知何日可能度脫。老者聽見唐半偈說東土沉淪。因問道。老師父念及東土沉淪。莫非與東土有甚相干。唐半偈道。貧僧乃東土大唐國所生。因念東土口舌是非。牽纏不了。故奉天子欽差。往天竺國雷音寺見我佛如來。拜求真解。以求濟度。今路過寶方。因見寶方風土無榮無辱。無是無非。謂之極樂。真可謂名實相符。偶憶及本鄉。不勝動念。老者道。據老師父說來。還是東土不如西天了。就是我老拙前世。也是東土人。不知在前世中。怎生樣苦修。方得在蓮花中化生於此。自生於此。思衣得衣。思食

得食。已感佛天不盡。不料這蓮花西鄉。忽來了兩個和尚。自號冥報。得濃眉如敗帚。眼大如彈丸。面黑如泥。皮粗生癩。十分惡相。自創一個高論。說佛法莊嚴富麗。當以東土爲正。若果東土出了一個高僧。不但入山龍降虎伏。就是居市。也鬼敬神欽。講起經來。每每龍女獻供。天女散花。說起法來。往往王侯聽信。天子皈依。行處有旛旛寶蓋。爲之擁護。坐處有香花燈燭。爲之供養。開一叢林。參禪學道。動輒數十人。作一善事。捨帛施錢。必以百萬計。故金人興教於漢明之時。濟道公顯道於梁武之朝。其餘傳燈立教。不一而足。如此者方足尊榮佛法。開導衆生。像西方這樣寂寂寞寞。居無室家琴瑟之樂。出無君臣魚水之歡。略動一念。便叫做妄想。偶行一事。便以爲貪嗔。有時而有踪跡。若空花。有時而無行藏如浮生。雖化生不死。然痴痴蠢蠢。如木如石。却與不生無異。怎如東土梵宇過於王宮。緇留半於天下。南堂北院。誦禮不休。大刹小庵。鼓鐘不絕。施財者貧兒忽生富貴。慳吝者榮華一旦消沉。昭佛教之無邊。彰報應之不爽。今新立一教。叫做從東教。朝夕從許多弟子。誦經禮懺。望生東土。一時將蓮花西村居的居民。都哄動的心搖情感。特望妄想富貴榮華。不肯自甘冷淡。他的教法。漸漸行開。這幾日連我東村。也立腳不住。也有人道他說得有理。我老拙正在狐疑之際。請問老師父。既生於東土。自知東土的受用。爲何轉到西方來求解。又爲何說東土沉淪。又爲何見我們寂寞。反生歡善。萬望見教。唐半偈聽了。大爲歎息道。佛法從來清淨。豈待貧僧饒舌。若東土道勝西天。貧僧又何苦跋涉。此僧妖言惑衆。罪不待言。但寶山相近靈山。日瞻我佛慈雲。况托生蓮花。必具本來慧性。豈容妖僧於此。顛倒是非。擾亂道法。老者道。就是村中居民。也有幾個高明的。在背後議論他的破綻。不肯信從。爭奈力量淺薄。駁他不到。這冥報和尚。又有幻術。有會持呪咒人。咒的人昏迷不醒。登時跌倒。人要害他。又有丈六佛光。結成樓閣。以爲護身之寶。若有急難。將身遁入。任是刀劍如林。也不能傷他。這合村居民。雖說是生佛地。却沒有神

通手段。如何同他做得對頭。故只得凡事依從。老師父。若要往天竺國雷音寺去。必要打從西村經過。須悄悄瞞了他過去方妙。若使他知道。定道你東土人。不自尊東土。轉來西方求解。是個敗類。怎肯輕易放過。唐半偈道。貧僧既爲佛家弟子。佛家是非。敢畏禍而不辨明。承老菩薩指教。且到前途去。再作區處罷。遂起身同小行者豬一戒沙彌三人。拜辭別了出來。那老者送至門外。又叮囑一番道。那個冥報和尚。十分憊懶。老師父要仔細的。唐半偈聽了。又點頭作謝。方才上馬。領了徒弟。小行者豬一戒沙彌三人而行。正是 妖人偏幻佛 佛地也生妖 畢竟誰妖佛 人心所自招 唐半偈按著馬。行了數步。因對小行者說道。這位老善人說來。那冥報和尚。定是個妖僧。我們此一去。須要留心防範。小行者道。千妖萬怪。都過來了。個把妖僧怕他怎的。唐半偈道。徒弟呀。不是這等說。俗語說。明槍易躲。暗箭難防。你不聽見方才這老善人說。他有妖術。又會呪人。倘不預防。正不知被他呪倒。却如何區處。小行者道。我這曉得刀會能砍人。槍能刺人。從不知念一個呪兒。便能呪得人倒。豬一戒道。師兄莫要說話。若說到呪人呪不倒。怎師父念起緊箍咒來。你就頭痛。小行者道。是明明有個箍兒套在我頭上。我服他管。故念動呪語。箍兒便束得頭痛。這妖僧我與他。皮毛既不連屬。痛癢又不相關。如何呪得我動。師徒們在路閒談。不覺却又走了一兩日程途。忽到了一個鄉村。細看那風土景物。雖也與蓮花村相去不遠。但只覺來往人民。熙熙攘攘。不像蓮花村的安靜。師徒們知是西鄉。唐長老因回頭。向小行者道。進村去須要小心。小行者點頭道。師父只管放心。有甚事都在我。一面說。一面走入村來。來到村中熱鬧之處。豬一戒想起蓮花村東鄉。思衣得衣。思食得食。如今到這西鄉。比那東鄉人家又多。料想風土也是與西鄉。一樣生成的。何不再化一食。吃了好走路。師兄何不去。小行者道。風俗怎得他定是一般。此時日已西沉。肚中又不飢。况這村中。又說有那妖僧在此。莫若走過去。趕到前村。再去化也不遲。唐長老聽了道。履真說的最是。

快快走過去罷。不要又化齋就遲了。豬八戒見師父說不化齋。便囁嚅道。挑著這樣重的擔子。走山路。不齋吃。就是鐵做的。也當不去。唐長老道。那個說不化齋。只說這地方有妖僧在此。恐怕化齋就攔。驚動他。又要惹出事來。莫若悄悄過去。到前面村坊去化。豈不安靜。豬八戒道。現放著這樣大鄉村富厚人家。不去化齋。轉要到前面三家村。冷巷中敗落人家。破灶前。一碗半碗去求人。你看這村有百里遠近。幾萬人家。那妖僧知在那裡。我們化齋。不消半個時辰。吃了就走。有甚就攔。得能驚動他。你們不要志小心過頭。小行者道。師父。這馱子的饑蟲又扒動。若不與他化些吃。莫說他瑣絮不了。就是走路。也沒心腸。唐半偈道。既是這等。你們三人就去化些吃吃罷。我腹中有些飽悶。你們去就是了。八戒道。既是師父不要吃。我們三人一齊去罷。大家多去。小行者道。都去了。誰伴師父。我還不餓。我不去了。沙彌道。我也還不餓。我要看馬。二師兄自去罷。豬八戒聽見大家多不去。因發急道。我曉得你們。都是一路神祇單單算計我。化齋是大家的事。怎叫我一人獨去。我若獨去。明日又要說我害饑瘠。貪嘴了。罷罷。拚著餓死。在你們眼裏。你們這才快活。因鵠尖著嘴。挑了行李。往前走。小行者笑道。馱子不要惱。你不肯化。待我化與你吃何如。豬八戒聽見叫他。也不答應。往前一發奔得快。唐半偈看見。對着小行者說道。履真呀。你看豬守拙發急往前跑。想是食腸大肚裏著實餓了。故作悻悻之狀。總是佛門廣大。各人有各人的本來面目。不必強他。我就到前面去。看有甚大戶人家。化些與他吃罷。小行者道。化齋容易。單怪他爲了飲食。動不動要變臉變嘴。師父莫要慣了他。等他飢餓着。料還餓不死。看他餓。跑到那裏去。唐半偈聽了。並不言語。將馬繮一領。遠跟豬八戒趕來。豬八戒因大家不化齋。一時著了氣。往前直跑。跑到一箇十字路口。再要跑時。爭奈無數人衆。一陣一陣的擁擠而來。將街都塞滿了。自家挑著行李。東抓西礙。竟走不得。只得息下擔子。立在一旁。因問路旁香燭紙馬店。道。街上怎這樣人多。店主

答應道。你不看見牆上貼的報條。今日是十五。從東寺冥報禪師。普請十方聖賢赴齋。合村人都要去。故此擁擠。豬一戒說道。我們過路僧人。也去得麼。店主道。普請普請。滿天下人皆可去。你怎麼去不得。豬一戒道。普請人多。就是去也只好一兩碗白飯了。店主道。你過路僧人。原來不知道這寺裏錢糧最多。素菜極其豐盛。烹炮美不可言。莫說口嘗滋味。五臟長生。就是立在旁邊。聞那些馨香之氣。連饑蟲都要出哩。怎說白飯。豬一戒聽了。不覺口內粘涎。都流出來。因又問道。這齋。一到。就有得吃麼。莫不要等等人齊。就攔工夫。店主道。齋是現成。隨到隨吃。赴齋的從早至晚。絡繹不絕。那里去等。豬一戒又問道。寺中離此有多遠。店主用手一指道。前面那高旛杆的不是。不上一兩箭路。豬一戒暗想道。又是便路。又是現成。不吃真正是獸子。又回頭一望。又見師父的馬。又不曾來。因想道。我也去吃他一飽。就是他們走過去。也還得赶上哩。遂挑起行李亂闖。闖的人。跌跌倒倒。他都不管。闖到旛竿前看時。果然是一座大寺。他也無心看那寺。是甚光景。竟往裡走。走到二山門。果望見大殿前。月台上。一箇形容古怪的和尚。據着一張高座。在那裡點頭合腦的講說。四周圍遮繞著無數的妖人。俗人。觀看。十分熱鬧。豬一戒不知是講經說法。竟認做吃齋。因分開衆人道。你們住的近。須讓我遠路僧人先吃了。還要赶路哩。衆人被推的東倒西斜。都打算要說。及回頭看見豬一戒。蒲扇耳。蓮蓬嘴。十分醜惡。都嚇得心驚膽戰。不敢做聲。只德閃開路。讓他進去。擁到法座上一看。只見排立的都是香花燈燭。並無一點飲食。因大曬道。滿城貼報子。請人吃齋。怎湯飯不見。却打團團在此。說清話。衆執事僧人。忽然看見。却吃一驚。忙上前止住道。那裡來的野和尚。你既入了佛門。怎一點規矩。也不知道。這是甚麼所在。却大驚小怪亂叫。豬一戒道。亂叫亂叫。却是渴飲飢餐的。真道像。你們這樣做勢。只怕轉是假鈔。那冥報和尚在法座上一看。見豬一戒行徑粗魯。言語唐突。因大喝一聲道。你孽障。是初得人身野鹿。只管你壓

肩奔走。作牛馬罷了。曉晰些什麼。怎也要充作和尚。敗壞佛門。豬八戒道。甚麼佛門。怎生敗壞。我都不管。只是你普請十方聖賢。我東方賢聖到此。快快拿些齋來。請我吃了。也好算你分毫善果。冥報和尚道。你要吃齋不難。只要你有本事吃得去。豬八戒道。我有口有牙齒。有肚皮。怎麼吃不去。快拿來。我還要趕路哩。冥報和尚。便合掌瞑目不答應。口中默默念誦。也不知念些甚麼。只見豬八戒正吵嚷要吃齋。忽一個頭暈。撲通跌倒在地。口流白沫。人事不知。將行李拋在半邊。衆侍者看見。齊合掌念一聲阿彌陀佛。冥報和尚。方開眼說道。非我佛門不廣。是他自來尋死。因分付執事人役。抬到後院廊下安放。行李。也收了進去。待他有人找尋。我自有處。衆執事依言。扛到後院放下不提。却說唐半偈馬到村中。看見人多擁擠。只得緩緩而行。行了半晌。方出村口。望前一望。不見豬八戒。因說道。豬守拙如何不見。不知還是在前在後哩。沙彌道。雖是人擠。你想想那個擁得他過。小行者道。你們不消猜疑。等我一着便知。因跳在空中。往前觀看。却是一條大直路。並無影響。復落下來。沙彌道。他挑擔子在前面。着了氣好不會跑。怎得在後。唐半偈道。只怕村中人擁擠難走。小行者對唐半偈道。前面不見獸子。定然落在後面。唐半偈道。他在後面做甚。莫非路上人多。挑著行李不好走。小行者道。也不是不好走。我才聽得人說。什麼從東寺裏齋僧。多分獸子聽得。躲去吃齋了。唐半偈道。若果是吃齋。他亂了這半日肚飢。讓他去吃些。到也罷了。只恐錯走了路。便找尋費力。沙彌道。一條直路。如何得錯。他若果是趕齋吃。定然在彼。方才我們走過來。堅著高旛竿。那個大寺離此不遠。師父慢走。等我去找了他來。唐半偈道。找了他來固好。莫要他來了。又要等你。沙彌道。我去到。尋得著尋不著。即便趕來。如何要等。說罷。立趲轉身復走入那村來。沒路。問人方知。果是那寺裏齋僧。心下暗想道。這獸子若是果吃了齋。叫他走便容易。若是等吃未吃。如何肯走。只好先挑了他的擔子。行李。報知師父。等他吃了趕來。不一刻。到了

寺前。見赴齋的人。出出入入。絡繹不絕。他便跟了衆人。擠將入去。將入去到了大殿前。只見衆人。先朝著一個大和尚。磕了無數的頭。方著人指點到齋堂裡去吃齋。沙彌在人叢裏。混了一陣。也隨著衆人到齋堂裏來。找尋豬一戒。堂有一二十多處。處處找遍。並不見一戒影兒。心下狐疑道。難道他不曾來。莫非吃飽了。躲在那裏睡覺。因又到各處找尋。忽找尋到東廊下。只見那裏兩個和尚。開看他的行李。沙彌認得真。心下大怒。因走上前。一把摯往大嚙道。這是我們的行李。你們如何擅自盜來。開看哩。我那挑行李的師父。又往那裡去了。那兩個和尚道。這不干我一人之事。乃是你那長嘴大耳的師父。自不知禮。冲撞了大和尚。惹禍傷身。沙彌道。他怎麼樣惹禍傷身的。難道被人害死了。兩個和尚道。就不死也不活了。沙彌聽說不活。一發大怒了。因用左手。將兩個和尚一齊抓住。輪開右手。劈面就打。道他一個好端端的人。進寺來吃齋。爲甚就不活。快還我人來便罷。若無人。還打死你兩個償命。兩個和尚。慌忙急了。亂喊道。干我們甚事。都是大和尚做的事。一時喊叫。早驚動了許多和尚來。看沙彌扯著兩個打。都大怒道。那裏來的野和尚。怎敢在寺裏打人。快拿去見大和尚。遂不由分說。將沙彌同兩個和尚。並行李推推扯扯的。直擁到大殿前來。早有小侍者通知冥報和尚。不一時。沙彌擁到面前。冥報和尚。大喝一聲道。那裏來的野僧。敢恃蠻擅打人麼。沙彌被推揉急了。因大嚙道。好不明白道理的和尚。這是講經說法的寺院。又不是深山險谷。強盜窩巢。怎打殺人奪了行李。還怪人查問。冥報和尚道。誰打殺人。奪了行李。沙彌道。若不是打殺人。行李在此。那擔行李人那裡去了。冥報和尚道。這是那擔行李的人。不識規矩。犯了佛法。故遭佛譴死了。行李在此。誰奪他的。沙彌聽說死了。急得暴躁道。胡說。我那師兄。我同他從東土大唐。走到此地。差不多十萬多路。有三頭六臂的妖怪。不知遇了多少。並無損傷。甚麼活佛。就將他譴死。快還我來罷。免我動手。冥報和尚笑道。你既東方來的。定有些法力。不要這等性躁。

自取其死。沙彌道。我的性兒。要算極溫柔的了。若是我大帥兄知道。你如此惡狠。一條金剛鐵棒。此時已將這寺。都踏平了。冥報和尚大怒道。這是你自來送死。却與我無干。因又合掌瞑目。默默誦咒。念了不幾句。沙彌不知不覺。又撲一交。跌倒在地。不省人事。衆侍者看見。又齊念一聲阿彌陀佛。冥報和尚。方閉眼微笑道。孽障。爲何直到這樣田地。方不語言。衆侍者因問道。此二人是何因緣。冥報和尚笑說道。自取其咎。衆侍者又問道。自取云何。因道。吾道從東。胡爲西舉。作之受之。故曰自取。衆侍者聞言。俱合掌嘆。以爲可憐。冥報和尚說畢。方命執事人。復將沙彌抬到後院放下。又命侍者。將行李打開。檢出通關文牒。細細觀看。方知是僧人大顛。奉大唐天子之命。差往西天求解的。心下想道。我嫌西方寂寞。正在此行從東之教。他東土繁華。反來西天求解。正是明明同我作對頭。若容他過去。見了釋迦。求了無爲清淨之解。回去流傳東土。我與東土之教。豈不被他破了。斷乎不可。他師徒們。雖說有些手段。來了有十萬里程途。却未遇敵手。你看看方才兩個和尚。只用兩句咒語。便已自倒。那兩個料想也不打緊。莫若叫人去邀他轉來。一發咒倒。率性斷除了他的根兒。豈不美哉。算計定了。遂分付兩個侍者。先將行李搬入了禪堂。因又叫兩個執事能幹和尚。分付到西村外。去請大唐東土的兩個師父。到寺裡來吃齋。兩個執事的和尚。領令去了。不知去請唐半偈同小行者來吃齋。還能咒死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笑和尚傳咒却邪 慈闍羅授方起死

詩曰	大道雖天定	人心實主持	道家修性命	佛事重慈悲	儒者立名教	敦崇與倫彝
	各說各有理	各行各相宜	雖亦各有短	短苦不自知	若云不是道	千古已如斯
	若云多是道	大道何多歧	乃知道一天	人心如四時	人心與天道	須臾不可離

沮願世之人 惟善是爲師

話說兩個侍者。領了冥報和尚之命。忙忙走出西村來。找尋唐國僧人不題。却說唐半偈與小行者。立在西村口。等沙彌去尋豬一戒。原說是走去便來。不期等了一兩個時辰。不但豬一戒不來。連沙彌也無踪影。心下着急。因問小行者道。沙彌去久了。爲何不來。定有緣故。小行者道。有甚緣故。決是尋着了寺中齋僧。大家同等齋吃。方才師父拿定主意。不放他去。便妙。既放他去。須等他吃個如意。方得回來。如今急也無用。須找個穩便所在。略坐一坐方妙。唐半偈沒法。只得依言。就在路旁。草庵門前石上坐下。坐不多時。只見庵內走出一個濃眉廣額。圓頭圓臉的笑和尚出來。將唐半偈看了兩眼。笑嘻嘻說道。東來的和尚。你的死期到了。唐半偈聽了。忙起身合掌道。敢不受命。死既有期。但不知還在何時。乞老師明示。那笑和尚。又笑嘻嘻說道。只怕就在今日。小行者在旁。聽了大笑道。老和尚莫要油嘴。你這些撮空的話兒。只好哄嚇鄉愚人。我師父歷功累行。七八證果之人。莫說不有死的道理。就命裡該死。閻王知是我孫小聖的師父。那個敢來勾他。笑和尚又笑嘻嘻的說道。既是閻王怕你。不敢來勾你的師父。爲甚兩個師弟。又被他勾了去。說罷。竟笑嘻嘻走進草庵去了。唐半偈聽了。說兩個徒弟勾了去。大驚道。履真呀。莫要唐突。這位師父說話有因。不是凡人。况一戒沙彌。久不見來。莫非果被人害了。小行者道。他兩個縱沒用。也還粗粗魯魯。白日青天。怎生害他。要害他。除非是自家貪嘴吃的。多被飲食脹壞了。唐半偈道。你怎就忘了。那蓮花東村老善人。曾說西村有個冥報妖僧。專會咒人。莫非被他咒倒。小行者道。妖僧咒人。事或有之。若說咒死他兩個。我却不信。唐半偈道。天下事奇奇怪怪。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也難執一而論。但方才這位佛師父說話。似有機旨。你看着馬。待我進庵去。問個明白。方見端倪。小行者不敢阻擋。唐半偈遂抖抖衣服。步入庵來。見那和尚。坐在一張禪床上。笑嘻嘻問道。你在

外面守死罷了。又進來做甚。唐半偈因拜伏於地道。弟子進庵來。不是要求佛師免死。請問佛師。但弟子之死。還是天命該絕。還是有人暗害。那笑和尚又笑嘻嘻的說道。雖是暗害。暗害死了。便就是你的天命該絕了。但念你求解遠來。跋涉不易。許多道路。今已去靈山不遠。一旦被人暗害。豈不是前功盡棄麼。我今授你一個法兒。與你躲過去罷了。唐半偈聽了此話。又再拜說道。非弟子貪生。既蒙佛師慈悲。垂憐。求解善緣。爲弟子消愆減罪。敢乞指示因緣。笑和尚說道。佛法猶水。孽風其魔。有風有水。安得無波。唐半偈聽了此言。未能了悟。因又再拜說道。弟子愚蒙。佛法微言。一時未能了悟。伏求佛師老祖。明示一二。和尚又笑嘻嘻的說道。你既西來。他自從東。既逢狹路。安肯放鬆。直道易避。暗箭最凶。倘然失手。勞而無功。唐半偈再三拜謝道。既蒙佛師慈悲。敢求趨避之方。笑和尚道。這惡禿怨恨結成。是會咒人。你兩個徒弟。都被他咒倒。你若不知提防。未免也遭毒手。我告與你四句偈言。等他念咒時。你朗朗對衆宣揚。他自咒你不倒。唐半偈又伏地拜求。那和尚方笑嘻嘻的說道。毒心爲仇。毒口爲咒。嚼爛舌根。虛空不受。笑和尚念完。又囑咐道。此解毒真言。牢記於心。包管你無事。你去罷。前途再會。唐半偈受教。留心記了。因伏地拜謝。拜完。再抬起頭來。看時。那笑和尚早已不見。心下不勝驚訝。正在驚訝。小行者引了侍者入來。兩個侍者。看見唐長老。因上前作禮道。從東寺冥報大和尚。聞知老師父。乃東土活佛。飛錫過此。希世難逢。願求一會。特命兩弟子拜迎。伏望同揚教法。必賜俯臨。唐半偈答禮道。貧僧過此地。雖聞冥報大和尚道法高妙。思欲一叩宏深。因王命在身。不敢遲滯。今不幸失了兩個弟子。沒處找尋。因聞大和尚。乃此方教主。自知踪跡。正欲進謁。以求指示。復蒙召喚。想是因緣。即此便行可也。兩侍者見唐長老肯行。滿心歡喜。遂慇懃着同出庵來。小行者心知冥報和尚夙有冤愆。料躲不過。便不阻擋。任唐長老前行。却自牽馬隨後。不多時。到了寺前。只見那些赴齋的僧俗。尙擁擠不

散。兩侍者連忙分開衆人。引唐長老進入裡間去。此時冥報大和尚。已下了台。早在禪堂中等候。外邊忽報東土唐長老師父到了。冥報和尚。因迎下堂來。將唐半偈上下細細一看。只見面無色相。身不掛絲。了了見大智大慧。落落如不識不知。無無不有。空體固不可測。有有全無。妙心匪夷所思。果然是一燈不昧。真不愧唐半偈是個大禪師。唐半偈走上堂來。也將冥報和尚。上下細細一看。只見雙眉分掃。一鼻垂鈎。兩隻眼光。突突白多黑少。一頰短髯。簇簇黃猛紅稀。色相莊嚴。不知者定以爲活佛。行藏古怪。有識者方認出妖僧。以殺爲性。持毒咒是其慈悲。無人有我。執冤仇以彰道法。冥報和尚。迎唐半偈到禪堂。大家問訊了。各設高座。分席坐定。此時吃齋的僧俗。見說東土來了一個聖僧。同大和尚講法。都湧擁來觀看。不一時。將禪堂擁滿。唐半偈先說道。貧僧才入境。就聞知冥大師道法高妙。爲一方宗主。昨忽忽而往。只道無緣。今荷蒙召見。得覩慈雲。實爲萬幸。冥報和尚道。貧衲西域鄙人。久慕東土佛教之盛。每形夢寐。無計皈依。適聞老師飛錫西來。不勝欣幸。故請來一見。以快愚忱。但尙未及請法號。唐半偈道。貧僧法名大顛。又蒙大唐天子賜號半偈。冥報和尚道。這是大顛師了。大師旣蒙東土佛國。自知東方佛國之理。我聞中國。自漢明入夢。梁武捨身。後來六祖相傳。萬物聚會。講經說法。天散花。地湧蓮。昭昭可考。不一而足。叢林之盛。四大部洲。從無及者。大師名高。尊宿。正宜倡明道法。大闡宗風。不知又何所聞及。棄興隆之地。來此寂寞之鄉。以求真解。若靈山別有真解。而中國三藏靈文。俱無足信乎。唐半偈聞言嘆息道。嗚呼。是何言哉。三藏靈文。何可當也。冥大師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佛立教流傳。此三藏靈文。非博名高。蓋憫衆生沉淪。故以此度人度世也。然度人度世之道。在清淨而掃絕貪嗔。正性命而銷除惡逆。誰知愚頑不解。只知佞佛。不返修心。但欲施財。以思獲報。是欲掃貪嗔而貪嗔更甚。除惡逆而惡逆更深。豈我佛立教之初心哉。故貧僧奉大唐天子之命。不惜遠詣靈山。拜求真解。

蓋念東土沉淪之苦。而發此大願。前至蓮花東鄉。見其清淨無爲。思衣得衣。思食得食。始信佛法自有真風。不勝羨慕。昨至貴村。不意大師轉欲從東。不知是何妙義。既蒙賜教。望乞指示。冥報和尚笑道。度人度世。我佛之慈悲。然受享人天。供養菩薩。亦何嘗自己施財望報。雖或墮入貪嗔。而普濟功深。善根自立。豈可以一人愚妄。而令天下生慳吝心。而若說蓮花村。不生不滅。無榮無辱。以爲佛教之宗。則靈蠢同科。聖凡無二。木石與人。有何分別。莫說天地勞而無功。即老師問闢求解。亦屬多事矣。唐半偈道。立教貴乎窮源。源清尙恐流濁。若胥溺濁流。以求源清。烏可得也。今棲心清淨。尙不能少救奢華。若妄想莊嚴。則天下金錢。盡供緇流之費。猶恐不足也。將來何所底止。大師不可遂其末而忘其本。冥報和尚道。佛法宏深。一時也難爲粗淺者顯言。但立教必具神通。若不具神通。即言言至道。亦是虛浮。請問老師。不遠十萬里而來。怎欲展清淨宗風。不知具何神通。敢於立教。唐半偈道。貧僧來便來了。教便立了。只曉得一心清淨。別無二善可言。何況神通。冥報和尚道。若是既無神通。死且不暇。怎敢爭口舌之利。以與至人相抗。唐半偈道。若果是至人。抗之何害。倘薄其無能。而罪之相抗。此非至人。邪人也。從來邪不勝正。雖不具神通。而自具神通也。冥報和尚笑道。據老師這等說來。則老師不具神通之神通更大。這話也難全信。喜得今日是齋期。大衆俱集於此。可作證盟。老僧請與大師小試一試道法。以定東西之是非。不識老師以爲何如。唐半道偈。貧僧毫無所長。何敢同老師試法。冥報和尚大笑道。道法既無可試。怎敢擅自高標。同我作對。小行者在旁。聽見冥報和尚出言太誇。因自大怒道。老和尚莫要多嘴。我師父做菩薩正人。豈用這些小伎倆。你有甚麼道法。且先同我孫老爺試試看。若多少曉得那些竅脉。比得過我孫老爺一二分。然後再向我師父求道。還也不遲。你尙臭有不知。一味大言不慚。在此愚民惑衆。便須剝去你袈裟。趕你後院逃走。還是你的造化。若要在這勉強支持。出醜還是小事。只怕你的狗性命。也難

保。冥報和尚正欲欺壓唐半偈。不意小行者。倏然突竄出來發話。竟吃了一驚。忙定睛將小行者一看。又見小行者火眼金睛。尖嘴縮腮。形容古怪。心下也驚了一驚。因問唐半偈道。此是甚人。唐半偈道。這是大小徒孫小行者。冥報和尚道。老師善信。怎容惡刹相隨。唐半偈道。借此降妖魔耳。冥報和尚。因看著小行者道。你既不怕死。敢挺身出來。要與我比道法。自然是個死活不知之人。我且問你。你曉得些甚麼道法。你且數一兩件。與我聽聽。小行者笑嘻嘻的說道。若論道法。老祖家傳的。雖止有七十二變。若說自家心上經綸。就是十萬八千毛孔。也還比不盡哩。叫我從那裏數起。冥報和尚道。你既具許多妙法。敢聽憑我指摘兩端試試麼。小行者又笑嘻嘻說道。我又不是假文章。要求人代筆。近日到西天來。路上平穩。遇的都是老實人。不消改頭換面去應酬。殊爲淡而無味。今既撞著和尚。刁鑽古怪。便虛虛實實。有無無。破這個戲法兒耍耍。不差甚麼。但請出題。我無不領教。冥報和尚。想了一想說道。我看你雖然人像。尙帶猴形。我若以斷臂吞針大菩薩的道法。試你。便道我有意刁難你了。也罷。且試你一試。我聞古之高僧說法。每每有天女散花。你師父你稱尊宿。抱道西來。今日在此。談論了半日。怎不見一朵兒飄來。還是古語荒唐。還是你師父的講說不妙。小行者道。我師父言言無上。滴滴曹溪。散花何足爲奇。只因老師父一心清淨。不留色相。痛掃莊嚴。故天女不敢現形。既你們一般不明真空至妙。只得破了師父之戒。散幾朵花兒。開開你們的俗眼。因暗暗伸手。在屁股上拔下一把毫毛。放在口中。嚼得粉碎。望空一噴。叫聲變。不多時。只見半空中先起了一陣香風。吹得人人七竅皆馨香。個個五臟盡馥郁。風過處忽霏霏微微。飛下一天花雨來了。眞眞十分可愛。怎見得。但見是紛紛細蕊。簇簇柔葩。漾去隨風。飄來似雪。起處無端。忽然到眼。落時有意。故爾當頭。高似瞻。下似拜。高下結蓮花之座。東如烟。西如霧。東西散旃檀之香。有幾瓣嬉嬉然。斜挂袈裟。似拈來而笑。有幾團背飛簷瓦。散去無情。紅一片。白一片。紅

白成團。誰能辨紅白桃李姿容。淡幾朶。濃幾朶。淡濃在隊。俱美作淡濃牡丹顏色。桂子黃嬌。疑分月窟。杏枝紅艷。恍墜日邊。天際三春。明點出花花世界。空中五色。暗織成錦繡乾坤。飛舞片時。莫認作月娥剪綵。忽開頃刻。方知是天女散花。那一天花雨。在半空中飛來飛去。俱發奇香異彩。大眾僧俗人等。無不合掌贊歎稱揚。以爲兩師說法之妙。冥報和尚便也欣然。居之不辭。小行者看見道。老和尚不要無恥。胡賴。這天花是爲我師來散的。與你何干。冥報和尚道。有何分別。小行者道。怎麼沒分別。因用手一招。只見那一天花雨。都落在唐半偈面前。堆積如山一般。冥報和尚滿臉通紅。面前並無半片。大眾人等看見。都信心歡喜。那里還顧冥報和尚的臉面。皆圍着唐半偈碰頭禮拜。以爲活佛。羞得冥報和尚。無地可容。一時氣起。暴躁如雷。道。這那里是天女散花。止不過僧人邪術。哄騙愚人。殊爲痛恨。唐半偈看見冥報和尚羞慙發怒。因安慰道。此皆小徒遊戲。實與大道無關。老師父不必介意。因呵斥小行者道。此絃歌村伎倆。我何等教戒。如何復作。還不快快解去。還我清淨。小行者見師父發言。只得將身一抖。收去毫毛。霎時間。那些堆積的花雨。忽然不見。那些大眾人等。看見。益發心信唐半偈。以爲佛法無邊。冥報和尚。愈加不快。因指小行者說道。佛門道法。有淺有深。似你這些幻術。只好悚動鄉愚。若我的道法。便係人的生死。要你師徒二人性命。亦有何難。只是叫你糊糊塗塗死了。你雖作鬼。也不知我道法利害。今且與你個榜樣看看。你若害怕。皈依我還有個商量。你若是不悟。那時我再下毒手。你方死而無怨。小行者笑說道。說得有理。快快將榜樣與我看。冥報和尚道。看便與你看。只不要害怕。因分付侍者。叫人將豬一戒沙彌兩個尸首。都抬了出來。放了禪堂門外。請看榜樣。唐半偈回頭。看見了。認得是豬一戒沙彌。不覺吃了一驚。因大喊道。我兩個徒弟。正找尋不見。却原來被你謀害死了。這個了不得。冥報和尚冷笑道。老師父且慢發怒。若不知機。早早受教。只怕頃刻之間。也要如此。唐半偈道。死

有何妨。只是青天白日之下。那在佛地。你怎敢殺人。縱無佛法。也有王法。小行者看見不作聲。慢慢的走出禪堂外。將二人撫摸一遍。因說道。師父不要嚇的。恐怕傷了和氣。他二人又不曾死。不過是連日辛苦。躲在此睡一覺耳。冥報和尚聽了大笑道。哈哈。他既是睡着了。你何不喚醒了他。叫他起來。小行者道。老和尚你莫要着忙。難道不叫他起來。就是這等罷了。冥報和尚又笑道。我不忙。讓你慢慢叫。若是叫不起。我便請你師徒二人。也睡睡好走路。小行者竟不答應。身子雖撫摸兩個屍首。早出元神。一逕直奔到森羅殿來。夜叉小鬼通報不及。轉眼之間小行者跑上殿來。十王看見。忙起身拱手問道。小聖有何事故。來的這等急迫。小行者道。那里有工夫訴說。只問豬八戒沙彌。我兩個師弟。在那里。快請出來。十王齊道。他二位現跟著唐聖僧往西天求解。正有成功累行之時。如何來此。小行者道。明明被你們勾來。如何胡賴。只是胡來不得的。十王道。若是命絕勾來。此是天數。小玉無罪。如何要賴。實在不曾勾來。小行者道。你們既不會勾。他却如何死了。十王道。死也有幾等。若是命絕。被勾魂。便來了。氣便斷了。便是真死。倘或是不達天命。怨恨死了。或是不明道理。糊塗死了。或是性子暴戾。氣死了。或是貪得無厭。巴死了。或是思前想後。愁死了。或是欠債無償。急死了。或是口嘴傷人。被人咒死了。此等之死。皆人自取。並不干於十王之事。小行者道。死又死了。又不干你們之事。他的魂靈却在何處。十王道。這樣人雖說死了。他的魂尚淹淹綿綿。不肯離舍。若遇著至親好友。還有生機。小行者道。生機却是怎樣。十王道。生機種種不同。說起來話長。須請小聖坐了。待小玉細細說來。小行者道。我有要事。急要去的。不耐煩。趕這些閒事。你只說被人咒死的。當如何解救。十王道。這個不難。被人咒死的。他本來不傷。不過被毒言毒語的毒氣。沖入七竅之中。填塞滿了。一時散不出。故悶暈而死。若是解救。只消將肚皮上一頓揉。揉通竅脈。放一陣响屁。將毒氣洩去。便可回生。小行者聽了。滿心歡喜。因拱手道。承教了。一逕

奔回復了原身。只聽見冥報和尚。正在那里取笑他道。那和尚只管撫摸做甚。怎不叫他起來。小行者也不答應。只將左手插在豬八戒肚皮上。右手插在沙彌肚皮上。用力很揉。揉不多時。只聽得二人肚裏漸漸腸鳴。小行者看見有些效驗。又揉緊一陣。忽然劃劃刺刺。就像放連珠砲一般。放了無數响屁。一陣臭惡之氣。沖得滿室。人掩著鼻子。還立不住。豬八戒忽然先醒。一骨輪扒起來。望著冥報和尚大曬道。怎齋不見面。到叫我睡了這半日。正曬不了。只見沙彌醒轉。也一骨輪扒起來。見唐長老同小行者。都在面前。因大叫道。師父。這寺裡和尚。多不是好人。却劫了行李。將師兄謀死。我看見與他們理論。反又將我弄倒。這樣惡和尚。怎容他在此講經說法。敗壞佛教。豬八戒聽了大怒道。原來爲劫行李。將我謀死了。快償我命來。冥報和尚。忽見二人活了。著實吃了一驚。及聞豬八戒要素命。因大笑道。你又不死。怎爲謀害。八戒道。行李却在那裡。冥報和尚用手指道。那邊不是麼。沙彌看見。走到那邊。取出禪杖。大喝一聲道。人雖未死。情理難容。却饒你不得。八戒見沙彌動手。也跑去拿了釘釘。一同拿著打來。冥報和尚看見。笑一笑說道。你這兩個孽障。才得超生。怎又尋死。因將毘盧帽挺起。漏袒左肩。任他二人打築。不期釘釘禪杖。才打築下來。空中就現出丈六紅光。將他身子罩住。比銅牆鐵壁還緊。莫想動他分毫。冥報和尚。却笑嘻嘻在光盞中說道。東土愚僧。何不拜活佛。豬八戒沙彌。看見他裝腔做勢。一發惡狠狠的。努力交攻。小行者看見不是頭路。忙上前止住道。猷兄弟不要亂動手。替他裝門面。二人驚訝道。怎麼替他裝門面。小行者道。你不知怎樣玄虛。都是妖僧的電光石火。愈打愈築。激刺愈迸了出來。只不睬他。便自然消滅。要現出醜來。二人點頭。因丟了釘釘。收回禪杖。在旁觀望。果見冥報和尚。滿身的光艷。一霎時消滅無餘。二人因拍着手大笑道。好活佛。你的佛光到那裡去了。還不快快下來哩。皈依我老師父的清淨。冥報和尚聽了。滿心怨恨道。說你這班賊禿。怎敢破我道法。你們道我咒你不死麼。初時我之

呪。是薄示警戒。故留你一線回生之路。你既不思好歹。故肆強梁。我今下個毒手。將禿毒神咒念動。叫你師徒四人。頃刻而亡。貶魂到阿鼻地獄。你却不要怨恨我不慈悲。小行者道。老和尚不要說大話。你那放屁的咒兒。就是弄他兩個下根蠢漢。也只好放兩個响屁還你。怎將我師父。一個上至善人。也要一例看承。莫說我孫老爺遍身虛靈。一塵不染。不知你從那里咒起。冥報和尚也不回言。竟憤憤的合掌瞑目。努嘴努舌的念誦。唐半偈看見。知是咒他。他自恃身心清淨。欲以正勝邪。不動聲色。嘿嘿聽冥報和尚念了兩遍。只覺得耳目有異。恐怕被他咒倒。忙將笑和尚傳他的偈言。高聲朗誦。在禪堂上。對僧俗大眾們宣頌說道。毒心爲仇。毒口爲咒。嚼爛舌根。虛空不受。唐半偈一時誦了三遍。便覺身心安泰。身安不動。冥報和尚。依依的咒了幾句。料想必然咒倒。因微微的開眼偷看。只見他師徒四人。笑也有。說也有。安然無恙。心下著驚道。這等惡咒。怎咒他不倒。真也作怪。因咬破了舌尖。噴出一口血來。又惡狠狠的念誦。豬八戒看見。笑說道。老和尚。不要痴心了。你不聽見我師父的偈子。已明明說過。嚼爛舌根。虛空不受。你又咬出血來做甚。沙彌接口說道。想是你念的口乾了。要些血兒潤潤喉嚨。冥報和尚見了神咒不靈。已急得沒法。又被二人言三語四的譏誚。又見大眾圍繞看的。一發多了。急得他滿口的通紅。不能言語半句。小行者因上前說道。老和尚你的咒。念了這半日。分毫不驗。想是不靈了。到不如我念幾句兒。與你聽聽罷。冥報和尚那裡答應得出。小行者又道。你不答應。想是你不要聽了。你不聽。待我念與大眾聽聽。看誰是誰非。大眾聞了此言。俱個個擁擠上來拱聽。小行者念道。冥冥公公。肚裡不通。既做和尚。要識真宗。從來佛重西方。何如却又從東。立教又悖。賦性又凶。放光惑世。便是道法。持咒害人。便是立功。咒非微義。念也不驗。光非慧發。一瞬而空。但聚歛金錢。炫叢林茂盛。復倡揚異說。壞佛祖家風。幾年造化。任你胡行。邪魔伎倆。今朝晦氣。被我看破。野狐行蹤。一時間。降心不可。硬氣不

可。急得渾身是汗。百忙中遮飾無計。逃走無門。羞得滿面通紅。大眾前既已出乖露醜。法堂上怎好擊鼓鳴金。到不如一筋斗。歸去來。重換皮毛。可免十八層。鑽不出埋沒英雄。此雖是孫小聖譏嘲戲語。實可當得大和尚勘問口供。小行者念罷。大眾盡皆點頭歎息。冥報和尚聽見。急得心上油煎。眼中火出。知道收拾不來。因指定唐半偈師徒四人。大聲罵道。孽障。我與你雖然道不相同。亦何相逼之甚也。罷罷罷。我自棄此皮囊。讓你們前去。倘你再來相逼。也必不讓你們求解成功。一面說著。一面已低頭合眼。奄然而逝。唐半偈看見。好生不忍。小行者看見。忙說道。師父不要假慈悲。這樣妖僧死了。也算甚麼事。唐半偈說道。留他明知無益。只可憐他死便死了。倘迷而不悟。合寺僧人。原有許多有道行的。久知道冥報和尚。是個邪人。只因爲拗他不過。不敢倡言。今日他與唐半偈鬪法不過。自己死了。大家歡喜不盡。遂將冥報和尚火化了。因相率出來。禮拜唐半偈。願留他在此作主。唐半偈說係是欽命。不敢久留。衆僧中有一位老僧。名不惹。爲人甚是沉靜。就請他爲此寺之主。又替他將從東寺的名。改叫做蓮花寺。又替不惹僧等講明佛法。當以清淨爲主。大眾僧等。一一皈依。師徒四人。然後方才辭別大眾僧人。收拾行李等物西行。正是 莫慮牽纏 休愁束縛 一念空虛 自能擺脫 唐半偈在寺。拜別不惹僧等衆人起程。此去西行。到雷音寺如來佛求解。不知路上又有何所見遇。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從肝脾肺腎以求心 歷地水火風而證道

詩曰	佛法甚微妙	人心要善參	風幡都不著	月指偶相關	設像無非影	妄言始見端
	糊塗信心易	真實點頭難	退藏雖點點	幻出便般般	不具莊嚴容	誰能生喜歡
	不操清淨理	豈不墮嗔貪	忽無還忽有	願作如是觀		

話說唐半偈。在蓮花西村。以這法門正了冥報和尚從東之謬。遂辭別衆人。依舊上馬西行。行出村口。因想笑和尚語言靈驗。定是一尊古佛。還打算到草庵內來。叩問前程。誰知連草庵都不見了。方知是佛師指點。愈加徵信。止有努力向前。朝山暮水。又走了幾日。忽然想起傷心無掛礙。在馬上看見山浮瑞氣。水現祥光。岸上不是琪花。便是瑤草。深山中不是鶴舞。即便是個鸞飛。十分樂意。因對小行者說道。果然西方佛地。與東方風景不同。小行者笑道。老師父怎又生起分別心來。以我看來。那塊不是佛地。何處不是西方。到得心明性見。俱都是本地風光。唐半偈聞言有悟。連連點頭。又往前行。忽行到一座亂山之下。往上一望。又無階級可登。左右找尋。又無徑路行走。上上下下。都是草木塞滿。唐半偈只得勒住馬。同三個徒弟商量道。此處路徑。甚是叢雜崎嶇。不知該走那條。須要找個土人問明白了。方可放胆前行。小行者忙走上前。東望西張。看不分明。正沒理會處。只聞得從山裡隱隱有吹笛之聲。不多一時。忽見巖樹中。一個牧童兒。倒騎著黃牛。走過嶺來。小行者忙招手。叫他道。這裏來。那牧童聽見有人叫。連笛也不吹。牽黃牛走下嶺來。到了唐半偈馬前。笑嘻嘻道。老師父。我看你立馬不行。想是認不得路。要問我了。唐半偈說道。正是。要問你前去。那一條是路。牧童笑嘻嘻答道。條條都是路。小行者聽了。接說道。小村牛不要油嘴。可老實說。這山叫做什麼山。週圍多大。過去有多遠。路徑好走不好走。那牧童就變了臉說道。你這和尚也恁懶。你既不識路。要求我指點。怎倒尖著嘴罵人。我方才說條條都是路。怎見得是油嘴不老實。唐半偈忙忙安慰他道。小哥。是他粗魯了些。你不要怪他。且說這是甚麼地方。那牧童見唐半偈說話和氣。方又笑嘻嘻說道。老師父。我這地方。乃是大天竺國管下。這座山。叫做雲渡山。週圍像羊腸一般。左一灣。右一曲。盤盤旋旋。足有千里。若是識得路。一直也只有百里之遙。唐長老道。這百里路。也還平穩好走麼。牧童道。這却定不得。若是心猿不跳。意馬馴良。不疾不徐的行去。便坦坦

平平。頃刻可到。若遇著肝火動。燒絕了棧道。脾風發。吹斷了天街。腎水虧。載不得張騫之棹。肺氣弱。鼓不得列子之車。就從小兒走到頭白。也只好在皮囊中瞎闖。若是出頭。恐無日子。小行者聽了。忍不住笑將起來道。師父。此去靈山不遠了。唐半偈道。你怎麼曉得。小行者道。此地若不與靈山相近。怎鄉下放牛小廝。也會談起禪來。也罷。小村牛。你既知這些蹊蹺話兒。我且捉你一個白字。有水方有渡。山又不是水。雲又不是船。這山甚麼意兒。叫做雲渡山。牧童又笑嘻嘻說道。你既要捉我個白字。必定也念過幾句書。豈不聞孔子說的。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你又不是我這裏人。又不知我這裏事。怎麼尖著嘴。掩著耳朵。逞能兒搶白人。唐半偈見牧童說話有因。忙笑說道。小哥不要理他。且對我說。這雲渡二字。是個甚麼意思。牧童道。若像這個人。自作聰明。恥於下問。本不該說。因老師父是個好人。我只得說了。這座山。雖看去脗脗臄臄。齷齷齷齷。內中却實實乾乾淨淨。到是個成佛作祖的關頭。任是仙佛菩薩。少不得要從此山經過。此中却有兩條路。有一等沒用的。安分守己。不敢弄玄虛。又怕傷天理。只得在山腳下一步一步。挨了過去。雖磨腳皮。勞腿膀。也有走得到。也有走不到。却未嘗跌倒。就是跌倒。也還爬得起來。後來又有一等。有手段。有本事的能人。因看見這條路。走得辛苦。不肯下了工夫。又訪知山頂上有三點小峯頭。緊緊同靈山相對。去來不過方寸。每每仙佛往來。這些人不揣自家根基淺薄。也思量要學仙佛一般過去。却不知方寸中。雖然不遠不近。另有實地可行。只管在那隔別中思量找渡。你想山頂上又沒水。如何容得渡缸。不料這班人左思右想。機巧百出。遂將天下金銀之氣。聚斂了來。煉成一片五色彩雲。繫在兩山。渡來渡去。所以流傳下來。叫做雲渡山。豬八戒聽了。忙插口道。這雲渡有人渡麼。牧童道。怎沒人渡。豬八戒又問道。渡得過去麼。牧童道。怎麼渡不過去。只要小心防跌。若跌倒。便性命難保。豬八戒道。不妨事。我走得頂穩。牧童哥。這渡在那裏。就央你領我們去。牧童笑嘻嘻說道。這

獨渡乃聖凡交界。你四人找不著渡口。在這裏踏破鐵鞋。還是這四個失路的和尚。若指引你窺見源頭。一腳踏去。便立地成四尊活佛了。怎看得這般容易。就要我指引。也須將些銀錢謝我。豬八戒道。你這牧童。終是鄉下人。小眼薄皮。便領我們走過去。少不得還要走過來。據你說這邊是和尚。到那邊是佛。依我看來。和尚也只是我。佛也只是我。差的甚麼。就要詐人的錢財。牧童笑嘻嘻說道。是你不是你。我都不管。只是沒有錢財。誰肯引路。豬八戒見牧童口緊。因對唐半偈說道。師父你不要不言語。這山脚下的崎嶇路徑。這邊傾。那邊圯。草也不知多深。是最難走的。且有百餘里路。高一步。低一步。莫說挑行李。就是空身。也覺費氣力。你不要不知人痛癢。到轉遠路。唐半偈道。非我不知痛癢。要轉遠路。但爲僧之義。須要腳踏實地。若夫空求巧去。實不願托足。況從前辛苦。已經十萬八千。至此百里勤勞。又何足憚勞煩。小行者踴躍道。到底師父是個聖人。說的是大道理。快走快走。不要被這牧童惑了。豬八戒聽了叫走。發急道。且問你路在那里。要走你們自走。我是走不動。只好央牧童哥領了渡過去。沙彌道。你且不清同師父師兄爭得。只問你這牧童。他要些財。你將什麼與他。他肯引你過渡。豬八戒道。他一個鄉村人。能要多少。被囊中老師父有件破衫子。丟與他便了。若不肯。還有個瓦鉢盂。因前日取水。口上碰缺了些。也不堪用。再與了他。敢也肯了。牧童聽見。又嘻嘻笑說道。我不做和尚。要傳你衣鉢做甚。我自去也。你們不許跟我來。說罷。帶轉牛頭。竟往西山一直去了。初問路時。滿山俱被茅草塞滿。沒處找路。及自牛去。隨著牛的去處一望。忽隱隱現著一條路來。小行者心知牧童。是個異人。忙叫道。師父前面有路了。何不快跟我來。唐半偈抬頭一看。果見一條大路。滿心歡喜。遂將龍馬加上一鞭。相逐著小行者。一路趕來。豬八戒還遲遲疑疑的觀望。沙彌早挑行李。說道。二哥走罷了。十層的梯子。已到了九層。不要又生了怠惰。豬八戒聽了。方不言語。跟著來。正是 道只有身心 力從無懶惰 主人努力行 豈容奴

坐臥。話說唐半偈。追逐著小行者。若斷若續。遠隨牛跡。趕過西山來。約趕有十餘里。望不見牧童。却喜有路可走。便放下身心。緩緩而行。不一時。沙彌豬一戒也趕了上來。趕到面前。見唐半偈在馬上。低著頭。也不知是念佛。也不知是觀心。就像不看見的一般。任那馬東一步。西一步。游衍而行。二人看見。便不說甚的意思。急門門的奔向前去。又奔了十餘里路。覺得有些吃力。豬一戒因叫沙彌歇了担子。說道。那老和尚。全不知人的艱苦。他坐在馬上。跑了一陣。跑的痛苦。也就不耐煩。在馬上東統西統的打盹。我與你挑著這樣重的担子。跑山路。便歇歇兒何妨。沙彌道。哥哥呀。各人走的各人路。去到了。是各人的前程。莫要看樣的了。豬一戒才不言語。略歇一歇。豬一戒又埋怨道。這曠野又沒人家。今日也不知走到那里。沙彌道。你且莫怪。你看前面柳樹下。白亮亮的像是一條河。莫不有水路。豬一戒聽見。忙爬起來。往前一望。滿心歡喜道。果有一條水路。又却有一隻大船。泊在岸邊。便不管好歹。竟放下行李。跳上船來。連連用手招沙彌道。快來快來。造化造化。沙彌走到看一看道。哥哥呀。好便好了。是便是了。你且上岸來。還有事與你商量。豬一戒又跳上岸道。還有甚麼商量。難道現成船兒。不自自在在的坐去。轉奔奔波波的。挑著重担子。跑山路。自尋苦吃。沙彌道。這不消說。但也要訪訪這條河。可是往西的大路。倘或不是路。到不得靈山。便見不得佛祖。求不得真解。成不得正果。便快活一時。也無用。豬一戒聽見。嚔著口。思量了半晌。因又嚔道。這都是這些害了佛癆的識見。執著不化。若依我的主意。有這樣的好船兒。坐在上面。一任往來。隨他淌到那里。是那里。便不是大路。到不得靈山。見不得佛祖。便求不得真解。成不得正果。也未嘗不是佛。何必要自縛束定了。轉移不得。弄個做一家貨。沙彌道。二哥莫說歇話。自古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豬一戒道。自在怎的不成人。我聞觀世音。人都稱他觀自在菩薩。難道他也不成人。沙彌笑道。自在也有分別。人稱菩薩的自在。是自如之義理。你說的自

在。乃是痴心腸。怎麼比得。我若不是隨著金身羅漢。所聞得些緒綸。今日拙口鈍舌。也要被你盤駁倒了。閒話慢說。且去訪問訪問要緊。一人因沿著河岸。尋人訪問。人到不見一個。忽見河岸旁豎著一片碑石。碑上寫著通聖河三個大字。下面又有兩行小字。一行是上接須彌。一行是西至靈山。二人看得明白。滿心歡喜。忙走回船邊。統將行李搬了上去。唐長老的馬已到了。見二人忙著上船。問道這是甚麼所在。這河通那里。這船是誰人的。也要訪問明白。怎就胡亂上去。豬八戒道。師父不消狐疑。我們已訪問明白了。這河叫做通聖河。望西去就是靈山。現有碑石。船雖不知是那家的。既在河裡。自必捨了渡人的。就借他的送我們一程。也不叫做欺心。唐半偈便不言語。小行者將龍馬也牽了上去。道。師父不用躊躇。既來之。則安之。且上了船。再作道理。唐半偈在此進退兩難之際。也只得懶懶的走上船來。豬八戒見師父上了船。深恐師父又生別議。急忙找著一根篙子。將船放到中流。對著落日。一直撐去。船一開。恰乘著倒流之水。一霎時就去了有七八里。豬八戒見師父上了船。快活不過。就對小行者誇口道。我尋的這船何如。莫說師父的馬走不及。只怕比牧童說的雲渡。還快些。小行者聽了笑道且看看。不期那條河。湧過了急灘。水便漸漸淺了。水淺船走便慢。豬八戒恐師父說甚麼。忙拿篙子。走到船頭去撐。自家撐了二三里路。覺船大吃力。因又尋了一條篙子。遞與沙彌。叫他幫撐。二人又撐了里餘。爭奈河裡的水益發淺了。那船益發撐不動了。兩人東一篙。西一篙。呵呵癩癩的。只撐得滿身臭汗。小行者笑道。水淺船大。兩根篙子。怎能撐得他動。依我說。倒不如上岸去扯繯。豬八戒聽了道。師兄說的是。因豎起枚頭尋了兩根繯繩。同沙彌渡過水。到岸上去扯繯。初扯時。水雖淺。還在水裡好扯。扯了一會。漸漸不見水。都是泥了。那里扯得動。又恐師父嚷。又怕小行者笑。沒奈何。只得灣着腰。像狗一般。死命往前扯。沙彌扯得沒氣力。只管站著沉吟。豬八戒發急道。你不幫扯。到沉吟些甚麼。沙彌道。想我們真是馱子。要圖安逸。才上

船。上了船。若是這等扒在地下掙命。挑着行李走路。又是神仙了。豬八戒忽然想回意來。因直起腰來。將纜繩往地下一拋道。啐。真馱子。因跑回。將船扯到岸旁邊。亂叫道。師父上岸罷。聖河裡水乾。去不得了。唐半偈聽了。因大罵道。好畜生。怎捉弄我。你方才不會聽見我不要上船。你又再三攛掇我上船。及上船。又叫我上岸。罵的豬八戒不敢開口。幸小行者在旁勸道。師父罵他也沒用。你先不聽見牧童說。只怕腎水乾。泛不得張篷之棹。如今果然聖河水枯。只得要上岸了。唐半偈聽了。沒奈何。只得聽小行者牽馬上路。又騎了西行。豬八戒脫了撐船扯纜。身子輕快。挑起行李。如登仙的一般快活。趕上唐長老道。師父呀。天將晚了。快些走到一個鄉村。好去借宿。唐半偈埋怨道。若不上船。就誤工夫。此時也去遠了。却撐篙扯纜。弄到這時候。就趕也遲了。豬八戒道。日色尚高。馬走得快。不遲不遲。因用手在馬屁股上。狠狠的打了馬一下。那馬乃是龍。從來不遭一分鞭策。今被豬八戒用力打了一下。一時負痛。長嘶一聲。就似奔雲掣電一般。往前跑去。唐長老初不留心。又不知馬往前跑。一時收煞不住。被馬顛顛閃閃。險些跌下馬來。雖狠狠將纜拖住。兩腿夾緊。全身伏倒。一霎時就跑去有一二十里。忙忙左扯右拽。收得住。已驚得面如金紙。已急得汗如雨下。腰已酸疼。腿已夾酸。兩手俱扯得通紅。那馬將要住。又聽得後面人聲。又跑一陣。方才徐徐立定。唐半偈見馬住了。方才滾鞍下馬。因手足無力。抓拿不住。竟跌倒在地。一時沒氣力。竟爬不起來。就坐在地下喘氣。喘了半晌。三個徒弟。方才趕到。看見師父喘氣一團。說不出話來。大家慌的。只跌腳。小行者因埋怨豬八戒道。該死的劣貨。龍馬可是狠打的。還是師父騎慣的會騎。若是坐不穩。跌下來。豈不連性命都害了。豬八戒那里還敢做聲。沙彌連忙將馬牽開。唐半偈喘定了。方恨恨的指着豬八戒大罵道。你這畜生。怎這等的大膽捉弄我。豈不聞一日爲師。終身爲父。我與你有何仇恨。捉弄我。跌的我這等狼狽。八戒道。我也不是有心捉弄師父的。只因要趕路。輕輕的打

了這王八一下。不想這王八經不起。便奔命的亂跑。連累師父作驚。如今師父下來了。等我再打他兩下。出出師父的氣。唐半偈大叫一聲道。不知事的野畜生。你驚了馬跌我。怎不知自己認罪。到反要打馬。打傷了馬。前去還有許多程途。却叫他怎生走。論起禮來。該打痛你這畜生幾下才是。豬八戒道。師父不要不公道。打傷了馬。愁他走不得路。若打傷了我。前面還有許多路。叫我又怎能走。小行者見豬八戒頂嘴。恐怕師父又勳了大怒。因大喝一聲劣貨。還不走路。若再胡說。我先打你二十多鐵棒。豬八戒被師父罵。巴不得走開。聽得小行者喝道。走路。便假不做聲。挑起行李來。竟往前奔去。小行者見豬八戒去了。方才攙着唐半偈道。我才望見。過了這亂草崗。就有人家。師父湏掙起來。趕過去好借宿。唐長老道。我被馬跑急了。控御的氣力全無。如何爬得起來。小行者道。這又被牧童說着了。唐半偈道。怎被他說着。小行者道。他曾說肺氣弱。御不得列子之車。師父還須努力。唐半偈聽了。只得勉強爬起來了。沙彌見師父起來。忙將馬牽到面前。輕輕的扶了上去。一隻手籠着。慢慢而行。唐半偈雖然坐在馬上。終覺有些吃力。因說道。我滿身骨頭。都被馬顛痛。不知到有人家處。還有多遠。小行者道不遠了。過崗就是。唐半偈無奈。只得聽沙彌牽着走。又走了半响。只不見到。腰裡閃閃的一齊痛起來。忍不住。又恨恨的罵道。都是這劣畜生害我。正恨罵不已。只見小行者。忽從旁走離來。將馬約住道。師父且慢行走了。你看前面崗上。怎一派紅光。莫不又甚古怪。唐半偈忙抬頭觀看道。突然紅的詫異。到像是失火一般。沙彌用手指着道。是失火。是失火。你看一閃一閃的火焰。都有了。唐半偈道。這空山中有誰放火。小行者道。師父。你不知近日的人心愈惡了。若是明明燒他不得。就暗暗的放野火了。師父徒弟們說着話。將近崗邊。只見豬八戒亂捲着一身火草。直從崗頂上。連人連行李。紅焰焰的滾了下來。沙彌忽然看見。吃了一驚道。不好了。忙放了馬籠頭。急跑到面前。就揆去旺蓬蓬的火草。再看時。臉上頭上的毛髮。已燒光

了。因問道這是甚麼緣故。豬八戒被燒得疼痛。只是哼。一字也說不出。沙彌見行李上也有火。又急急抖落尋扁担挑了。又扶持豬八戒同走。到唐半偈面前。小行者。先罵道。你這馱子劣貨。越發馱越發劣了。這樣大火。我們遠遠的就望見。你走到面前。眼又不瞎。爲何攆進去。你就是馱。也不到這個田地。唐半偈道。痛不痛。又見小行者不問原由罵他。氣的亂跳道。一個火可是頑的。我怎的攆進去。我就馱就劣。也馱劣不到這個田地。唐半偈道。既不馱不劣。爲何被燒。豬八戒道。我初上崗時。那里見有星星火種兒。一望去。都是乾枯的茅草。走到上面軟茸茸的。襯脚好走。不期走到中間。竟不知那里火起。一霎時。滿崗都燒着了。若不是乖滑之人。手脚鬆溜。跑了回來。此時我已燒死在火裡面了。沙彌道。你既逃出性命來。就是萬幸。這起火根由。慢慢查究。這時此火一發旺了。崗子上燒得路絕人稀。却怎生過去。唐半偈看了愈加焦燥。小行者道。師父不要焦躁。我們的行事。一一應牧童兒之言。他說只怕肝火動。燒絕了棧道。你看這崗子。一時間燒得走不去。難道說不是老師父動了肝火。唐半偈聽了。因低頭自忖。忽醒悟道。徒弟呀。你這話說得深有滋味。我方才因豬八戒驚馬跌我。也一時惱怒。認做七情之常。誰知就動此無情火。真可畏也。今幸你說破。我不覺一時心地清涼。炎風頓滅。豬八戒聽了道。原來這火。是師父放來燒我的。燒我不打緊。只怕放火容易。收火難。你看焰蓬蓬的一條崗子。都燒斷了。崗子的樹木又多。不知他燒到幾時才住。我們怎生過去。小行者道。馱子莫胡說。你且看火在那裏。豬八戒道。莫要哄馱子。難道就熄了。及抬頭一看。那裏見個火影兒。喜得個馱子。只是打跌道。真不會見。怎麼燒得遍天紅的大火。一時就消滅無遺。小行者道。你下根的人。那裡得知。這座山乃靈山支脈。老師父是佛會中人。呼吸相通。故如此靈驗。沙彌道。我們既同在佛會下。定然不消閒講。快趕過崗去湊合。唐半偈見真修有驗。弟子們精進勇猛。也自歡喜。因將龍馬一帶。直奔上崗來。沙彌挑起行李。跟着就跑。豬八戒被火燒時。

滿身疼痛。及至崗上的火滅了。他身上竟像不會燒的過一般。一毫也不疼不痛。一發快活。搖着兩個蒲扇耳。就像使風的一般。走得好不爽利。好不躁皮。還裝硬好漢。吆吆喝喝道好。到了。一個林邊。忙向崗頭上一望。只見樹木都焦枯。大家走上崗去。過到崗來。早望見縹縹緲緲。一把多樓閣相去不遠。不但草深如油。連燒痕也沒有一點。大家十分贊嘆。這牧童是個聖人。來點化。我們肉眼無珠。當面錯過。唐半偈又連連點頭。我們可惜。果然錯過。唐長老師徒們。笑也有。說也有。正然樂意。忽然刮起枯枝下來。幾乎打在頭上。嚇得魂飛氣閉。大家一望。前面的山路。高高低低。絕無平坦道途。人跡稀少。還要走上去。只見崎嶇不易行走。又要行。還是不易行。忽遇一陣大風。當時但見前面。就好像推撥的一般。東倒西斜。立腳不定。直刮得頭疼眼痛。說道賢徒們。不走好了。不要被風刮去了。沙彌聽了。見風勢太大。十分利害。一陣一陣的狂風。吹人骨髓。令人難受。樹木參天。也催得拔起。怎見。突然而起。驟然而吹。霎時吹過一萬株松樹。突然而起。惟聞一陣穿林似飛。雖不見形。宛然有像。尖如錐。快如箭。烈烈利能入骨。不是鎗。不是刀。凜凜威可寒心。飛土揚沙。道路之中。假障礙。無門可躲。翻江攪海。海水面上。弄波濤作勢播來。倏聿聿。劃刺刺。颯颯一陣入嶺。刮雜雜。冷颼颼。漫漫昏不見天。震葉撲撲紛紛亂落如雨。直可吹斷了天階。小行者見風起了。有些古怪。忙幫在旁邊。沙彌抱着頭蹲倒了。豬八戒不期走下崗來。沿著石壁。竟一個倒栽葱。跌下了半山。只得扒倒了鑽進一帶深草叢中躲着。聲也不響。唐長老在馬上。幾幾乎連人都帶倒了。只得退回來。靠著山坐在行李上。聲也不敢做氣也不敢吐。半晌風方少息。唐半偈足穿烏鳥。頭頂毘盧帽。統刮下來。帽子被風不知刮到那里。唐半偈道好大風。吹倒了靈山。也省得走多路。因問小行者道。這又不知甚麼意思。小行者道。總是牧童說的脾風發。發最憤刺心。手招風生。隨風率性。

世人少不得要犯的。唐半偈聽了。連連點頭道。一字不差。只好永存此心。以免漏半邊。沙彌聽見唐長老同小行者說話。知道是風息了。方站起身來叫道。師父不曾著驚麼。怎好好天兒。忽然起這樣大風。唐半偈道。我已被風刮倒要命。幸虧你的大師兄扶住。不曾受跌。但吹去了一頂帽子。知光著頭如何走得。不知果有尋處。沙彌道。這樣的大風。連石頭吹得亂滾。莫說這虛輕的帽子。知他吹到何處。那裡去尋。唐半偈沒法。只得光著頭起身走。打點了上馬。因跌了兩次。恐怕又有他變。要叫豬一戒籛馬。忽左右一看。並不見個影兒。因問道。豬一戒爲何不見。大家東張西望。多驚訝道。這又作怪。雖然風大。難道連人都不見了。大家亂了半晌。方見豬一戒。從深草裡鑽出來。這樣大的風。你們怎麼不躲。小行者看見。大笑道。獸子。江豬兒還要拜風。你怎這等害怕。沙彌也笑着。接說道。他如今真做個草豬了。怎不怕風。唐半偈說道。風已息了。天色將晚。還不出來快走。豬一戒方爬了出來。抖去身上的亂草。看看天。果然風住了。方不敢多言。因上前牽著馬。相隨而行。果然是肝脾肺腎。地水火風。一寸半寸。千重萬重。步步是難。步步是功。師徒們四人此去。不知又有何所遇合。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到靈山有無見佛 得真解來去隨心

詩曰 清升濁降自高低 豈可容人截補齊 善惡有誰能假借 死生無處討便宜

看明佛地原無佛 行盡西天更有西 多少參求稱大慧 此中尙有一塵迷

話說唐半偈師徒四人。歷過了地水火風。便覺心中豁然。目前都是坦平大路。一霎時猿熟虎馴。緩緩的

轉過林子。要尋宿處。遠遠的路旁。閃出草庵兒來。大家看見。不勝歡喜。忙忙趕到庵前。正打算人去。只見蓮花西鄉。那個笑和尚。忽從裏面走了出來。手裡拿着毘盧帽子。笑嘻嘻說道。你來了麼。光着頭。怎見如來。一頂帽子送你。唐半偈忽然看見。不勝歡喜。慌忙滾鞍下馬。接了帽子。戴在頭上。拜伏於地下道。前遭毒手。蒙佛師解危。功德無量。今惶惶失路。怎敢又勞接引。真莫大善緣。笑和尚又笑嘻嘻說道。你一路來舟楫艱難。鞍馬勞頓。又風風火火。也辛苦了。快進庵去歇歇。明日好見如來。唐半偈聽說。明日好見如來。滿心歡喜。又拜問道。弟子大顛。蒙唐王欽命。不惜十萬里。馳驅來求真解。不知明日果有緣。得見如來否。笑和尚又笑嘻嘻說道。咫尺靈山。怎麼不得見。但是有幾樣。不知你還是要見如來之面。還是要見如來之心。唐半偈道。下根人得一覩金容足矣。安敢妄思希有。笑和尚又笑嘻嘻說道。就是見面也有幾樣。還是要見色面。還見要見空面。唐半偈一時答不出來。因又拜問道。色面云何。敢求佛師指示。笑和尚又笑嘻嘻說道。說不得。說不得。唐半偈再三苦問。笑和尚方說道。見後便知。你們且去歇息。唐半偈不敢再問。只得叫徒弟牽馬挑行李進庵。取些乾糧吃了。攤個草舖去睡。睡醒一覺天亮了。起來看時。草庵也不見。笑和尚也不見。知是佛師顯聖。因望空拜了。然後上馬西行。行過了境界。遇着的花草。看見的禽獸。只覺與前面不同的。有時見長松下。法侶相對談經。有時見白石上。幽人獨臥。有時見高僧飛錫過。有時見老衲捧經來。唐半偈不敢騎馬。因跳下來步行。行不數步。早望見一帶高樓。幾層峻閣。十分莊嚴。因問小行者道。這一定是個佛境。可訪問明白。小行者道。只怕是玉真觀。唐半偈道。若果是玉真觀。便到靈山脚下了。聞玉真觀有金頂大仙在內。不可不進去參禮。煩他指示。小行者道。既到此。理該如此。就去就去。不一時。走到閣下。唐半偈看見果是玉真觀。不勝大喜道。不期今日。已到靈山。遂恭恭敬敬。進了閣去。走到丹台之下。望見殿中一位大仙立着。不敢輕易進去。那大仙早已問

道。你這僧人是那裡來的。唐半偈見問。忙向前問訊道。弟子乃大唐東土差來。要見我佛如來。拜求真解。今幸得到寶觀。意欲參拜金頂大仙。故敢進見。那殿中大仙。聽見。忙笑欣欣迎將出來道。原來就是顛聖僧。昔年唐玄奘奉旨求經。哄我等了十餘年。方才來到。今顛聖僧求解。我定道也須七八年工夫。怎才過四五個年頭就到了。莫非貪近。便走了捷徑。唐半偈道。弟子若走捷徑。此時不知墜落何方。惟步步實歷。所以來得快。大仙聽了。歡喜道。顛聖僧直截痛快。果是解人。明日見佛。定得真詮。遂邀進殿中相見。又命小童看茶擺齋。留他師徒飽食。吃完。唐半偈謝了。就要求大仙。指示上靈山的道路。大仙道。靈山雖有路。不必遠求。若是依門傍戶之人。小仙即指點一二也不妨。顛聖僧既信步行來。不差一步。今靈山咫尺。小仙又何須饒舌。唐半偈遂不敢再問。就拜別了出來。叫沙彌牽馬。一戒挑擔。自却同小行者。徐徐望靈山走來。不期這靈山。看看似近。走了半晌。只是不到。豬八戒道。道路多分是錯了。沙彌道。看著山走。如何得錯。豬八戒道。你不知道這山中的路。前後左右。都是走得要遠就遠。要近就近。比不得大道是直去的。沒委曲的。這大仙說話蹊蹺。我故生疑。唐半偈道。只要有路。遠近都是一般。疑他怎的。小行者道。師父說得是。走走走。大家相逐著。又過了幾個峯頭。又上幾層蹬道。早望見一座大寺。小行者因用手。指與唐長老道。這不是雷音古刹。唐半偈仰頭望見。不敢怠惰。遂一層層拜了上來。到了寺門。恰靜悄悄。不見一人。因驚訝問小行者道。我聞佛會下。有優婆塞。優婆夷。比丘僧。比丘尼。三千大眾。今日爲何一個也不見。小行者道。這是時常有的。今日想是佛在那裡講經說法。大眾一齊都去聽講了。故此冷靜。豬八戒道。若果是佛講經。我們來的湊巧。且去聽聽。也是大造化。遂一齊都湧上山來。不期到了二山門。竟不見金剛守護。又到了三山門下。也不見金剛守護。一發驚訝。小行者道。不必驚訝。且到得大殿上去。自有分曉。不期走到大雄寶殿上。也靜悄悄的。不見一人。唐半偈驚得默默無言。只瞪著眼看

小行者道。師父不消看。我想佛家。原是個空門。一向見世人愚蠢。要見佛下拜。故現出許多幻像。引誘衆生。一生遂認假爲真。以爲金身法相。與世人的鬚眉無異。今日師父既感悟而來。志志誠誠。要求真解。我佛慈悲。怎好又弄那些玄虛。所以清清淨淨。顯示真空。唐半偈聽了。低頭不語。豬八戒接說道。若依師兄這等說來。西方竟無佛了。小行者道。怎的無佛。豬八戒道。佛在那裏。小行者道。這清清淨淨中。具有靈慧感通的豈不是。豬八戒笑道。師兄不要口頭禪。耍獸子。若說這樣佛。那裡沒有。何必辛辛苦苦。遠到西天來求。我是不信。唐半偈方說道。履真說的。到是真實妙諦。守拙不可不信。豬八戒搖頭道。師兄這張油嘴。聽他不得。唐半偈道。這不是履真一人之言。你不記得。昨夜那好笑的佛師。他曾說有色面。有空面。這想是空面了。他又說有如來之面。有如來之心。這想是如來之心了。差是不差。只是我奉唐王之命而來。不見着如來金面。不領如來法旨。怎好復旨。小行者道。有我在。此必定要見佛也不難。豬八戒道。師兄說話。也照前顧後。不要不識羞。惹人笑你又不是佛。怎說見佛不難。小行者笑說道。兄弟呀。你不曉得人心。只知舍近求遠。我與你竟日在一處看熟了。便不放在心上。不知我佛。只平平常常。還不有我的神通。一戒聽了。笑個不住道。罪過罪過。羞死羞死。你且說你見那些是佛。小行者道。我說你聽佛慈悲。我難道我不慈悲。佛智慧。我難道我不智慧。佛廣大。我難道不廣大。佛靈通。我難道不靈通。佛雖說五蘊皆空。我却也一絲也不挂。佛還要萬劫修來。我只消立地便成。若說至敬至妙之處。我可以無佛。佛不可以無我。你去細想想。我那些不如佛。豬八戒搖著頭。只是笑着。說道。說些捕風捉影的鬼話。且莫說他。只我佛的慈容妙相。或者比你這副尊猴子臉。略略差些。說罷。連沙彌也笑將起來。小行者道。獸子。俗語說看臉。你真是個獸子。只曉得看臉。也罷。既是你們定要見佛。也不打緊。你們定要退出山門外伺候。等我進去。苦請世尊出來相見。唐半偈沒法。只得同了豬八戒沙彌。真個走到二山門外。小行者便在身上。

用手在肩上拔了一根猴毛。嚼碎了。噴在空中。叫一聲變。一霎時就變做了八菩薩。四金剛。五百羅漢。三千揭諦。十二大曜。十八伽藍。兩行排立。自却變做如來至尊。釋迦牟尼佛。並坐於蓮台之上。一時間鐘鼓齊鳴。唐半偈在山門外聽見。不勝驚異。因對豬八戒沙彌說道。你大師兄果有些手段。你聽殿上鳴鐘敲鼓。必定是請了世尊出來了。正說不了。只見內中走出六個金剛。兩個是管三門的。兩個是管二門的。兩個是管大門的。看了唐半偈。見師徒三人立着。因問道。僧人是那裡來的。到此何幹。唐半偈忙作禮答應道。弟子乃東土大唐國。奉欽差求見世尊。拜求真解的。金剛道。既要見世尊。怎麼不言不語。立在這裏。唐半偈道。因不見人。故立此拱候。金剛道是了。方才因世尊在靈山頂上。優婆樹下。講無窮的妙法。大眾俱去聽講。故半日無人。你既候見世尊。我須與你通報。說罷。竟走了進去。不一時。又出來說道。世尊有金旨。宜你們進去。唐半偈聽了。歡喜。忙整整衣容。引了豬八戒沙彌。走進去。將到大殿前。正打算下拜。忽傳出金旨來道。東土僧人。且着他在貝葉墩坐下。先叫他徒弟進見。唐半偈領旨去坐。早有伽藍將豬八戒沙彌帶到面前。世尊開口道。你二人叫甚名字。豬八戒道。弟子叫做豬守拙。沙彌道。弟子叫做沙致和。世尊道。你既隨師遠來求解。我一時不在。只該恭恭敬敬等候。怎敢枉口拔舌。議論我的長短。豬八戒道。弟子從來信心。雖不曉得佛爺妙處。却時常念兩聲阿彌陀佛。怎麼敢議論長短。世尊道。方才以我慧耳聽之。明明聽見你說。你可以無我。我可以無你。豬八戒即辨道。佛爺聽錯了。這樣犯上的話。弟子就爛了舌頭。也不敢說。世尊道。你既不說。却是何人說的。豬八戒道。這都是我師兄孫履真說的。世尊道。我聞你那師兄。是一尊現在的活佛。如何肯說我。豬八戒道。佛爺你實不知道。他乃是一個猴子出身。爲人賊頭賊腦。最刁鑽。最狡猾。也捉他不定。他雖慈悲也是有的。智慧也是有的。好起來。熱突突。赤律律。還像個人兒。若是惱了他。他便千思量。萬算計。或是坑人。或是害人。那一件墮地獄的

事兒。不是他做的。怎說是個活佛。世尊聽了。勃然怒道。你師兄。我久知他是個好人。你這野豬精。人身尙不會變全。怎敢花言巧語。毀謗。他與我同體同性。你毀謗他。就是毀謗我一般。叫金剛快將他押到泥犁地獄。拔去舌頭。話未完。早有四個金剛來捉拿。嚇得豬一戒魂不附體。着了急。亂叫道。佛爺不看僧面。也看佛面。還看師兄的面。饒了罷。世尊道。你毀謗師兄。師兄必定惱你。怎麼又替你討情面。豬一戒道。師兄不肯。可看我師父面饒了罷。世尊道。你師父又不來求我。我怎看他面。因又分付金剛道。只是快快拔去舌頭罷。豬一戒見說師父不來。他只得亂喊道。師父快來救我。唐半偈聽了。也着了忙。只得跪下去求。將要跪。小行者見師父要跪。慌了手脚。忍不住大笑一聲。現出原相。忙跪下求道。師父莫要聽這獸子耍。因將身一抖。收去毫毛。一霎時金剛等。并三千大衆。俱寂然不見。獸子看見。忙跳起罵道。猴子耍我的很好。我膽都嚇破了。小行者又道。該死的。一個佛爺爺。怎敢亂罵。唐半偈定了性。因說道。你這等頑皮。恰也是見佛。說不完。只見笑和尚立在山門外。招手道。你們遊戲戲了。快來跟我去。見如來佛。唐半偈看見。大生欣喜。忙上前拜問道。弟子大顛。不知前劫中有何因緣。每蒙指示。笑和尚又笑嘻嘻說道。有因緣。有因緣。且去見佛要緊。趁轉身。便先引路。豬一戒忙上前。一把扯住道。你且不要走。我被人耍了。你須說個明白。我方跟你去。這靈山乃萬佛之地。因何一個也沒有。笑和尚笑嘻嘻說道。你豈不聞萬物皆空。豬一戒想想道。這也罷了。怎麼一個佛地。容我師兄變做世尊。捉弄我。笑和尚又笑嘻嘻說道。不是捉弄你。叫做心即是佛。你那裡曉得。唐半偈聽言有會。便要隨行。豬一戒又擋住道。師父還有話說。這是靈山不見佛。却到那裡去見佛。那笑和尚又笑嘻嘻說道。你豈不知。不聞俗語有句話的。除了靈山別有佛。不要遲疑。快快的跟隨我來。師徒四人。跟著前行。正是 啞啞不無情 嘻嘻不無味 除却下士心 却是拈花意 笑和尚笑嘻嘻。引著唐半偈師徒四人。轉灣抹角。直走到一個去處。又不是山。又不

是水。又不是寺。又不是院。也有樹木。也有樓閣。也有烟霞。遠遠也有禽魚。望去但見一道白光罩定。笑和尚又笑嘻嘻。用手指定道。那白毫光內。有一個須彌園。芥子庵。那是世尊的極樂世界。世尊無事。只在此中。快去拜見求解。我去也。唐半偈再三拜謝道。蒙佛師指示。敢求佛號。以識洪深。笑和尚道。到後便知。自不必說也。唐半偈再欲拜問。他竟笑嘻嘻的去了。唐半偈不勝感激。因依着他的言語。望白光一步一步拜來。拜到園前。見兩扇門半掩半開。唐半偈不敢輕易進去。忽走出一位菩薩來。問道外面立的想法是東土求解僧人。有金旨着你進去。唐半偈循規蹈矩。引著三個徒弟。又一步一拜。拜了進去。拜到面前。只見世尊偏袒著右肩。坐在一塊盤陀石上。唐半偈因繞佛三匝。膜拜作禮。方長跪佛前。啓說道。二百年前。東土大唐皇帝。前蒙我佛慈悲。造了三藏靈文。許流傳中國。度人度世。又蒙觀世音菩薩。指示因緣。故差聖僧唐玄奘經十四歲月。歷十萬八千程途。遠詣靈山。辛苦求經。這是天大的善緣。海深的福果。無如流傳日久。愚僧不知真解。漸漸墜入貪嗔。誣惑世。玄奘佛師不勝悲憫。因又啓請了世尊。願再求頒真解。以救沉淪。伏蒙世尊慈悲。允其所請。又蒙玄奘佛。親至中國。封經顯示。赦大唐皇帝。復差弟子大顛。繼玄奘佛師之志。重詣靈山。再求真解。今喜大顛有緣。衆生有幸。僅歷五寒暑。即達靈山。伏望世尊。念衆生苦惱。慨賜真詮。宣揚中土。喚醒貪嗔。庶不負從前造經洪恩。流傳善果也。世尊聞言。三復嘆息道。這因緣我已盡知。但我既造真經。豈惜真解。只可憐你那中國。人心欺詐。世事偏頗。殺生害命。造下無邊惡業。前冤未解。後孽復生。往障才除。新仇又結。縱有靈文。止可暫消一際。任求真解。也難開釋多生。不如削去言詮。使他暫忘知識。到是反本還元妙義。唐半偈又拜求道。世尊昔年造經開導。總是慈悲。今欲泯滅見聞。無非救度。但弟子下根固結。止辨一心。不知轉念。求解因緣。先希成就。世尊點點頭。說道。既是這等說。就與你幾卷也不妨。只恐你東土的孽重魔深。自生嫉妒。求去也與不求去。

二般。唐半偈又拜求道。孽障出犯孽障。慈悲不失慈悲。還望世尊憐憫。世尊又點點頭。叫阿難迦葉問道。昔年唐玄奘取去真經的數目。你可記得。那阿難即回答說道。止記得共是三十五部。五千零四十八卷。名經名色。俱注在珍樓之下。須去查看。世尊道。既是這等。你可引他四人。到珍樓下查看查看。有一部真經。須給他一卷真解。不必定要又合藏數。阿難迦葉即問道。從來佛門九九歸真。三三行滿。昔年唐聖僧。經數。難數時數。皆令相合。今日願聖僧。爲何一切除掃。世尊道。你殆有所不知。昔年唐玄奘僧人。乃是我第二個徒弟金蟬子。只因聽經怠惰。故我罰他身受八十一難。以完功令。今大顛乃自超凡入聖。故難由心造。一妄一魔。心之妄定。由他魔難。誰能立限。至經之卷目。若能減增損益。漸湊多少。解又非真解了。阿難迦葉。同唐半偈小行者猪八戒等。拜受佛言。皆大歡喜。衆皆合掌贊嘆。以爲少有。拜完。阿難迦葉就領了唐長老四人。同到珍樓下。細查前副藏經數目。正是 涅槃經四百卷 菩薩經三百六十卷 虛空藏經二十卷 首楞嚴經三十卷 恩義經大集四十卷 決定經四十卷 寶藏經二十卷 華嚴經八十一卷 禮真如經三十卷 大般若經六十卷 大光明經五十卷 未普有經五百五十卷 維摩經三十卷 三論別經四十二卷 金剛經一卷 正法論經二十卷 佛本行經一百一十六卷 五龍經二十卷 菩薩戒經六十卷 大集經三十卷 摩揭經一百四十卷 法華經十卷 瑜珈經三十卷 寶常經一百七十卷 西天論經三十卷 僧祇經一百一十卷 佛國雜經一千六百三十八卷 起信論經五十卷 大智度經五十六卷 正律律文十卷 寶藏經一百四十卷 本闍經五十六卷 大孔雀經十四卷 維識論經十卷 具舍論經十卷 阿難迦葉同唐半偈細查數。果然三十五部。五千零四十八卷。查完了。阿難因與迦葉。暗暗的商量道。還是與他去。不與他去。迦葉道。佛祖分付。怎敢違拗。阿難道。不是違拗佛祖。白手求經。世尊原不歡喜。怎好輕易與他。迦葉道。昔年唐玄奘。雖說不沾不染。還有一個紫金鉢盂。藏在身邊。苦苦不捨。我恐他貪嗔不斷。故逼

了出來。你看這個窮和尚。清清淨淨。一毫不挂念。就逼勸他也無用。反顯得我們佛門中貪財。況求解與求經不同。經是從無造有。解是掃有還無。著不得爭爭論論。莫若做個人情。與他罷。阿難沒法。只得回身對唐半偈道。聖僧既爲唐王來求解。也該叫唐王盡個人情。今見聖僧到此。四大皆空。不好開口。只是太便宜了些。唐半偈忙合掌稱謝。小行者道。我們雖然便宜。解又不是你的。你們也沒甚吃苦。落得做個人情。付與我們去。阿難迦葉。只得上樓開了寶藏。照帳於三十五部將三十五種真解。都查出搬下樓來。交與唐半偈道。真解在此。聖僧可點明白。收拾了。唐半偈先跪受了諸解。然後叫小行者三人。上前幫助查點。原來真解。沒甚繁文。不過一卷二卷。總共僅有兩小包袱。就叫豬八戒沙彌。各捧了一包。隨着阿難迦葉來到極樂世界。見佛拜謝繳旨。拜罷。世尊說道。我這真解。熱似火爐。冷似冰雪。靈明中略參一點。便可起永劫沉淪。機鋒上稍須點識。亦可開多生迷固。誠失路金丹。圓頭妙藥也。此去雖東土孽種。無福能消。但你堅意西來。其功不淺。且去完此因緣。歸來受職。唐半偈又啓請道。前者玄奘遵承金旨。顯聖封經。至今尙然鋼封。今旣蒙頒解流傳。理合開經重講。又木棒一根。傳蒙恩賜。一路辟邪助正。大賴帳幪。今已歸西。不知還該繳上。還該隨行。均乞金旨定奪。世尊道。真經暫封。原因失解。真解既至。則真經豈可仍封。即便著你將封皮揭下。勅宣妙義。倘有野狐。須加棒喝。木棒聽你傳付。以代傳燈。不必回繳。我看唐運將微。你去罷。莫誤善因。唐半偈領了旨。又拜謝了洪恩。方叫豬八戒沙彌。仍將兩個真解包袱捧出了園外。收拾好。放在龍馬上。馱了。行李仍叫豬八戒挑了。自却與小行者徐徐而行。行不數步。唐半偈忽又驚訝歡喜。向小行者道。徒弟呀。我今這一會。只覺性如明月。心似澄江。滿身的血肉。都化做虛空一般。往來可以自如。不是從前沾滯。小行者道。你初起來時。未得真解。五官皆障。如今見了我佛。得了真解。妙義薰心。靈根刺骨。自然遍體通靈。游行無礙也。因叫住豬八戒沙彌道。師父的身體輕鬆。

已成佛了。大家駕雲去罷。豬一戒聽見。歡喜道。造化造化。省得走路。沙彌道。師父若能駕雲。龍馬到是贅貨了。小行者道。不慮得了。人已到了靈山。既能成佛。馬過佛地。豈不成龍。且試試看。因在靈山石上。招來一片慈雲。請唐半偈立在雲上面。又招了一片駕了龍馬。大家回頭向西。齊念一聲阿彌陀佛。弟子們去也。忽一陣香風。將慈雲吹去。竟望東來。正是 千山萬水來西土 一片慈雲又轉東。莫笑世人忙不了 聖賢成佛也匆匆 唐半偈師徒求了真解 復歸東土。不知能解開經否。且下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開講真經 得解證盟

詩曰 文字休拘儒釋圓

但能有補即真詮

六經不礙於三藏

一書何妨又五千

遊戲現身良有以

荒唐說法妙無邊

勸君此際求真解

不證菩提也證仙

話說唐半偈師徒四人。并龍馬五衆。自到靈山見了如來。得了真解。便都身體輕鬆。一霎時駕雲而起。大家歡歡喜喜的。保護著真解。竟往東來。豬一戒見游行無礙。十分快活。因笑說道。師父前在雲渡山。說要步步實地。怎今日走了空裡來。小行者道。賢弟呀。你已承佛誨。說此獸話。前未成佛。步步實地。還慮空虛。今已成佛。游行空中。盡皆實地。豬一戒方醒悟道。有理有理。自此時方才歸并一心。不生亂念。竟回東土不提。却說唐憲宗自元和十四年。唐玄奘佛顯聖封經。特遣大顛往西天求解之後。生有和尚。雖累蒙恩寵。然無經可講。自覺漸漸淡了。各寺院的佛事。也漸漸減了。四方的施捨。也漸漸少了。生有法師。原是個熱鬧中人。竟一旦冷落。滿心只懷恨大顛。又恐怕求解成功。朝廷記功寵幸。欲要痛加毀謗。又因憲宗親自顯聖封經。淫言不入。熬煎些時刻。也就憂悶死了。憲宗皇帝。見生有既沒。大顛又不回來。無人議論佛法。就被一個方士。叫做柳泌。誘哄他好仙。一旦服了金丹。忽然暴崩。在中和殿上。穆宗即

位。改元長慶。因將方士柳泌杖了四十。處死。自此以後。佛法與方士互爲煽惑。不提。却說唐半偈師徒四人。皆雲行快便。不數日就到了長安。不敢現出真相。仍照舊叫龍馬馱解。沙彌挑擔。自引著豬一戒小行者。同步入長安城來。行到了熱鬧之處。有人看見小行者尖嘴縮腮。像個猴子。豬一戒長嘴大耳。是個豬形。沙彌的臉晦晦氣氣。都驚異道。那裡來了這般三個怪物。都打團團上來趕看。豬一戒見人多不好走。因扯出長嘴。將兩個蒲扇耳朵一頓搖。嚇的那些人跌跌倒倒。唐半偈恐怕惹出事。只叫斯文些。一時遍城亂傳。也有說妖怪的。也有說番僧的。也有說外國進貢的。有幾個認得的。方說道。這是那年去求解的師父回來了。不多一時。走到午朝門。正值早朝未散。唐半偈只認做還是昔年光景。有人認得。奏一聲便可直入九重了。不期才到朝門。早有多官擋住。唐半偈再細細訪問。方知憲宗皇帝已崩。今長子穆宗即位。改元長慶四年了。唐半偈不勝感嘆。只得將昔年奉旨求解的情由。對傳宣使者說知。使者不敢怠慢。即時啓奏道。朝門外現有一個僧人。帶了三個形容古怪的徒弟。稱是奉旨求解回來。要面見聖上繳旨。穆宗聞奏。因問宰相道。此事有無。宰臣回奏道。聞得昔年唐玄奘佛師顯聖封經時。先帝曾遣僧求解。但未聞有奇異徒弟。乞陛下召見。即知端的。穆宗聞奏。立刻召見。唐半偈即帶了三個徒弟。捧著真解。同進朝門。到了殿前。叫三人站在玉階之旁。自己走到丹墀上。三呼萬歲。拜見君王。拜罷。隨將通關文牒獻上。因奏道。臣僧大顛。於元和十四年。奉先帝欽差往西域天竺三國大雷音寺。見我佛如來。拜求真解。幸蒙那世尊慈悲。不減先帝之請。允從慨頒真解。以解真經。今回至闕下。理合奏聞。現有向日通關文牒。伏乞照驗定奪。近侍接了。就放在龍案之上。穆宗細細看閱。見上面情由。與來僧口奏相同。滿心歡喜。因問道。你去了幾時。歷了多少程途了。今日求了多少真解回來。唐半偈道。臣僧去時。是先帝元和十四年今日回來。是陛下長慶四年。共計有五個年頭。自大唐長安至靈山佛地。共算計有十萬八千里路。求來真

解。共三十五部。配合真經。但有真經。即有真解。現在玉階。候呈御覽。穆宗傳旨。取看。唐半偈即忙在豬一戒沙彌手中取過。親自捧近龍案。近侍接了上去。穆宗御手打開。一卷一卷觀看。見諸解都是金鑲玉裏。異錦裝成。內中皆龍文梵字。與雲漢之章。聖心大悅。因召唐半偈上殿。賜坐賜茶。細細訪問。一路上。是何來去。是何風景。如何行藏之如來。唐半偈就將這一路收了三個徒弟。如何收妖伏怪。如何見世尊求真解。一一細陳。喜的個穆宗手舞足蹈。幾忘了天子之尊。即召小行者豬一戒沙彌見了面。果然奇異容貌。因贊說道。若不具此法身。如何能降妖伏怪。因又問道。這真解果是如來所造麼。唐半偈道。這一言微妙。非出佛口。誰能闡發。穆宗道。既是真詮。理當造樓珍供。今日且敕洪福寺暫貯。因召洪福寺住持僧請去。原來這洪福寺住持名不空。就是生有徒弟。知道師父懷恨大顛。抑鬱而死。今見大顛求了真解回朝。朝廷恩禮。心下嫉妒。因穆宗命他將解收貯。當時就乘間獻讒道。昔年差大顛到西天求解。原爲要解真經。但思真經既講錯。爲我佛封了。我佛又安肯將真解流傳。若要說此解的係傳來。真經既封而不講。要此真解何爲。此中恐有奸人偽造。伏乞陛下查究。穆宗聽了。便沉吟不語。眼看着唐半偈。唐半偈奏道。陛下不必沉吟。此事臣曾啓奏如來。金旨勅臣揭去封皮。開經重講。穆宗聽了。便回嗔作喜道。果真有此事否。唐半偈道。臣曾焉敢假佛誑君。穆宗道。顛師既奉佛旨。不知何時可以開經。唐半偈道。當聽聖上選擇。臣僧焉敢自主。但是開經之日。須令各寺仍置一台。以便好揭封皮。穆宗大喜道。既是如此。天下望講經久矣。不可再遲。即命欽天監選定了二月初八日上吉之期。仍命各寺置講經台。以便好開經。不空聽見說開經。不敢再奏。即承旨將真經解。請去寺中暫貯。穆宗打發完了。方才降旨顛師師徒四人。著光祿寺賜齋。候開經日。另加陞賞。唐半偈吃了齋。謝恩退出。因念懶雲。依舊回到半偈庵。懶雲和尚。忙迎著敘說前情。不勝歡悅。閒話中說到封經不講。佛教邪魔。也除掃了一半。懶雲道。老師不知。一向經雖

不講。至長慶三年。忽來了一個胡僧。生得渾身墨黑。自號烏漆禪師。知道封了經講不得。就另立一個教。叫做宗門。與人談佛。只吐一言半語。要人參對了沒著機。便以爲是。合不著意。便以爲非。今日東三。明日西四。糊糊塗塗。到底不知參對了甚麼。爭奈東土的愚夫愚婦。偏喜在他烏漆桶子裏討生活。着他宗門一教。又沸沸揚揚。興於天下。唐半偈聽了。又皺雙眉。東土何不幸也。因問道。這個烏漆禪師。如今住在那裏。待我去與他辨明大道。免他遺害。懶雲道。他無定處。大半在貴官長之家。那里去找。唐半偈道。縱尋找不著。也可表我正道之心。懶雲道。這也說得是。因到了各寺院裏尋訪。原來那個烏漆禪師。已知唐半偈是個正人。不敢見面。故意遁去。唐半偈尋了數日。不見。就將如來賜的木棒。交付懶雲。叫他留鎮在半偈庵中。倘宗教盛行。流入野狐。定可以將此木棒鎮之。又尋問韓昌黎。聞知他已陞了侍郎。因上庭奏圍了深州。已奉旨去解圍。又不在京。倏忽之間。已是二月初八日開經之期。那不空和尚。見唐半偈許了開經。心下終有些疑惑。因同心腹商議道。經封久矣。粘個一團。他一個凡僧。怎能殼揭開。莫非是唐半偈的詐言。心腹道。若是詐言。到臨期揭不開。定然要走。我們須多埋伏些人。留心防範。待他走時捉住了。以正其誑君之罪。便可代老師父報仇。不空大喜。到了二月初八這日。就在大殿前。搭起一座十餘丈高台。將揭不開的經文。并求來的真解。盡皆供在上面。又傳知城內各寺院。俱是如此。當日長安城中。已傳遍洪福寺。奉佛旨開經。都熱鬧。人多來看。真是人山人海。不一時。天子帶文武百官。親到寺中。坐在大殿之上。唐半偈忙上前。朝見。穆宗問道。這三藏經文。鋼成一片。雖說是佛封。又不見封識。不知聖僧。怎生揭開來。唐半偈道。佛法不可等閒思議。到了開時。自有神通。穆宗聽了欣然。就令合寺僧人。鳴鐘擊鼓。即請唐半偈上台。唐半偈謝了聖恩。就命小行者豬一戒沙彌三人。在台下侍立。自身却現一道霞光。飛坐於高台之上。台下觀看的人。都是歡喜贊歎。只見唐半偈在台上。先將封鋼經文。捧在手中。向

西默默祝贊了一回。然後放在經桌之上。高聲宣揚道。我佛如來。自無始以來。憐念南瞻部洲。人心貪詐。是個口舌凶場。是非苦海。萬劫沉淪。不能度脫。因藏此三藏真經。一藏談天。一藏談地。一藏超度人鬼。要流傳中國。超度衆生。喜大唐太宗皇帝。一心好道。於貞觀十三年。遣陳玄奘佛師。求請歸來。信心流傳。不意流傳已久了。漸入邪魔。陳玄奘恐違心禍世。復請佛旨封經。又幸憲宗皇帝。一心好道。於元和十四年。復遣臣僧大顛。遠詣靈山。拜求真解。以解真經。又蒙我佛慈悲。慨頒真解。又勅臣僧大顛開經重講。又蒙當今穆宗皇帝。一心好善。樂行善事。擇日開經。今正當開經之日。臣僧大顛。不敢怠慢。謹命弟子孫履真。現身將大唐國各寺封經。俱一時開了。掠回封皮赴靈山繳旨。小行者在台下。忽聽得師父叫他。忙將身一跳。縱到空中。答應道。謹依佛命。又將身在空中一轉。霎時就現出千百萬億個小行者出來。都對着唐半偈答應道。謹領佛旨。開經。唐半偈吩咐道。快去快來。忽一陣香風。衆小行者東西南北而去。就分散了一天。真小行者。方落近案前。將封鋼的經文上。用手一揭。忽然揭起一張金字封皮。向空中一漾。然後放在金案之上。才放完。那些散去的小行者。俱都各手捧著金字封皮一條。爭到唐半偈面前來交納。交納完。小行者仍然合成一身。落下來。穆宗與文武大小官員人等。一時看了。無不人驚神奇。都道佛法真爲無邊。穆宗見了。也大喜。因傳旨道。今蒙佛恩開經。聖僧登座。萬姓齊集。請先講一二。指示衆迷。也不負聖僧千辛萬苦之至意也。唐半偈聽見穆宗玉言。即在真經之內。取出一卷。却正是一卷金剛經。又在真解之中。取出金剛經解來。放在案上。朗朗的將如來妙義。細細敷陳。衆人聽了。正是 甚深般若 無上菩提 三乘妙典 五蘊楞嚴 妙義如皎月一輪 精旨如長天萬里 不即不離 非空非色 言言心上物 字字性中天 唐半偈講到微妙之處。只見半空照滿。天子贊美。大衆稱揚。唐半偈講完了金剛經。穆宗皇帝。着大衆迎唐半偈下台來。因見他師徒四人。具了神通。十分尊禮。不空和尚。慌得口不能言。心中甚

是失慮。只得跪在大殿上磕頭。唐半偈下了台來。向穆宗皇帝三拜九叩首。請命即要回到靈山。到如來佛前繳旨。以完此一段因果。穆宗皇帝聽了此言。那裡肯放唐半偈。苦留着他講完了三十五部。唐半偈因我佛如來。無有敷宣之旨。見了穆宗皇帝。如此苦留懇切。一口應承。便不推辭。自後遂日日登台。誠心誠意。演說不怠。一連講解了數日。聽者塵心盡去。只講得一切有俱非有。一切無俱非無。一切色俱非色。一切空俱非空。一切心俱非心。一切佛俱非佛。又講了數日。只講得一切不有中見有。不無中見無。不色中見色。不空中見空。無心中見心。無佛中見佛。這一日講到了第三十五部楞嚴經解。因解微妙。天子并文武大衆。一霎時俱悟。大空了靈明。方本真佛。無不踴躍歡喜。半偈還要講解。忽人叢中閃出一個笑和尚。看看台上。哈哈大笑道。那和尚講說了去罷。只管在熱鬧處賣弄精神。唐半偈定睛一看。見是笑和尚。吃了一驚。忙起身下台。上前拜謁道。弟子怎敢賣弄精神。因聖旨勅講。不得不略宣大義也。笑和尚又哈哈笑道。你既會講經。須知道經是甚人求來的。唐半偈道。久知是玄奘佛師求來的。笑和尚又笑道。你認識得我是誰。唐半偈道。實不認得。正要拜請佛號。笑和尚道。你且細細看。當有護駕官員。看見笑和尚數說唐聖僧。忙上前喝道。唐聖僧奉旨講經。你那裡來的野和尚。敢胡言亂語的阻撓。取罪不小。笑和尚乃又笑哈哈說道。你說他會講經麼。我也會講。待我講與你們聽。比他講得如何。因一個笑哈哈。飛上高台端坐。一霎時現出古佛真容。唐半偈方抬頭看時。方知是旃檀佛陳玄奘顯化。因連連拜謝道。我往常蒙示現。必有因緣。原來就是佛師。始終成就。恩德無量。旃檀佛道。不是成就你。原是成就我。今經已開了。解已來了。講已明了。功已完了。快隨我繳金旨。唐半偈說道。弟子非敢久留。但慮求解不解。不如無解。旃檀佛道。慧眼不斷。自有妙心。你一人一口一舌。能解得幾何。二人正說未了。忽半空中。又現出一個火眼金睛的菩薩來。亂招手道。此何地。只管流連。快來快來。旃檀佛聽了。便不顧衆人。飛

身而起。唐半偈雖急急而去。還打算要拜謝天子。小行者早已收拾了封皮。叫豬一戒沙彌牽着龍馬。立偏
。兩佛已在空中。要去繳旨。遲不得了。唐半偈只叫得一聲萬歲。臣僧去也。真經真解。又選天下有道
高僧。精心講解。不許墮入邪說。一時佛法清淨。至於不可思議。不期穆宗晏駕。敬宗即位。不知留心內
典。就與不肖僧人。附和著烏漆禪師。高揚宗教。敗壞言詮。雖間有智慧高僧。講明性命。却又隱遁深山
不關世俗。所以漸流漸遠。漸失其真。這是後話。不提。却說旃檀佛與鬪戰勝佛。率領著唐半偈師徒四衆。
西來繳旨。到了靈山。旃檀佛因是如來弟子來往慣的。不須傳稟。竟一同進到大雄寶殿上。旃檀佛先將前
事細細稟明。唐半偈方收拾了揭的封皮。上前繳旨。世尊看見。滿心歡喜。將封皮收了道。求去真解。以
解真經。或因經悟解。或由解明經。這場功行。却也非輕。雖起於妄憐憫世慈心。也賴了大顯師徒遠來志
力。今既成功。可過前受職。唐半偈忙領了小行者豬一戒沙彌。長跪佛前。世尊道。大顯你原係凡胎。並
非夙器。喜汝自能有悟。一味清修。聞佛骨之妄言。即上正教之表。見求賢之皇榜。遂任遠行之勞。求心
獨得。不暇旁求。誠常清常淨者也。即陞汝爲清淨喜佛。孫履真先獲妖。後除怪。立功立身。行已殊有祖
風。先天後天。總屬一體。不必異名。即仍陞小行者爲鬪戰勝佛。豬守拙無父之夙孽。有父之後功。未脫
畜胎。皆緣種累。受其累以食其報。亦授淨壇使者。分應天下。沙致和原係金身羅漢侍者。代師立功。師之功。
即汝之功。亦宜正果金身。龍馬乃爲伏羲負圖。久樹儒風。今雖立功西域。有類逃禪。若竟陞爲獅象。名
實有乖。今陞汝爲在天飛龍。常隨人王帝主。各各受命精修。另有陞賞。唐半偈師徒四人。聞佛陞賞。三人
拜謝佛恩。惟豬一戒不言不語。世尊問道。豬守拙爲何不謝恩。莫非嫌淨壇職小。豬一戒道。職位大小。於
我何如。這到不論。只是我父親曾說過。淨壇乃受馨香之氣味。充不得飢腸。故不願受。世尊佛道。未成
佛。不知此味。既成佛。則復有馨香之氣。且甚於甘露醍醐。汝去享用自知。一戒聽了。方才懽懽喜喜。

拜謝佛恩。一時法座下金剛羅漢。伽藍并旃檀佛鬪戰勝佛。聞世尊論功陞職。善惡分明。俱大生歡喜。繞佛三匝。一齊合掌。念佛。念的是 南無燃燈上古佛 南無藥師琉璃光王佛 南無釋迦牟尼佛 南無過去未來現在佛 南無智慧聖佛 南無毘盧尸佛 南無寶幢王佛 南無阿勒尊佛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無量壽佛 南無接引歸真佛 南無金剛不壞佛 南無寶光佛 南無龍尊王佛 南無精進喜佛 南無寶月光佛 南無現無愚佛 南無婆留那佛 南無那羅延佛 南無功德華佛 南無才功德佛 南無善游步佛 南無旃檀光佛 南無摩尼幢佛 南無慧炬照佛 南無海德光明佛 南無大慈光佛 南無慈力王佛 南無賢善首佛 南無廣莊嚴佛 南無金華光佛 南無才光明佛 南無世靜光佛 南無日月光佛 南無日月珠光佛 南無慧幢勝佛 南無妙音聲佛 南無常光幢法 南無觀世燈佛 南無法勝王佛 南無須光佛 南無大慧力王佛 南無佛金海光佛 南無大通光佛 南無才光佛 南無旃檀功德佛 南無清淨喜佛 南無觀世音菩薩 南無大勢至菩薩 南無文殊菩薩 南無普賢菩薩 南無清淨大海衆菩薩 南無蓮池海會佛 佛薩菩薩南無西天極樂諸菩薩南無三千揭諦大菩薩 南無五百阿羅大菩薩 南無比邱夷塞尼菩薩 南無無邊無量法菩薩 南無金剛大士聖菩薩 南無淨壇使者菩薩 南無八寶金身羅漢菩薩 南無八部天龍廣力士菩薩 諸佛念罷忽世尊眉間放出一道白毫光。照得三千大世界。一時雪亮。看見東土沉淪。俱歸極樂世界。正是 前西遊後復西遊 要見心修性也修 過去再來須着眼 昔非今是又回頭 放開生死超生死 莫問緣由始自由 嚼得靈文似冰雪 百千萬劫一時休

民國三十五年四月十五日發行
民國三十五年四月十五日發行

版權

怪世

後西遊記

(全貳卷)

下卷

(定價)

著作人

長春市桃源路二〇三之一

山城書坊編輯部

印刷人

長春市西四馬路口一三六號

叢金堂

印刷廠

長春市西四馬路口一三六號

東華帳簿印刷廠

電話②七二八七號

總批發處

長春市桃源路二〇三之一

山城書坊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

五彩對面繪圖歷史小說

(全貳册)

※ ● 精忠說岳 ● ※

◀ 長春山城書坊出版 ▶

欽	徽	帝	周	青	北
宗	宗	乎	死	衣	狩
		何	沙	行	獵
		宥	漢	酒	塵



岳	炳	千	赫
飛	若	秋	赫
	日	景	武
	星	仰	穆
			耿
			耿
			精
			忠

